

岳小钗

#### 第四十一回 群敌环绕

萧翎左手握着那人的一半匕首，右手单刀架逼住对方长剑，形成了一个相持不下之局。

只见那黑衣人，右手一缩，收回长剑，迎胸刺来。

萧翎一松手，弃去手中单刀，仗着手上戴有千年蛟皮手套，五指一伸，抓住了长剑，冷冷说道：“阁下是何许人？”

那人不但一身黑衣，连脸上也是一片漆黑，夜色中，更是五官不辨，只可见到他两道神光炯炯的眸子。

只听那黑衣人冷冷地应道：“你是谁？”

萧翎微微一怔，道：“我在问你？”

那黑衣人道：“我为什么要回答呢？”

萧翎冷笑一声，道：“阁下不肯回答，今日之战，咱们非得拼出生死了，你武功高强，剑术精奇，在百花山庄之中，也算第一流的高手，今日如不取你之命，日后正不知有多少武林同道，要死在你的剑下……”

语声微微一顿，大义凛然地接道：“咱们无怨无仇，我今日取你之命，容或不当，但此刻乃武林正邪存亡的关键时期，你助那沈木风为恶，我是不得不杀你了。”

那黑衣人突然哈哈大笑，道：“听你口气，如此托大，似是一定能够胜我了。”

萧翎道：“不错，我自信能够伤人。”

那黑衣人冷冷说道：“我不信。”

萧翎道：“你不信，咱们试试看吧！”

暗中运气，内力由剑身和匕首上传了过去。

武林中人，内功精深的高手，双掌相接，每以内家真力相搏，表面上看起来，不若真刀真枪相搏的激烈，实则那种无声无息的搏斗，才是不死不休的生死之拼，似萧翎这种借长剑、匕首传力击敌，那是更上一层的武功了。

那黑衣人只觉一股潜力由剑上和匕首之上，传了过来，心中大为震动，一面运集内力抗拒，一面说道：“你是萧翎？”

萧翎也感觉到一股强劲的反击之力，挡住传出的内劲，正待运气加力，突然听得对方直呼自己的名字，不禁一呆，道：“你是谁？”

那黑衣人道：“你先答复我是不是萧翎？”

萧翎道：“告诉你也不妨事，反正今日我不杀你，决不罢”那黑衣人道：“听你口气，果然是萧翎了。”

萧翎道：“区区正是萧翎，怎么样？”

那黑衣人道：“阁下果然是名不虚传，咱们暂时罢手息争，在下有几句话，说完之后，你如心中不服，再来打过不迟。”

萧翎道：“我也不怕你的狡计。”

双手齐松，放开了匕首、长剑。

那黑衣人缓缓把手中的长剑、匕首收起，放在身侧，道：“你有一位义妹叫百里冰，是吗？”

萧翎怔了一怔，道：“不错，那位百里冰姑娘现在何处？”

那黑衣人道：“不在此地，你杀光了这些人，也一样找不到百里冰，问不出她的下落。”

萧翎道：“那是说，这些人中，只有阁下一人知晓那百里姑娘的下落了。”

黑衣人道：“阁下很聪明……”

语声微微一顿，道：“你是否要见百里姑娘？”

萧翎这些时日中，连经了大风大浪，对敌应对之间，有了不少经验，心中虽然恨不得立刻见到百里冰，但表面之上，却仍能保持着冷静，缓缓说道：“要见她有些什么条件？”

黑衣人冷冷说道：“很简单，喝住你的朋友、属下，一齐住手，咱们两个人轻骑快马，赶赴那百里冰姑娘囚禁之处。”

萧翎道：“沈木风布下了天罗地网，等待在下自投罗网之中。”

黑衣人道：“还有百里姑娘，也在那里。”

萧翎道：“有一件事，不知阁下是否想到。”

黑衣人道：“什么事？”

萧翎道：“此刻，我们可以尽歼你随行之人。”

这时，武林四大贤和楚昆山、司马乾联手合力之下，已经搏杀了大部敌人，间有不死，也都受了重伤。

朱文昌生擒了黑煞手常平。

几人搏杀了群寇之后，纷纷赶回，团团把篷车围了起来。只听楚昆山大声说道：“萧大侠定是追这篷车中人去了，老朽不信他们会在篷车之中搏斗。”

萧翎心中暗道：“天下事就有些叫人难以相信。”

当下说道：“诸位，请稍候片刻，在下和车中这位朋友谈谈！”司马乾笑道：“楚兄不信他们会在车中搏斗，但他们却偏偏在车中动手，事实如此，实叫人不能不信了。”

楚昆山道：“老朽活了这大把年纪，从没有见过两人在车中搏斗的事，今天算是开了眼界啦。”

萧翎缓缓说道：“阁下都听到了？”

黑衣人道：“听到什么？”

萧翎道：“阁下的随行朋友、属下，此刻，只怕没有一个人能助你了。”

黑衣人道：“大约你这番行动，早有计划，随行之人，都是

第一流的高手，可惜的是这些人也不能随行助你……”

声音突转冷厉，接道：“除非你不再管那百里姑娘的生死萧翎沉吟了一阵，道：“好！在下答应你的条件。”

黑衣人拣起长剑，道：“此刻，车外都是武林大有名望的人物了？”

萧翎道：“不错，他们个个都是武功卓绝的高手。”

黑衣人冷冷说道：“如若萧大侠不出手干涉的话，在下倒愿会会这些武林高手的成就如何。”

萧翎已和他相搏十余招，知他武功十分高强，若是一对一的动手，只怕很难有人是他敌手，何况百里冰身处险地，极待拯救，不愿为此延误时间。

心中念转，口中却冷冷说道：“似是不用吧！如若阁下一定要打，在下也不拦阻，但如你激怒了他们，合力围攻于你，在下也是一样的无法帮忙了。”

黑衣人长剑伸出，挑起车帘，目光转动，环视了围在车前的武林四贤和司马乾等一眼，口中却回答萧翎之言：“看来，阁下对那百里冰的生死，十分关心。”

萧翎道：“自然关心。”

黑衣人还剑入鞘，立时被武林四贤和楚昆山、司马乾包围了起来。

萧翎轻轻咳了一声，道：“诸位不要动手。”

纵身跃下马车。

司马乾点燃了一个火折子，高高举起，在那人脸上照了一下，只见那黑衣人一张脸黑得出奇，几乎和他穿的衣服一般的黑法，但并非是黑纱包扎，心中大感奇怪，暗道：他如是戴的人皮面具，脸上的颜色，应该是愈平凡愈好，怎会戴上这样一副大异常人的面具呢？

心中念转，口中却冷冷说道：“阁下不是中土人？”

那黑衣人冷冷说道：“我戴着面具，你都看不出来吗？”

楚昆山大声喝道：“咱们揭开他的面具，瞧瞧他的真正面目。”

武林四贤齐声应道：“不错，只瞧他戴这样奇形怪状的面具，就不会是好人。”

言下之意，似是要立刻出手。

萧翎突然向前一步，道：“诸位暂缓出手。”

楚昆山哈哈一笑，道：“萧大侠要和他单打独斗吗？”

萧翎摇摇头，道：“我要和这位朋友，去见那沈木风……”洛阳朱文昌接道：“好，咱们一起去吧！”

萧翎苦笑一下，道：“不成，这位朋友只肯带我一人前去。”

楚昆山道：“这是陷阱，萧大侠万万不能独自前去。”

萧翎道：“不去不成，那沈木风已然明白的摆了这处陷阱，但我却不能不去。”

楚昆山道：“这又为什么呢？”

萧翎道：“在下如若不去，一位美丽的姑娘，即将为沈木风所加害。”

楚昆山道：“但你萧大侠一人之力，能够救她出来吗？”

萧翎道：“这个在下是毫无把握，但事逼至此，说不得只好去冒险了。”

楚昆山还待接口，司马乾却抢先接道：“想来是沈木风限你萧大侠一人去了。”

萧翎道：“正是如此。”

司马乾道：“既是如此，我等也不便同行，但不知两位几时动身。”

萧翎道：“最好是立刻动身。”

目光转到那黑衣人的身上，接道：“朋友意下如何？”

黑衣人冷然说道：“好！”

司马乾牵过来两匹健马，他俩纵身跃上马背，一抖缓绳，向前奔去。

楚昆山望着萧翎和那黑衣人，渐渐消失在夜色之中，缓缓说道：“司马老弟，这就使老朽想不明白了。”

司马乾道：“什么事啊？”

楚昆山道：“那沈木风明明摆下陷阱，如何能让萧大侠一人独往呢？”

司马乾微微一笑，道：“那萧大侠明知对方设有埋伏，为什么偏偏要一人涉险呢？关键在那沈木风，他限制了萧大侠带人同往。”

楚昆山道，“咱们为什么要听沈木风的吩咐呢？”

司马乾道，“咱们可以不听，但那萧大侠却非听不可。”

楚昆山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道：“是了，如若那萧大侠不肯听从沈木风，就无法见到那位姑娘。”

司马乾长长吁一口气，道：“楚兄终于想明白了。”

楚昆山道：“明是明白了，但咱们却不能眼看着让那萧大侠一人前去啊！”

司马乾道：“唯一之策，就是咱们暗中追踪。”

楚昆山道：“事不宜迟，咱们立刻动身。”

司马乾道：“好！咱们改装前往。”

且说萧翎和那黑衣人放马奔驰，只跑得两匹健马通体大汗，那黑衣人才一收疆绳，道：“咱们该休息一下了。”

萧翎道：“不错，再放马十里，两匹健马就非死不可了。”

两人翻身下马，相对而立。

那黑衣人两道炯炯的目光，盯注在萧翎脸上，瞧了一阵，道：“萧翎，你也戴有面具。”

萧翎道：“不错啊！”

黑衣人道：“可否取下人皮面具，让在下瞧瞧你真正面目。”

萧翎道：“如若阁下也肯同时以真正面目相见，在下也愿一睹风采。”

那黑衣人道：“咱们一齐动手。”

两人同时揭开了脸上的人皮面具。

萧翎凝目望去，只见那人年约二十三四，剑眉朗目，生相甚俊，心中暗道：“看他的剑招、气度，似是久年在江湖走动的人物、想不到竟是如此的年轻。”

但是那黑衣人双目盯在萧翎脸上瞧了一阵，道：“萧翎，你还认识我吗？”

萧翎只觉脑际间灵光闪动，突然想了起来，这人正是一度假冒自己之名的蓝玉棠，当下说道：“阁下可是蓝玉棠吗？”

蓝玉棠道：“正是蓝某……”

萧翎接道：“蓝兄英雄人物，想不到竟然也投入百花山庄之下。”

蓝玉棠冷然一笑，道：“萧翎，你的名气越来越大，但你的仇人也越来越多，别看目下，似是很多武林人拥护你，但真正能帮你忙的人，确是寥寥无几……”

仰脸望天，长长吁一口气，道：“据在下所知，目下武林中实力最为强大的少林寺，已为沈木风先发制人，不但不能为你增援，且将派遣高手，和你作对。”

萧翎心中吃了一惊，但表面上，仍然装作十分镇静，道：“沈木风在各门各派，派有奸细，这个在下早已知晓了。”

蓝玉棠冷笑一声，道：“只怕你还有不知晓的事情。”

萧翎道：“愿聆教言！”

蓝玉棠道：“月前你在衡山断魂崖底，和白云山庄中人动手，可有此事？”

萧翎心中暗道：“他好像知道很多事情。”

口中却说道：“确有此事！”

蓝玉棠道：“据在下所知，那白云山庄也和百花山庄中接上了头，此外，还有一位在江湖名不见经传，但武功绝高的人物。”

萧翎接道，“一位和尚？”

蓝玉棠道：“不是，一位年轻人，不过二十四五，也要和百花山庄联手。”

萧翎突然想起自己五年前落江之后，被人救入巫山峭壁间一座石洞中，遇上的多病老人，此后，为了替南宫玉觅寻千年石菌，又去过巫山一次，和那石洞中少主人动手相搏过一阵，当下道：“那人住在巫山悬崖间，一座石洞中。”

蓝玉棠道：“不错，阁下知道了，在下不用多说了。”

语声顿了一顿，道：“你可知这些人，为什么都要和你作对吗？”

萧翎道：“这个在下就不明白了。”

蓝玉棠道：“因为岳小钗。”

萧翎双目中神光一闪，道：“为了岳姊姊？”

蓝玉棠道：“正是如此……”

轻轻咳了一声，接道：“这些人个个都是武林绝顶的高手，而且都存了杀死你的决心。”

萧翎仰天打个哈哈，道：“所以，他们都甘心投效于百花山庄之中，听那沈木风之命。”

蓝玉棠冷冷说道：“我们虽然也投效百花山庄之中，但却只是客卿地位，我们和沈木风有过约言，杀了你萧翎之后，我们的合作，就算终结，此后，彼此互不相关，井水不犯河水。”

萧翎冷笑一声，道：“你们相信沈木风？”

蓝玉棠道：“沈木风不能信任，也不值得信任，这些人，所以能和一个不能信任的人合作，他们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恨你太深，必欲杀你而后甘心了！”

萧翎淡淡一笑，道：“你们三人，在下都曾会过，确然是武功高强……”

仰天大笑三声，道：“其实不用和沈木风合作，只要你们三人合作之力，也许就能对付在下了。”

蓝玉棠道：“我们不能合作！”

萧翎道：“为什么？”

蓝玉棠道：“我们合作杀死了你，那岳小钗又该归谁所有呢？”

萧翎道：“照这般说法，你们和沈木风合作，杀死了在下之后，也是一样要经过一场自相残杀的，是吗？”

脸色突转严肃，接道：“岳小钗只有一人，你们有三个人啊？除了在下之外，你们还要有两个人死去才成。”

蓝玉棠道：“不错，但你是我们中最强的一个，也是岳小钗寄情最深的一个，所以，在我们四人之中，第一个该你先死，事情既无缓和的解决之道，大家自然要生出杀机，第一个要杀的，自然是最占优势的人。”

萧翎冷冷说道：“就算你们如愿以偿，借重那沈木风之力杀了我，就你们三人中情势而论，阁下也是最弱的一环，三人相斗，你最先死。”

蓝玉棠冷冷说道：“这倒不劳关心，一个人在武林之中争雄，情场上逐鹿，除了武功之外，还有别的手段。”

萧翎道：“你似是很有信心？”

蓝玉棠道：“在下自有打算。”

萧翎道：“好！在下都知道了，承蒙相告，我这里感激不尽。”

蓝玉棠道：“萧翎，你知道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些事情吗？”

萧翎道：“这个在下不知。”

蓝玉棠道：“你已经有了百里冰，说娇美，也不在那岳小钗之下，何况，还有一个舍死相救的多病美人南宫玉——”

萧翎道：“在下的事，蓝兄似是打听得很清楚，是吗？”

蓝玉棠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在下自然要打听清楚你的往事……”

声音突转严厉，接道：“有这两个美女陪你，难道还不够吗？你还要霸

占岳小钗。”

萧翎淡淡一笑，道：“蓝兄异想天开，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蓝玉棠冷冷说道：“你是君子？”

萧翎道：“在下虽非君子，但却仰不愧天，俯不作地，行事为人，都是心之所安。”

蓝玉棠道：“不管你是君子，还是豪杰，但你眼前处境，却是四面楚歌，就算有武当派中的人支持你，那也不过是萤火之光，岂足以和日月争明。”

沉吟了一阵，接道：“你现在在武林中为公认的大英雄、大豪杰，也是抗拒沈木风的明灯，假如阁下这次能够领导群雄，歼灭百花山庄，那是千秋大业，万世英名……”

萧翎接道：“蓝兄很清楚，但不知何故，蓝兄却不肯博万世英名。”

蓝玉棠道：“我们的时间不多，在下先把话说完。”

萧翎心中暗道：他想说服我，倒要听听他说些什么？

心中念转，缓缓说道：“在下洗耳恭听。”

蓝玉棠轻轻咳了一声，道：“如是萧兄不幸失败，出师未捷身先死，整个武林，都将沦入沈木风统治之中，那时武林同道的悲惨，实是叫人不敢多想。”

萧翎道：“蓝兄心中如此明白，何以不肯挺身而出，为挽救武林大劫，尽些心力。”

蓝玉棠道：“在下倒有助你萧大侠一臂之力的心愿，不过，要得答允在下一事才成。”

萧翎淡淡一笑，道：“什么事？”

蓝玉棠道：“自然是关于那岳小钗了。”

萧翎长吁一口气，道：“岳小钗怎么样？”

蓝玉棠道：“只要萧兄愿意帮助在下，使那岳姑娘嫁我为妻，在下立刻可助萧兄一臂之力，不但救回百里姑娘易如反掌，而且在下还可相助阁下和百花山庄决战。”

萧翎心中大怒，但他却强自忍了下去，缓缓说道：“蓝兄倾慕那岳姑娘，为何不肯自己求她，这件事，兄弟帮不上忙。”

蓝玉棠道：“不是帮不上忙，而是你不肯罢了。”

萧翎冷笑一声，道：“蓝兄要谈的话，兄弟都已经听到，咱们可以上路了。”

蓝玉棠道：“我瞧萧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

萧翎道：“盛情心领，岳姑娘的忙兄弟还是无法帮你，咱们不必再谈了。”

“走！”快马骤然向前奔去。

萧翎随后急追，两匹马快如流矢。

但蓝玉棠似是路径甚熟，夜色中不用辨认路径，快马奔驰不停。

又奔行一阵，两人坐下之马，突然慢了下來，通体汗出如浆，大有举步维艰之感。

萧翎道：“蓝兄，只怕坐骑不行了。”

话刚落口，一眼瞥见蓝玉棠纵身跃下马背，那健马却倒地而逝。

萧翎一提气，身子从马鞍上直飞而起，落着于实地之上。只见胯下健马向前奔撞几步，也倒了下去。

蓝玉棠回顾了两匹健马一眼，道：“萧兄，想过兄弟的话吗？”

萧翎道：“想过了。”

蓝玉棠道：“萧兄是否肯改变主意？”

萧翎道：“爱莫能助。”

蓝玉棠冷笑一声，道：“咱们赶路。”

放腿向前奔去。萧翎只觉他越跑越快，疾逾奔马，只好放腿疾追。这一口气奔行，至少有三十里，蓝玉棠才停下脚步。回头望去，只见萧翎仍然紧迫在自己身后三四尺处，神色平静，面不见汗珠，气不闻喘息。

但蓝玉棠却感觉到自己有些隐隐作喘，赶忙暗中运气，不让鼻息出声，淡淡一笑，道：“萧兄的轻功很高明。”

萧翎道：“蓝兄夸奖了。”

心中却在暗暗急道：我已和商兄弟约好了，沿途留下暗记，好让他们追踪。

这蓝玉棠奔走如此之快，使人无法停留片刻，留下暗记，但我两位兄弟，又都是义薄云天，不见暗记，也不会中途罢手，胡乱撞来，不但难以为我之助，只怕自身还将遇险……只听蓝玉棠冷冷地说道：“在下想到一件事，不得不事先告诉萧兄一声。”

萧翎道：“什么事？”

蓝玉棠道：“如若兄弟料断的不错，在萧兄之后，必然有很多追踪之人。”

萧翎吃了一惊，暗道：这人不但武功高强，才智也是惊人的很。

口中却淡淡一笑，道：“找想他们也许会来，此事不足为奇。”

蓝玉棠道：“兄弟要使他们无法追踪，或是追错方向，自投入罗网之中。”

萧翎心中暗骂道：好恶毒的用心。

口中却冷冷说道：“蓝兄自负智谋过人，但照在下的看法，却未必能够如愿。”

蓝玉棠冷笑道：“在下看萧兄，虽然尽力保持着外表的平静，但内心中却是激动得很。”

萧翎心中明白，言多必失，索性不言不语。

蓝玉棠不闻萧翎回言，轻轻咳了一声，道：“萧兄想开了没有？”

萧翎道：“想什么？”

蓝玉棠道：“关于岳姑娘的事，萧兄难道真要为那岳姑娘，放弃千秋大业吗？”

萧翎道：“咱们不谈这件事，好吗？”

蓝玉棠道：“你心里有些矛盾，是吗？”

萧翎冷笑一声，道：“在下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绝不会帮助你，再谈一千次、一万次，也是无用了。”

蓝玉棠四顾一眼，道：“萧兄，这是最后的机会了，错过此刻之后，萧兄纵然心中生悔，那也是无可挽回的事。”

萧翎不再理会蓝玉棠，心中却在盘算着如何能在蓝玉棠不知不觉之中，留下路标，指示出去向。

只听蓝玉棠冷笑一声，道：“兄弟已经言尽，萧兄不肯听，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言罢，突然举手互击三掌。

掌声甫落，突见草丛中窜出来四个人。

四个人穿着一色黑色劲装，各自背着一柄雁翎刀。萧翎目光转动，扫掠

了四人一眼。

只觉这些人无一相识，冷笑一声，默然不语。

蓝玉棠缓缓说道：“你们四位看清楚，这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萧翎……”

语声一顿，接着道：“一切都在那沈大庄主预料之中，这位萧大侠，虽然是独自前来，但他的身后却有着很多随行之人，你们要留心了。”

四个人齐齐欠身应道：“我等遵命。”

蓝玉棠举手一挥，道：“你们四位退回去吧！”四个人齐齐对蓝玉棠抱拳一礼，又退回那草丛之中，隐起了身子。

蓝玉棠轻轻咳了一声，道：“咱们走吧！”

大步向前行去。

萧翎紧追蓝玉棠后面行。

两人脚步渐快，片刻间已走出了十几里路。

蓝玉棠轻轻叹息一声，道：“萧兄都看到了，是吗？”

萧翎道：“嗯，怎么样？”

借说话时光，暗中在道旁作了两个记号。

蓝玉棠缓缓说道：“在这条道上，一共设有七道埋伏，每一道埋伏中，都有着几位暗器高手。”

萧翎道：“除非他们找不到这条路，如果找到了这条路，那些现身之人，不啻是他们带路之人。”

蓝玉棠哈哈一笑，道：“这么看起来，那沈木风果然比你萧大侠高明一些！”

萧翎道：“怎么说？”

蓝玉棠道：“你认为这些人人都知道那百里冰的去处吗？”

语声一顿，道：“他们固守斯地，下一条路如何走，他们根本不知。”

萧翎道：“蓝兄的威迫手段，不过如此，在下都已经完全明白了，从此刻起，蓝兄有什么恶毒的手段，尽管施展出来，在下不想再受蓝兄口舌间的威迫了。”

蓝玉棠道：“好，咱们赶路。”

两人一先一后，放腿而行，果然一路上蓝玉棠不再讲话。

萧翎轻功，得自柳仙子所授，那柳仙子的轻功，号称天下第一，自然高过那蓝玉棠甚多，但萧翎始终不肯超过蓝玉棠，一直随在他身后而行，借机留下和商八约好的暗记，只不过他把留下的暗记修改了一下，他心中虽知这可能使那商八感到困惑，但只要宇文寒涛能来，定可猜想到此中之秘。

宇文寒涛的武功，虽然对大局无补，但他的才智，确是那沈木风的劲敌，这一场正邪之间的大战，宇文寒涛对大局实有着很强的左右之力。

忖思之间，蓝玉棠突然停了下来，萧翎只管想着心事，几乎撞在了蓝玉棠的身上。

蓝玉棠淡淡一笑，道：“萧兄，是否要休息片刻？”

萧翎道：“这个听凭蓝兄做主了。”

目光转动，只见金黄色的阳光，照射在两侧草地露珠上，有如千百万明珠放光。

原来两人这一阵奔走，时光甚久，太阳已出来多时。蓝玉棠伸手指着前面隐隐青山，道：“前面就是雪峰山了。”

萧翎道：“沈木风已在那雪晚山中等候在下。是吗？…蓝玉棠脸色一整，

冷冷说道：“恕不奉告。”

萧翎淡淡一笑，不再说话。

蓝玉棠突然盘膝而坐，闭上双目，调息起来。

原来，他一阵奔走，实已感到倦意。

蓝玉棠心知在未找到百里冰以前，这萧翎决然不会暗算于他，是以，十分放心。

但萧翎却不能不暗中戒备，跑到两丈外一株小树之下，背倚树干，闭目小息。过约一顿饭工夫之久，突闻一阵得得蹄声，传了过来。抢头看去，只见马上是一个全身黑衣的年轻人。

那黑衣人行到蓝玉棠身前，突然一勒马缰，快马突然停了下来。

那人对蓝玉棠似是极为恭敬，翻身跃下马背，恭恭敬敬对蓝玉棠行了一礼，低言数语。

只见蓝玉棠微微点头，答了数言。

萧翎因为相距过远，也未听到两人说些什么。

只见那黑衣人应了一声，纵身跃上马背，一勒马缰，转身而去。

蓝玉棠望着那黑衣少年去远之后，才高声说道：“萧兄，咱们可以上路了。”

萧翎道：“悉听蓝兄之便。”

蓝玉棠道：“好！在下前面带路。”

大步向前行去。

萧翎放步向前追去，片刻之后，已然追到了蓝玉棠的身后。那蓝玉棠对萧翎似已恨极，一直未回头望萧翎一眼。萧翎心中虽然有很多事情想问蓝玉棠，但他知晓，此刻如若问起蓝玉棠，不但难以得到答复，而且还要受他一顿讥讽，只好忍下不问。

蓝玉棠头也未回，一口气走出了十几里路，在一座茅舍前面停了下来。

萧翎轻轻咳了一声，道：“蓝兄，这是什么所在？”

蓝玉棠头也不回地答道：“吃饭的地方，萧兄跑了这么多路，难道腹中不觉饥饿吗？”

萧翎目光转动，看到那茅舍的前面，有着两株小树，于是出手在那树上作下了暗记，随着蓝玉棠身后进入了茅舍。这是一张八仙桌，早已摆好了香茗细点。

蓝玉棠大马金刀地在上位一坐，缓缓说道：“有人在吗？”

内厅中有一个少女，急步走了出来。

蓝玉棠轻轻咳了一声，道：“金本水火土，东方第一人。”

那少女一身青衣，长得眉目清秀，欠身对蓝玉棠一礼，道：“你是蓝大爷。”

蓝玉棠道：“不错，我们走得腹中饥饿，快拿酒饭上来。”

那少女应了一声，匆匆行去，片刻之后，酒饭齐上。蓝玉棠自斟了一杯酒，冷冷说道：“日落之前，萧兄就可见到那百里姑娘了，如若萧兄有胆量，也许能够当场夺回百里姑娘，此刻，还里进些酒饭，以保体能。”

萧翎心中暗道：“沈木风为人阴险，无所不用其极，这酒饭是决不能吃。”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在下腹中不饥，蓝兄自请食用。”

蓝玉棠先是一怔，继而哈哈一笑，道：“萧兄怕酒饭之中，下有毒药吗？”

萧翎道：“照那沈木风的为人而言，很难说他会不会在酒饭之中下毒。”

蓝玉棠伸手从怀中取出一枚象牙簪子，持入酒菜之中试了一试，笑道：“萧兄太过虑了。”

自顾大喝大吃起来。

萧翎腹中虽然亦甚饥饿，但他却强行忍住，不肯食用。蓝玉棠匆匆吃完酒饭，萧翎却是粒米未进。

那少女收拾残肴盘菜，道：“蓝大爷可要休息一下吗？”

蓝玉棠道：“不用了，我们还要赶路。”

起身向外行去。

萧翎想到蓝玉棠警告之言，如若自己当真不进一点食用之物，体力将大为消退，行经农家时，买了些杂面做成的饼食用。蓝玉棠冷眼旁观，讥讽说道：“看来萧兄很怕死。”

萧翎道：“这话怎么说？”

蓝玉棠道：“萧兄不敢食用酒饭，那是怕酒饭中下有奇毒，把你毒死，是吗？”

萧翎淡淡一笑，道：“沈木风控制属下高手的方法，就是先在他身上下一种无法治疗的奇毒，除了他身上带有特制的解药之外，纵然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明医生，也是无法医治这等混合的奇毒，蓝兄不要只替兄弟担忧，最好多替自己想想。”

蓝玉棠被萧翎说得心中一动，脸上微现惊愕之色，但也不过一瞬之间，重又恢复平静。

淡淡一笑，道：“在未杀死你萧翎之前，我想沈木风还不至于对我下手。”

萧翎道：“在下言尽于此，听不听是你蓝兄的事了。”

蓝玉棠放步向前行去，不再多言。

又走了一个时辰，到了山脚之下，抬头看去，群山连绵，一条羊肠小径，直向峰顶通去。

蓝玉棠回顾了萧翎一眼，冷冷说道：“到了。”

他快步向峰顶奔去。

萧翎举步相随，紧追在蓝玉棠的身后。

行约数十丈，蓝玉棠突然向右侧转去。

绿荫遮掩中，透出一角红墙。

原来这峰腰间，密林深处，竟有一座建筑得十分精致的红砖房舍。

萧翎行到那瓦舍前面，只见那木门横匾上，写着“无我小筑”四个字。

心中暗暗忖道：不知是哪位高人，在此修身，竟然被沈木风霸占了去。

蓝玉棠举手在紧闭的木门上轻击三掌，木门呀然而开。只见一个微微驼背的大汉，当门而立，赫然是沈木风。沈木风左面站着一位身着黄色袈裟的老僧，右面站着金花夫人。

萧翎还未及开口，沈木风已伸出了奇大的手掌，微笑说道：“萧兄弟，希望咱们兄弟今天能够谈得两情欢洽。”

情势迫人，萧翎不得不伸出手去，和沈木风握了一下，道：“那要看你沈大庄主如何对待我萧某人了。”

沈木风道：“厅中早已备好精美酒饭，萧兄弟先请食过酒饭，咱们再谈不迟。”

萧翎心中暗道：既来之，早安之，倒要仔细地见识一下，他要的什么手段。

也不待沈木风让客，当先举步而行，直入厅中。

果然，厅中已然摆上了美肴，酒杯，而且杯中已经斟满了酒。

沈木风低声说道：“萧兄弟自己先选一个地方坐吧！”

萧翎目光一转，自行选择了首位坐下。

沈木风坐了主位，那黄衣僧人就在左侧坐下，金花夫人和蓝玉棠，并肩坐在右侧。

萧翎双手探入怀中，悄然戴上千年蚊皮手套，暗中提气，一语不发。

沈木风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微微一笑道：“萧兄弟，先进点酒菜如何？”

萧翎道：“沈大庄主有何见教，但请吩咐，在下腹中不饿，佳酿美肴，只好心领了！”

沈木风干笑两声，道：“萧兄弟对为兄的，似是还有着很深的成见。”

萧翎道：“沈大庄主言重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百里姑娘现在何处，要如何才能带她离此？”

沈木风道：“百里姑娘不在此地，不过，她很好，毫发未伤，只要萧兄弟答应我一件事……”

萧翎答道：“沈大庄主诱我来此的用意，是迫我答允你提的条件了？”

沈木风道：“倒也不是，出我之口，入萧兄弟之耳，至于答应与否，那也无人敢逼迫你了！”

萧翎道：“好！沈大庄主先说说看，那是什么事？”

沈木风道：“说起来，简单得很，只要萧兄弟退出江湖，不和为兄作对。”

萧翎道：“如是在下不答应呢？”

沈木风道：“那也好，但那就要劳你萧兄弟大驾去救那百里姑娘了。”

萧翎目光转动，扫掠了四人一眼，道：“四位准备群攻在下了？”

沈木风哈哈一笑，道：“那倒不会，在座之人，个个都是有身份的武林高人，就算是你萧兄弟武功高强，我等也不会群攻。”

萧翎道：“车轮大战。”

沈木风道：“也用不着。”

萧翎道：“那是由你沈大庄主一对一地对付我萧翎了。”

沈木风笑道：“萧兄弟处处向我挑战，我想这机会总会给你遇到。”

萧翎道：“项庄舞剑，志在沛公，你沈大庄主布下的天罗地网，沈大庄主今日不杀萧翎，只怕是终身一大憾事。”

沈木风道：“是要杀你，不过，为兄我不想亲自动手。”

萧翎目光由那黄衣和尚，缓缓移转到金花夫人和蓝玉棠的脸上，道：“不是你沈大庄主，那是他们三位中的一个了？”

沈木风摇摇头，道：“这三位都是我沈木风的高宾，如何能让他们替我拼命。”

萧翎道：“那就是说无我小筑中，还有埋伏了。”

沈木风道：“百花山庄中，数百条的好汉，都未能困住你萧翎，纵然有伏兵，只怕也无法困住你萧翎了。”

萧翎道：“大庄主究竟为萧翎设下了什么阴狠埋伏，还请明说吧！”

沈木风道：“由此进山，十里后，有一道山谷，深谷尽处，

就是囚居那百里冰之地。”

萧翎道：“沈大庄主是在谷中设伏，要在下闯入谷中救人。”

沈木风道：“正是如此，我在那谷中设八道埋伏，如是你萧翎能够连破

八道埋伏，才能见到百里姑娘……”

说到这里，打个哈哈，住口不言。

萧翎一耸剑眉，道：“在下也想告诉你沈大庄主一件事。”

沈木风道：“好，我洗耳恭听。”

萧翎道：“你知道那百里冰是谁人之女吗？”

沈木风道：“北天尊者。”

萧翎道：“那北天尊者属下高手之多，不在你百花山庄高人之下，百里冰如有损伤，你沈木风多了一个劲敌……”

沈木风哈哈一笑，接道：“这个在下自有嫁祸之策，不劳费心。”

气：目光转动，看了那黄衣僧人一眼，缓缓说道：“萧兄弟，在座之人，只有这一位大师，是你不认识的。”

萧翎道：“沈大庄主可否替在下引见一下？”

沈木风道：“自然可以……”

语声微微一顿，指着黄衣和尚，道：“这就是当代少林寺达摩院中住持高僧，十方大师……”

目光转到萧翎的脸上，指道：“这是大名鼎鼎的萧翎萧大侠十方大师双手合十，微笑说道：“久仰萧大侠之名，今日有幸一会。”

萧翎神情冷肃地说道：“少林派，一向被武林同道看作泰山北斗，高不可攀……”

十方大师笑道：“那是武林同道对我少林派的抬举，老衲身为少林弟子，幸有荣焉。”

萧翎冷笑一声，道：“少林弟子个个都值得骄傲，唯大师似乎是不佩如此夸口。”

十方大师脸上笑容突敛，但也未现怒意，只淡淡地说道：“萧大侠的脾气很坏。”

萧翎道：“对大师这等人，在下似用不着好言相对。”

十方大师冷笑一声，不再接口。

沈木风哈哈一笑，道：“萧兄弟，咱们兄弟俩，很难再有携手合作的机会了。”

萧翎道：“有，只要你沈大庄主，能够抛弃谋霸江湖之念，在下愿代沈大庄主出面，向武林同道解说。”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这个，我想你萧兄弟救出百里姑娘之后，咱们再谈如何？”

萧翎站起身子，道：“如何一个走法，还望沈大庄主带路。”

沈木风道：“萧兄弟不进点酒饭再去吗？”

萧翎道：“在下腹中不饥，不用了。”

沈木风道：“既然萧大侠十分挂念那百里姑娘，在下也不勉强。”

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蓝玉棠、金花夫人、十方大师，全都随着站起了身子。萧翎走在最后，出了室外。

沈木风道：“咱们走捷径，快一些……”

直向峰顶之上登去。

这道峭壁，虽然长有很多松树，可资攀登，但太过陡峭，行走其间，也是危险异常。

好在这些人，都是一等一的身手，轻功卓绝，尚可应付。登上峰顶，向后看去，只见悬崖之底，有一道深谷，蜿蜒向

雪峰山中绕去。

沈木风指着那一道深谷，道：“就是那道深谷了，一直向谷中行去，冲过八道埋伏，你定可以看到百里姑娘。”

萧翎打量那深谷一眼，隐隐间可见荒草，心中暗道：走在那深谷之中，只怕比走在绝峰之顶，更为险恶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沈木风，我如何能够信你的话？”

沈木风微微点头，道：“问得好，不过，你此刻已经到无能问我的处境，我肯回答你，完全是因为咱们昔年相交的一点私情。”

萧翎冷冷说道：“还有一个原因，只是沈大庄主不肯说出罢了。”

沈木风哈哈一笑，道：“兄弟，咱们分别不久，兄弟似乎是智略大进，这个为兄倒要听听了，什么原因？”

萧翎道：“如若你无法证明那百里冰在深谷尽处，而且还好好的活着，我萧翎怎肯涉险，你设下的八道埋伏，岂不是白费心机了。”

沈木风点点头，道：“倒也有理。”

蓝玉棠冷冷说道：“其实我们用不着大费手脚，只要合我们四人之力，杀阁下于斯，易如反掌。”

萧翎目光扫掠了四人一眼，冷然说道：“在下纵然非四位联手之敌，破围而出，并非难事，四位不信，不妨一试。”

沈木风微微一笑，道：“这个相信，萧兄弟确然有能力破围而出。”

语声一顿，道：“萧兄弟提出的条件，在下早已想到，自然，要你确知那百里姑娘在那深谷尽处，你才肯涉险。”

萧翎心中道：看这深谷，只怕有数十里深浅，不知如何才能使我相信那百里冰确在其中。

但闻沈木风道：“你是否能辨认那百里姑娘的笔迹。”

萧翎略一沉吟，道：“自然能够。”

沈木风道：“单是笔迹一项，只怕还不足为凭信，最好你要她在函中放一件信物，越是隐秘越好，使别人不知晓，免得在下伪造。”

萧翎道：“我要她随身携带的一只耳环。”

沈木风道：“好！”

举手一招，立时有一个大汉，应手奔来。

那大汉一身灰衣，手中提着一个鸟笼。

沈木风道：“放出健鸽，带封信给那百里姑娘，要她随函附上身上的耳环一只。”

那大汉应了一声，从腰间解下一个包袱，打开之后，竟是文房四宝。

只见他展函笺挥毫成书，交给沈木风过目之后，立时折起，打开竹笼，抓出一只健鸽，把函件放入鸽羽之内，右手一抖，健鸽破空而去。

沈木风微微一笑，道：“萧兄弟，咱们坐在此地，等候佳音，待那健鸽返回之后，证实了在下之言，你再去不迟。”

萧翎也不答话，目注白鸽果然沿着那深谷而飞，绕过山峰不见。

几人在峰顶等候约一个时辰之久，果然那白鸽去而复返。

## 第四十二回 口蜜腹剑

那灰衣人站起身子，打了一个口哨，白鸽突然飞落到那高举的左手之中，灰衣人扳开鸽翼，取出一封函件，恭恭敬敬，递入沈木风的手中。

沈木风掂了掂函件，突然一皱眉头，道：“怎么，这函中没有耳环？”

那灰衣人道：“小人已写得明明白白。”

萧翎缓缓说道：“可否把函件交给在下瞧瞧？”

沈木风道：“你自己拿去看看。”

萧翎打开封筒看去，只见上面写道：“我很安好，被擒之时，身上未带耳环。”

聊聊数语，正是百里冰的笔迹。

萧翎虽不知沈木风给那百里冰信上写些什么，但从这笔迹上，确实证明了百里冰人还活着。

沈木风道：“信中未附耳环，为了何故？”

萧翎道：“她根本未带耳环，自然是无法交付这信鸽带回。”

沈木风道：“兵不厌诈，愈诈愈好，但萧兄弟这些时日中的进境，实叫为兄佩服，再有三年，谋略用策之上，为兄也许就非兄弟之敌了。”

萧翎道：“言重了。”

沈木风轻轻咳了一声，笑道：“兄弟准备几时进山？”

萧翎道：“立时动身。”

沈木风一挥手道：“恕为兄不送了，咱们就此别过。”

萧翎道：“在下不敢有劳。”

站起身子，一提真气，看明了行往那深谷之路，向崖下奔去。

但闻沈木风高声说道：“萧兄弟，你如是不幸受伤，或是自知力已难逮，只要告诉他们一声，要见为兄，为兄即可以最快的速度赶到。”

萧翎一面奔行，一面应道：“沈大庄主只管放心，在下若不能救出百里冰姑娘，沈大庄主虽不能见萧某之人，但可见萧某之尸！”

沈木风叹息一声道：“兄弟，你不觉得太固执了吗？”

萧翎不再回答沈木风的话，凝神疾奔，不大工夫，已到了那深谷入口之处。

这是一座双峰夹峙的山谷，谷口大约有七八尺宽，但凝目望去，那谷中形势，愈进入，愈见开阔，目力所及处，已有十丈左右宽阔。

萧翎凝目查看，谷中不见小径，显然这地方很少有人行走。谷中长满了青草，杂以盛开的山花。

萧翎缓步入谷中，随手折了一根树枝，握在手中。他行过南岳断魂崖一段毒蛇群集的险地，对这谷中可能云集的毒蛇、恶兽，并不放在心上，但那沈木风，既然说明了此谷有八道埋伏，自非虚言恫吓，这八道埋伏，不知是高手暗袭，还是布置机关。

萧翎深入了二十余丈，仍然不见有什么埋伏发动，不禁心中一动，暗道：“这座山谷，不知多长多远，以我这等走法，不知走到几时，才能走到山谷尽头，他说闯过八道埋伏，我旨在救人，倒是用不着和他缠斗，只要我闯过去，那就算数。”

心念一转，放腿向前奔去。

又转过几个小弯，景物忽然一变。

只见矮松拦路，草深及腰，一片荒凉景象。

这山谷盘转曲折，每一段的景物，都不相同。

萧翎估计这一拦路矮松，约在十丈以上，当下一提气，施展草上飞的轻功，由草顶、树梢之上，飞越而走。

果然，这丛集矮松，只不过十几丈长，到一处转弯处，突然断去。

萧翎飞身而过，长长吁一口气，再看眼前景物，见小石突起，纵横交错，别是一番景象，心中暗道：“我已深入将近十里，怎的还未遇到埋伏。”

心念转动之间，突闻人声传来，道：“好卓绝的轻功，阁下想是萧翎了。”

萧翎深入不见埋伏，心中反而生疑，此刻闻得人声，不禁精神一振，当下应道：“不错，在下正是萧翎，阁下何人？何不请出一见。”

但见大石后人影一闪，一个白髯苍苍的老人，出现在一块大石之上。

萧翎目光转动，只见那老人，面如紫金，身躯魁伟，却是不相识。当下一拱手，“老丈可否见告姓名？”

紫面老人淡淡一笑，道：“老夫邓伦，已息隐江湖数十年，武林中能识得老夫之人，只怕是已经不多了。”

萧翎心中暗道：沈木风实有人所难及的才能，但不知他施用了什么方法，竟能使这些息隐江湖的人物，重新出山，为他所用。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老丈既已息隐，为何又重出江湖，而且又卷入漩涡之中？”

邓伦缓缓说道：“老夫受那百花山庄的沈大庄主之邀，不得不出山助他一臂之力。”

萧翎缓缓说道：“看来沈木风果然是一位甚具魔力的人物。”

声音突转严厉地接道：“老前辈可知沈木风的作为吗？你既然已退出江湖，就该颐养天年，悠游林泉，为什么竟然要重出江湖，助纣为虐。”

邓伦冷笑一声，道：“萧翎，你不觉得管得太多了吗？”

萧翎道：“在下默察邓老前辈之貌，不似一个为恶之人，因此，想好言奉劝，希望老前辈能够悬崖勒马。”

邓伦道：“如是老夫不受劝告呢？”

萧翎道：“那只有各凭武功，一分生死了。”

邓伦长叹一口气，道：“那沈大庄主，对你似极重视，想来，你定有非常的武功，老夫也不愿责备你口气狂傲，你可出手了。”

萧翎道：“好，老前辈准备与在下比兵刃呢？还是比试拳掌？”

邓伦道：“老夫兵刃，藏于袖中，随时可出克敌，你最好是亮出兵刃动手了！”

萧翎一提气，身子陡然飞跃而起，直向邓伦停身前大岩石冲去，口中同时说道：“在下看老前辈，不似坏人，希望在咱们一番相搏之后，老前辈能够悔悟前非。”

邓伦看他直向自己停身的岩石之上抢来，心中既是愤怒，又是敬佩，暗道：这小子年纪轻轻，手笔如此之大，出手竟然硬抢主位。

心中念转，右手一挥，迎面拍出一掌。

这一掌，坚坚正正，毫无取巧的用心，显然，要凭借实力，硬挡萧翎的攻势。

萧翎双足一沉，脚尖踏在岩石上，右手却硬接了邓伦的掌势。

邓伦这等不愿偷巧，不用侧击，正面迎击的举动，实也大出了萧翎的意

料之外，迫得他早先已想好的对敌之道，都无法应变，双足共着实地，身子成了斜卧之势。

形势虽然是对他大大不利，但他仍然硬接了一掌。但闻砰的一声大震，萧翎倾斜的身躯，直向下面摔去。但他身子快要撞向实地时，左手突然拍出一掌，击向实地。萧翎就借那掌势击地的一弹之力，身子忽然挺了起来，登上岩石。

那邓伦接下萧翎一掌，也被震得手腕一麻，不禁为之一怔。就在他一怔神间，萧翎已经站上了岩石。

邓伦哈哈一笑，道：“萧大侠果然是名不虚传。”

喝声中又劈出一掌。

萧翎已然脚踏岩石，虽然形势方位仍然是有些吃亏，但比起刚才，已是有利甚多，暗中提气，又硬接了一掌。感觉之中，邓伦这一掌似乎是尤重过第一掌，但他形势有利，硬把这一掌接下，身躯晃了两晃，向后退了一步，但却未被打下岩石。

邓伦似是甚感意外，第三掌并未即时发出，双目盯注在萧翎的脸上，缓缓说道：“你如能再接下老夫一掌，就可以平安无事，度过这道埋伏了。”

萧翎只觉邓伦一团正气，似非坏人，相助那沈木风，想必有不得已的苦衷，原本满腔杀机，顿然消去，缓缓说道：“好吧！阁下就再发一掌。”

这时，萧翎本有反击的机会，但他却停手未动。邓伦点点头道：“萧大侠的气势，无一不叫人心折……”语声顿了一顿，道：“这一掌，老夫将倾力施为，萧大侠要小心了。”

萧翎神情肃然地说道：“老前辈尽管出手，在下如若伤于掌下，那也是死而无怨。”

邓伦道：“好！萧大侠请向前两步，在下要和萧大侠好好地拼上一掌，这一掌，咱们要拼得公公平平。”

萧翎接这邓伦两掌之后，已知他确有过人的武功，这一掌既是全力施为，必将如惊涛拍岸，威势奇大，倒也不敢大意，运气屏息以待。

邓伦长长吸一口气，缓缓一掌，拍了出去。

萧翎心中暗道：原来他要和我比拼内力。也缓缓举起右掌迎了过去。

双掌缓缓接触在一起。

两掌接实，蓄蕴在掌心的内力，随着发出。

片刻之后，邓伦头顶之上，滚下来连串汗水。

萧翎的头顶之上，也不停地冒着热气。

双方又争斗片刻，邓伦突然一松手，向后闪退五尺。萧翎本可借势追袭，伤了邓伦，但他却停手未动，及时收住了内力。

邓伦道：“萧大侠请过吧！老朽不是敌手。”

萧翎一抱拳，道：“老前辈承让了。”

邓伦苦笑一下，闪身退到一侧。

萧翎想不到这样就算过了一关，于是放腿向前奔去。转了两个仙弯，那宽阔的山谷，又形缩小，成了两丈多宽的一条狭窄的过道。

就在那狭谷之间，排着四个各执单刀的大汉。

这四人脸上都用一块黑布包起，掩去本来面目。身上也穿着一身劲装。

萧翎目光转动，随手折下了两根松枝，一根十分坚硬，一根十分柔软，分握两手之中。

四个黑布包脸的大汉，八只眼睛，齐齐地盯注在萧翎身上，一语不发。

萧翎缓步行近四人，冷冷说道：“四位怎的不肯现出本来面目？”

四人也不答话，但却迅速地散布开去，布成合击之势。萧翎冷笑一声，道：“四位黑布包脸，那是自知所作所为，见不得人；不肯答话，是因心中有愧，是吗？”

四人仍是一语不发，却一齐举起手中单刀。

萧翎仍不闻四人答话，不禁一皱眉头，厉声喝道：“四位不讲话，难道都是哑子吗？”

四人仍是一语不发。

萧翎心中大怒，右手松枝一挥，劈了下来。

但见四人同时迅快地移动方位，手中单刀，交错劈出。刹那间刀光山涌，四面八方攻来。

萧翎吃了一惊，暗道：“好厉害的刀阵。”

急挥手中松枝拒挡。

以萧翎功力而论，此刻用一段松枝作为兵刃，并无托大之嫌，只是他未料到对方的刀阵，威力如此之强，一着失错，满盘受损，左右两手中的松枝，登时被那四位涌来的刀光，削去了一半。

但见那攻过来的刀光，愈来愈是凌厉，交织成一片严密的刀网，把萧翎圈入刀光之中。

萧翎心中暗道：我若和他们这样缠斗下去，就算能够支持，却不知要多少时间，才能分出胜败，但时间愈长，对我愈是不利。

最好是速战速决，能在沈木风意料之外的快速行动中，救回百里姑娘。

心中念转，索性丢了手中松枝，右手挥动，施出弹指神功，嗤嗤两声，震开两柄单刀，左手伸出拨开了另一柄单刀，纵身而起，避开另一柄袭向后背的单刀。

原来，萧翎手中早已戴上了千年蛟皮手套，是以，不畏兵刃。

四个蒙面大汉的刀阵，逼人的威势，有如附骨之蛆，萧翎纵身飞起，四人也同时飞跃追上，手中单刀，仍然分由四个方位，刺了过去。

萧翎暗暗赞道：好厉害的刀阵，如是在未进禁宫之前，遇上这四个人，只怕此刻已经伤在他们手下了。

心中念转，忽然动了惜爱之心，当下施展千斤坠的身法，疾沉而落。

这一下动作快速，一举间，避开了四柄刀的袭击。

萧翎身落实地，双足微一加力，整个身子，陡然间箭射而出。

四个蒙面大汉，四刀一齐刺空，立时，丹田真气一沉，落在实地之上。

这四人武功、心意、动作，无不配合得恰到好处，同时跃起，攻出一刀，又同时落着实地，组成的刀阵，仍未散乱。

但萧翎人已到了一丈开外。

四人目光一转，齐齐放步追去。

不论四人的刀阵，如何佳妙，在追赶敌人时，却无法仍然保持着刀阵。

萧翎心中明白，此刻自己如展开身法，四人决然不易赶上，但如不在此地制服住四人，让他们追了上去，和下面一阵之人，合而为一，威力必然大为增强，那时，自己只怕就很难对付。

是以奔行之时，左手已探入怀中，摸出了短剑，握在手中，故意使奔行之势，缓了甚多。

四个持刀大汉鱼贯追赶，萧翎故意放缓了奔行之势，立时被人追上。

当先一人，手中单刀一送，神龙入穴，点向萧翎背心。

萧翎的右手回扫，寒芒突闪，当的一声，削断了那人手中单刀，左手一抬，发出了修罗指力，一缕指风，疾射而去，正击中

那大汉右胯环跳穴上。

那大汉右腿突然失去作用，向前奔行的身子却收势不住。砰的一交，跌倒在地上。

萧翎一击得手，反身一跃，直向第二人迎撞过去。那第二个蒙面大汉眼看当先同伴，突然倒了下去，不禁微微一呆。

就在他怔神间，萧翎已经攻到。

那大汉抬刀一挡，当的一声，手中兵刃，就被削断。萧翎飞起一脚，踢中那大汉右膝，那大汉膝疼如折，哪里还能向前奔行，突然停了下来。

这四人鱼贯奔行，其中一人陡然受伤停下，后面人还不知道，砰的一声，撞在了那第二个蒙面人的身上。萧翎连发修罗指力，又点了另外两人的穴道。

四个蒙面大汉至此，全都失去了抗拒之能。

萧翎转身欲去，行了两步，又转了回来，扶起四人，点了他们四肢穴道，送在一大岩之下，把四人藏了起来。然后，伸出手去，想解开四人脸上的蒙面黑布，但手指触到那些蒙面黑布时，重又收了回来，突然转身而去。他一连闯过了两道埋伏，不觉间胆气大壮，暗道：如若沈木风这八道埋伏，都类似如此，看来连闯八道埋伏，那也不算难事。

心中念转之间，又转过一个山弯。

一阵山风吹来，夹杂着一股强烈的腥气，扑鼻欲呕。抬头看去，只见一片短草地上，云集着千条毒蛇，有大有小，十分恐怖。

在那千百条毒蛇之间，盘膝坐着一个微闭双目的青衫少年。萧翎此时，已瞧出正是昔年在巫山峭壁，把自己推落悬崖之人，年前为救南宫玉，重上巫山时，又和他动过手。

他虽然和这个青衫人，见过两次，但对他的来历、底细，却始终是不太了然，只知道他的父亲，认识云姨。

因为，在青衫人身前两丈左右处，都是毒蛇，萧翎自是无法再向前进，只好停了下来，道：“在下萧翎，这里有礼了。”

那青衫人缓缓睁开双目，道：“沈木风说你进了禁宫之后，获得了箫王张放的箫法秘录，不知是真是假？”

萧翎心中暗道：别人都称沈木风为沈大庄主，此人却直呼那沈木风的名字，显然，他内心之中，对沈木风既无畏惧，也不尊仰，想来，是在有条件之下的合作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应道：“不错。”

青衫少年冷笑一声，道：“那是说阁下的武功，比起一年前，更为高强了。”

萧翎道：“稍有进境而已，谈不上高强二字……”

暗中的一提真气，道：“萧翎和阁下相识于六年之前……”

青衫少年冷冷道：“那次没有把你摔死，才留下今天的祸害。”

萧翎道：“多亏阁下那一推，才使萧翎有得今日。”

青衫少年道：“但今日和已往两次形势不同，第一次，见到你之时，你还不会武功，只怪我心地仁慈，不忍下辣手，才留下你的性命。”

萧翎冷笑一声，道：“兄台把一个不会武功的人，推下十丈峭壁，除了奇迹之外，那是必死无疑的了，还要说不忍下辣手，在下不知，你还要如何一个辣法。”

青衫少年冷漠一笑，道：“但竟被你遇上了奇迹，如若在下当时不是推你下去，而是在你背上拍上一掌，震断你的心脉，纵然有奇迹，你也遇不上了。”

萧翎怒道：“可惜，阁下此刻后悔也来不及了。”

青衫少年道：“今天还有一个机会，因为，没有毒手药王为你制蛇了。”

萧翎武功虽然高强，但看到成千成万的毒蛇，心中实也是有些发毛，但事已至此，不得不硬起头皮来，说道：“阁下准备逐蛇对付我萧某吗？”

青衫少年道：“你的武功很高，单是毒蛇一项，也许制不住你，这些毒蛇，不过是助我一臂之力罢了。”

萧翎心中暗道：实未想到，这沈木风，会布置下这一个蛇阵来对付我，如今我既未带逐蛇之药，要过此关，只怕是艰难重重但事已至此，只有冒险一拼了，当下说道：“咱们会过两次，但萧翎还不知兄台之名……”

青衫人冷冷说道：“咱们既非攀亲结交，那也用不着通名报姓了。”

萧翎道：“阁下虽然不肯通名，但日后萧翎自会明白！”

青衫人道：“我不肯通名于你，并非是怕你知晓，你日后知晓了，又能怎样？何况，今日你已要尸遭蛇吻，哪里还有以后。”

萧翎右手执出短剑，左手折了一根松枝，道：“既是如此，咱们也不用再谈了，阁下请出手吧！”

青衫人仰天打个哈哈，道：“要我出手吗？”

萧翎道：“不错。”

青衫人道：“你自己行入蛇阵中和我动手吧！萧翎，你知道你此刻的处境吧！我可以坐此不动，但你却必须过去不可。”

萧翎心中暗道，原来他要迫我行入蛇阵之中，和我动手，使我既要分心对付他的毒蛇，又要防他的攻势，这法子果然很恶毒，但我此刻，既非是和他比拼胜负，如若能够取巧一些，自然是可以多留一点气力，对付下面五阵。

目光转动，只见两面山谷形势，十分狭窄，两侧山壁相距不过两丈左右，除了冲过一途之外，实也无法取巧，不禁暗暗一叹，忖道：这地形布置，大都是经沈木风选择过的，自是不留余地了。

但闻那青衫人道：“萧翎，我无意帮助那沈木风，但我必需和你作对！”

萧翎道：“为什么？”

青衫少年道：“因为一个人。”

萧翎道：“什么人？”

青衫人道：“岳小钗……”

语声一顿道：“只要你答应把岳小钗让我为妻，咱们可以化敌为友……”

萧翎气得仰天打个哈哈，接道：“你胡说些什么？”

青衫人冷笑一声，道：“在下说的句句实言，也是你唯一的活命机会。”

萧翎道：“你要娶岳小钗，和我萧翎何干？我又何能让……”脸色突转严肃地接道：“对岳姑娘，我一向敬她为天人，她任何决定，我萧翎都不会反对。”

青衫人淡淡一笑，道：“但那岳小钗身怀老母遗书上，却说明把她许配于你。”

萧翎道：“在下未曾看到遗书，对此事全然不知。”

青衫人道：“姑不论那岳小钗说的是真是假，但只要你萧翎答允在下一件事，不但可以轻易渡过此关，而且在下还将助你救出百里冰，连你大闹巫山石府的一段恩怨，也一笔勾销不提。”

萧翎道：“什么事？”

青衫人道：“自然是力能所及的事了。”

萧翎道：“你说出来，在下听听再做主意。”

青衫人道：“你写下一张亲笔字据，就说你和百里冰姑娘，已有婚约，云姑遗书上，指明岳小钗许你为妻一事，作为罢论，从此不再提出，在下已经备好文房四宝，只要你萧翎肯书写此字据，咱们立可化敌为友，我助你夺回百里冰，送你出此险地，从此恩怨两消，互不相犯。”

萧翎冷笑一声，道：“那百里冰姑娘和在下并无婚约，岳姊姊也有她自己的主张，这些事都和萧某无关，我既不能从中干涉，也不能擅做主意，你这等妄过之求，萧翎是一件也不能做。”

青衫人道：“其实，你死了也是一样，在下要割下你的人头，拿给那岳小钗瞧瞧，也好让她死了这条心。”

萧翎道：“只要你有这份能耐，能取去萧翎颈上的人头，萧翎是死而无憾。”

青衫人霍然站起身子，道：“看来，今日之局，咱们非要有一方死亡才成。”

探手从怀中取出一个竹哨，放在口中吹出了两声尖锐的哨声。

只见那满地毒蛇昂首而起，直向萧翎扑了过来。

萧翎左手中松枝振动，刷的一声扫了过去，近身的毒蛇，尽为扫开，十余条毒蛇，不是从中而断，就是头裂而死。

他心中对毒蛇本来十分害怕，但扫出一棍之后，突然觉得这些也不过如此，想伤自己，实非易事，不禁胆气一壮。

正待再扫出一棍，击毙一些毒蛇时，突然那青衫人口哨声一变。

只见那昂首自行的毒蛇，纷纷跃起，直向萧翎扑来。

萧翎身子疾转，左手中松枝疾扫而出。

但闻一阵波波之声中，夹着很多小蛇的咕咕怪叫。

原来，萧翎早已在松枝上贯注了内力，扫出之势，力逾千钧，凡是萧翎击中的毒蛇，无不头裂身断。

突然间，劲风飒然，一股暗劲，直压前胸。

原来，那青衫人已经欺身而上，发出一指。

萧翎怒喝道：“快亮兵刃，在下无暇和你对掌。”

喝声中，抽出短剑，向那青衫人袭去。

萧翎此刻的功力，已非同小可，内力贯注，一股剑风，直逼过去。

青衫人似是未料到萧翎功力，有此成就，不禁心中一震，纵身闪避开去。

萧翎眼看他利用哨声，指挥群蛇，得心应手，心知他的伎俩，决不至此，和他缠斗下去，实是有害无益，当下纵身而起，借短剑护身，闪起一片寒光，直冲过去。

那青衫人似乎未防到萧翎的攻势竟然如此凌厉，连伸手取出兵刃的时间，亦自不及，疾拍一掌，急急向旁侧闪开。

萧翎左手松枝点地，借势翻身而起，跃飞起一丈多高，同时避开了青衫

人的一掌。

青衫人大喝一声，左手一挥，抓起了两条毒蛇，投掷过去，右手同时发出一掌。

萧翎此刻已无恋战之心，右手短剑挥动，斩断两条投掷而来的毒蛇，左肩一沉，运罡气硬接一掌。

这一掌势道不轻，只打得萧翎眼睛一黑。

但萧翎却借这一掌之力，连翻两个筋斗，人到三丈开外。

松枝一点实地，又一个腾身而起，脱出了毒蛇的范围。

青衫人心中大急，厉声喝道：“萧翎，你为什么不和我决一死战？”

萧翎道：“来日方长，日后咱们再分生死不迟，此刻，在下失陪了。”

答话中，已然跃足向前奔走，话说完，人已到十丈开外。

那青衫人虽然想逐蛇追赶，但已自不及。

萧翎一口气奔出了四五十丈，回头不见那青衫少年追来，才停下脚步，长长吁一口气，运气调息一下，才放步向前行去，心中暗暗忖道：这一关闯得十分侥幸，如若心有争强之意，他有毒蛇相助，这一阵胜负很难预料了。

忖思之间，突闻一阵尖锐的声音，传入耳际，道：“来的可是萧翎？”

萧翎赶忙停下脚步，长吸一口气，应道：“不错，是萧某。”

抬头一看，只见前面一片空旷的草地上，突立着几块大岩石外，再无可疑之处。

只闻其声，不见敌踪，增长了不少恐怖、诡异的气势。

萧翎停步不进，凝目而视，希望对方答话时，能够暴露他停身之位，心中同时暗自忖道：“沈木风布下这八道埋伏，如是一道强过一道，只怕是很难有闯过的希望了。”

前三道埋伏个个武功高强，已使萧翎心中生出警惕之心，也使萧翎自出道江湖以来，第一次生出了怯敌之意。

萧翎等了一盏茶工夫，仍不闻回答之声，心中大感惊愕，当下高声说道：“在下正是萧翎、哪一位高人，既然让萧翎通了姓名，何不肯现身相见？”

萧翎不畏凶险的豪勇，连一代枭雄沈木风，也对他有着三分畏惧，但是此刻，萧翎连闯过三阵之后，心中却生出一种莫名怯意，竟是不敢轻易地闯入草地。

只见那突立的岩石之后，突然间站起来一个身披大红袈裟的和尚，冷冷应道：“萧翎，你的胆子的确不小。”

萧翎听他口音，辨其形貌，确是中原人氏，不禁心中一动，道：“大师可是来自少林寺吗？”

红衣和尚沉吟一下，正待答话，突见另一个岩石之后，又站起一个红衣和尚，接道：“不错。”

萧翎仰天打个哈哈，豪气陡生，大步向前行了两丈，道：“诸位摆的可是罗汉阵。”

语声甫落，只见那突起于草地的岩石之后，人影闪动，各自站起一个僧侣。

萧翎暗中一数，那站起的和尚，正好是十二人。

只听那最先站起的僧侣道：“萧大侠果然聪明，贫僧正是摆下的罗汉阵，不过，这也是威力最弱的一种，不知萧大侠是否愿入阵内一试？”

萧翎道：“对罗汉阵，在下也稍有知晓，不错，你们这十二人的罗汉阵

是人数最少的一种，但人数少不是威力减弱……”

十二个僧侣，披着一色袈裟，年纪相差不多，大都有四十左右，最奇怪的是，这些人的装束，也力求一般，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胸前挂的串珠，有长有短。

那当先立起的一个僧侣项上挂的串珠最长，隐隐间，似是几人中首领人物。

只听他缓缓说道：“萧大侠似是已留心到我少林寺的罗汉阵了，不知对这罗汉阵，萧大侠还知晓多少？”

萧翎道：“其实罗汉阵的变化，九个人已可应付，多用三个，加于一点，那是说，在下不论攻向哪个方位，在一招接触之中，同时要拒挡最少四人的攻势。”

那和尚哈哈一笑，道：“萧大侠果然高明，如此说来，阁下是不敢入阵一试了。”

萧翎道：“江湖传言，数百年来，能够冲出罗汉阵的绝无仅有，但在下此刻处境不同，纵然那罗汉阵是刀山油锅，入阵之人，非要战至力竭而死不可，在下也要入阵一试……”

那首领和尚冷笑一声，接道：“萧大侠很有豪气。”

萧翎肃然说道：“在未动手前，在下心中有几件不明之事，不得不先行说明。”

众和尚齐应道：“什么事？”

萧翎道：“在下久闻少林寺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数百年来一直仲裁武林正邪力量，武林同道对你们少林僧侣，敬仰非凡，想不到少林僧侣，竟也会助纣为虐，帮助那沈木风，和江湖正义作对，难道你们都愿意眼看那沈木风，达到他霸统江湖之愿吗？”

群僧被萧翎一顿责备，似是心性愧疚，个个垂下头去，默不作声。

良久之后，才听那当先站起的僧人缓缓说道：“贫僧等苦衷，也不愿告诉你萧大侠了，萧大侠请放心入阵吧！”

这放心二字，大有作用，隐隐间，示有开脱之意。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在下实难了解，沈木风有何魔力，既然能统率邪恶，又能够驾驭那正义的力量。”

那领头僧侣，缓缓说道：“萧大侠可以入阵了，你的时间不多，夜色愈深，对你也愈不利。”

萧翎怔了一怔，暗道：这僧侣口气十分缓和，显无敌意，如若这十二僧侣，个个和他一般，渡过这罗汉阵，看来并非是太难的事了。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在下还有一件事说明……”

那带头和尚皱皱眉头，道：“什么事，快些请说。”

萧翎道：“在下手中的宝刃，有削铁如泥之效，诸位要小心。”

群豪应道：“多谢说明。”

萧翎暗暗一提真气，道：“萧某来也。”

大步向群僧行去。

只见群僧一抖双肩，身上披的红衣袈裟纷纷落地，左手一探，每人抓起一根铁禅杖来。

萧翎抬头打量了群僧一眼，暗道：我如能施出八仙登空的身法，从拦路僧侣头顶之上掠过，那就用不着和他们拼搏了。

心念转动之间，突闻衣袖飘风之声，传入耳际，十二个僧侣一齐离开了原来之位，把萧翎团团围了起来。

原来，这十二人都是精选高手，对那罗汉阵十分熟悉，一照眼间，各自抢了方位已把萧翎困入罗汉阵中。

萧翎虽然心知群僧对自己敌意不深，但这少林罗汉阵乃是传扬江湖数百年的奇阵，萧翎却也不敢心生轻敌之念。右手领动剑诀，默诵华山谈云青的剑招手法，左手运集功力，屈指戒备，随时准备用那弹指神功对敌。

目光转动，只见群僧环围在他的四周，缓缓地开始转动。

萧翎恩师庄山贝，见识广博，知晓天下各门各派的武功，对罗汉阵知之亦深，曾对萧翎有很详尽的解说，心知自己只要攻入一招，罗汉阵立时发动，如让他自然发动，势道反而很慢。

他欲窥奥秘，是以不肯抢攻，全神贯注群僧，让他们自然发动。

只见群僧团团转动了一阵之后，突然停了下来。

萧翎心中大感奇怪，暗道：师父解说这罗汉阵时，似是无此变化，只说到那罗汉阵，由慢而快，然后，自然发动攻势，但却不知何故，竟然停了下来。

只听一个声音，传入耳际，道：“萧大侠快请出手，如待我们罗汉阵自然发动，每一次有六十四招的攻势，如是那六十四招攻势未完，其间决难遏止，但如你萧大侠先行发动，情势就会大不相同了。我们处于被动，还击、封架，都没有连锁攻势，时间不多，我无法再和你多谈了。”

萧翎心中暗道：这中间还有许多分别，他既然泄露机密于我，那是有心放我一马了。

心中念转，左掌倏然发出。

萧翎掌势发出，人也同时向前冲去。

原来，他自作打算，准备借机冲出罗汉阵。

哪知一掌劈出之后，罗汉阵也同时展开了反击，一个手执禅杖的僧侣，左手斜斜推出，接下一人，却突然闪避开去。

两柄禅杖，就在那闪避开的和尚身后，突然伸了出来，左右分进，击向萧翎。

萧翎吃了一惊，暗道：好快的禅杖。

右手短剑探出，点向右边禅杖，身子同时横跨了一步，让开了左面一杖。

那两柄禅杖一击未中，立时分向两面闪去，但紧随在两柄禅杖后，又是三柄禅杖，击了下来。

萧翎短剑疾挥，暗贯真力，呛的一声，削中了一柄禅杖。

宝剑锋利，那禅杖应声而断。

萧翎左手疾探接住了半截禅杖。

这些僧侣，都是使用重兵刃，萧翎手中短剑，虽然锋利，实也难和这些重兵刃相抗拒，这才不惜利剑受损，硬削下对方禅杖。

萧翎还无暇观察手中兵刃是否有损，又是三柄禅杖攻到，当下大喝一声，左手中断去的禅杖，横里扫出。

只听砰的一声大震，一柄迫身禅杖，被萧翎半截断杖，直震开去。

但这一招硬打硬接之后，也使萧翎感觉到少林僧侣，果然是名不虚传，似是人人都有深厚的功力。

罗汉阵全面发动，虽然只有十二个僧侣，十二柄禅杖，但那些层层波波

的攻势，却如海浪一般，叠叠重重地涌上来。

十二支禅杖，加上那罗汉阵的精奇变化之后，有如千百支禅杖一般，分由四面八方攻到。

萧翎右手持剑，左手拿杖，全力施展，希望能争到主动，但那群僧禅杖，连绵不绝，竟使萧翎没有还手机会。

罗汉阵连绵变化的快速攻守，使萧翎有着无法施展之感，心中既是惊奇，又是忧虑，暗道：不论这番恶斗胜负如何，似这样拖延下去，对我大是无益，这罗汉阵攻势如此猛烈，严密得丝丝入扣，如若不冒险施展毒辣手段，只怕是难以取胜。但群僧对我，似又是手下留情，我如伤了他们之人，只怕当真要结下怨恨了。

一时间心念电转，大感为难。

只听一个细微的声音传入耳际，道：“萧大侠能在我罗汉阵连番冲攻之下，仍然有攻有守，那是足见高明了，但如这般相持下去，对你萧大侠极是不利，为了掩人耳目，我们又不能这样放你走，最好你能伤我们两个人。”

萧翎听那说话声音，转来转去，分由四面八方传了过来，心知是他在说话时，仍然随着罗汉阵不停地转动，所以，声音由四面八方传进，心中立忖道：他已经点明于我，只是下手之时，要拿捏得恰到好处，不能轻，也不能太重。

心念转动之间，突觉那罗汉阵的攻势缓了下来。

萧翎心知这是群僧给他的机会，当下全力反击，左子一挥，轻轻弹出。

一缕指风，疾射而出。这正是少林寺弹指神功。

只听一阵闷哼，一个僧侣手中的禅杖落地。

原来，萧翎这一击之下，正中了一个僧侣的右腕，那僧侣握不稳手中禅杖，跌落实地。

转动的罗汉阵，受此影响，全阵为之一缓。

萧翎借势挥剑，挡开了两只禅杖攻势，右手轻轻一弹，又弹出一缕指风。

这一击，又弹中一个和尚右腕之上，那和尚手中禅仗，又落地上。

两僧侣受伤，罗汉阵快速攻势，又缓了甚多。

萧翎借势大喝一声，剑掌齐施，冲出了罗汉阵，沉声说道：“诸位大师承让了！”

纵身而起，直向前奔去。

这几句话，并非是一般客套，而是由衷之言，说得真情流露。

#### 第四十三回 遇故人相助

萧翎大步奔行，又越过一段山谷，仰天长长吁一口气，心中暗道：这沈木风，布下的八道埋伏，如是一关强过一关，这一阵的埋伏，又不知是何许人物？

经过了四关恶斗之后，萧翎来时的豪气，大半消灭，只觉太过轻估了沈木风。

他放缓了脚步，慢慢地向前行去。

抬头望望天色，轻轻咳了一声，自言自语地说道：“再闯过这一阵，只怕是天色就要暗下来了，还有三阵，必得连夜闯过了。”

突然，他觉得腹中有些饥饿，流目四顾，尽都是山石青草，不见一点可食之物。奇怪的是这一段山谷之中，连一株矮松也未看到。

转念又想到百里冰的安危，不禁精神一振，暗道：今日纵然是战死于此，也是心安理得，她一个姑娘家，离开父母追随于我，对我寄有了无比的信任，我岂能有负于她。

转过了一个山弯，景物又是一变。

这时，西下的夕阳，已被高峰挡住，从两峰之间的一道缺口，照射过来，映照了一半山谷，远远望去，半暗半明。

这一段山谷形势，和其他山谷大不相同，怪石嶙峋，不见草木。

萧翎心中盘算，第五关埋伏，应该就在这段山谷之中才是，是以，举动突然间小心起来。

右手取出短剑，缓步向前行去。

萧翎连闯四关之后，有了经验，对每一个嶙峋怪石，都十分留心，怕隐藏有人，突起偷袭。

哪知深入了三四丈以后，仍然不见一点动静，心中大感奇怪，暗想道：“难道那第五关埋伏未设于此吗？心中念头还未转完，突闻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传入了耳际，道：“来人可是萧翎？”

萧翎道：“正是萧某，阁下何许人？”

口中说话，两道目光却盯注那发话处瞧了过去。只见那是一块突起的高大怪石，声音就起自那怪石之后。萧翎心中忖道：不管是何许人，这一次总不能让她占去先机，我要先行出手抢攻才成。

估算了那高大怪石，和自己停身处的距离，准备对方一现身，立时就跃起偷袭。

但闻一阵咯咯笑声，传了过来，道：“萧翎，你慢慢走过来。”

萧翎心中大奇，忖道：她要我慢慢地走过去，是何用心，难道是要我全然无备时，她好突然跃起偷袭不成，好吧！咱们就施用卑下的手段试试吧！看看哪一个吃亏。

口中应道：“在下来了。”

暗中却提聚真气，缓步行了过去。

绕过大石，只见一个美丽的少女，盘膝坐在大石之后。萧翎一和那少女目光相触，不禁为之一呆。

原来，那少女竟是巫蓉。

萧翎本想一见石后人，立时抢先出手偷袭，但却万万未料到，石后坐的竟然是巫蓉，左手屈指运聚的弹指神功，竟然无法下手。

巫蓉两道清澈的目光，一掠萧翎，道：“萧大侠不认识我了吗？”

萧翎道：“自然认识，你是巫蓉姑娘。”

巫蓉道：“正是贱妾。”

萧翎想到她目睹巫婆婆死亡之后，发狂而奔的情形，有如得了风癫之症，想不到，此刻她却又完好无恙。

心中想问，但又觉很难出口，只好忍了下去。

巫蓉仍然端坐未动，只见瞪着一双清澈的眼睛，望着萧翎。他心中明白，这巫蓉的武功，很难是自己之敌，只是，她施毒的手段却是可怖异常，虽然她比不过祖母巫婆婆，但她自幼耳濡目染，下毒手法，也绝不会错到哪里。看她坐着不动，若有所恃，萧翎倒也不敢鲁莽出手。

只听巫蓉叹息一声，道：“我武功比你差得很远，也不用同你打了，你只要一挥剑，就可以取我之命。”

萧翎道：“姑娘不怕死吗？”

巫蓉道：“我不怕，我一个人活得太孤单了，死了好见我奶奶去。”

萧翎叹息一声，道：“那沈木风明知你非我敌手，三五招内，我就可取你之命，为什么要把你安排于此？”

巫蓉道：“我施毒的手法厉害，沈木风心中很明白。”

萧翎道：“你施毒手段，比起你的祖母巫婆婆如何？”

巫蓉道：“相差有限。”

萧翎道：“那是说，姑娘已在这段怪石谷中布下了奇毒？”

巫蓉道：“沈木风是这样想，但如若我布了毒，此刻，你已经中毒多时了。”

萧翎暗中运气一试，道：“在下并无中毒的感觉。”

巫蓉道：“那是因为没有布毒，你就是想中毒，也是有所不能了。”

萧翎道：“姑娘为什么不布毒呢？那沈木风知晓了此事，岂肯饶你性命。”

巫蓉道：“沈木风杀死我和你杀死我有何不同，反正，我已经不怕死了。”

萧翎道：“姑娘既是不肯布毒加害在下，我又如何能够下手杀你。”

巫蓉道：“你不杀我，沈木风也要杀我，我只有一条命，谁杀都是一样，如是让我选择一个杀我的人，死在你手中我会舒服一些。”

萧翎道：“姑娘亲自看到了令祖母的下场，为什么还要混入江湖？”

巫蓉道：“我是被他们捉来的，他们用药物医好了我的疯癫之症，要我替祖母报仇……”

萧翎道：“姑娘神志已复，不难回忆起往事，令祖母并非我萧翎杀死的啊！”

巫蓉道：“我知道，你不但不是杀死我祖母的人，而且，你还替她老人家报了仇，我心中对你非常感激。”

萧翎道：“既是如此，为什么你还答应他们，和我作对？”

巫蓉道：“当时情景，我如不肯答应，他们绝不会放过我，这一关埋伏中，必将又换过别人，你岂不是多费一番手脚。”

萧翎道：“这么说来，姑娘是帮忙在下了。”

巫蓉道：“是不是帮忙呢，我也无法分辨，但只是觉得自己活得无味得很，奶奶死了，世界再也没有一个人关心我，我不愿死在沈木风的手中，就答应了布毒害你。”

萧翎道：“沈木风老奸巨猾，阴险无比，如何会信你之言。”

巫蓉道：“他本来不信我布毒的本领，后来，当面试过，他才相信。”

萧翎道：“如何一个试法？”

巫蓉道：“我走过一片草地，暗在草地上布下奇毒，沈木风唤来了两个不知内情的属下，由那草地走过，行至一半，人已倒地死去，他才对我刮目相看，让我在这片怪石上布毒，取你性命，我假装答应了他。”

萧翎道：“原来如此，姑娘的盛情，在下感激不尽。姑娘家传用毒之法，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但用毒一道，终非君子行径，姑娘以后还望谨慎施用，今日之情，我萧翎身心感受，日后当图报答，在下就此别过了。”

抱拳一揖，举步向前行去。

巫蓉急急叫道：“萧翎，你不能走。”

萧翎的心中吃了一惊，暗道，这丫头难道又改变了心意吗？和这样一位会施毒的女人相处，真是要当心才成。

停下脚步，回头说道：“姑娘还有什么吩？”

巫蓉道：“你先杀了我，再走好吗？”

萧翎道：“为什么？”

巫蓉道：“因为你走了，他们也要杀死我，为什么不让我死在你手中。”

萧翎回顾了一眼，道：“四下无人，姑娘何不逃走？”

巫蓉淡淡一笑，道：“我如何能走得了呢？”

萧翎道：“为什么不能走？”

巫蓉道：“沈木风虽然对我很器重，但他对我却不放心，因此，点伤了两处穴道，告诉我说他下手很有分寸，只要我不奔行，这伤势要三日才能发作，只要我听从他的命令，他立时可以解我穴道，那时，他将为我建造一座美丽的宫院，并给我五十名美婢，听从使唤，又要传我武功，不准天下武林人物去打扰我，要把我培养成武林中第一女豪杰。”

萧翎道：“你相信他的话吗？”

巫蓉道：“我不相信。”

萧翎道：“太美丽的话，总是谎言。”

巫蓉轻轻叹息一声，道：“他还说了很多话。”

萧翎道：“说什么？”

巫蓉道：“他说，如是要我杀别人，他就不会多心了，但因为是杀你，他才点了我的穴道。”

萧翎道：“为什么呢？在下和别人有何不同？”

巫蓉道：“他说你生得很讨女孩子喜爱，女孩家见了你就下不得手！”

萧翎微微一笑，道：“姑娘的看法如何？”

巫蓉道：“我第一次看到你，并无这种感觉，也许因为那时你装成一个道人的原故，以后，我虽然揭破了你真正的面目，但那时，我们正处在敌对立场，我也没有留心打量，但此刻见你，我倒相信了他的话。”

萧翎道：“姑娘此言，在下实是有些不解，难道在下举止很轻浮吗？”

巫蓉道：“正因为太正派了，除了你天赋的条件之外，还有那仁侠的风度、仪容，易使人倾心。”

萧翎望望天色，道：“在下并无此感，姑娘的盛情，萧某是感激不尽，此刻在下无暇在此多留，就此别过了。”

巫蓉道：“我知道，你心中很惦记那位百里姑娘，但你总要把我的事情办完再走，好吗？”

萧翎道：“办什么？”

巫蓉道：“杀死我，然后再走。”

萧翎叹息一声，道：“姑娘如若在这怪石上布毒，此刻在下已经中毒多时，你救了我的性命，算起来，那还是在下的救命恩人，在下如何能够下手杀你。”

巫蓉道：“那你要别人杀死我？”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那沈木风点了你何外穴道，在下瞧瞧，看看能否代姑娘解去。”

巫蓉道：“那沈木风告诉我是一种独门手法，别人无法解得。”

萧翎道：“在下瞧瞧，总是不妨事吧！”

巫蓉道：“在我背后左右双肩之下。”

萧翎仔细地查看过巫蓉背上情势，扬手拍了两掌，道：“在下用内力替姑娘解穴，希望姑娘能够运气相应。”

巫蓉道：“好吧！咱们试试看。”

萧翎找到了巫蓉的伤处，暗中运气，内力源源攻入了巫蓉体内。

巫蓉运气相应，全身行血加速。

萧翎待巫蓉运气至重要关头时，突然取开右掌，点出两指。巫蓉全身一颤，回头说道：“怎么回事啊？”

萧翎低声说道：“这是家帅传授我的解穴之法，专解各各奇异和独门手法点伤的穴道，是否灵验，在下从未用过，姑娘运气试试吧！”

巫蓉依言运气相试，穴道竟已解开，回头说道：“你本领果然高强，我的穴道已解！”

萧翎道：“那很好，姑娘穴道既解，可以逃命去啦。”

巫蓉道：“我逃不了，还是你把我杀死吧！”

萧翎脸色一整，肃然说道：“在下也没有把握能够闯过这几阵埋伏，但我仍然是来了，姑娘要在下杀你，那是足见姑娘不怕死了，但你既不怕死，为什么不死中求生呢？”

巫蓉道：“我武功不如人，逃不过他们的追击。”

萧翎道：“但你布毒之能，却是高明异常，为何不用来对敌。”

巫蓉嫣然一笑，道：“你不是告诉过我，那用毒不是君子行径，要谨慎使用吗？”

萧翎一皱眉头，道：“你用来保命，那就不能算错了。”

巫蓉轻轻叹息一声，道：“杀我可是怕玷了你的手吗？”

萧翎摇摇头，道：“不是，但姑娘既有生机，为什么不冒险一试？”

巫蓉道：“你还要闯几阵？”

萧翎道：“过了你这一阵之外，还有三道埋伏。”

巫蓉道：“你可知道，在这四周的高峰之上，有很多监视我的人吗？”

萧翎道：“这，在下不知。”

巫蓉道：“你帮助我解开穴道的事，他们定然已经瞧见，此刻，只要我有所行动，会一直在他们监视之中……”语声一顿，接道：“除了你杀死我一途之外，还有一个办法。”

萧翎道：“什么办法？”

巫蓉道：“带着我一起走。”

萧翎道：“在下闯过了四道埋伏，一道比一道高强，由你和我同行，那

不是自投虎口吗？”

巫蓉神色一变，道：“你怕那位百里姑娘见了生气，是吗？”

萧翎道：“不是。”

巫蓉道：“那你是不信我说的话了。”

萧翎道：“在下总觉得姑娘应该有逃走的机会。”

巫蓉凄然一笑，道：“好吧！你稍留片刻瞧瞧，等我爬入那峰腰的杂林之中，你再走如何？”

萧翎抬头望望如削的石壁，道：“这一道光滑石壁，你如何爬得上去。”

巫蓉道：“你助我一臂之力如何？”

萧翎道：“好吧！这段光滑峭壁，不过四丈多些，合咱们两人之力，大概可以上去……”

望望百丈以上峰腰树林，接道：“你只要逃入林中，就可施展布毒手法，在林中布毒保命。”

巫蓉道：“你想的太容易了。”

萧翎道：“姑娘站在我双手之上，我向上投掷，姑娘也同时施展纵跃身法。”

巫蓉纵身一跃，落在萧翎双掌之上说道：“你如能瞧到我死去，记着在我胸前插上一朵山花，但不要把尸体埋起。”

萧翎不愿再和她多谈，双手运力，高声说道：“姑娘小心了。”

双臂一缩一伸，用力投出。

巫蓉柳腰一伸，直向峭壁之上一株突出的矮松上飞去。萧翎暗中运力，目注巫蓉，担心她万一抓不到矮松跌落下来时，好接住她的娇躯。只见巫蓉的身躯，悬空打了两个翻转，双手抓住了矮松。萧翎长长吐一口气，暗道：她只要能够进入丛林，沈木风怕她在林木中布毒，不敢紧追，总有一半逃命的机会。心念尚未转完，突闻一声尖叫，传了过来。

抬头看去，只见巫蓉由山壁直滑下来。萧翎吃了一惊，急急向前踏了两步，接住了巫蓉的身躯。只见那巫蓉前胸上插着一只长箭，脸色惨白，苦笑说道：“我说逃不出去，你不相信，现在相信了吧。”

萧翎怒声说道：“我替你报仇！”

缓缓放下了巫蓉。

巫蓉急急说道：“不要去。”

萧翎停下脚步，道：“为什么？”

巫蓉道：“这悬崖高过百丈，你纵然武功高强，攀上去也要费上很大气力，他们在暗中埋伏，放暗箭偷袭，你就算能够搏杀他们，也要消耗去甚多的体力，你还要闯过三阵，不能这等浪费体能。”

萧翎心中暗道：“这话也有道理。”

口中却说道：“但姑娘为了听从在下之言，不幸中箭。”

巫蓉道：“唉！我知道必死，只是早晚而已，你不用管我了，快些走吧！”

萧翎细查巫蓉前胸伤势，那长箭入内甚深，但只要未刺入内脏，箭上无毒，并非是难救之伤，当下说道：“蓉姑娘，这箭上有毒吗？”

巫蓉摇摇头道：“没有觉出，似是无毒。”

萧翎道：“是否射入内脏呢？”

巫蓉道：“我不知道，但疼得很厉害。”

萧翎道：“姑娘忍着点疼，在下帮你拔出长箭。”

巫蓉道：“你要干什么？”

萧翎道：“只要箭镞未刺中内脏，姑娘的伤势，就不算严重。”

巫蓉道：“但他们还有箭啊！这一支未射死我，使用下一支，必欲置我死地，而后甘心。”

萧翎道：“如是姑娘的伤势无碍，在下可以包扎好姑娘的伤势再走。”

巫蓉道：“不用了，你时间不多了，我想明白了，既然难免一死，为什么不要他们抵偿呢？至少我可捞两条命的本钱回来。”

萧翎道：“姑娘有此能耐，在下深信不疑，杀敌能够保命，那才应该，你这般和他们同归于尽，那就划不着了。”

巫蓉道：“除了同归于尽之外，我想不出有什么法子。”

萧翎道：“疗好伤势，跟我一起走，也可助我一臂。”

巫蓉似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道：“你说什么？”

萧翎微微一笑，道：“在下也想明白了，姑娘留此，已成必死之意，倒不如和我一同冒险了。”

巫蓉痛苦的神情中，泛现起一脸欢愉之色，道：“当真吗？”

萧翎道：“自然是当真了。”

巫蓉道：“你不怕那位百里姑娘生气吗？”

萧翎道：“她若知道你为了救我，背叛那沈木风，自然不会生气了。”

巫蓉道：“好！见她之后，你就很耐心地给她解说清楚。”

萧翎神色严肃地说道：“我要事先给你说明白，看前面安排的情势，我闯过的希望不大……”

巫蓉道：“我一个人留这里一定要死，跟你走或有一分生机。”

萧翎道：“好！你要忍着点痛。”

右手握着箭杆，用力一拔，长箭应手而出。

一股鲜血，激射而出，喷了萧翎一身。

萧翎取出金疮药，包好巫蓉伤势，低声说道：“很痛吗？”

巫蓉摇摇头，站起身子，道：“咱们走吧！”

萧翎道：“你坐息一阵，咱们再走如何？”

巫蓉道：“不用了，我就是休息一天伤势也不会好，此刻天色已经不早了，咱们不能耽误时间。”

萧翎抬头看看天色，道：“你真不碍事吗？”

巫蓉道：“不碍事。”

萧翎道：“好！咱们现在走，不过，你还要答应我一件事！”巫蓉道：“什么事？”

萧翎道：“我和人动手之时，你不能随便出手……”巫蓉道：“我若是用毒呢？”

萧翎道：“那也不能冒险……”

轻轻叹息一声，接道：“巫姑娘，这谷中的八道埋伏，一道比一道凶险，我如是稍有分心，必然会造成失误，你如涉险，必分我心。”

巫蓉点头笑道：“我记下了，咱们走吧！”

当先举步向前行去。

萧翎道：“你走后面。”

大步抢在巫蓉前面而行。

两人行约百余丈，又转出一道山坳。

萧翎抬头看去，只见山谷开阔，两面山壁之间，距离百余丈，好一片搏斗之地，心中暗道：如若沈木风在此设下埋伏，必然是一些武功高强人物，准备各凭武功，打一场硬仗。

只听巫蓉的声音由身后传了过来，道：“萧大侠，你当真很关心我的生死吗？”

萧翎道：“自然是真的关心了！”

巫蓉道：“我害过你和你的朋友，你心中一点也不记恨吗？”

萧翎想起了邓一雷和展叶青，他们生死未卜，心中暗道：如论你们祖孙所作所为，我实也不应该关心于你。

口中却应道：“你虽然害过我，但今日却救了我，我逼你离开，害你受伤，心中极是不安……”

巫蓉接道：“所以，你才关心我的生命？”

萧翎回过头来，道：“也不全是如此。”

巫蓉道：“那还有什么？”

萧翎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乃是习武之人的本色，姑娘身受箭伤，处境危难，既觉得跟在下同行，才有生机，在下岂能推辞。”

巫蓉轻轻叹息一声，道：“你是英雄，所以才肯带我走，因为我是一个弱女子，无依无靠，身世凄凉，你怜悯我，同情我，才答应我，是吗？”

萧翎回目望去，只见她的一双星目中，满含着晶莹的泪水，脸上是一片茫茫无依的神情，不禁心中一动，暗道：她说的不错，我只是怜悯她，才答应带她同行，但我如据实而言，必将大伤她心，此情此景，实是不宜直认了。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姑娘只能算说对了一半。”

巫蓉道：“还有一半为什么？”

萧翎道：“姑娘弃邪归正，这勇气是何等的令人钦敬，在下自当尽我之能，助姑娘脱出危险。”

巫蓉惨然一笑，道：“人家称你萧大侠，果然不错，这些理由，是何等的博大，怎能不叫人心服口服呢？”

语音一顿，道：“咱们快些走吧！”

突然放步向前奔去。

萧翎急道：“你不能走前面，快停下来。”

巫蓉头也不回地加快速度，向前奔去。

萧翎心中大急，一提气，向前追去。

他轻功卓绝，岂是巫蓉及得，不过一会，已然追在巫蓉身后。

只要再有一丈左右距离，萧翎就可越过巫蓉。

就在这瞬息之间，突闻一声厉喝道：“小丫头再走快些。”

喝声中，四点寒芒，疾如流矢一般，直射而来，分取萧翎前胸、小腹。

萧翎双掌齐出，波波两声，击落了射来的暗器。他手上戴有蛟皮手套，不畏锋刃所伤，发掌拍落暗器。

但这一耽误间，巫蓉已奔出了一丈开外，只见人影闪动，四个大汉，疾闪而出，放过巫蓉，拦住了萧翎的去路。但闻一个苍劲的声音，说道：“小姑娘，快躲到右面大岩后去。”

原来，那右面山壁之处，有一块突出的大岩，这一半埋伏之人，却藏在那大岩之后。巫蓉大声说道：“你们要当心啊！他武功高强得很……”说话

时，人也停了下来，躲在那现身四个大汉之后，喘着气接道：“我受了伤，跑不动啦！”

萧翎挥掌击落暗器之后，本想施展燕子三抄水的轻功，追上巫蓉，解救于她，但见她躲在那大汉之后，分明是又改了主意，想重投沈木风的手下，立时停下来脚步，心中暗道：这丫头自幼在巫婆婆教育之下，人性已变，不知晓什么正邪之分，见利忘义，遇险变节，才是她的本性，我寄望她弃邪归正，自然是期望过高了。

他生具侠义天性，眼看巫蓉重新投敌，心中并不气怒，反而觉着少了一个累赘，暗中吸了一口气，说道：“你这一阵准备如何和我萧翎动手？”

只听一个苍劲的声音道：“这一阵和你比拼真实武功。”

随着那回答之言，巨岩之后，缓步走出一个花白发髯垂胸，宽脸大额的老人。

萧翎目光转动，只觉此人面孔陌生，从未见过，当下拱手，道：“阁下何许人？”

那老人不答萧翎的问话，两道目光盯注在萧翎的脸上，打量了一阵，道：“你能连闯五阵，足见很高明，倒叫老夫生出怜惜之心。”

萧翎心中暗道：“听他口气，似是并非那沈木风的属下。”

仔细看去，只见那四个拦路大汉的衣服，都很特殊，不管什么颜色的衣服，前胸上都绣着一个黄色的虎头。

这分明是一种标识，只是萧翎却无法认出这标识代表着什么。

他极力想从记忆中找出那虎头来历，但搜尽枯肠，却记不起庄山贝跟他说过这种标识。

只听那老人冷冷说道：“萧翎，你在想什么？”

萧翎缓缓说道：“我在想你们胸前绣的虎头，代表着什么。”

那长髯老人冷冷说道：“量你小小年纪，也不会认出这标识代表着什么。”

萧翎道：“就算在下认不出来，但在下可以断言，阁下等决非百花山庄中人，只是沈木风邀来的助拳之人！”

长髯老者哈哈一笑，接道：“你虽没有见识，但却很聪明，沈木风邀请老夫等师徒助拳，虽许以丰厚的报酬，但那并非是老夫答应的主要原因了。”

萧翎道：“沈木风自视极高，天下武林大都向他臣服，阁下能受邀而来，足见阁下是一位大有名望的人物，武林中，能够受到沈木风如此尊敬之人，实是不多。”

长髯老人哈哈一笑，道：“老夫说你聪明，果然不错……”

语声一顿，声音突转冷漠，道：“老夫师徒们摆下一座飞虎阵，数十年来能从飞虎阵中逃生之人，实也不多，老夫对你一见有缘，只要你能答应老夫两件事，老夫可以推却那沈木风优厚的报酬，放你过关了。”

萧翎心中暗道：如能不费气力，过此一道埋伏对我是帮助太大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不知阁下要萧某答应何事？还望能够先行说出，让在下考虑一下。”

长髯老人冷冷说道：“你还考虑吗？”

萧翎道：“不错，如是阁下提的条件太过苛刻，在下未必答应。”

长髯老人怒道：“好狂的小娃儿，你还要考虑老夫所提的条件？”

语声一顿，接道：“不过，老夫很欣赏你这份胆气，破例优容，先告诉你吧！老夫这飞虎大阵，花了我毕生精力，才研究而成，共计十人，才能使

飞虎大阵的威力，步上巅峰，但老夫只收了九个徒弟，使全阵缺了一环，遇到强敌还要老夫亲自出马，主持阵势，老夫以此为憾，但良材难求，老夫也是无可奈何，你如肯投我门下，补足飞虎阵的缺憾，老夫就放你过关。”

萧翎淡淡一笑，道：“还有第二个条件呢？”

长髯老人道：“听说你要去救一个女娃儿，是吗？”

萧翎道：“不错，阁下怎生知晓？”

长髯老人道：“沈木风告诉老夫，不过老夫门下，严禁女色，你如答允拜我门下，老夫就助你救了那女孩子，然后，要她离开，此后永不能和你相见……”

说罢，仰天打个哈哈，接着又道：“怎么样？老夫这条件很简单吧？”

萧翎道：“条件虽然简单，但在下却不能答应。”

那长髯老人似是不相信自己耳朵，道：“什么？你不答应？”

萧翎道：“是的，阁下这俩条件，在下是一件也不能答允。”

长髯老人怒道：“你是活的不耐烦了。”

举手一招，另外有五个大汉，由那巨岩后奔了出来。萧翎右手取出短剑，平胸而举，缓缓说道：“阁下不用慌，在下待阁下飞虎大阵摆成之后，再行动手。”

那些大汉动作熟练，奔出巨岩，立时各就方位，片刻间，阵势已成。

萧翎短剑一挥，道：“诸位小心，萧某闯阵了。”

举步向前行去。

他神情间虽然轻松，但心中却未小觑强敌，暗中提气，准备一出手就抢先机。

九个布阵大汉，各执着一柄巨斧，只有老人赤手空拳，居于阵中。

萧翎心中暗作盘算道：“我如先行伤他们两人，使全阵变化受阻，或可一举通过，至少，可使这飞虎阵的攻势威力，减少一些。”

当先两个大汉，似是虎头，走近五尺左右，一齐举起手中巨斧。萧翎暗道：“好啊！他们竟不肯让我先机。”

左手一屈，准备施展弹指神功，先伤他们一人。只听两声闷哼，传了过来，两个当先举斧的大汉，突然抛去了手中兵刃，捧着小腹蹲了下去。

那长髯老人怒道：“两个饭桶，怎么阵势尚未发动，就受了伤呢？”

只听那两个大汉齐声应道：“师父，弟子腹疼如绞。”

长髯老人道：“为什么忽然腹疼起来？”

这时，巫蓉已悄然退到一侧，闻言接口说道：“因为他们中了奇毒。”

长髯老人道：“你怎么知道？”

巫蓉咯咯一笑，道：“我下的毒，怎么会不知道呢？”

长髯老人道：“臭丫头，老夫先毙死你。”

扬手劈了出去。

巫蓉纵身闪开，笑道：“你的武功最高，我下毒也最重。”

长髯老人劈出了一掌之后，突然一皱眉头，第二掌竟是无功发出。

原来，他劈出一掌之后，只觉小腹内一阵剧疼，有如利刀绞腹，其疼无比。

紧接着，余下七人，个个弃去手中巨斧，捧着肚子蹲了下去。

萧翎眼看几人腹疼之状，和那日店中所见一般无二，心中确知巫蓉下毒，心中暗道：我还道她当真背我而去，原来她在使用诈术，借机下毒。

飞虎大阵，十个人，九个捧腹蹲在地上，只有那长髯老人，仍然肃立不动，但却也在极力忍受着痛苦，顶门上汗水滚滚而下。

巫蓉微微一笑，道：“萧兄，要不要杀死他们，此刻，他们都已无反抗之能。”

萧翎双目凝注在巫蓉的脸上，良久未发一言。

巫蓉突然感觉到一阵羞赧，泛上双颊，缓缓说道：“你瞧着我干什么？”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你几时下毒，我怎么没有瞧到。”

巫蓉道：“要是被你一眼就瞧出来，我如何还能伤得别人。”

萧翎道：“看起来，你已尽得令祖之能了。”

巫蓉摇摇头，道：“差得很远，算起来，我得祖母之能不过十之二三。”

只见那长髯老人冷哼一声，也缓缓蹲了下去。

这时，另外的九个人，功力不如那长髯老者，早已忍受不住腹内疼痛，失声而叫。

萧翎低声说道：“蓉姑娘，这些人会死吗？”

巫蓉摇摇头，道：“不会，但他们永不停息地疼下去，到无法忍耐时，大都要自绝而死。”

萧翎道：“这毒物很残忍。”

巫蓉淡淡一笑，道：“岭南二魔杀死了我的奶奶之后，使我体会出江湖上的险恶、可怖，我武功不能自保，只好在下毒方面用功夫了，所以，我用毒之技，比过去进步很大……”

望了那蹲在地上的十人一眼，缓缓接道：“这些人和你无怨无仇，素不相识，为什么要来杀你？他们如是那沈木风的部属，还情有可原，但他们都不是，和咱们作对的原因，不是为名，就是为利，咱们不杀他们，就要为他们所杀了。”

突然伏身捡起一柄巨斧，挥手抡动，一斧一个，片刻间，十个人尽为她劈死斧下。

萧翎目睹那十具尸体，不是身首异处，就是脑袋被生生劈开，死状至惨，不禁暗暗叹息了一声，忖道：这丫头心中，似是充满了激怒、悲愤，日后要疏导于她才成。

巫蓉连劈了十人之后，投去手中巨斧，笑道：“萧兄，咱们走吧。”

萧翎道：“咱们把十具尸体掩埋起来，再走好吗？”

巫蓉摇摇头，道：“不用了，这两面峰腰中，都有沈木风埋伏的人手，咱们去后，他们自会前来收尸。”

萧翎点点头，道：“咱们走吧！”

抢在巫蓉身前，接道：“蓉姑娘，沈木风未把你背叛百花山庄一事，传告各路埋伏，你才这般轻易得手，但可一不可再，他们吃过这次苦头，不会再讳疾忌医，定然把你叛离百花山庄一事，通知了最后两阵中人。”

巫蓉道：“你说了半天，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萧翎道：“我的意思是说，下一阵，你不要出手，站在我身后，替我掠阵。”

巫蓉道：“如是我有机会帮助你，难道也站着不动，是吗？”

萧翎道：“那倒不是，在下之意是，姑娘不要再用诈术，如是有机会助我，在下仍是感激不尽。”

巫蓉轻轻叹息一声，道：“谢谢你这样的关心我，自从我奶奶死去之后，

你是第一个真正关心我的人。”

萧翎听得一怔，急急举步向前行去。

巫蓉紧随在萧翎身后而行。

这时，太阳已为高峰所阻，天色逐渐地暗了下来。

萧翎振起精神，又转过两个山弯，耳际间忽闻水声淙淙。

凝目望去，只见眼前峡谷中，一片碧水，拦住了去路。

两面岸壁间，流泉潺潺，在去路边聚成了一湾潭水，宽约五丈，纵然是世间第一流的轻功，也无能在一跃之下，飞登彼岸。

萧翎望着那一片碧水，不禁为之一呆，出神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原来他千算万算，确未想到，会有一片潭水拦路。

巫蓉也大感意外，不禁一皱眉，道：“萧兄，你会水上功夫吗？”

萧翎道：“不会。”

巫蓉道：“我也不会。”

萧翎道：“沈木风早已知晓我不会水中工夫，既有这片天然的障碍，他岂会弃之不用。”

巫蓉道：“萧兄之意，可是说那沈木风借这片潭水再派人阻拦我们，是吗？”

萧翎道：“不错，沈木风定然会利用这片天然的屏障，布下恶毒的埋伏。”

巫蓉突然举步向前，走近潭边，一面瞧着，一面伸手比划。萧翎缓步行向前去，低声说道：“你比划什么？”

巫蓉道：“我在计算这潭面有多宽多大。”

萧翎道：“姑娘计算这片潭干什么？”

巫蓉道：“唉！我无法计算出它究竟有多深，如若能够算出它有多深，就可以下毒了。”

萧翎道：“下毒……”

巫蓉微微一笑，道：“不错，我要在这潭水之中下毒，如若那沈木风在潭水之中埋伏有人，必然被我施放的毒药毒毙了！”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不成啊！”

巫蓉道：“为什么？”

萧翎道：“这片潭水，积泉而成，已不知多少年代了，潭水之中，必然有很多鱼虾，如是姑娘在潭水中下毒，那些鱼虾不是首先遭殃吗？”

巫蓉微微一笑，道：“你很仁慈，不过，此刻咱们要保性命，哪里还能顾及到那些鱼虾呢？”

萧翎道：“那沈木风在这里设有埋伏，决然不错，但他们也不会住在潭水中。”

巫蓉正待接言，突见彼岸人影一闪，一个用树身连结的木筏，缓缓行了过来。

原来，那木筏靠在潭边一角，上面复以青草，是以很难看得出来。

两条人影，跃上木筏，缓缓划动，直向萧翎停身之处行来。

萧翎看到那木筏之后，心中一动，暗道：以我此时成就，一跃三丈，尚非难事，只要那木筏行入潭心，我即可一跃而上，借木筏之力，跃登彼岸，只要能脚踏实地，那就不用怕他们了……

突然想到了巫蓉，不禁为之一呆，想好的计划，顿然受阻。

原来，巫蓉的轻功，决难借木筏之力，跃登彼岸，这迅雷不及掩耳之策，

实已无法再用了。

他天生的侠肝义胆，心想既然答应了带着巫蓉，决不能中途弃之不顾。

目下情势，只有待那木筏驶近，再行见机行事了。

忖思之间，木筏已然行近岸边。

萧翎凝目望去，只见那木筏上两个人，其中之一，竟然是逍遥子。

不过，逍遥子此刻已然脱下道袍，换着了一身疾服劲装。

另外一人，年纪很轻，身着青衫，颀下无须，僵直地站在木筏上，有如一副木雕泥塑的人像。

萧翎心中暗道：这人的样子很奇怪，不知是何许人物，但是既然为沈木风作埋伏人手，自非是平常人物。

心中念转，口中却冷冷说道：“我道是谁，原来是逍遥子道长。”

逍遥子微微一笑，道：“萧大侠果然厉害，一眼就瞧出贫道。”

萧翎道：“别说道长换着衣服，就是你火烧成灰，在下也能认出。”

逍遥子笑道：“山行艰难，着袍不易行动。”

萧翎冷笑道：“想不到道长和四海君主，竟然归服了沈木风。”

逍遥子道：“我们是有条件的合作！”

萧翎冷冷说道：“不营是归服了沈木风也好，或你们是有条件的合作也好，对于在下来说，并非不同……”

语音一顿道：“道长在这里设的何等埋伏，萧某如何过关，还请说明，在下恭候吩咐！”

逍遥子不理萧翎问话，目光却转到巫蓉的脸上，缓缓说道：“对令祖之死，贫道无限抱憾。”

巫蓉道：“你是猫哭耗子假慈悲呢？还是真的有抱疚之心？”

逍遥子道：“自然是真的抱疚了。”

巫蓉道：“我奶奶已经死了，你抱疚又有何用，如是你良心不安，那就帮我一次忙吧！”

逍遥子道：“要贫道如何帮助姑娘呢？”

巫蓉道：“很简单，只要你帮我们渡过这片潭水，就行了。”

逍遥子道：“孩子，你可知晓那水潭彼岸，摆好了一座五龙大阵，在等候你们吗？”

巫蓉道：“什么五龙大阵？”

逍遥子道：“那是沈木风赖以对付武林高手的奇阵，费了他无数心血。”

萧翎道：“在下见识过了，那也不足为奇，只是几个穿着奇服异装，刀枪不入的怪人罢了。”

逍遥子叹了一口气，放低了声音，道：“萧大侠，你虽然英勇绝世，但你今日只有一个人啊！”

萧翎道：“在下不解道长言中之意。”

逍遥子道：“好！贫道再说明白一些，此时此地，萧大侠是最需要别人的帮助了。”

萧翎流目四顾一眼，道：“道长如有弃暗投明之心，在下愿为天下英雄解说。”

逍遥子道：“萧大侠想得大简单了！”

萧翎道：“道长心意难解，还请明说了吧！”

逍遥子点点头，答道：“萧大侠进入禁宫得了何物？”

萧翎道：“一把斩铁如泥的短剑，也正因在下有此短剑，才不畏那沈木风的五龙大阵。”

逍遥子道：“还有呢？”

萧翎道：“萧王张放的武功秘录……”

逍遥子接道：“不错，据在下所听得消息，那宇文寒涛已然把张放的武功秘录交给了你萧大侠，是吗？”

萧翎道：“不错，怎么样？”

逍遥子控制着胸中的喜悦，淡淡笑道：“如若萧大侠愿以张放秘录相赠，贫道愿全力相助萧大侠救出那百里姑娘。”

萧翎心中暗道，这人贪心得很，倒也不必以君子手法对付他，但闻逍遥子接道：“萧大侠请仔细想想，那百里姑娘的性命重要呢，还是你那本张放武功秘录重要？取舍之间，任凭萧大侠，贫道决不勉强。”

萧翎心中忖道：张放武功秘录，我已转奉岳姊姊，少林的弹指神功和华山剑法，我交给了邓一雷和展叶青，此时此情之下，就算他们取了萧翎之命，也是无法取去武功秘录，我何不以此作饵诱他说出一些内情？也好作我对敌的参考。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道长的耳目果然是灵敏得很。”

逍遥子道：“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萧大侠意下如何？必得快作决定才成。”

萧翎长长吁一口气，强自按下心中的焦急，缓缓说道：“在下身处险境，还可沉得住气，道长又急什么呢？”

逍遥子大感意外，双目凝注萧翎脸上瞧了一阵，道：“阁下不顾自己的安危，难道也不管那百里姑娘的生死了么？”

萧翎道：“沈木风设下埋伏，用那百里姑娘诱迫在下来此，在下未见那百里姑娘之前，我想他不会加害那百里姑娘。”

逍遥子道：“贫道只知萧大侠的武功高强，却不料你这养气的功夫，竟然也已达到了这等高深的境界。”

萧翎道：“一本萧王武功秘录，如若真正能以救得百里姑娘和在下……”

目光一顾巫蓉道：“还得加上这位巫蓉姑娘，一共三条命，在下自是不会吝惜区区一本秘录。”

逍遥子望望天色，道：“看来咱们这笔生意谈成的希望很大。”

萧翎道：“那要看你逍遥道长有多大本领了。”

逍遥子道：“此话怎讲？”

萧翎道：“阁下自觉武功比那沈木风如何？”

逍遥子淡淡一笑，道：“贫道自知单打独斗，要输上沈木风一筹。”

萧翎道：“用略施计谋呢？”

逍遥子沉吟了一阵，笑道：“贫道和沈木风相较，当在伯仲之间。”

萧翎道：“若照在下的看法，道长的机心、恶毒，都难及得那沈木风，就算你们在伯仲之间，此刻，两岸峭壁，都布满了沈木风的耳目，道长的谋叛行动已经暴露，那沈木风会立刻得到消息，那时道长自顾尚且不暇，又如何能照顾到我等三人呢？”

逍遥子淡淡一笑，道：“萧大侠不只武功越来越强，而这动用心机上，似乎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萧翎道：“这要拜谢诸位之功了，和你们几位擅用心机的高手相处，在

下是不进步也得进步了。”

语声一顿，接道：“逍遥道长准备如何相救我等，还望先行相告，如是确然可行，在下自会奉上张放的武功秘录。”

逍遥子道：“看来萧大侠对沈木风也有着很大的顾忌。”

萧翎道：“在绿林道上，如讲枭雄人物，不得不推那沈木风坐上首位，道长自夸用谋之能，和他在伯仲之间，实是叫在下难以相信。”

逍遥子道：“萧大侠忘记了一件事。”

萧翎道：“什么事？”

逍遥子道：“沈木风无心，贫道却是有意，这一去一来的差别，其间自然是很大了……”

随即伸出右手，接道：“拿过来吧！贫道立时将告诉你们离此之法……”

萧翎道：“拿来什么？”

逍遥子道：“张放武功秘录。”

萧翎摇摇头道：“在下还未见百里姑娘之面，就是见了面，也不能立时交付于你。”

逍遥子道：“为什么？”

萧翎道：“咱们讲的是救我们三人之命，待我脱出危险之后，再给你张放的武功秘录不迟。”

#### 第四十四回 玉殒香消

逍遥子道：“萧大侠这般不信任贫道，要贫道如何能够信任过你呢？”

萧翎道：“咱们谁也不用信任谁，一切都要按部就班做去，现在，在下想先渡过此潭。”

逍遥子略一沉吟，道：“好！你们两位上来吧！”萧翎低声说道：“巫姑娘，咱们跃上木筏，一切由在下对付，姑娘不用开口，也不用多管闲事。”

巫蓉点点头，嫣然一笑，跃上木筏。

萧翎紧随着登上木筏。

逍遥子低声说道：“萧翎，张放武功秘录，可带在身上吗？”

萧翎道：“咱们还未谈好，恕在下不便奉告。”

逍遥子举手一探，木筏已向前面行去，轻轻咳了一声，道：“咱们在登上对岸之前，必须谈好，如是不能谈妥，对岸就是五龙大阵，萧大侠登上岸不过五丈，就要陷入了五龙大阵之中。”

萧翎道：“道长可以说出救我等三人之法了。”

逍遥子突然重重咳了一声，木筏停在潭心，道：“救两位的办法吗，就在这潭水之中。”

萧翎抬头看去，木筏距对岸还有三丈多些，四丈不到，自己或可冒险一试，但巫蓉是万万无能跃登对岸，此时此情之下，自然是不能弃她不管了……

心中念头转动，口里说道：“道长可是知在下不会水中工夫，准备在木筏上施展手脚？”

逍遥子摇摇头，低声说道：“非也，萧大侠尽你目力，四面看看，你能看得多远？”

这时，夜幕已垂，两面峭壁夹峙，谷中更见黑暗。萧翎流目四顾了一眼道：“可看五丈左右。”

逍遥子道：“这就是了，以你萧大侠的目光，只不过能看得四五丈远，沈木风埋伏山峰监视贫道之人，武功自是难比你萧翎，他们此时已然无法看到咱们了。”

萧翎道：“这和道长相救我们之法，有何关连，在下想不明白。”

逍遥子道：“很简单，贫道要李代桃僵之法，安排一个假的萧翎，去闯五龙大阵……”

萧翎接道：“就算有人假冒在下，去闯五龙大阵，在下等又如何逃出此谷呢？又如何去救那百里姑娘？”

逍遥子低声说道：“一把火烧去五龙……”

萧翎道：“也烧死那假的萧翎。”

逍遥子道：“这和你无关，不劳费心。”

萧翎道：“百里姑娘呢？”

逍遥子道：“贫道已查看过地势形态，一施展火攻，不但烧死五龙，而且也将烧乱沈木风的阵角，我已早布内应，火起之后，自有人带那百里冰姑娘和咱们会合。”

萧翎道：“那人是谁？”

逍遥子道：“这个嘛，在下已有安排，此事和阁下无关。”

萧翎道：“自然有关了，在下要知晓那人是何许人物，看他是否有能力救出那百里姑娘。”

逍遥子道：“就算贫道告诉你，你也不知晓他是谁。”

萧翎早已暗中打量过四面的景物，心中却想着对敌之法，觉出只有出手生擒逍遥子，才能平安的渡过这片水面，但此人武功高强，如是想出手一击就生擒于他，实非易事，必得在他全然无备之下出手，才能有望。

这一击关系着成败生死，是以萧翎丝毫不敢大意，口中笑道：“道长安排那假冒在下之人，又在何处呢？”

逍遥子右脚在木筏上连点三响，水花一冒，一个身着油绸子水衣裤的人，突然由水中翻上木排。

敢情那大汉就躲在水中木筏之下。

萧翎心中暗道：糟糕，原来有两个敌人，现在又多上一个了。

逍遥子轻轻咳了一声，道：“你脱下水衣水裤。”

那大汉应了一声，脱下水衣水裤。

逍遥子道：“萧大侠天生英俊之貌，遍天下只怕很难找出一个像你之人，因此，贫道只好找一个身材类似的人，好在那五龙神智不清，身披重甲鳞衣，量他们也无法瞧出萧大侠。”

萧翎仔细打量那人一眼，果然身材和自己相差无几，心中暗道：看来，这逍遥子是早有准备了。当下说道：“在下还有一点不解之处，请教道长。”

逍遥子道：“什么事？”

萧翎道：“如是道长取得萧王张放秘录，如问逃过沈木风的追击？”

逍遥子道：“这是贫道的事，用不着和萧大侠研商吧！”

萧翎道：“好！就依道长之意，带我们渡过吧！”

逍遥子微微一笑，道：“并非贫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只因咱们在敌对相处之境，贫道不得不小心一些。”

萧翎道：“道长可是要在下先把那萧王张放的武功秘录，交付道长，是吗？”

逍遥子道：“那样太不公平，贫道只要萧大侠取出那张放秘录瞧瞧，然后仍由你萧大侠保管，届时，咱们一手交人，一手交那秘录，彼此谁也不要取巧，不知萧大侠意下如何？”

萧翎道：“此时此地，时机不宜！”

逍遥子道：“这话怎么说？”

萧翎道：“过了这片潭水，再看不迟。”

逍遥子道：“因为萧大侠不会水中工夫，不愿在水中和贫道闹翻，是吗？”

萧翎心中暗道：我轻易不用诈术、谎言，今为形势所迫，使用一次，就要被人当场拆穿。

心中念转，口中却冷冷说道：“道长认为这区区一片潭水，就能使我萧翎屈服，听凭摆布？”

逍遥子道：“瞧瞧萧大侠怀中秘籍，不算过苛之求吧！萧大侠来此之前，可能把秘籍交付他人，如是果有此事，贫道甘冒奇险、相助阁下，岂不是白费了一番心机吗？”

萧翎暗道：糟糕！非被他逼得露出马脚不可。

只听巫蓉冷冷说道：“不用看了。”

逍遥子微微一怔，道：“为什么？”

巫蓉道：“因为你们已经中了毒，就算把萧王张放的武功秘录给你，你也没有机会学了。”

逍遥子怔了一怔，道：“有这等事？”

巫蓉道：“你不信，是吗？”

逍遥子道：“贫道和令祖母有过交往，对她用毒之能，十分敬佩，因此，对你也十分留心，自从登舟之后，贫道一直注意着你的举动，你双手未动过，如何下毒？”

巫蓉随口答道：“自我记事，就没有见过你和我奶奶有来往过……”

逍遥子道：“贫道说这话，二十多年了，那时，你大概还未出世。”

巫蓉答道：“这就是了，我奶奶退隐之后，已经研究出一种新的下毒之法！”

逍遥子道：“这个我还未曾听闻过，不知是什么下毒之法？”

巫蓉答道：“隔物传毒，刀上、剑上，都可传毒！”逍遥子笑道：“如若贫道的记忆不错，咱们似乎是未动过手。”

巫蓉道：“但你站在木筏上，我借着木筏传过奇毒。”

逍遥子呆了一呆，道：“当真吗？”

巫蓉道：“不信你就运气试试！”

逍遥子心中暗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当下运气相试。

巫蓉就在他运气分神之时，轻轻挥手一弹。

她早已顶谋，等待机会，悄然移位，只待顺风吹来，才接口说话。

逍遥子运气一试，并无中毒之征，不禁冷笑一声，道：“小丫头，竟敢向贫道用诈。”

巫蓉道：“我说的千真万确，不信你再试试。”

一般人运气之后，大都要深深吸一口气，逍遥子亦不例外，当下长长吸一口气。

只觉一股异味，扑入鼻中。

原来，巫蓉并无隔物传毒之能，只是施诈骗他运气相试，然后，才借风势放毒。

逍遥子一生精明，却未料到巫蓉人小鬼大，骗他上当。固然，逍遥子因震于巫婆婆用毒之能，才信了巫蓉隔物传毒的谎言。

但他究竟是一代雄才、高手，觉得有异，立时警觉，左手一挥，疾向巫蓉劈去。

萧翎身子一侧，右手扬起，接下逍遥子一掌。

双方掌力接实，响起了一声大震。

巫蓉急急叫道：“萧兄，别让他抢到上风。”

她这奉告萧翎之言，也无疑告诉了逍遥子，顺风放毒。

逍遥子一面闭住呼吸，一面侧身抢攻，希望能抢到上风。

原来，他自知已经中毒，虽然及时警觉，中毒不深，但巫婆婆调合之毒，都是奇烈无比，只有在毒性未发之前，把萧翎逼向下风让他也中巫蓉施放之毒。

但因萧翎连番奇遇，武功进境奇速，逍遥子虽然抢了先机，但连攻数招，均为萧翎逼退。

双方动手相搏数招，也就不过是眨眼间工夫，那僵直的青衫人和黑衣人，已同时出手，攻向萧翎两侧。

萧翎右手屈指弹出，一缕暗劲，破空而出。

这正是少林寺弹指神功。

那弹指神功厉害处，在功力到了火候之后，弹出的暗劲，无声无息，使人在不知不觉之间，身遭击中。

萧翎因觉那弹指神功，似是比那修罗指力更高一层，这些时日之中，对这门工夫，日夜苦修，进境甚速。

那黑衣大汉人还未欺近萧翎身侧，突觉右胸一麻，被萧翎弹指神功，击中穴道，站立不稳，一交跌下潭去。

砰的一声，水花四溅。

逍遥子微微一怔，几乎吃萧翎掌势击中，心中暗道：这小子的武功，似是又长进了不少，看来，只有在水中擒他一途了。

心中念转，纵身一跃，飞落水中，同时大声叫那青衣人道：“快下来。”

萧翎目睹逍遥子跃入水中，已了然他用心，要掀翻木筏，准备在水中生擒自己和巫蓉，哪里还容那青衫人跃入水中，当下左手一抬，硬接那青衣人一掌，右手却斜里伸出，扣拿那青衣人的脉穴。

但闻波的一声，双掌接实，萧翎竟然被震得向后退了一步。

这青衣人奇高的功力，大出了萧翎意料之外，心中暗道：此人掌力之强，实不在那逍遥子的掌力之下。

那青衣人，掌力虽然强猛，但举动却是有欠灵活，萧翎疾快攻出的右手，竟然一把擒拿住了他的腕脉要穴。

这一次，又是大出了萧翎的意料之外。

原来，以那青衣人掌上雄浑的掌力而论，实下该避不过这一击。

这不过一眨眼间的时光，那青衣人听逍遥子呼叫之言，跳入潭中时，右手脉门，已为萧翎拿住。

那青衣人反应出奇的迟缓，只管遵从那逍遥子的命令，也不管右手是否已被人扣拿住了脉穴，夺身向水中跳去。

萧翎也想不到，拿住他脉穴之后，他竟然仍然向水中冲去。

不禁心中一震，暗道：“这人不知练的什么武功，似是他这手臂，四肢，都和他无关。”

萧翎怕弄翻木筏，不敢用力拖他，大跨一步，左手一挥，切了下去。

但闻咔嚓一声，那青衣人一条手臂，被萧翎一掌切断。

同时右手一松，那青衣人如愿以偿地跳入水中，口中却发出一声闷哼。

显然，萧翎一掌切断那青衣人的右臂，已使他感觉到痛苦。

萧翎冷笑一声，道：“我还道你不知疼痛呢！原来你也会感觉到骨折之疼……”

语声未落，突然一晃，脚下木筏，直向一侧翻去。

萧翎急急移动身子，施展千斤坠的身法，向下压去，稳住木筏，回头对巫蓉道：“蓉姑娘，在水中下毒。”

这句话说得声音甚高，似是有意让逍遥子等听到。

巫蓉目注萧翎，微一摇首，口中却大声叫道：“逍遥前辈，你们三人都已中毒，虽然你内功深厚，可抗拒一时，但也支持不过一盏热茶工夫，毒性就要发作，只要我们能稳住木筏，便可以跳到岸上，你们似是只有死亡一途了。”

只见水花一冒，逍遥子露出一个脑袋，道：“我把你翻入水中，生擒你们两人之后，不怕找不到解药。”

巫蓉道：“好，萧兄，咱们跃向岸上，让他们毒发而死。”

逍遥子看那木筏，距岸边不过三丈，他们一跃登岸，决非难事，放下脸说道：“贤侄女，可是准备和我谈谈条件吗？”

巫蓉道：“是啊！只是不知你是否肯答应？”

逍遥子道：“只要公平，咱们不妨谈谈。”

巫蓉道：“你们在水中，推动木筏，把我们送到对岸，我就奉赠三粒解药。”

逍遥子道：“我如何能相信你？”

巫蓉道：“此时此情，只怕你非要相信不可了。”

逍遥子道：“条件我倒是愿意答应，不过你要找个保人。”

巫蓉道：“哪里去找保人？”

逍遥子道：“你身旁站的正好是保人呀！”

巫蓉道：“萧大侠！”

逍遥子道：“那就要萧大侠作保吧！”

巫蓉回眸一笑，道：“萧兄，愿不愿保我，我们女孩子家，有很多话，可以说了不算。”

萧翎冷冷说道：“逍遥子，只要你不再施展诡计，把我等送登岸上，在下当可担保巫姑娘给你们三粒解药。”

逍遥子道：“萧大侠一言九鼎，不能和巫姑娘同日而语，我们送你门过去。”

言罢，隐入水中不见。

果然，足下木筏，缓缓向对岸行去。

萧翎暗中运气戒备，防那逍遥子暗中捣鬼。

只觉木筏行速甚快，片刻间，已到了对岸。

萧翎，巫蓉，不待那木筏靠好，纵身一跃，登上实地。

只见水花一冒，逍遥子跃登上岸，道：“萧大侠，你说过的话，莫是不算？”

萧翎道：“焉有不算之理……”

回目一顾巫蓉，道：“给他们解药。”

巫蓉拿出三粒药丸，一抖手，投了过去，道：“我奶奶如非受你蛊惑，此刻她还好好的活着，这笔帐我要记在你的身上了。”

逍遥子接过解药，不理睬巫蓉，却望着萧翎长长叹息一声，道：“萧大侠的武功，似是又长进了许多，贫道偷鸡不着蚀把米，并非是贫道计算有错，实是你萧大侠武功进境，大出了常情预料。”

萧翎冷冷说道：“道长可是仍想和萧某谈交易吗？”

逍遥子苦笑一下，道：“此时此刻，贫道无以凭仗，交易自然是谈不成了。”

回手对水潭一招，接道：“你们上来。”

但见水波翻花，那青衣人和黑衣大汉，一起行了过来。那青衣人软软垂着一条手臂，显是时间关节已脱。逍遥子分给两人各一粒解药，道：“吃下去。”

萧翎冷笑一声，道：“看来阁下还是不肯信那丹丸是解毒之药，要我萧某担保何用？”

逍遥子淡淡一笑，把手中药物吞了下去，道：“此等情势之下，两位也用不着再下毒了！”

萧翎望了那青衣人一眼，道：“在下想请教道长一事。”

逍遥子道：“不客气，萧大侠只管问，贫道知无不言。”

萧翎目光投注在那青衣人身上，道：“这位兄台练的什么武功？”

逍遥子道：“很少人练的僵尸功。”

萧翎道：“多承指教……”

语声一顿，接道：“我们就要过那五龙大阵，阁下可以走了。”

逍遥子道：“萧大侠多多保重，那五龙大阵，凶险无比。”

萧翎道：“在下知道了，不劳费心。”

逍遥子跃上木筏，那青衣人和黑衣大汉，也随着登上木筏，划向对面。

萧翎仰脸望着满天星斗，长长吁一口气，道：“蓉姑娘！”巫蓉道：“什么事？”

萧翎道：“百花山庄中最厉害的人物，就是这五龙大阵……”巫蓉接道：“五龙大阵，有多少人布成？”

萧翎道，“五龙大阵。自然是五个人了！”

巫蓉道，“五个人有什么好怕的？”

萧翎道：“那五龙大阵变化如何，我无法了然，不过，那沈木风对五龙却非常的重视。”

巫蓉接道：“你见过五龙没有？”

萧翎道：“五龙成阵，在下没有见过，不过，我却斗过五龙之一！”

巫蓉道：“是何模样，为何称人作龙？”

萧翎道：“他们穿着一种特制的奇服，全身鳞光闪闪，刀枪不入。”

巫蓉点点头，道：“原来如此。”

萧翎道：“据我推想，那五龙身受的控制，绝非如此而已，也许还有一种特殊的药物，使他们能有超异常人的豪勇……”语声一顿，接道：“因此，尽可放手对付五龙，你尽管施毒对付他们。”

巫蓉点头道：“我记下了。”

萧翎探手入怀，摸出短剑，映照着星光，望了一眼，道：“五龙可能因穿着特制的衣服，在转动时不够灵活……”巫蓉接道：“多谢萧兄关顾。”

萧翎道：“这番搏斗，必然是凶险异常，在下恐怕无能顾到姑娘，你要自行珍重了。”

大步向前行去。

巫蓉紧随在萧翎身后而进，心中暗道：他一向豪气于云，此番却不厌其烦地再三提示于我，小心应付，想来那五龙，定极凶恶。当下凝神提气，戒备而行。

两人行约十余丈，突见火光一闪，亮起了两支火把。

火光照耀下，只见一个身着黑衣的劲装大汉，站在峭壁下一块大岩石上，高声说道：“来人可是萧翎吗？”

萧翎道：“不错，阁下什么人？”

那大汉缓缓说道：“在下无名小卒，说出姓名，萧大侠也不知晓。”

突然跳下巨岩，隐失不见。

但见火光连闪，片刻之间，四面亮起了十几支火把，把一段峡谷，照得一片通明。

萧翎心中暗道：“我何苦一定要牛五龙，趁他们阵势还未发动之前，何不借机闯过。”

主意打定，低声说道：“蓉姑娘，咱们快闯过去。当先向前奔去。

火光下，只见银光流动，两个鳞光闪闪的怪物，疾跃而出，拦住了萧翎的去路。

萧翎陡然停下脚步，道：“蓉姑娘，退后一些。”

巫蓉凝目望去，只见那两个怪人，全身上下，都是闪光的鳞片，只露出一对凶光四射的眼睛。

两只手臂上的鳞片，色呈血红，五个指尖处蓝芒闪动，显是，除了红鳞之外，还装有尖利的淬毒钢指。

巫蓉心中暗道：这两个人扫扮的和怪物一般，如非先听说过，骤见此物，必然骇一大跳。

心中念转，双手齐齐向外一弹，两股白色的粉末，应手而出。

只见左首怪人右手一挥，波的一掌，迎着毒粉拍去。巫蓉弹出的毒粉，吃那怪人一掌，反击的倒飞过来。萧翎一吸气，疾退五尺，低声说道：“姑娘退远些，他们都在那坚硬的鳞甲保护之下，看样子是不畏奇毒了。”

只见右首怪人身子向前一探，疾快绝伦地扑向萧翎。萧翎一提气，身子飘飞而起，斜斜跃出八尺多远。左首怪人紧随着发动，疾快地扑向巫蓉。

巫蓉只见一团光影，挥舞两臂扑来，心中大是惊骇，急急向一侧闪去。

但那怪人来势太快，巫蓉让避不及，但闻唰的一声，巫蓉身着衣服，被那怪人指锋挂上，撕下了一片。

也不过是毫厘之差，就要抓中巫蓉的肌肤。

巫蓉一件长衫被那怪人撕裂一半，露出贴身之衣，露出了雪白肌肤。

那原本扑向萧翎的怪人，却突然一转头，反向巫蓉扑去。巫蓉惊魂未定，那怪人血红的鳞臂，挟着蓝芒闪闪的指尖，已到头顶。

萧翎大声喝道：“姑娘小心。”

右手一弹，用出弹指神功，一股暗劲，疾涌而到。势在意先，弹指击出，人才呼叫出声。

那怪人右臂被萧翎暗劲击中，掌势一偏，巫蓉柳腰一摇，奔向萧翎。

他穿着红鳞坚厚，萧翎弹指神功，并未能使他受伤。只见身随臂转，打了一个转身，突然跃飞而起，疾扑萧翎。这怪人虽然穿着坚厚的厚衣，但举动却很灵活，扑击之势，更是快捷绝伦。

萧翎的左手一抬，劈出一掌。

那怪人右手迎向萧翎掌势，硬接一掌。

萧翎亦想借机会，试验一下，这些人的内功如何，手上套有千年蛟皮手套，也不畏他们锋利的指锋所伤。

砰的一声，双掌接实，那怪人被震得退了一步。

这一次硬拼掌力之中，萧翎用出了七成功力，但自己亦觉得手指一麻。

萧翎拼过一掌，立时纵身而起，又向左侧横里跃出五尺。

原来，他已从一接掌势之中，觉出这人有很坚硬的鳞甲护身，如若和他们动手硬拼，外怕很难伤得他们，只宜智取才有胜望。

就在他心念转动间，左右两侧，又出现三个怪人，把萧翎和巫蓉围在中间。

巫蓉衣服被人扯破，露出部分肌肤，心中对那怪人已生极大的畏惧，眼看又有三个怪人出现，不禁大感害怕，急道：“萧兄，又有三个。”

萧翎回目一顾，只见那三个现身怪人，各占了一个方位，停步未动，当

下说道：“一共只有五个，不会再有了……”

声音突然放得很低，接道：“此时，保命要紧，姑娘将就着把破衣穿好吧！”

原来，巫蓉双手各抓住破衫一角，遮掩着露出的肌肤。

巫蓉点点头，用手把破衣结在身上，虽然仍有部分肌肤露在外面，也无法顾及了。

萧翎只觉她楚楚可怜，武功又不高，极需自己的爱护，但面对着五龙的合击威力，实有着力难胜任之感，不禁叹息一声，道：“在下实不该带姑娘同来。”

巫蓉精神一振，道：“不用为我担心，放手对付强敌，我自会珍重自己。”

言来，却有些口齿不清。日前她嚼舌求死，后为萧翎所救，

平时，说话尚可运用自如，但此刻，衣服被人扯去，心中又羞又怕，说话时，就有些运转不灵，语言不清。

萧翎知她已为适才那怪人一击吓坏，心中余悸犹存，当下柔声说道：“蓉姑娘，他们也是人，只不过，他们披上了坚硬鳞甲，看上去形状怪异，不似人样，适才姑娘破那飞虎大阵的豪气、胆识，须眉难及，勇不畏死，这五龙怪人，想也不会放在心上了。”

这几句话，果然发生了很大的效用，巫蓉嫣然一笑，道：“他们也是人啊！我为什么怕他们。”

精神一震，伸手摸出了两把毒针，握在手中。

萧翎看她情绪渐定，暗暗吐一口气。

这时五龙已布成合围之阵，缓缓向两人停身之处逼近。

萧翎目光转动，扫了五龙一眼，高声说道，“诸位只不过凭仗身上的坚硬鳞甲，不畏刀剑，但在下手中这柄短剑，乃是千古宝刃，斩金切玉，削铁如泥！诸位小心了。”

口中说话，暗中却留心着五人的反应。

果然，五人听得萧翎之言，停下逼进之势。

显然这些人都还神智清明，也知晓斩铁宝刃，正是自己的克星，心中有些畏怯。

萧翎哈哈一笑，道：“诸位可是有些怕了吗？”

陡然飞跃而起，扑向正东方位。

原来，萧翎自知难免一场苦战，如其让他们全阵发动，还不如自己先攻，如能伤得一两个人，也好使他们合击的威力减小。

那人眼看萧翎扑来，立时一跃而起，竟是直向萧翎迎撞过来。

同时，东南正北两个方位上的怪人也飞跃而起，扑了过来。

六只血红的手臂，分由不同的方向，抓向萧翎。

萧翎身悬半空，看敌人来势猛恶，心中亦不禁为之一震，急沉丹田真气，向前扑撞的身子，陡然向下落去，右臂伸出，短剑改向东南方位扑来的怪人削去。

合击之势，虽然严密，但萧翎应变之能，更是高明。双方动作均极快速，一错而过，寒芒过处鲜血喷洒。双方脚落实地，已经错开了一丈多远。

回头望去，只见一根带着钢锋鳞甲的手指，跌落在实地之上。

原来，萧翎中途易剑击敌，那怪人闪避不及，吃萧翎一剑，斩断了一根手指。

这当儿，突然响起了一声刺耳的尖叫声，传入耳际。转目望去，只见巫蓉被一个怪人抓住举起，指上钢甲，已然深陷入巫蓉肌肤之中，鲜血淋漓而下。

萧翎只觉心头火起，长啸一声，飞身而起，身剑合一，直向那怪人冲去。

他在急怒之下，不觉运起了全身功力，施展出驭剑术。这正是庄山贝传他剑道中最高境界，驭剑取敌，平日他练习无成，今日一急，竟然用了出来。

但见寒芒闪过，只见一个怪人，却疾跃而起，迎向萧翎。寒芒飞闪，响起了一声惨叫。

鲜血喷洒中，一物砰然坠地。

回目望去，只见那怪人，鳞甲破裂，前胸处鲜血仍然不停地涌出。

原来，萧翎施展驭剑术，一击之下，利剑破坚甲，刺中那怪人心脏要害，当场气绝而逝。

其他四个身披坚甲的大汉，眼看萧翎挥剑一击，如此威势，也不禁为之一怔。

巫蓉被一个怪人抓住，高高举起，那怪人掌上鳞甲和指上钢锋，大部深陷于巫蓉肌肤，痛彻心肺，失声呼叫，但她手中仍然牢牢握着毒针。

萧翎仗利剑搏杀一龙，其余四人为萧翎威势震慑，一时间呆在当地。

巫蓉暗中咬牙，乘敌不备，右臂用力一挣，挣脱了那怪人掌握。

但那怪人掌指上的鳞甲、钢锋，都已深入巫蓉肌肉，巫蓉运力一挣，右臂虽然已挣脱，但却皮开肉绽，可见臂上白骨。景象凄惨，触目惊心。

巫蓉自知已难再活，口中大声喝道：“萧郎！得君片刻温存，妾愿已足，有缘来生见。”

口中说话，右手一把毒针，全力向那怪人眼中刺去。这些怪人，全身都为坚硬的鳞甲掩护，只有双目上无物相护。

那怪人骤不及防，吃巫蓉毒针，刺入目中，惨叫一声，双手一扯，生生把巫蓉撕成两半，投掷于两丈之外。

巫蓉针上之毒，奇烈无比，一把毒针、刺入目中，那份痛苦，极难忍受，那怪人摔出巫蓉之后，一手蒙面，一手悬空挥舞，口中不住地大声呼叫。

声音如伤禽怒啸，刺耳异常。

这不过一瞬间的事情，萧翎想救巫蓉，已知不及。眼看她奇惨死状，又激起了萧翎杀机，怒喝一声，纵身而上，挥剑扫出。

那怪人毒计刺目，视线不清，再加毒性发作，其状如狂，神志早已迷乱。

萧翎挥剑击来，他哪里还知闪避。

寒芒过处，鳞甲纷纷落地，一条左臂，应手而落。就在那怪人断臂的同时，几声厉啸响起，另外三个怪人，同时跃起，扑向萧翎。

萧翎一剑得手，身子一侧，闪到那断臂怪人身后，飞起一脚，踢在那怪人后臀之上。

那断臂人身不由己地向前而扑，按在左目的右手，急挥而出。

此刻，他已神智迷乱，哪里还能分清敌我，击出右掌，正好撞向另一个同伴身上。

正东方位疾扑而来的怪人，闪避不及，被那断臂人一掌击中前胸。

断臂人连受重伤，垂死发掌，乃是毕生功力所聚。只听砰的一声大震，那正方位扑来的怪人，向前跃的身子，竟然被他一掌打得跌落实地之上。

但那断臂怪人一掌击出之后，全身潜力已尽，身子摇摇欲倒。

萧翎杀机已动，疾行一步，短剑一挥，插入那断臂人的后心。

右脚同时飞起，踢在那怪人的后胯。

只听一声闷哼，断臂人吃萧翎一剑，脚踢出七八步远，尸体摔倒地上。

五龙二死一伤，阵角已乱。

萧翎却豪气大生，准备宝刃，一举间，尽歼五龙。这当儿，突闻一阵凄厉的哨声传来，两个未伤怪人，突然回身而奔。

那摔倒在地上的怪人，也挣扎而起，回头奔去。两侧高燃的火把，出同时熄去。

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五龙也撤退得特别快速，萧翎怔了一怔，几人已走得踪影不见。

山谷中恢复一片黑暗。

萧翎仰脸望着天上的星辰，长长吁一口气，闭上双目，待视觉适应了暗夜之后，才睁开双目，缓缓行到巫蓉身前，黯然说

道：“姑娘为助在下，不幸而亡，区区救援不及，心中感慨万分，在下只有搏杀五龙，以慰姑娘芳魂。”

说声微微一顿，接道：“只是此刻在下无法在此多留，待在下杀过五龙，再设白烛素花，奠祭姑娘在天之灵。”

言罢，捡起山石，掩起了巫蓉的尸体，对那垒起的石冢，拜了一拜，转身向前。

这时，天若含悲，乌云密布，掩去了一天繁星。

幽静的山谷中一片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萧翎长长吸一口气，抖落一身哀伤，大步向前行去，心中暗暗盘算道：“过了五龙大阵，我已经过了七阵，那第八阵乃是最后一阵，埋伏的人手，必定最为凶猛，不知是何等人物。”

一面提气戒备，一面大步向前行去。

#### 第四十五回 救佳人入虎穴

这些时日中，萧翎内功大进，这山谷虽然黑暗，但近丈之内的景物，仍无法逃过萧翎的双目。

行行复行行，不觉间，已经走了三四里路。

只见前面景物忽然一变，到了一片浓密的丛林前面。萧翎停下脚步，心中暗暗忖道：这每道埋伏，相距仅有里许左右，这道埋伏，相隔怎的如此深长，难道他们的埋伏，设入了这密林之中不成。

忖思之间，突然火光一闪，数十丈外，亮起了一盏灯笼。火光照耀下，看的十分清楚，只见那灯笼上写着“百花山庄”四个大字。

萧翎轻轻咳了一声，道：“什么人？”

那执灯人身躯十分高大，扬了扬手中的灯笼，道：“三弟武功精进，竟然能连闯七关，好生叫人佩服。”

声音沙哑，正是那沈木风。

萧翎冷冷说道：“原来是沈木风，咱们早已割袍断义，划地绝交，萧翎不敢高攀……”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在下想这最后一道埋伏，定是十分凶险，但却想不到竟然是沈大庄主亲自出阵。”

沈木风哈哈一笑道：“看来，萧兄弟是很希望和力兄一决生死。”

萧翎道：“咱们早晚似乎都难免去这一场决战，是吗？”

沈木风道：“那要看你是否有和我动手的运气了！”

萧翎怒道：“这话怎么说？”

沈木风道：“这小谷中有八道埋伏，你只过了七道。”

萧翎道：“这最后一道，是你沈大庄主亲自守护了。”

沈木风道：“萧兄弟稍安勿躁，只要你能闯过这第八道埋伏，在下总有和你决战之日，但如你死亡于此，那就心愿难偿了。”

萧翎道：“好吧！你这第八阵现在何处，要在下如何去闯过，沈大庄主可以叫他们发动了。”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萧兄弟觉得眼下的形势有些奇怪吗？”

萧翎道：“沈大庄主以后请直呼萧翎之名，不要兄弟兄弟的，叫得在下肉麻。”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好！在下改称你萧大侠。”

萧翎心知已激怒于他，目光四处转动，打量了眼前的景物一眼，道：“在下实在瞧不出有什么奇怪之处……”沈木风道：“这山谷中遍生怪石，此地却长满了矮松奇树。”

萧翎道：“在下瞧不出这矮松奇树有什么奇怪之处……”语声一顿，接道：“是了，沈大庄主可是在这密林中埋伏下暗器名手？”

沈木风道：“萧大侠尽可放心，在下还不致出此下策。”

萧翎道：“沈大庄主那八大血影化身，和五龙大阵，在下都已经领教过了，那也未能把我萧翎制服了。”

沈木风道：“还有这一阵未过、萧大侠不用夸口……”语声一顿，接道：“萧大侠瞧到那密林之间，有一道羊肠小径吗？”

萧翎转目一顾，果然有一道羊肠小径，当下说道：“不错！”沈木风道：“萧大侠请照着那小径直入，而且放心大胆地走，两边决无一兵一卒的埋伏，

深入百丈之后，可见一座石屋，在那石室内，关着你萧大侠的心上人，百里姑娘。”

萧翎轻轻咳了一声，道：“所有的机关埋伏，都集中在那石室之中吗？”

沈木风摇摇头，道：“没有，阁下只管放心行去就是。”

萧翎道：“太简单了，实在叫人难信。”

沈木风道：“信与不信，那是萧大侠的事，在下说的句句实萧翎道：“以后呢？”

沈木风道：“那石屋里的百里姑娘，手脚都为牛筋捆绑，还有在下用独门手法，点了她两处穴道，但也难不注你萧大侠了。”

萧翎怒道：“你们伤害了她？”

沈木风仰天打个哈哈，道：“那位百里姑娘，生的确然不错，但看在你萧大侠的份上，在下未动过她，而且也严令属下，不准动她。”

萧翎道：“希望你言由衷发。”

沈木风道：“看在昔年我们兄弟一场的情分之上，在下奉告你几句话。”

萧翎道：“沈大庄主请说！”

沈木风道：“越是看来无险之地，那才是最凶险的布置，还望你多多珍重。”

言罢，挥动手中灯笼，一晃而熄。

萧翎知他已离去，多问亦是无益，右手握剑护胸，沿着小径向内行去。

虽然沈木风已说明这密林之中没有埋伏，但萧翎仍是丝毫不敢大意，提聚了十成功力，运气遍布全身，缓步而进。深入二十余丈，果然是全无半点动静，不觉间加快了脚步，向前行去。

一切都如那沈木风所言，沿途未见埋伏。

百丈之后，果见一座石室。

石屋前吊着一盏红色的纱灯，光焰血红，耀人眼睛。

萧翎急步跑到石屋前面，高喊道：“冰儿，冰儿。”

石屋内，传出来百里冰的声音，道：“是大哥吗？”

萧翎道：“是我，冰儿，你无恙吗？”

砰的一声，击开了木门。

凝目望去，只见百里冰端坐在一张木椅之上，双手双足，都被牛筋捆着。

萧翎左手一伸，取过挂在门上的红灯，大步行入室中，右手短剑一挥，斩断了百里冰手足之上的牛筋。

百里冰活动了一下双臂，长长吁一口气。

萧翎低声说道，“冰儿，他们伤害了你吗？”

百里冰点点头道：“是啊……”

萧翎心情激动，急急说道：“他们如何伤害你的？”

百里冰道：“点了我腿上的穴道。”

萧翎长长吁一口气，道：“原来如此。”

百里冰嫣然一笑，道：“快些解开我的穴道，咱们走吧！”

萧翎解开了百里冰两处穴道，道：“沈木风强迫你服下毒药吗？”

百里冰道：“没有呀！”

萧翎道：“很奇怪……”

百里冰道：“什么奇怪？”

萧翎道：“以那沈木风的为人而言，对你太好了。”

百里冰道：“也许他心中害怕大哥，不敢对我太坏……”

萧翎摇摇头道：“他们不伤害你，不过是存心诱我到此。”

百里冰脸色一整，冷冷说道：“你既然知道他们是以我作饵，诱你到此，你为什么还要来？”

萧翎苦笑一下，道：“我虽然知道，但我却不能不来，沈木风也很明白，所以，他掳你到此。”

百里冰叹道：“我被人抓来，囚禁于此，内心之中，也是矛盾异常，既想要你来，又怕你真来，你知道，你来了，是如何一个后果吗？”

微微一叹，接道：“沈木风诱你至此，必然已有完全的准备，你如不来，他不但无法害你，而且也不敢伤害我，你来了，那是自投罗网，沈木风可以对付咱们了！”

萧翎微微一笑，道：“冰儿，不要再怨我了，快些运气调息，你要尽快恢复体能，我们早些离开。”

百里冰果然不再多言，闭上双目，开始运气调息。

萧翎缓缓伸出右手，抵在百里冰背心之上。

他此时功力，何等深厚，掌势一按百里冰的背心，立时热流滚滚，攻入了百里冰内腑之中。

就在萧翎右掌触接到百里冰背心的同时，只见一股淡烟，扑入室中。

萧翎霍然警觉，暗道：“所谓八道埋伏，这第八道竟是火攻。”

在这密林环绕之地，四面大火烧来，除了肋生双翼，飞出绝境，实是生机渺茫。

萧翎心中明白，此刻如早走一步，那就可能多一分逃生的机会，但那百里冰行功正值紧要关头，此刻惊扰于她，可能害她真气岔道，走火入魔，只好咬牙苦撑，默不作声。

百里冰家学渊源，内功本极深厚，再得萧翎之助，运气极是快速，不过片刻时光，已然畅通全身。

但那火势烧的亦极快速，百里冰运功完成，浓烟已扑入室中。

百里冰一跃而起，急道：“大哥，没瞧到这浓烟吗？”

萧翎道：“早瞧到了。”

百里冰道：“那你为什么不叫我？”

萧翎看她慌急之情，不得不故作镇静，笑道：“那时，你正在行气，我怕你真气岔了经脉。”

百里冰道：“你对我这么好，我却害了你，我死也不安心啊！”

萧翎牵起百里冰左手，笑道：“走！咱们出去瞧瞧，其实，早出此室，晚出此室，都差不多。”

百里冰道：“你明知沈木风用我作饵，诱你入伏……”

萧翎接道：“应该是迫我入伏……”

百里冰道：“你明明知道了，竟然还要上当，见到火势，竟然不叫醒我。”

萧翎道：“沈木风要用火攻，必然是先在外面燃起，有烟到此，四面都已为大火所困，早片刻，晚片刻，实也相差有限。”

谈话之间，已然行到室外。

萧翎一提气，牵着百里冰跃上屋顶。

流目四顾，只见四面火焰漫天，浓烟四起，还有着浓厚的硫磺气味。

果然未出萧翎预料，沈木风是四面八方一齐放火，烧向这座石室。

百里冰目睹四面火势，暗叹一声，忖道：火势如此强大，萧大哥武功再高一些，也是无能逃出这一望无际的火势。想到他此番困于大火，全是为了相救自己而起，不禁流下泪来，倚入萧翎怀中，黯然说道：“大哥如非为了救我，岂会陷此绝境……”

萧翎纵声笑道：“冰儿，你不是常说要和我死在一起吗？看来今日我要得偿心愿了！”

百里冰嫣然一笑，道：“嗯！若能和大哥死在一起，在我而言，虽死犹生了，唉！但是现在可不行了！”

萧翎道：“为什么？”

百里冰道：“你目前乃武林中一盏明灯，代表着正义之光，你如何能够死呢？”

萧翎轻拂一下百里冰的秀发，道：“现在你想改变心愿，只怕是也不成了。”

他心中已知处身在绝望之境，心中反而镇静异常，微微一笑，接道：“但咱们不能让那沈木风太称心，你想想看，附近是否有可避火势的藏身之地。”

百里冰道：“我想不起来。”

萧翎道：“火势虽然强大，但要烧到这石室，大概还得一阵工夫，咱们还有一刻工夫，筹思应付之法，下去碰碰运气吧！”

百里冰心中本来十分惶急，对萧翎又有着很深的愧疚，但见萧翎镇静得出奇，心中的紧张，亦为之松懈不少。

只见萧翎流目四顾一眼，突然面露欢愉之色，道：“冰儿，去做一支火把来。”

百里冰道：“做火把干吗？”

萧翎道：“此刻我没有工夫告诉你，咱们时间不多，快去快来。”

百里冰应了一声，急步而去。

萧翎跃下屋顶，向西行去，行约七八丈，只见一座巨石，拦住去路。

萧翎登上巨石查看，只见四面一片火海，耳际间响起了悲惨的兽吼之声。但闻百里冰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大哥啊！你在哪里？”

萧翎提声应道：“我在这里，冰儿快些过来。”

跃下巨石，挥动手中短剑，斩削身边的树木，一面发掌推开断裂的树本，一面默算风向距离。

百里冰高举火把找到时，萧翎已把那巨石周围的树木，大都斩去。

萧翎回顾了百里冰一眼，道：“冰儿，快帮我把斩断的树木，推到东边。”

百里冰道：“干什么？”

口中发问，人却已动手移动萧翎斩下的枝干树身。萧翎道：“现在刮的是西北风，是吗？”

百里冰道：“是啊！”

萧翎道：“那就不会错了，快把这些树枝堆在一起，用火把燃起它。”

百里冰道：“大火由四面八方烧来，咱们还要用火烧出去。”

萧翎道：“不错，如是两面对饶，可使这大火缩短时间，咱们也可减少烟熏火蒸之苦。”

百里冰看萧翎手不停挥，仗利剑之助，已然在那巨石四周辟出了四丈方圆一片空地，心中若有所悟，知他成竹在胸，立时举起火把，燃起了东南方的树木，一面急急动手，搬运萧翎斩倒的树木。

这时，萧翎已经偏重削断西北方向的树木。

这地方，乃是沈木风自己选择之地，大部的树木，都早经柏油涂抹，一经点燃，立时爆燃起来。

片刻间，那堆积的树木，冒起熊熊的火焰。

这时强烈的浓烟扑卷而到，四周的火势，也逐渐逼近了两人。

萧翎低声说道：“冰儿，闭住气，别要被那浓烟呛住。”

百里冰道：“我看不见东西，不能搬树木了。”

萧翎道：“乖乖的站着别动，我来接你。”

百里冰应了一声，果然站着不动。

只觉右手被人牵住，向前行去。

原来，萧翎早已有了准备，牵着百里冰行到大石旁边，挥动利剑，挖了一个小坑，一面挥动手中预作的树叶扎成的扇子，以减少身前浓烟，一面说：“冰儿，那大火已经烧到咱们身边了，

不过，咱们要运功忍受那火灼烟熏之苦，你知道，咱们都不能死，你那爹娘，都在北海冰宫中，盼望你早些归去，我还要你帮我找那沈木风报仇。”

百里冰道：“大哥放心，我自信可以忍受。”

萧翎道：“那很好，现在烟气淡了一些，你睁开眼睛瞧瞧。”

百里冰张眼望过去，只见那浓烟在萧翎树叶摇挥之下，果然薄了许多，当下微微一笑，道：“大哥，你想的很周到啊！”

萧翎道：“没有人能够冒着这样大火进来救咱们，咱们只有自行谋救了。”

百里冰道：“你伐木改变火势形态，想来已经很累了，把那树叶给我，我替你扇除浓烟。”

萧翎摇摇头，道：“不要紧，如若咱们能够忍下那火烤之苦，在此要有一段很长时间停留，就有出困的机会了。”

说话之间，火势已然逼到，西北风也愈吹愈强。萧翎虽然在西北方上，斩削去很多树木，但那强大的火焰，挟带着灼人热气，阵阵扑来，萧翎把短剑交给了百里冰，让她向地下挖掘，自己却挡在百里冰的身前，挡那热气蒸灼之苦。

他虽然内功深厚，但也难挡受这火气灼熏之苦，渐渐地感觉到承受不住。

突然间，觉着身上一凉，一股冷泉，疾射而出。

原来，百里冰无意中挖出泉眼，泉水涌出。

萧翎正觉承不住那灼身热气，冷泉涌出，顿感精神一振，喜道：“冰儿，咱们有救了。”

那泉水十分强大，眨眼间，两人挖掘停身的洞穴，已为泉水涌满，泉水潺潺，向外流出。

两人整个的身子，都泡在泉水之中，只露出两个脑袋。

如是那泉水力道不强，涌满两人停身洞穴之后，不再涌出，在四周大火热气蒸灼之下，不过半个时辰，那穴中之水，即将变热，渐成滚汤。

但幸那泉水奇强，不断涌出，不但萧翎和百里冰停身洞穴中蓄水常冷，而且穴满盈出，有如一道小溪般，流向东南。那东南方火势虽然强大，但在泉水不停灌注之下，渐为水势所熄，明火近身，浓烟反而消减甚多。

萧翎张嘴喝了几口泉水，叹道：“当真是想不到的奇迹，如非这冷泉及时涌出，此刻咱们非被烤的满身起泡不可……”百里冰嫣然一笑，接道：“我早已受不住啦，但我怕惊扰到你，不敢说出……”

突然伸出双臂，抱住了萧翎，把粉脸偎在萧翎脸上，道：“大哥为了护我，挡我身前，承受灼热，自然是更重了，唉！大哥对我这么好，我要怎么报答你呢！”

萧翎笑道：“冰儿，你以后如是乖些，我会对你更好。”

百里冰放开萧翎，嫣然一笑，道：“看来，咱们是不会死了，我刚才想了一件很傻的事，现在，那也不用说它了。”

萧翎道：“咱们如是活下去，前面还有很多险关要过，咱们要振作一些才成……”

语声一顿，接道：“你刚才想到什么？”

百里冰脸一红道：“我不要说。”

萧翎心中大奇，道：“为什么不肯说给我听听呢？”

百里冰道：“你如听到了，定然会笑我。”

萧翎道：“好！我不笑你就是。”

百里冰道：“也不许生气。”

萧翎道：“我不生气。”

百里冰道：“刚才我想我们死定了，我想，我想……”

萧翎道：“想什么，怎的又不说了？”

百里冰抬起头来，脸上是一片庄严肃穆的表情，缓缓说道：“我想，这一辈子，除了大哥之外，我也不会再和别的男人相处了，不管我为妾为婢，都不离开你一步，我这清白的身子，要为大哥保留，如是我们要死了，还留它干什么？奉献大哥，死也安心……”

萧翎一皱眉头，道：“胡思乱想。”

百里冰道：“你说过不生气了，难道你要我把对大哥的一腔情爱永藏心中，带入地府。”

萧翎心中感动，口中却轻轻叹息一声，道：“冰儿，目下最为要紧的一件事是对付沈木风，大丈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也不是铁石人啊！只不过，武林同道太推崇我，这使我觉得很不安，必要尽我之能，为他们铲去巨凶，使武林回复一片清平世界，这使我无暇能照顾到儿女私情……”

百里冰接道：“这两件事，一点也不冲突啊！唉！过去我太妒忌，现在我想通了。”

萧翎道：“咱们见面之后，一直无暇详谈，有一件事，忘了告诉你。”

百里冰道：“什么事？”

萧翎道：“关于那巫蓉姑娘……”

百里冰急道：“巫蓉怎么样？”

萧翎黯然说道：“死了，而且死得很凄惨。”

百里冰道：“怎么死的？”

萧翎道：“她死于五龙围攻之中，可怜一代红颜，死去之后，竟然连一个棺木也是没有！”

百里冰道：“大哥在场吗？”

萧翎道：“在场，亲眼看到她惨遭死亡，但却是救援不及。”

百里冰听了巫蓉的死讯，不由黯然道：“唉！说来实也可怜，她们祖孙二人，不过数日，竟然先后身遭惨死，那巫婆婆作恶多端，死去也罢了，那巫蓉姑娘却死得可惜。”

萧翎道：“她临死之前，把一把淬有剧毒的钢针，刺入了伤她之人的眼中。”

百里冰道：“她未死之前，我心中有些恨她，但听到她的死讯，却又有些为她难过，人啊！真是奇怪得很。”

那灼热虽然迫人，但两人泡在冷泉水中，泉水不断地涌出，冷度一直不变，再加那涌出的泉水，熄去了近处之火，灼热之感，逐渐地低退，消减。

萧翎回顾了一眼，看四周大火仍极强烈，火焰烛天，心中感慨万千，长长叹一口气，道：“如非你挖出泉水，咱们就算不被烧死，也要被这热气的死……”

百里冰笑道：“大哥怎的会想起除去四周树木的办法呢？唉！我爹娘常常赞我聪明，看起来，大哥是比我能多了。”

萧翎道：“今日能够逃得性命，使小兄想起了师恩的浩荡，无微不至。”

百里冰道：“为什么呢？”

萧翎笑道：“小兄从师习武之时，我那师父常常告诉我些武林中的形势，以及百年来出现江湖的高人，各家门派的武功之长，而且还常常替我讲解很多启发智能的小故事……”

百里冰道：“这和咱们逃过此地之劫，有何关连呢？”

萧翎道：“自然有了，我想除去林木，就受其中一个小故事的启发！”

百里冰道：“什么故事，讲给我听听好吗？”

萧翎道：“看四周火势，最少还要烧六七个时辰，咱们有的是时间谈话……”

语声一顿，接道：“有一个人，行走在一片荒凉草原中，那草原突然失火，烧了起来，你要如何应付？”

百里冰沉思了一阵，摇摇头，道：“我不知道。”

萧翎道：“那人就在身前放起一把火来，两面火势延烧，中间留下的一片空地，他就可以存身其间了。”

百里冰喜道：“这法子真不错啊！”

萧翎道：“今日，咱们处身在林木之中，四面大火烧来，林木火势强大，自非草原可比，但由那小故事的启发，使我想到伐林以求自保的办法了，但那时听这故事时，却一点也未留心，浩荡的师恩，却早已替我筹谋到，日后遇此险应付之法了……”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你当时如能够镇静一些，也不难想出这法子，不过，咱们今日能够脱了此难，一半人为，一半运气。”

百里冰道：“大哥智计求生，和运气何关？”

萧翎道：“譬如说吧，我没有这一把削铁如泥的短剑，而使用普通的兵刃，决无法在那样短促的时间中，斩削了那样多的林木，开辟这样大一块基地，火势必将逼近咱们；如果不是你挖出这一股地下水，咱们也无法抗拒灼人的热气，必将被那热气灼死，但咱们却既有利剑，又挖中泉眼，这不是运气是什么呢？”

百里冰道：“这叫吉人天相啊！大哥身系天下武林安危，如何会被沈木风暗算所伤。”

萧翎道：“好啊！冰儿，你也会替我戴高帽子了。”

百里冰咯咯一笑，道：“我说的是真话啊……”

举手理一下秀发，接着说道：“说起来，咱们还要谢一个人。”

萧翎道：“什么人？”

百里冰道：“宇文寒涛，如非他把这柄锋利的短剑，相赠大哥，今日咱们就算不死，也要多吃一些苦头，自然，大哥救他之命，使他感恩图报，也是原因之一！”

萧翎点点头，道：“那宇文寒涛自从中了沈木风一掌之后，似是那一掌，打的脱胎换骨，其人智谋绝伦，人所难及，就是沈木风，也未必是他之敌，此后，咱们还得借重他的智计，对付那沈木风！”

百里冰道：“大哥不是常提那无为道长吗？说他才气纵横，人所难及，难道那宇文寒涛还能强过无为道长不成。”

萧翎道：“这就要看从哪方面说了，无为道长，仁厚长者，如讲诡计手段，只怕非那沈木风的敌手了。”

百里冰道：“宇文寒涛呢？”

萧翎道：“宇文寒涛为人，先邪后正，沈木风能建立那名震江湖的百花山庄，有两个人出力最大，一个是毒手药王，一个就是那宇文寒涛……”

百里冰接道：“既是那宇文寒涛对他的帮助很大，他为什么要杀宇文寒涛呢？”

萧翎微微一笑，道：“这就是宇文寒涛为什么要背叛于他了，沈木风性情阴沉，如果用你之时，不惜好言相向，许以重利，但他却不许自己的好友和属下的武功、才能超过他，如是一旦被他发现，必须杀去而后快。那宇文寒涛武功虽然不如沈木风，但他的诡计才智，实又不在那沈木风之下，沈木风既用他，又怕他，宇文寒涛自然早已看出沈木风的用心，早有杀他之意，自己武功又难和沈木风抗拒，唯一的办法，就是凭仗自己的才慧聪明以求自保，这期间既不能对那沈木风太过迁就，自贬身份……”

百里冰接道：“为什么呢？他既保全性命，不迁就那沈木风，岂不使沈木风更坚决杀他之心？”

萧翎微微一笑，道：“问得好！”

略一沉思，接道：“因为，他如太过迁就那沈木风，沈木风定然视他如属下奴仆，以那沈木风的为人，杀一个属下、仆从，自然不用多费思量了，但那沈木风要下手杀他，也必须耍拿捏、自持得恰到好处。”

百里冰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道：“我还是有些不明白？”

萧翎道：“那宇文寒涛在自持身份时，要使那沈木风有一种感觉。”

百里冰道：“什么感觉？”

萧翎道：“使那沈木风觉着宇文寒涛是他的朋友、功臣，必须要借一个适当的理由杀他，才能使属下心服，自己心安，但宇文寒涛凭仗着自己的机智，一直使沈木风无法找到这个理由！”

百里冰啊了一声，道：“原来如此。”

萧翎道：“听起来似很简单，事实上，这是桩极为困难的事，那宇文寒涛只要在沈木风的身前，就必需处处小心，注意那沈木风的情绪变化，不能有一点大意，有时要赔尽小心，有时要自持身份，一着失错，立刻就性命难保。”

百里冰道：“这些事，可是那宇文寒涛告诉你的吗？”

萧翎摇摇头，道：“没有。是我自己观察所得，加以推想，在证诸咱们禁宫相处的经过，以及那沈木风对那宇文寒涛施下毒手的一击，诸般情形，

综合结论。”

百里冰叹息一声，道：“看起来，不论如何聪明的女人，也是难以强过男人……”

萧翎笑道：“那也不然，岳姊姊就比我强多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自然，我今日观察事物，能够如此用心，得于恩师教诲良多……”

百里冰道：“看来你那师父异常博学多才，是吗？”

萧翎道：“他老人家除了授我武功之外，同时教育我蓄志养气功夫，使我潜能增长，养成大仁无惧的勇气，所以，沈木风的威严，不能使我心生怯意，有时，我明知非他敌手，但却毫不怕他，那是成仁取义的豪勇之气，在支持着我……”

话到此处，突然啊呀一声，跳出水穴。

百里冰吃了一惊，急急说道：“大哥，你怎么了？”

萧翎伸手探入怀中摸出怀中经文，道：“这本经文湿了。”

借着火光望去，经文已经湿透。

百里冰道：“小心点，不要把它撕破。”

萧翎小心地捧着书页，出了一会神，缓步向火边行去。

百里冰也随着跃出水穴，说道：“不用向前走了，林木仍在燃烧，火力仍极强猛，把它放在那大岩石上，片刻就会烤干了。”

萧翎应了一声，行回大岩旁边，小心翼翼地把书页放在大岩之上，找了两块石头压住，人又跳入水穴之中，望着那书页出神。

原来，大火猛烈，阵阵热气涌来，仍然有伤肤灼肌之感。

这片林木，大都是千年老树，延烧之力，十分强大，火焰冲霄，光亮强烈，萧翎目光本极锐利，站在那水穴之中，仍可清楚地看到那书页上的水分，化作蒸气而去，字迹清晰可见，心中暗暗忖道：如若那和尚说的不错，这本经文记述的武功，那是尤重过十大奇人留下的武功秘录，那位赠我武功秘录的忘年之交，尽得禁宫中高手武功而去，独留下这本经文和那萧王张放的武功秘录，但那张放秘录他定然已经瞧过，故意把它留在那里，这经文却是他没有找到之物……

突然间，一阵尖厉的哨声飘来，传入耳际，此起彼落，群相呼应。

萧翎疾跃而起，伸手抓起经文，低声说道：“冰儿，沈木风要有所行动了，咱们得准备一下。”

百里冰道：“什么行动？”

萧翎道：“大约他认为咱们已经烧死，但他看不到咱们的尸体，又不放心，所以，要遣人入山寻咱们的尸体。”

百里冰道：“我们怎么办？”

萧翎道：“先把这个水穴填起。”

百里冰奇道：“干什么？”

萧翎道：“咱们不能给他留下解去谜底的线索，如是咱们能够布置一下他认为咱们死亡的线索，那是最好不过，至低限度，也要给他们一个生死难测之谜才成。”

百里冰奇道：“为什么要那沈木风误会咱们死了？”

萧翎道：“理由很明白，我死之后，他也许会提前发动，早日暴露出他狰狞的面目。”

百里冰点点头，道：“原来如此。”

就地找了两块大石，堵上泉眼，然后，把泥土填入水穴之中。

片刻之后，两人挖成的土坑，又被石土填满。

萧翎回顾了一眼，只见近身火势，已经大减，热气也不似刚才那般的人，低声说道：“冰儿，咱们设法搬些未烧完的枝干来，在这个大岩石旁燃起来，以掩痕迹。”

两人同时动手，不大功夫，一片空地上，堆满余烬未完的林木。

百里冰拍去手中的烟尘，低声说道：“现在我们还要干什么？”

萧翎道：“坐在此地，运气、调息，待听到警兆之后，咱们再走避不迟。”

百里冰应了一声，盘膝坐下。

只见那四周延烧的火势，似是已逐渐地停熄下来，势道大为减弱。

萧翎心中明白，这延烧火势，突然收缩，定然是那沈木风遣人所救的结果。

萧翎伸手摸摸衣服，已然大部为火势烤干，当下把手中书页藏入怀中，说道：“冰儿，咱们建筑一处藏身之处如何？”

百里冰道：“如何一个建筑之法？”

萧翎道：“目下西面火势，消减甚快，显然那沈木风派遣之人，想从西面行进，搜寻咱们行踪，三面火势未熄，不论咱们如何躲避，都无法藏得隐秘。”

百里冰道：“所以，咱们就建筑一处藏身之地，躲在里面是吗？”

萧翎道：“正是如此。”

百里冰道：“用那烧去的枝干、灰烬。”

萧翎点点头，道：“不错，这里有甚多为泉水熄去的枝干，未经燃烧，负重之力甚大，困难的是咱们要寻到一处形势好利用的地方才成。”

这时，火势已小，两人仔细地找了一阵，找到了一处天然的深坑，纵横不足三尺，深却五尺有余，正是极佳的所在。

两人一齐动手，不足顿饭工夫，已然建筑了一座可容身的所在，上面伏上泥土，再堆些燃烧未尽的树枝，两人一齐躲在里面，四面都开了小型窗口，用燃烧过的枝干掩起，向外瞧看时，用手拨动，可大可小，两人挤在里面，刚好可以盘膝而坐。

百里冰低声说道：“大哥先行运气调息，我来守候，如是发觉敌人我招呼大哥。”

萧翎微微一笑，道：“好吧！”闭上双目，运气调息。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萧翎突觉身体被人推动，睁眼看去，只见四面阳光满地，已然是近午时分。

阳光映照下，只见沈木风站在那高岩之上，流目四顾。

紧傍沈木风身侧，站着逍遥子和金花夫人。

耳际间步履零乱，显然，还有很多人，在四下寻找。

萧翎摇摇手，示意百里冰不要出声，轻轻地伸出手去，拨动枯枝，掩起小窗，附在百里冰耳边说道：“冰儿，如是咱们被人发现，难免一场恶斗，咱们不能恋战，必须且战且退，我不熟此地形势，但西方火势先熄，那说明西方林木较薄，东南是我来此之路，北面好像是有道深谷，咱们只好往南走。”

百里冰点点头，低声应道：“大哥比我聪明，听大哥的话，自然是不会错了。”

但闻沈木风的声音传了过来，道：“道长的看法，他们会不会逃出四面大火？”

逍遥子道：“不可能吧！除非有一条地道通往山外。”

沈木风道：“何以找不出他们的尸体呢？”

逍遥子道：“大火燃烧数个时辰之久，弥天掩地，就算是铁打的人，也要熔作铁汁了，哪里还能留下尸体呢？”

沈木风道：“那萧翎带有一把短剑，乃是得自禁宫之中，何以连那短剑也找不到了呢？”

逍遥子道：“区区一柄短剑，能占多少地方，如何能够找到呢？”

沈木风道：“唉！无法确定他们已死，实叫人放心不下。”

逍遥子道：“大庄主请放心，依贫道的看法两人必死无疑。”

只听金花夫人冷冷接道：“那倒未必，我瞧那萧翎不似早夭之相，人不该死，五行有救，也许他们早已逃出此地了。”

萧翎心中暗道：糟糕，这金花夫人如是想帮我忙，那就是帮倒忙了，如是她说动那沈木风，必要找出证据而后甘心，这藏身之地，非要被他们发觉不成。”

只听逍遥子哈哈一阵大笑，道：“夫人说那萧翎未死，不知有何证明？”

金花夫人道：“没有证明，也不需证明，我只是觉得他不会死就是。”

沈木风微微一笑，道：“金花夫人，听说那萧翎和你认了姐弟，可有此事吗？”

萧翎仰起头，用一只眼睛，由那木枝空隙中，向外望去。

原来，他知晓眼前三人都是第一流的武林高手，耳目灵敏无比，稍不小心，都将惊动他们，是以，不敢拨动木枝。

但闻金花夫人应道：“这个吗？我倒是很愿意，只是萧翎却未把我当姊姊看。”

沈木风笑道：“我天性从不能容忍叛逆之人，但唯独对你金花夫人，却是破例容忍。”

金花夫人道：“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不知沈大庄主为何不肯杀我。”

沈木风道：“我也常动杀你念头。”

金花夫人道：“何以迟迟不肯下手？”

沈木风道：“这就是为什么你还能活到现在的原因了，至于我问以不肯下手，我自己也说不出其中的道理安在。”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目下萧翎已死，夫人是否感觉到很伤心呢？”

金花夫人道：“如是他真的已经死去，我自然肝肠痛断，但在未证明他死前，我不信他确已死去。”

逍遥子道：“夫人何才肯信呢？”

金花夫人道：“见他尸体……”

逍遥子道：“尸体已随火化作灰烬。”

金花夫人道：“他身上遗物呢？”

逍遥子道：“这一场大火，烧去了方圆十里的原始林木，只烧得山川、林木都已成灰，萧翎有遗物在此，也是很难寻到。”

金花夫人长长叹息一声，不再多言。

显然，她内心之中，已为逍遥子说服，在此情景之下，实是万无生理。

但闻沈木风仰天大笑一阵，道：“夫人似是相信了，是吗？”

金花夫人望了沈木风一眼，默然不语。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咱们回去之后，我允许你设下灵堂，奠拜萧翎一番，让你尽番心意。”

逍遥子轻轻咳了一声，道：“萧翎已死，大庄主第一步计划已然完成，此后准备如何？”

沈木风道：“昭告江湖，宣布萧翎的死亡之讯，然后，便全面发动……”

语到此处，突然住口不语，回目望望逍遥子，道：“道长有何打算呢？”

逍遥子道：“贫道希望能遵前约，陆上归你沈大庄主掌握，至于江海湖河，为四海君主所有，水旱分明，各居其位。”

沈木风哈哈一笑，道：“道长对那四海君主很忠心啊！”

逍遥子道：“贫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俟江湖底定，贫道即将返朴归真，退出江湖了。”

沈木风仰天打个哈哈，道：“似道长这等才气纵横的人物，如若退出江湖，归隐林泉，那未免太可惜了。”

逍遥子道：“也许大庄主不信贫道之言，好在大庄主霸业将成，江湖风浪即将平息，贫道归隐之期，亦自不远，届时，沈大庄主自然可以瞧到了。”

沈木风微微一笑，道：“但愿道长能够心口如一……”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咱们走吧！”

金花夫人道：“萧翎遗体还未找到，咱们如何能走呢？”

沈木风道：“如若他们被烧死，尸体该在这附近才是，如若说他们能够逃出这片火场，实也叫人难信。”

金花夫人道：“那是说，你已经相信那萧翎已死于大火之中。”

沈木风道：“除非那萧翎能够飞天、遁地，逃出火劫。”

金花夫人四顾了一眼，道：“我有一个感觉，就是那萧翎还好好地活在世界上。”

逍遥子哈哈一笑，道：“夫人这感觉很奇怪，贫道是百思不解，试问在这等强烈的大火之下，就算是一块钢铁，也要被熔化成汁了。”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咱们走吧！”当先向前行去。

逍遥子、金花夫人紧随其后而去。

萧翎目睹几人去后良久，才低声对百里冰道：“冰儿，沈木风误认咱们已死，咱们将计就计，给他个莫测高深，等天色入夜之后，咱们再走，你要多忍耐一时饥饿。”

百里冰偎入萧翎怀中，低声说道：“和大哥在一起，就算多饿几天，也不要紧。”

缓缓闭上双目。

萧翎心中计算了方向，计划好逃跑的路线，然后闭目调息。天色入夜之后，两人动身而行。

他心中早已默记好了逃跑的路线，虽然地势不熟，但他心中有了计划，走起来少了很多犹豫，行动十分快速，不到二更已然出了火场。

再向前走，只见林木茂密，又是一番景象。

这段小路，十分难走。

蔓草遮径，常人走起来，十分艰难。

但两人轻功卓绝，行走起来，便利不少。

又翻过两座山岭，百里冰首先停了下来，柔声说道：“大哥，咱们歇歇”

好吗？”

萧翎道：“好啊！我也有些困倦了。”

缓缓坐了下去。百里冰紧傍萧翎身侧坐下，缓缓道：“大哥，我有些饿……”

萧翎接道：“我知道，我也有些饥饿，再忍受片刻，咱们找一个农家，多给他一些银子，好大吃一顿。”

百里冰微微一笑，道：“大哥此后准备如何？”

萧翎道：“那沈木风误认咱们已死，我想将计就计，易容改装，看看武林形势和沈木风有些什么阴谋，武林中对我之死的反应如何。”

长长吁了一口气，接道：“沈木风有他一套很完善的征服江湖的计划，但现在却已章法自乱，迫得他不得不提前发动。”

百里冰道：“唉！有一点，我一直想它不透。”

萧翎道：“什么事？”

百里冰道：“我常听父母谈起中原少林派，说他们如何了不得，而且人数众多，高手如云，为什么那少林派，跟着沈木风如此的猖狂，却不肯过问，难道少林派中，连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道理，也无人懂吗？大家都抬举你，说你是武林中的明灯，照亮了整个武林，逐走了黑暗，其实还不是推你和沈木风拼命，他们好袖手旁观。”

萧翎道：“就目前我的观察而言，少林派中，已有人和沈木风勾结，但少林寺一向清白自守，自然是大部分人，不会赞同，这期间，只怕是还有内情……”

百里冰道：“大哥告诉我闯那几阵埋伏，其中有一道埋伏，是少林寺的罗汉阵是吗？”

萧翎道：“因此，我才怀疑少林寺中，早已有有人和那沈木风勾结，而且那个和尚的地位，在寺中很高。”

百里冰道：“不用怀疑了，人赃俱在，还有什么可怀疑之处呢？”

萧翎道：“那少林僧侣和我动手时，暗中留情，放我过关，很显然，他们并未存有替沈木风卖命之心，但却又为一种力量约束，不得不听那沈木风之命。”

百里冰道：“原来如此……”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大哥，我想到了一件事，说出来，希望大哥不要生气。”

萧翎道：“好！你说吧！”

百里冰道：“咱们此番下山观察，如果武林中人，对你之死，十分悼伤，因而奋起为你报仇，大哥是义不容辞要帮助他们；如是人家对你之死，全无反应，好像若无其事，大哥似是也不用再为人卖命，咱们去找那岳姊姊，然后，遁迹深山大泽，自辟一处世外桃源，过些无忧无虑的快乐日子。”

萧翎微微一笑，道：“好吧！咱们先去瞧瞧再说。”

两人又休息片刻，向前行去，天亮时分，找了一处农家，大吃一顿，问明了路径，出山而去。

为了隐秘行踪，萧翎和百里冰，都经过了一番精细的易容，两人的身份，也经常随着时间和环境变化。

这日中午，萧翎和百里冰到了长沙城郊一座荒店之外。

萧翎和百里冰，这时正装作一对村夫、村妇，提着包裹，牵了一匹毛驴，

缓缓向前行去。

只见那荒凉的小店之前，此刻却十分热闹，店前树上，拴满了健马，招魂幡高达数丈，迎风招展，白布上写着：“魂兮归来”四个大字。

店前面，用整匹的白绫幔起，所有的桌椅都完全移开。

一座高大的灵堂，占满了整个店面。

萧翎牵着毛驴，缓缓行到店前，转目望去，只见灵堂之上写着：武林大侠萧翎之灵位。

室内室外人来人往，但每人的脸色都是一片肃穆，全身上下都穿着白衣服。

萧翎远远望去，只见室外室内，目光所及，不下二三十人，全都是一身白，看不到第二种杂色的衣服。

百里冰低声说道：“大哥，那是你的灵位。”

萧翎哑然一笑，暗道：“我这一生中，已经死亡很多次了。”

百里冰低声接道：“大哥，咱们再走近些瞧瞧好吗？”

萧翎点点头，缓步向那荒店行去。

两人距那小店还有五六尺远，瞥见人影一闪，两个身着白衣的大汉，缓步行了过来。

那当先一人白发白髯，身材十分枯瘦，正是那丐帮长老孙不邪。

他似是十分哀伤，双目通红，显然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哀伤和煎熬。

紧随在孙不邪身后，是展叶青。

只见他脸色苍白，双目也是一样的红肿，显然也是极度的哀伤所致。

萧翎心中大为感动，暗道：看来，我萧翎的死，他们都付出了深沉的悲痛。

忽然想到展叶青和邓一雷都已经中过奇毒，不知他们体内之毒，解了没有。

心中念转，不觉多瞧了展叶青一眼。

两人的举动似是已引起孙不邪的怀疑，只见他转动一下赤红的双目，神光一闪，盯注在萧翎脸上，道：“小哥贵姓啊？”

萧翎急急应道：“小可姓孙，送我这位媳妇回门。”

孙不邪大约是想到这人和自己有着同宗之谊，当下一挥手，道：“快些去吧！此地不宜多留。”

萧翎应了一声，急急向前行去。

百里冰紧随萧翎的身后，片刻工夫，两人已行出了十余丈。百里冰低声说道：“你瞧出那两人身份没有？”

萧翎道：“他们并未易容，自然瞧得出来，他们是孙不邪和展叶青。”

百里冰道：“你瞧到跪在灵堂前的两人吗？”

萧翎道：“没有啊！”

百里冰道：“那展叶青挡住了你的视线，但我瞧到了，同时，还瞧出他们哭得伤心欲绝，跪伏于灵堂两侧。”

萧翎道：“什么人？”

百里冰道：“你那两位义弟，商八和杜九。”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我该现身和他们相见，不能这等捉弄他们才是……”

百里冰道：“那商八、杜九，哭得很可怜，咱们回去告诉他们吧！”

萧翎痛苦地摇摇头，道：“不成，咱们要多忍耐才是。”

百里冰道：“你忍心看到他们那等悲苦之状吗？”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如是我此刻现身，把他们那悲伤气氛冲淡，沈木风必将知晓我还活在世上，为了武林大局，只好多瞒他们一阵了。”

语声微微一顿，道：“他们都已到，那宇文寒涛恐怕也到了。”

百里冰道：“你好像很注意宇文寒涛，是吗？”

萧翎道：“不错，只有宇文寒涛到此，才能抗拒那沈木风的阴谋诡计。”

谈话之间，瞥见前面烟尘滚滚，几匹快马，疾奔而来。萧翎低声说道：“冰儿，咱们让到路侧，瞧瞧看来的是什么人。”

快马奔行奇速，两人刚刚让到路侧，三匹快马，已然急驰而过。

萧翎目光锐利，虽只匆匆一眼，已然瞧出三匹马上之人，正是马文飞带着神箭镇乾坤唐元奇，和三阳神弹陆魁章。三个人也穿着一身白衣，白巾勒头，看快马过后，大道上点点马汗，不难想到三人奔行的急速。

百里冰黯然一叹，道：“他们是真的对你好，个个为你身着全孝。”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正待接言，突闻轮声辘辘，一辆篷车，急驰而过。

篷车全用白布幔遮，连车前的马，也都披着白绫。车中隐隐传出了低声的啜泣。

百里冰低声说道：“大哥，看样子，那车中之人，也是为你而来。”

萧翎点点头，道：“大概是不错了。”

百里冰道：“什么人呢？不骑马，坐车而来。”

萧翎低声说道：“我也是觉得奇怪，坐车而来，八成是女子了。”

百里冰道：“车中传出来低沉的呜咽，我听得很清楚，那是女子的声音呢！”

萧翎道：“我想不出那是何人？”

百里冰道：“会不会是岳姑娘。”

萧翎道：“岳姊姊此刻，正为她本身的事情忙碌，怎会有空到此，唉！我和她订下的会晤之约，还要如期赶往……”

百里冰接道：“如是岳姊姊听到了你被沈木风布下的火攻之计烧死，定然会不惜弃去一些约会、诺言，赶来奠拜你的灵位。”

萧翎望望那独立的店房，此刻似乎是整个的店房，都要用白绫幔起。

百里冰低声说道：“就算是一派掌门之尊，故去之后，只怕也不会有大哥这等荣耀。”

萧翎正待答话，又瞥见马队行来。

这一批，人数众多，不下二十余骑，后面还有着两辆马车。凝目望去，只见马上人全都是白衫罩身，头上是白巾勒头。那白衣制作简单，显然是匆匆做的衣服。

萧翎看来人，多不相识，大都佩带着兵刃。

人人脸色肃穆，见不到一丝笑容，两辆马车上堆满着白绢。百里冰心中暗道：“他们购了这么多白绢，不知要如何装饰大哥的灵堂，看来，他们的气派要一口气买完长沙城中的白绢白布了。”

两人站在道旁，似是已引起马上群豪的注意，数十道眼光不停地投注在两人身上。

萧翎牵起毛驴，转身向前行去。

百里冰急急随行而去。

#### 第四十六回 十里传凶讯

两人这番改装，事先经过了精密的计算，所以，并不引人注目，也很适合当地的民情风俗。

两人走在一条小径上，不大工夫，已然避开大道，目光所及，但见尘烟滚滚，似是仍有着无数的车马，奔向那间荒凉店舍。

萧翎望着那弥起的尘烟，心中大感奇怪，忖道：哪里来的这么多人马，奔行向那荒舍呢？难道说这些人，都是去凭吊我萧翎不成。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冰儿，咱们得设法去那里瞧瞧。”

百里冰道：“不错，咱们先到长沙，再改扮成江湖人物，和他们一般的穿上白衣，那里人数众多，想来绝不致被他们发觉大哥。”

萧翎道：“好！”

放了手中的毛驴，放步向长沙行去。

两人绕道兼程，在落日时分，赶到了长沙。

这时，萧翎和百里冰又改装成江湖人物，萧翎涂黑了面孔，一身黑色的劲装，腰间挂着一柄腰刀。

百里冰的改扮更绝，因她瘦小，干脆装扮成一位枯瘦的老人，稀疏黄须，加上一张蜡黄的脸，一身土布衣服，裤腿下又扎了两条黄带子，手中又提了一根二尺八寸长旱烟袋，谁也想不到，看上去毫不起眼的糟老头，竟然是一个如花似玉的绝代美人。

两人先在几条热闹的街上绕了一圈，只见几家大布庄的白绫、白缎以及白土布，全都被人买光。

两人装作互不相识，保持着一丈左右的距离。

萧翎心中早有计划，看过了市间情势，折入了一座酒楼中。

夜幕已垂，酒楼中点燃着四盏吊灯，照得大厅中一片通明。

萧翎和百里冰各据一桌，百里冰深入内厅，坐在靠壁间一张小木桌上，萧翎却选在靠厅门的一处座位。

这时刻，应该是晚餐将过，但店中的伙计，仍是白裙围腰，衣着整齐的站在店中，似是他们心中有把握还会有大批的客人到来，可作几票好买卖。

萧翎目光转动，只见厅中除了自己和百里冰外，还有一桌客人，看上去都似武林中人，只见他们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匆匆会帐而去。

一个年纪最大的走在最后，出店时，忽然对萧翎打个问讯，道：“朋友，可也是来此赶那萧大侠之丧？”

萧翎含含糊糊，道：“不错啊，诸位也是吧？”

那老人停了下来，道：“萧大侠明日正式开奠，灵堂距此还有几十里路，朋友如是想赶上早祭，今夜要摸黑赶路才成。”

萧翎道：“多谢兄台，不过，在下现在还在想是否该去。”

那老人奇道：“萧大侠为造福武林，不幸中了那沈木风火攻之计，生生被大火烧死，我武林道中，谁不感动，自然是应该去了！”

萧翎摇摇头，道：“那萧翎出道江湖，时间很短，如说他在江湖上有很多建树，却也未必，在下又和他从未晤面，赶热闹，倒还有一份雅兴，如是要摸黑路，赶个早祭，在下实是难提这份情趣了。”

那老人冷冷说道：“情趣？你哥子若是找情趣，最好趁早回去。萧大侠出道虽然不久，但他的豪壮之气，侠义肝胆，却是前无古人。以不及弱冠之

年，一剑独拒百花山庄，有如阳光普照亮整个江湖，由于他侠气感召，使我武林同道，如梦初醒振奋而起，拼命保命，抗拒那沈木风，如非萧大侠的豪壮气概，一柱擎天，只怕整个武林，都要沦入那沈木风的魔掌之下，听凭宰割了，哥子，有志不在年高，武林中不少少年英雄，但谁有萧大侠这等豪气？老夫年纪大了，火气已消，才这般好言好语地教训你几句，如是换了别人，似你这等轻侮萧大侠，早已被打歪了嘴巴！哥子，祸从口出，以后说话小心些。”

这老人家说完了一席话，也不待萧翎接口，转身出店而去。

萧翎望着那老人的背影，呆呆出神，心中暗自忖道：我被武林如此推崇，自己竟然不知。

一个店小二，缓步行了过来，低声说道：“这位客官！”

萧翎回过头去，道：“什么事？”

店小二道：“这两日咱们酒店来的尽都是你们武林人，提起那萧大侠，人人钦敬，适才那位老大爷说的不错，你要……”

但闻一阵急速的马蹄之声，传了过来，紧接着是一阵迅快、杂乱的步履之声，一群佩带着兵刃的大汉，奔入店中。

那店小二自动停下未完之言，忙着招呼客人而去。

萧翎目光一转，只见入店之人，正好八个，分在两桌点了菜，立时催饭，似是全无喝酒之兴。

武林中人，大都喜饮上几杯，这几人中竟无一人叫酒，显然，每人的心中，都有着很沉重的心事。

但闻其中一个大汉说道：“伙计，这里有裁缝吗？”

一个店伙计急急行了过来，道：“您老要什么？”

那大汉道：“替咱们做八件孝衣来，赵快越好，我们多给银子。”

店小二望了八人一眼，道：“孝衣小店备有成货，至于价钱，诸位大爷随便赏赐！”

那大汉不再多言，匆匆吃过饭，八人一齐穿上店小二取来的白衣，随手摸出一锭银，丢下就走。

萧翎心中暗想：这店家倒会发财，连孝衣也准备好了。正待招店小二会帐，瞥见一老一少，行入店中。

那老人大约有六十以上，小的只有十六七岁，两人身上，都带着兵刃。

萧翎心中一动，暗道：这两人年纪悬殊，怎会走在一起，倒要瞧瞧他们是何来路。

只听年轻人叫道：“爷爷，这次去奠祭那萧大侠的人，好像很多很多，是吗？”

那老人道：“你沿途看到的，只不过是闻讯赶到的人，至于那路途遥远，来不及明日之前赶到的，何只多此十倍。”

年轻人道：“爷爷啊！为什么这样多人去奠祭萧翎呢？”

那老人道：“因为那萧翎是一位胸怀救世大志的大侠，不为百花山庄威武所畏，厚利所动，为江湖正义，挺身拔剑力斗恶人，武林道上，原本无人敢和百花山庄作对，都抱着自扫门前雪的态度，但那萧大侠的豪勇，却振奋了人心，武林中人都自觉醒悟，与其日后受那百花山庄的茶毒宰割，还不如奋起一战的好……”

长长叹息一声，接道：“如今那萧大侠中了沈木风的火攻之计惨遭烧死，

此后，再也无人替咱们抗拒沈木风了，这番各方英雄赶来此地，除了奠祭萧大侠之外，还要替他报仇，也算是合力自救。”

那少年点点头，道：“原来如此。”

老少祖孙两人吃完饭，会帐起身。

店小二自动地送上两件白衣，道：“两位去奔萧大侠之丧，想必换上素服了。”

那老人点点头，接过白衣，放下一锭银子而去。

萧翎目睹两人出门，举手一挥，一个店伙计行了过来道：“大爷有何吩咐？”

萧翎道：“我也要买件白衣。”

店小二捧过一件白衣道：“大爷穿穿看，合不合身。”

萧翎道：“丧衣大约很少合身的，想不到，你们这酒店，连孝衣素服都卖。”

店小二赔笑道：“您大爷不知道，前夜开始，就络绎不绝，有人叫裁缝到本店缝制孝衣……”

语声微微一顿，道：“大爷你别生气，我们开店的，最怕你们这种武师，三句话说不好，出手就要伤人，小店中不得已，只好先制成一些素服摆在这里了。”

百里冰眼看萧翎买了衣服，也唤过店家买了一套。

两人穿上素衣，离开了酒店，又向城外行去。

萧翎低声对百里冰道：“冰儿，如那宇文寒涛还未在那里，其他之人，只怕都难防到那沈木风的阴谋，因此，咱们必需替他们防止暗算。”

百里冰道：“如何一个防止之法呢？”

萧翎道：“咱们装作互不相识，各自选择一处视野广阔的地方，暗中监视全场，如是发觉有可疑的人物，就以手势联络，记着要小心一些，那灵堂中人物杂乱，不要弄错了人，闹出笑话。”

当下和百里冰详细地研究了手势联络之法。

百里冰一一默记于心，说道：“如是咱们发觉那人可疑，要如何对付他呢？”

萧翎道：“最好是暗中伤了他，使他无法从中捣乱，非不得已，不要露出痕迹。”

百里冰道：“好吧！一切都遵从大哥吩咐就是。”

两人一路急赶，待回到那荒店之时，景物已然大变。

只见篷帐连绵，不下十余座，四周都用绳索拦成围墙，每隔两丈，就吊着一盏风灯。

正东方面，开着一个大门，一个布篷之下，坐着两个人，放着一张单桌。

在那单桌之上，放着一本很厚的书册和笔墨纸砚。

不远处林木中马嘶传来，想是拴满了百匹以上的健马。

萧翎缓步行到门口，只见桌后两个当值的人，正是司马乾和楚昆山。

原来，几人追赶萧翎，沿途处处遭遇埋伏拦击，被阻难进，后见大火烧山，萧翎死讯传出，一行人只好退了回来。

萧翎还未行近桌前，那楚昆山已站了起来，遥遥抱拳作揖，道：“兄弟楚昆山，阁下可是凭吊萧大侠之丧而来？”

萧翎怕他听出口音，不敢答话，只好微微颌首。

楚昆山看萧翎满身尘土，知他没有骑马，当下说道：“朋友是行路赶来，更是盛情可贵，请留下姓名，早入篷帐休息去吧！”

萧翎心中暗想：似这等简单的讯问之法，那沈木风如若派来奸细，当真是易如反掌了。

为怕启人疑，萧翎一直不敢回头张望，直待进入帐篷之时，才缓缓回过头望去。

只见那司马乾也瞪着一双眼睛，正向自己凝注，当下加快脚步，行入篷帐之中。

只见一双白烛，还在燃烧，篷帐中已然有许多人，约掠一眼，大约有十四五五个，地上铺着几张芦席，大部分人都在盘坐调息，也有人和衣睡去。

萧翎生怕有人问话，不敢多看，急急盘膝而坐，闭上双目，运气调息。

他虽然跑了不少的路，但以他此时内功的精深，并不觉得累。

隐隐间，他感觉到篷帐被人掀开，为免启人之疑，也不睁眼，心中却在暗暗忖道：希望那冰儿的聪明，也能应付得了，混入此地。

只觉得掀开的垂帘又放下，紧接着响起轻微的步履声，似是有人向篷帐中瞧瞧之后，又转身而去。

突然觉得脸上一热，似是有人故意地把一口气吹在他的脸上，而且这口气余温犹存。

萧翎睁眼去看，只见一个矮胖的大汉，端坐在自己对面，两人相距，也就不过两尺左右，那人圆睁着一双眼睛，盯注在自己脸上瞧着。

这举动使萧翎有些冒火，但仔细一看，那人竟是酒僧半戒大师。

这和尚仍然是那件油污袈裟，满脸酒光，一眼之下，就可识得出来。

萧翎看清楚来人之后，忍耐下心中一腔怒火，重又闭上双目。

突然间，脸上一热，夹带着浓重的酒气扑来，显然，酒僧半戒故意的把一口大气，吹在那萧翎的脸上。

萧翎站起身子，行到篷帐一角，又自坐了下去。

他心中虽然觉得酒僧半戒，这等胡闹，使人难以忍耐，但却无法了解他用心何在。此番到此，既想保密身份，那也不用和他计较了。

酒僧半戒站起了身子，追在萧翎的身后，紧傍着萧翎身侧而坐，低声说道：“朋友，你很沉得住气啊！”

萧翎抬起头，道：“怎么样？”

半戒大师道：“和尚想和阁下谈几句话，成不成？”

萧翎道：“谈什么话，在下一向不愿和人交谈。”

半戒大师道：“阁下贵姓啊？”

萧翎道：“在下姓藤名大丹，够了吧！”

半戒大师道：“原来是藤兄，在哪里发财啊？”

萧翎道：“兄弟一向在湖北活动。”

半戒大师道：“好地方，我和尚一向也在那里活动，怎么没见过藤兄呢？”

萧翎道：“照你们佛家说法，在下和大师无缘。”

半戒大师“哦”了一声，道：“藤兄，认得我和尚吗？”

萧翎道：“很多人都在休息，咱们不要惊扰了别人，大师和在下攀交，明日再谈不迟。”

闭上双目，不再理会半戒。

半成大师一连问了数声，萧翎一直是默不作答，但半戒大师却也有一股

傻劲，心平气和的，低声相向，一句话重复了数十遍，一直不停，看样子，只要萧翎不肯回答，他是永远不会住口。

萧翎无可奈何地睁开眼睛道：“好！只问一句。”

半戒点点头，道：“阁下认识我和尚吗？”

萧翎睁开双目，道：“认识，阁下是酒僧半戒大师。”

半戒微微一怔，还待接口，萧翎又闭上双目，不再理会于他，半戒仔细地打量了萧翎一阵，站起身子离去。萧翎微启双目，望了半戒一眼，心中暗自笑道：这酒和尚，实是难缠得很，如是不用这等法子对付他，势必被他盘问出根底不可。

心念转动之间，只见垂帘一启，一个黑瘦的老人行了进来。萧翎一眼之间，已瞧出那人是百里冰化装，心中暗暗忖道：希望她能有耐心，不要让那半戒大师问出火来，而暴露了身份。只见百里冰四顾了一眼，直对萧翎走来。

但见百里冰行到距自己还有三尺左右时，坐了下去，竟然是望也未再转头多望萧翎一眼。

酒僧半戒眼看百里冰刚刚坐好，立时就追了过去，问道：“朋友，从哪里来啊？”

百里冰冷冷望了半戒一眼，却是默不作声。

半戒大师轻轻咳了一声，道：“喂，和尚和你说话，听到了没有？”

百里冰冷冷地望了半戒一眼，仍然是默不作声。

半戒大师缓缓说道：“阁下认识我和尚吗？”

他口中不停地和百里冰说话，两道眼神，却盯注在百里冰的脸上瞧。

百里冰睁开双目，暴射出冷峻的目光，望了半戒一眼，摇摇头，重又闭上。

酒僧半戒看那百里冰始终是一语不发，竟然没有办法，起身而去，不再多问。

萧翎心中原本替百里冰担心，怕她一开口露出女子口音，定然会引起那酒僧半戒的疑心，却不料百里冰一言不发，竟把半戒大师应付过去。

半宵中，再也无人打扰，天色初亮光景，突然，传进来一阵哀乐之声。

酒僧半戒大声说道：“萧大侠的灵堂已开，祭奠开始，诸位可以上香祭拜了。”

萧翎睁眼看去，只见篷帐中的人全都站起了身子，纷纷向篷帐外面行去。

百里冰和萧翎齐齐站起身子，随在众人身后，行了出去。

抬头看去，只见四面篷帐中人，都已鱼贯行出，萧翎约掠一眼，看四周人群，不下数百之多，每人都穿着白色的孝衣，白巾勒头。

转目望去，只见那座独立的荒店，也已经形貌大变。

四周都由白绫幔起，高约四丈有余。

远远望去，有如一座白色的高楼。

数十盏白色的纱灯，用杉木竿挑起，环布在灵楼四周。

那木竿也经白绫裹着，灵楼四周一片白，所有的树木，也都用白绫幔起，四周百丈内看不到一点杂色。

萧翎心中暗道：想不到我萧翎之死，还有如许光彩。

这时，从篷帐中行进来的人，已然排了四行纵队，缓缓向灵楼中行去。

萧翎行近了，才瞧出那是一座白绫围成的灵楼，占地甚广，虽然是以那几间瓦屋砖舍作为中心，但这白绫环绕的灵堂，却大那瓦舍百倍以上。

更奇怪的是，那环绕白绫有如一道围墙，除了四个门之外，别处无法通行。

初时，萧翎排队随行，并无感觉，但是越想越觉其间必有奥秘，不觉间引起好奇之心，暗道：这座白绫幔成的灵堂，定然是大有作用，进入之后，一定要仔细地观察一番。心中念转，人已行到了入口之处。

只见三阳神弹陆魁章，满面凄肃之容，抱拳说道：“有劳大驾。”

萧翎还了一礼，行入门内，心中暗道：原来这些人都以主人身份出现，招待客人，想来四个入口都是一般了。

抬头看去，只见一个长形的木桌上，铺着白色锦缎，两个身着白色道袍的武当弟子，满脸凄苦地站在桌后，桌上放着文房四宝，白缎已然题满了姓名。

萧翎提笔写上湖北藤大丹五个字，行入灵堂。

灵堂上的布篷，一色纯白的木柱，在平地中搭起了这一座白绫灵堂。

灵堂占地甚广，铺着白绫幔遮的草园，萧翎约略估算一下，这灵堂足可容一千人以上。

一方白缎之上，写着“天下第一侠萧翎之灵位”，竖立正中，两旁是白绫做成的灵帐。

素花罗列，白烛高烧，场中一片肃穆庄严的气氛。

萧翎缓步行向一方白绫蒲团之上坐下，目光微抬，只见灵位上一块横匾写着：“武林明灯”四个大字，不禁黯然一叹，忖道：我萧翎何德何能，受到武林同道如此敬仰，想来实是惭愧得很。

又过了一刻工夫，突然那灵堂之后，缓步走出了两个人。

当先一人身材瘦小，穿着一件又长又大的白衫，头上包着白巾，看上去有些滑稽；但他脸上庄肃、凄苦的神情，却又叫人笑不出来，正是丐帮中硕果仅存的长老，武林中黑白两道人敬重的孙不邪。

第二人长髯垂胸，白色道袍，正是武当掌门人无为道长。

只见孙不邪一抱拳，道：“老叫化孙不邪，诸位中定然有着和我老叫化见过面的人……”

语声微微一顿，道：“老叫化这把年纪，早已退休多年，而且已息隐江湖甚久，但因不愿看武林同道，尽为那沈木风魔掌控制，因此，不惜以风烛残年之身，重出江湖……”

只听一个沉重的声音，由人群中响起，道：“孙大侠重出江湖为我等谋命，凡我武林同道无不感激。”

孙不邪苦笑一下，道：“老叫化老迈了，真正有能救助我武林同道，免于沦入魔掌的萧大侠，却为那沈木风诡计所乘，活活烧死……”

话至此处，老泪滚滚而下，竟自接不下去。

以孙不邪声望之高，居然泣不成声，场中的人，大都难以自制，流下泪来。

良久之后，孙不邪才擦于泪水，接道：“老叫化和萧大侠，相逢于百花山庄，看着他力斗十八金刚的豪勇，当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老叫化虽年近古稀，却也没有经过那等凶险惨厉的阵仗……”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沈木风想尽了办法，用尽了笼络手段，希望能使萧大侠为他所用，掳了他的父母，迫他就范，但年不达弱冠的萧大侠，竟然是不为所动，大义所在，绝不反顾，凛凛气魄，实为老叫化生平所见中第

一侠人，想不到一代侠士，竟为诡计所伤，天道崩溃，夫复何言……”

回顾了无为道长一眼，接道：“萧大侠出道不久，但他为武林影响之大，老叫化亦不知从何说起，道长你说给他们听听吧！老叫化实难控制心头凄伤，无法再说下去了。”

无为道长黯然叹息一声，道：“说尽了天下的称颂之言，亦不足描述那萧大侠的为人……”

回过头去，望着萧翎的灵位，接道：“他来得像一道闪光，照亮了满天乌云，但他走得太快了，留给人无尽的追慕、怀念，也留下一局残棋！”

语声一顿，接道：“但那萧大侠，已然照出了武林中魑魅魍魉，虽然是天嫉奇才，遭那沈木风毒计所害，但他给咱们指明了一条可行之路，咱们得为他报仇，拼命保命。”

只听灵堂下，群豪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但却无人接言。

但闻无为道长接道：“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对目前情势，已然全不适用，倾巢之下无完卵，沈木风志在霸统江湖，除非甘愿为百花山庄之奴，都难免身遭杀戮命运，此刻再不奋起，只怕是没有机会了！”

只听一个粗豪的声音，接道：“不错，萧大侠为了武林正义而死，咱们岂能坐视，就算咱们不是那沈木风的敌手，但也要奋起一战。”

一人接言，群相呼应，灵堂前响起了一片为萧翎复仇之声。

萧翎只听得大为感动，暗道：这些人和我从未晤面，竟然对我之死，如此重视。

只听无为道长朗朗说道：“由于那萧大侠灵光照耀，各大门派及我武林同道，都已觉醒，只要我武林同道结合一心，沈木风有何可怕……”

口气忽然一转，接道：“贫道和那萧大侠几位知友，决定在此开奠三日之后，在萧大侠灵前立誓结盟，同拒百花山庄，萧大侠生前是磊落君子，光明侠士，贫道不愿他英名受污，诸位尽可三思而行，好在还有三日时光，如是愿意留此，为武林正义效力，继承萧大侠未完之志，我等是竭诚欢迎，但如不愿以身涉险，我们也不拦阻，三日内，诸位来去随心。”

只见一个身着道袍的武当弟子，急步行了进来，低声在无为道长耳际说了数言。

无为道长听了武当弟子的话，点点头，高声说道：“诸位都是最早莫祭萧大侠的人，我想在这等急促之下超速来此地之人，都是对萧大侠敬仰最深的人，现在，丐帮中人，赶来祭灵，诸位可以退回帐蓬之中休息，或在这附近走动游玩一阵也好，第四日中午时分，举行为萧大侠复仇、自保的誓盟大会，愿来参加的，我等是全心欢迎，不愿参与那誓盟大会的，诸位也已奠拜过萧大侠的灵位，尽了心意。”

只见灵堂中群豪纷纷起身，退出了灵堂。

萧翎暗中查看，这批人约有二百以上。

灵堂中突然静了下来，大部分人，都已退出灵位。

但还有十余人，不肯走，云集于灵堂一角。

萧翎目光转动，只见百里冰也在其中，当下起身缓步行了过去。

只见孙不邪大步行了过来，抱拳对几人一揖。

他在武林中德高望重，突然行此一礼，慌得十几人齐齐长揖还礼道：“老前辈这等大礼，我等如何敢当。”

孙不邪道：“诸位不肯退走，想必都是对萧大侠特别爱戴之故，不过，

那沈木风就在左右，极可能会派遣高手，来此惊扰，我等不能不作准备，诸位请集于灵堂西侧，以使我等便于控制灵堂，有何变故，也好应付。”

十几人齐应了一声，退入到灵堂西侧。

萧翎和百里冰杂混于几人之中，盘膝坐下。

只听司马乾的声音高声说道：“丐帮申帮主，亲来奠祭。”

萧翎转目望去，只见一个五旬左右的清瘦中年人，缓步行了过来。

在那清瘦的中年人身后，紧随着四个六旬左右的老丐。来人脚踏多耳麻鞋，身着灰色长衫，头上却用白绫包起，胸前戴了一朵素花。

萧翎心中暗道：那当先一位清瘦的中年人，自然是丐帮的申帮主了。

只见那申帮主，神情肃然地缓步行到萧翎的灵前，躬身一个长揖，然后撩袍跪了下去。

灵帛后，突然传出哀怨的乐声，凄楚动人。

四个随行老丐，一排站在那申帮主的身后，相距约四五尺远。

申帮主跪下之后，四个老丐，也随着跪拜于地。拜罢起身，哀乐随止。

孙不邪大步行了过来，道：“帮主，还记得老叫化吗？”

申帮主恭敬地对那孙不邪行了一礼，道：“师叔安好……”语声一顿，接着道：“晚辈早已闻得师叔重出江湖之讯，本当早来拜候，只因帮中出了一点小事，使我无法分身。”

孙不邪叹息一声，道：“现在，事情了结了吗？”

申帮主道：“托师叔的福，小侄已然救平叛徒，按帮规治罪了。”

萧翎心中忖道：原来丐帮中出了内奸，我说呢！江湖上风云，如此紧急，这重要人物，何以始终未见现身。

但见孙不邪微微颌首，道：“那很好，老叫化也正要找你，咱们后面坐吧！”

申帮主点点头，带着四大随行护法，行入灵帛之后。

萧翎心中暗道：“这丐帮帮主此番亲身到此奠祭我，看来，丐帮倒似真的集中高手，准备和沈木风决战一阵的样子。”

又过片刻，司马乾的声音又传了过来，道：“少林三位高僧，奠祭萧大侠的灵位。”

萧翎心中一动，暗道：我在闯关之时，那沈木风身侧，也站着一个小和尚，难道他们正邪两分，各行其是不成。

忖思之间，只见身罩白绫罩袍的三个僧侣，缓步行了进来。

居中一人，年纪老迈，大约有六十以上，两侧的僧侣，却都是三十许人。

三人并步而进，行到萧翎灵前，合掌低喧一声佛号，缓缓跪了下去。

哀乐重起，由灵帛之后，袅袅传出。

萧翎仔细听那乐声，只是一管一弦，但奏出的声音，却是凄凉无比，管似洞箫，弦若琵琶，不知是何人弹奏出来。

三个和尚随着哀伤的管弦，拜了下去。

三僧起身，乐声也随着顿住。

无为道长大步迎了上来，合掌说道：“三位请入后面用斋饭。”

那年纪最老居中的一僧，长长吁一口气，道：“老衲已闻萧施主的大名，心仪甚久，想不到，竟然不能和他一见。”

一面答话，一面举步向灵帛后面行去。

萧翎心中暗道：这三个僧侣，在少林寺中，不知是何身份，无为道长既

似和他们相识，却不肯叫出名号，难道有意不宣出他的名号吗？

百里冰缓缓地移动身躯，和萧翎坐在一起。

但闻司马乾高声叫道：“无名客，祭萧大侠的灵位。”

萧翎听得心中一动，暗道：奇怪啊，既是来祭，何以不肯通名，不知是何许人物。

百里冰和他一般心意，同时特别留心来人。

只听一阵步履之声，一个身着青衣之人，外面披着白绫孝衫，缓步行向灵堂。

萧翎看清楚来人之后，不禁心头一震。

原来，这青衫少年正是白云山庄箫王张放之孙，玉箫郎君。玉箫郎君虽然常常在江湖之上走动，但他武功奇高，平常武林人物，很难得见他之面，而且他又常戴人皮面具，此刻以真面目出现，识他之人，可谓少之又少。

只见玉箫郎君行到萧翎灵位前，既不下拜也不作揖，却望着那灵位出神，良久之后，喃喃自语，道：“萧翎啊！萧翎！这一番你是真的死了呢？还是假亡呢？”

百里冰心中暗暗骂道：你咒我大哥死吗？他要长命百岁活上一百年，一千年。

灵堂中所有之人的目光，都投注在那玉箫郎君的身上，但那玉箫郎君，却如身在无人之境，浑似不觉。

这时，孙不邪、无为道长等，全都在那灵帏之后，未见出来，也无人干涉玉箫郎君的举动。

大约过了一盏热茶的工夫之久，玉箫郎君突然大声喝道：“这灵堂上哪位执事？”

只见灵帏之后，缓步转出来白髯飘飘的楚昆山，道：“朋友，有何见教？”

玉箫郎君打量了楚昆山一眼，道：“老丈怎么称呼？”

楚昆山道：“老朽楚昆山！”

玉箫郎君道：“名字很熟。”

楚昆山道：“好说，好说，朋友有什么事，只管吩咐。”

玉箫郎君道：“楚老丈是这灵堂上的执事吗？”

楚昆山道：“这时刻，正是者朽当值。”

玉箫郎君点头应道：“那很好，在下有一个不情之求，不知老丈肯否答允。”

楚昆山道：“既是不情，想来必非好事了，朋友先请说说看，在下是否力所能及。”

玉箫郎君道：“我要仔细检查萧翎的尸体，如是他真的死了，在下当尽我之力，助你们帮他复仇，如若不是他的尸体……”楚昆山道：“怎么样？”

玉箫郎君道：“在下要火烧灵堂……”

冷笑一声，接道：“一个人装上一次死，也就够了，那位萧大侠，似是装出瘾了……”

楚昆山长吁一口气，道：“朋友贵姓啊？”

玉箫郎君道：“在下此刻，还不便奉告姓名，还请老丈见谅。”

楚昆山道：“朋友，言词忽而甚为有礼，忽而激忿不平，实叫老朽捉摸不定，敌乎？友乎？”

事实上，玉箫郎君此刻心情，也正和他的说话一般，矛盾异常。

但见玉箫郎君脸色一寒，冷冷说道：“老丈，如是不想在你当值时刻中，惹出麻烦，最好能够据实回答在下之言。”

楚昆山道：“好！老朽据实回答，萧大侠并无尸体在此。”

玉箫郎君脸色一变，道：“那为何说他死了呢？”

楚昆山道：“沈木风把他骗入一座原始森林之中，四面放起火来烧，只烧得岩石变色，山川易形，那还会活得了吗？”

玉箫郎君道：“那也不能确证他一定死了啊？”

楚昆山道：“自然，天下武林同道，都希望那萧大侠活着，但他却不见人。”

玉箫郎君道：“他如是真的死了，为何死不见尸体呢？”

楚昆山道：“漫天大火，烧得岩石成浆，何况人的尸体呢？”

玉箫郎君沉吟了一阵，道：“那是说老丈确知那萧翎已经死了吗？”

楚昆山默然说道：“自然是不会活了。”

玉箫郎君双目一瞪，冷然说道：“如是他还活着呢？”

楚昆山道：“那是天下武林之福。”

玉箫郎君道：“哼哼！只怕是天下大乱之源。”

楚昆山道：“老夫活了这一把年纪，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各色各等之人，我都见过……”

玉箫郎君接道：“怎么样？就是没有见过在下，是吗？”

楚昆山道：“不但没有见过阁下之人，而且也听不懂阁下之言。”

玉箫郎君道：“你老迈了，老得有些糊涂。”

楚昆山脸色一变，道：“年轻人，在萧大侠灵堂之前，老夫不愿和你动手……”

玉箫郎君接道：“那是你的聪明……”

语声一顿，口气突转缓和，接道：“在下想向老丈打听一人，不知你是否知晓。”

他这时而冷傲、时而和气的口气、神情，一直把个见多识广的楚昆山，闹得有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皱皱眉头，道：“阁下要打听什么人？”

玉箫郎君道：“岳小钗岳姑娘，阁下认识吗？”

楚昆山一捋长髯，道：“自然识得。”

玉箫郎君道：“那岳小钗岳姑娘，可在此地？”

楚昆山道：“就老夫所知，如若那岳小钗岳姑娘，听到萧翎的死讯，定然会兼程赶来。”

玉箫郎君道：“在下是问她此刻是否在此？”

楚昆山摇摇头，道：“还没有到。”

玉箫郎君道：“还没有到，那是说她一定要来了。”

楚昆山道：“那要看她是否知晓此讯了……”

玉箫郎君厉声接道：“我说你老糊涂了，你还不肯承认。”

楚昆山怒道：“老夫言语清明，人人能够听得明白，怎的老糊涂了？”

玉箫郎君强自按下心头的怒火，冷冷地说道：“如若还有执事的人，老丈最好请回到后面去休息休息。”

楚昆山道：“阁下如是来此吊丧，就该拜拜灵位，如是来此生事的，你划出道子来，老夫奉陪。”

萧翎吃了一惊，暗道：玉箫郎君武功深厚，箫招毒辣，楚昆山如何是他

之敌，如若真要动手，我是不能不管了。

只见玉箫郎君抬起头来，打量了楚昆山一眼，冷笑一声，道：“杀你不武……”

语声一顿，接道：“在未确知萧翎的生死之前，在下还无法确定你们是敌是友。”

楚昆山一拍脑袋，道：“不知是你少不更事，语无伦次呢？还是老夫真的老糊涂了，咱们之间，当真是越谈越叫人难以明白了。”

玉箫郎君道：“有两个人，一定在此，除非他们也被那沈木风活活烧死……”

楚昆山接道：“你说哪两个人？”

玉箫郎君道：“中州二贾。”

楚昆山道：“不错，他们在这里！”

玉箫郎君道：“好，你要中州二贾出来见我，咱们再谈下去，只怕在下也无法忍耐了。”

楚昆山还待再言，商八已从灵帛内闪身而出，抱拳一揖，道：“楚兄请回后面稍息，这位兄台既然指名要见在下，兄弟陪他谈谈就是。”

楚昆山摇摇头道：“今日之事，实是叫老夫生平所遇的一件糊涂事。”

口中说话，人却缓步行入灵帛之后。

玉箫郎君不再理会楚昆山，目光转到商八的脸上，道：“商八，你认识我吗？”

商八道：“似曾相识。”

玉箫郎君道：“咱们见过，也许我那时间戴有面具。”

商八道：“此刻呢？”

玉箫郎君道：“庐山真面。”

商八沉吟了一阵，道：“如是在下猜得不错，阁下可是玉箫郎君？”

玉箫郎君冷哼一声，道：“不错，正是区区在下。”

商八道：“张兄找商八有何见教？”

玉箫郎君道：“我问你一件事。”

商八道：“张兄请说。”

玉箫郎君道：“萧翎是真死了呢？还是假死？”

商人道：“缟素十里，武林同悲，设灵开吊，天下震动，你说他是真死呢？还是假死？”

玉箫郎君道：“这么说来，他是真的死了？”

商八道：“我们希望他还活着。”

玉箫郎君道：“那场火烧得山岩熔化，他如何还能活着？”

商八黯然说道：“但愿我武林同道有幸，吉人天相，萧大哥能够逃出险难。”

玉箫郎君正待接口，突见司马乾急奔而入，道：“沈木风前来吊丧。”

这几句有如春雷乍动，只听得全场的人，为之一呆。玉箫郎君仰天打个哈哈，道：“来得好啊！来得好。”

商八冷冷接道：“阁下可是和沈木风相约在此会面？”

玉箫郎君道：“我们不期而遇。”

商八道：“那有什么好？”

玉箫郎君道：“在下可从那沈木风的口中，求证一下萧翎之死，是真是

假。”

只见灵帔闪动，孙不邪、无为道长，和另一个长髯及腹、满身孝衣之人，并肩而出。

萧翎一看那长髯之人，心中顿时一喜，暗道：原来，他也赶到了，这番设灵招魂，开吊祭我，只怕都是他安排的。原来，那长髯人正是浙北向阳坪璇玑书庐主人，宇文寒涛。孙不邪和无为道长，大约已从商八口中听到了萧翎对那宇文寒涛的推崇，是以，都对他有着适当的尊重。

无为道长回顾了宇文寒涛一眼，低声说道：“宇文兄做主吧！”

宇文寒涛目光转到司马乾的身上，道：“司马兄，那沈木风带有多少从人？”

司马乾道：“周兆龙、金花夫人，和一个年轻的蓝衫人，一共四个。”

宇文寒涛道：“要他们进来。”

司马乾道：“好！在下去对他说。”

宇文寒涛目光一掠无为道长，道：“有劳道兄，传令下去，全面戒备，但未得兄弟之命时，不许擅自出手。”

无为道长应了一声，转入灵帔之后。

#### 第四十七回 倩女哭灵

宇文寒涛目光转到玉箫郎君身上，道：“张世兄可是想从沈木风的口中，求证萧大侠的生死？”

玉箫郎君道：“不错，在下确有此意！”

宇文寒涛道：“在未证实萧翎真死假死之前，咱们之间，虽然非友，但也非敌，是吗？”

玉箫郎君沉吟了一阵，道：“嗯！正是如此。”

宇文寒涛道：“那就请张世兄暂坐灵堂一侧，待那沈木风奠拜过萧翎的灵位之后，张世兄再质问他萧翎是真死，还是假亡。”

玉箫郎君道：“那沈木风恨萧翎有如刺骨，岂肯奠拜他的灵位。”

宇文寒涛道：“在下推想，那沈木风乃一代枭雄，岂能和张世兄一般没有风度。”

玉箫郎君冷笑一声，似要发作，但他却又强自忍了下去，缓缓退到灵堂一边，坐了下去。

这时，宇文寒涛和孙不邪一齐退入灵帏后面，无为道长反而由灵帏后面行了出来。

只听司马乾高声说道：“百花山庄大庄主，沈木风驾临灵堂。”

无为道长道：“请他进来。”

语声甫落，沈木风已缓步行了进来。

萧翎转目望去，只见沈木风左面走着周兆龙，右面是金花夫人，身后那蓝衫少年，正是引诱自己入险的蓝玉棠。

沈木风目光转动，先扫掠了灵堂一眼，不见有什么高人在场，目光才转到无为道长的脸上，缓缓说道：“道长别来无恙。”

无为道长冷肃地说道：“贫道粗体安好，有劳沈大庄主下问。”

沈木风哈哈一笑，道：“道长，这灵堂布置得极为风雅、堂皇。”

无为道长道：“天下英雄同心协力，一夕间成此灵堂，顷尽长沙府白绫白缎，布成十里缟素场面，俗语道：众志成城，看来是不会错了。”

沈木风道：“这气魄很辉煌，道长虽然多才，只伯也未必有此等开阔的气度。”

无为道长道：“沈大庄主此言，是何用心？贫道思解不透。”

沈木风笑道：“在下相信，道长心中一定明白……”

无为道长冷然一笑，道：“贫道不解。”

沈木风仰天打个哈哈，道：“在下既然来到此地，总要停留一段时光，咱们先行奠祭了萧翎的灵位之后，再谈不迟。”

言罢，缓步行到萧翎灵堂之前，长揖之后，跪拜了下去。

萧翎眼看那沈木风对自己行这等大礼，倒是大感意外。

沈木风拜倒的同时，金花夫人和周兆龙，以及蓝玉棠，也全部跪拜下去。

百里冰特别地留心那金花夫人，只见她珠泪纷纷滚了下来。

沈木风拜罢起身，望着萧翎的灵堂，神情肃然地说道：“你虽晚生四十年，但为兄却感觉，细论当代英雄，唯弟与兄尔，弟如肯与兄合作，此刻武林，已然全入我等掌握，一声令下，江湖震动，那时，天下英雄，尽为我等所用，别说一个武林盟主，就是取代当今皇上，也非难事……”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可惜的是，兄弟你少不更事，为一般江湖上求

命之辈，冠以侠名，那侠字害了你，使你落得大火焚身而死，兄弟啊，想想你死的划算吗……”

无为道长冷冷地接道：“他死得名标青史，天下武林，正义之士，人人哀伤。古往今来，武林中不少大英雄、大豪杰，又有哪一个能如他一般，死得这等光彩。何况，萧翎之名，有如春雷乍响，已然惊醒了天下英雄，别说你沈木风阴谋难逞，就算你成就了霸业，也落得千古骂名。”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道长对我这等无礼，如是在五年之前，沈某人早已取你之命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但此刻，在下却不愿杀你。”

无为道长道：“也许贫道非你沈大庄主之敌，不过，你沈木风如愿动手，贫道极愿奉陪。”

沈木风哈哈一笑，道：“道长的勇气，实叫在下佩服。”

无为道长冷冷说道：“沈木风，你已莫祭过萧大侠的灵位，如若别无他事，可以走了。”

沈木风回目一顾金花夫人，只见金花夫人仍然珠泪纷落，呆呆地望着萧翎的灵位出神。

显然，她的哀伤痛苦，是真出于内心。

蓝玉棠冷冷地望了无为道长一眼，道：“你就是武当派掌门人？”

无为道长道：“正是贫道。”

蓝玉棠道：“江湖上传诵你们武当派剑法如何神妙，但在下看来，尽都是欺人之论。”

无为道长道：“贫道似和阁下见过，只是一时记不起了。”

语带双关，有着不屑与谈之意。

蓝玉棠道：“在下蓝玉棠，如是道长不信任在下，不妨当场来试验一番，百招之内，我要道长弃剑认输。”

沈木风摇手阻止住蓝玉棠，道：“在下想和道长详细谈谈。”

无为道长道：“谈什么？”

沈木风道：“谈谈江湖大事。”

无为道长道：“好！沈大庄主请说，贫道洗耳恭听。”

沈木风道：“也许道长不信，江湖大局，我已然掌握了十分之七，只要一声令下，九大门派，一夕间，可入我沈木风的掌握。”

无为道长道：“就贫道所知，武林之中，也有很多同道，誓言要为萧大侠复仇，自然，这期间也包括有九大门派中人！”沈木风道：“这就是你们在此设灵开吊的真正用心了，岂不知你们又错了。”

无为道长道：“贫道想不出哪里错了。”

沈木风道：“你们云集于斯，正好授我以可乘之机，在下已然出尽了百花山庄高手，把尔等团团围困，如是在下不能口头上说服诸位，那只要一鼓把尔等尽戮于斯了。”

无为道长道：“设灵之前，我等已有准备，沈大庄主能否如愿，只怕很难说。”

沈木风正要接口，突闻一个冷冷的声音，抢先接道：“如是那萧翎不死，你沈大庄主似乎没有这么强烈的信心。”

沈木风目光转到玉箫郎君的身上，望了一眼，道：“阁下是何许人？”

蓝玉棠想不到玉箫郎君竟也在此，不禁失声惊噫了一声！沈木风道：“蓝

兄弟认识他？”

蓝玉棠道：“认识。”

沈木风道：“什么人？”

蓝玉棠道：“白云山庄的少庄主，箫王张放之孙……”

玉箫郎君喝道：“住口，家祖是你什么人？”

蓝玉棠道：“咱们情意早断……”

沈木风一挥手，拦住了蓝玉棠，沉声说道：“久闻白云山庄大名，今日幸会少庄主！”

玉箫郎君道：“不用客套，在下想向沈大庄主打听一件事，但望能据实见告。”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少庄主的口气，果然是咄咄逼人，如是在下不愿奉告呢？”

不待玉箫郎君接口，立时接道：“不过，在下仍愿一闻高见。”

玉箫郎君道：“问题很简单，那萧翎是否真的死了？”

沈木风反问道：“真死如何？假死又如何呢？”

玉箫郎君道：“关系很大，对在下和你沈大庄主而言，是生死相关！”

沈木风微微一笑，道：“太严重了，少庄主这点年纪，怎可轻易言死。”

玉箫郎君厉声喝道：“在下问那萧翎是否死了？”

沈木风皱皱眉头道：“死了！”

玉箫郎君口气突然缓和，道：“当真吗？”

沈木风看他神情，忽而声色俱厉，忽而和缓自语，竟然不知他的用意何在，心中暗暗忖道：这个子不知是何用心。当下应道：“不错，阁下有何高见？”

玉箫郎君缓缓说道：“那萧翎的尸体何在？”

沈木风道：“尸体为大火焚去！”

玉箫郎君道：“这话出自你沈大庄主之口，想来是不会错了！”

沈木风道：“干真万确……”

语声微微一顿道：“少庄主可是准备为那萧翎复仇吗？”

玉箫郎君缓缓说道：“如若那萧翎真的死去，在下自有主张，但在下未见到他的尸体，终是放心不下。”

这时，金花夫人已站起了身子，冷冷地说道：“你这人年纪轻轻，却是话也说不清楚，你究竟是希望那萧翎死了呢？还是希望他还活着？”

沈木风一向阴沉多威，有他在场对，一向不许别人做主多言，但他对金花夫人却似有着特殊恩遇，站在一侧，微笑不言。

玉箫郎君望了金花夫人一眼，只见她桃腮星目，长眉弯弯，别有一种徐娘风韵，动人心弦。

当下轻轻咳了一声，道：“自然是希望他死！”

这回答之言，不但使金花夫人大感意外，就是那沈木风也听的一怔，暗道：这玉箫郎君不知在打的什么主意。

金花夫人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道：“那你就不用问了，他已被大火烧死。”

玉箫郎君突然纵声大笑。

百里冰心中暗道：哼！你如知晓我萧大哥还好好地坐在此地，保证你笑不出来。

沈木风乃是久经大敌的人物，冷静异常，不把内情完全了然之前，不肯轻率发作。

冷冷地站在一侧，直待那玉箫郎君自行停下了大笑之声，才缓缓说道：“少庄主笑什么？”

玉箫郎君笑容突敛，缓缓说道：“在下笑那萧翎真的死了，大约再不会有人假借萧翎之名了。”

话到此处，冷冷地望了蓝玉棠一眼。

目光中，充满怨愤。

原来，蓝玉棠假冒萧翎之名，使那岳小钗得知消息，离他而去，如非蓝玉棠假萧翎之名，岳小钗可能已嫁他为妻，日后纵使萧翎在江湖出现，生米已成熟饭，岳小钗已成张夫人，那也无可奈何了。

事后想及此事，愈想愈气，觉出其中变化，大部坏在蓝玉棠的手中。

但闻蓝玉棠冷然说道：“张兄别太高兴，萧翎虽然死了，在下还活在世上。”

王箫郎君冷笑一声，道：“你如不想活，那倒是容易得很！”

蓝玉棠怒道：“别人怕你张家箫法，在下却是不怕。”

灵堂中人，看两人突然争吵起来，你言我语，若有所指，大家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有萧翎心中了然，这两位沾亲带故的表兄弟，为着岳小钗相互嫉恨，已到了水火不容之境。

使萧翎心中不解的是，那蓝玉棠一向畏惧玉箫郎君，何以此刻竟然毫无畏惧，而且摆出一副跃跃欲试的神情呢？

只见玉箫郎君身体移动，缓缓向后退了两步，冷冷说道：“咱们在萧翎灵堂之前，比试一百招，百招内我要取你之命。”

蓝玉棠虽然明知玉箫郎君的武功强胜过自己，但也无法忍耐，缓步而出，道：“好！咱们就比一百招。”

他原想激怒玉箫郎君出手，触怒沈木风和金花夫人，由这两人出手，一举间击毙玉箫郎君，自己岂不减少一个情敌。

哪知事与愿违，玉箫郎君竟是不肯贸然出手，反而退后两步，向他挑战。

众目睽睽之下，蓝玉棠就算明白非敌，也只好硬着头皮出来。

他走得很慢，心中希望那沈木风或金花夫人出言阻止，自己就借阶下台。

哪知沈木风和金花夫人有如未曾看到一般，竟然是视若无睹。

此情此景之下，蓝玉棠只好对那玉箫郎君行了过去，右手一抬，长剑出鞘。

无为道长一皱眉头，道：“这地方似乎不是两位动手的地方吧？”

蓝玉棠回顾了沈木风一眼，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

沈木风再也不能装聋作哑，淡淡一笑道：“蓝世兄请暂时忍耐一二，来日方长，两位的恩怨随时可以结算。”

蓝玉棠借阶下台，还剑入鞘，缓步退到沈木风的身后。玉箫郎君仰天大笑三声，放步向外行去。

行约数步，突见司马乾急步奔了进来，道：“有一位女客奠灵。”

无为道长道：“告诉她沈大庄主在此，要她晚一阵再来。”

司马乾道：“在下也这么说，但那位女客听说沈大庄主在此，非要进来不可。”

王箫郎君正要行出灵堂，听得司马乾之言，立时停下脚步。但闻无为道

长道：“你可曾问了那姑娘的姓名？”

司马乾道：“问过了，她说姓岳。”

沈木风接道：“好啊！不知那岳姑娘为何突然要见在下。”

无为道长道：“岳小钗岳姑娘，是吗？”

司马乾道：“这个在下没有问她。”

无为道长道：“请她进来。”

司马乾应了一声，正待转身出去，突闻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应道：“不敢有劳。”

语声甫落，只见一个气度清雅的白衣少女，缓步走了进来。萧翎转目望去，不禁心头一震，暗道：“果然是岳小钗岳姊姊。”

虽然是一身孝衣，而且是一身重孝，白绫勒发，白缎蛮靴，岳小钗双目微现红肿，但两道目光却仍如冷电一般。她似是未料到玉箫郎君和蓝玉棠都在此地，看到了两人之后，不禁微微一怔。

但那只不过是一瞬间的工夫，略一怔神后，又恢复了平静。她缓步直向灵堂行了过去。

就在行向灵堂之时，另外两个身佩长剑，全身孝衣的少女，已悄无声息地行入灵堂，并肩行到岳小钗的身后。

萧翎目光转动，只见来人正是那素文、小虹。

那小虹一向喜着红衣，全身如火，此刻换着白衫、显得十分清雅，也似是长大了很多。

只见岳小钗对萧翎的灵位跪拜了下去，口中却高声说道：“翎弟阴灵有知，贱妾拜灵来了，慈母遗命，已把贱妾……”突闻一声重重的咳嗽，打断了岳小钗未完之言。

岳小钗回头望去，只见那咳嗽之人，正是玉箫郎君，不禁一颦柳眉儿，但却忍下未言。

玉箫郎君人极聪明，一听岳小钗的口气，已知岳小钗的用心，她想借拜灵之机，说出心中之言，说出她已是萧翎的妻子，那是众耳皆闻，日后纵然有使她就范的机会，她亦可因此作为理由，堵人之口。

所以，玉箫郎君故意捣蛋，不让她说出口来。

岳小钗望了玉箫郎君一眼之后，又高声接道：“贱妾母亲遗命之中，说得十分明白，已把贱妾的终身，许配给……”

玉箫郎君高声说道：“岳姑娘！”

岳小钗冷冷说道：“什么事？”

玉箫郎君道：“萧翎死了，你是否要替他报仇？”

岳小钗道：“不错，要替他报仇。”

玉箫郎君道：“你一人之力，不觉得太过单薄吗？”

岳小钗道：“不要紧，如是我不能替他报仇，至少可以战死，在阴曹地府之中会他。”

玉箫郎君淡淡一笑，道：“你战死了，也没有替他报仇啊！那岂不是死得很冤吗？”

岳小钗道：“张兄有何高见？”

玉箫郎君道：“在下之意是，姑娘要替萧翎报仇，就一心一意地替他报仇，不择手段不计后果。”

岳小钗似是已被那玉箫郎君说动，星目眨动了两下，道：

“怎么样？”

玉箫郎君道：“凡是能够为萧翎报仇出力的人，姑娘都该把他当作朋友，就当今江湖上而论，在下我嘛！应该是姑娘首要拉拢之人！”

岳小钗沉吟了一阵，道：“不错，如若我要不择手段的为萧兄弟报仇，张兄应该是能力最强的一位了。”

玉箫郎君哈哈一笑，道：“姑娘夸奖了……”

忽的黯然一叹，接道：“咱们之间，似乎是陌生了。”

岳小钗想到他昔年相待之情，亦不禁为之黯然，摇摇头道：“张兄的病势好了吗？”

玉箫郎君反问道：“姑娘见过你师父吗？”

岳小钗摇摇头道：“没有啊！”

玉箫郎君道：“我这病势，多亏了姑奶奶的医道，灵丹和心药齐施，把我从垂死中救了回来。”

岳小钗心知他听谓心药为何，是以并不深问。

但那玉箫郎君却自行接道：“我那姑奶奶告诉我一句话，实比服了她小罗丹还有妙用！她说不论我要什么，都必得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成，她愿全力助我……”

岳小钗听到师父要全力助他，不禁呆了一呆。

玉箫郎君苦笑一下，接道：“你害怕了？”

岳小钗摇摇头，道：“师父对我，诚然是恩重如山，但她不能逼我违背我母亲遗命。”

玉箫郎君长长吁一口气，道：“我知道，就算她老人家全力帮我，我也不一定得偿心愿，但她要我爱惜身体，实是说对了。”

岳小钗道：“你病势好得很快。”

玉箫郎君道：“只要我心情开朗，姑奶奶有的是灵丹奇药。”

岳小钗不再理会玉箫郎君，缓缓转过头去，拜伏于萧翎的灵位之前。

这次，她不再高声祝祷，喃喃低语，别人只见她口齿启动，却不知她说些什么。

沈木风神情冷静，一直站在旁侧，不言不语。

无为道长早已和宇文寒涛、孙不邪等，有所安排，是以，也表现得冷静异常。

直待岳小钗拜罢起身，沈木风才缓缓说道：“区区沈木风，听说姑娘要见在下。”

岳小钗道：“我认识你。”

沈木风是何等才慧的人物，已然从玉箫郎君和岳小钗一番对话之中，听出了一点内情，而且也从蓝玉棠口中听到过一点，蓝玉棠甘心投效自己，就是为了这岳小钗，蓝玉棠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沈木风助他生擒岳小钗。

因此，在沈木风心目之中，早已对岳小钗有了极深的印象，玉箫郎君、蓝玉棠，都为她发狂的难以自制，心中暗道：倒要详细瞧瞧，这丫头有什么迷人之处，能令人如此颠倒。

仔细看去，只见她柳眉凤目，十分端庄，并无任问妖媚之感。

心中大是奇怪，忖道：此女也不过算个美女而已，如何会使玉箫郎君、蓝玉棠为她颠狂呢？

只听岳小钗冷然说道：“沈木风，你杀了我萧兄弟？”

沈木风微微一笑，道：“不是杀死，是在下放的一把火，把他活活烧死了！”

岳小钗道：“杀死，烧死，似是没有不同吧！”

沈木风笑道：“一样的死法，只是死时滋味有些不同罢了。”

岳小钗道：“杀人偿命……”

沈木风接道：“不错，不过，那要有人能够为他报仇才成。”

岳小钗道：“我要替他报仇！”

沈木风虽口中在和岳小钗说话，但双目却一直留神打量着岳小钗，希望能瞧出，为何能令人那样倾倒，如痴如醉。

需知玉箫郎君和蓝玉棠，不但都是身负绝技的人物，而且年少英俊，神态潇洒，都是一般少女们梦寐以求的情郎，岳小钗却是坚拒两人，使他们为情所困。

他这么留心观察，果然瞧出了岳小钗有着与众不同之处。

她有着一股慑人心神的气质美，流现于眉宇之间，纵然是发怒时，也有着一种不同的风情。

沈木风瞧了一阵，亦不禁怦然心动，忘记了回答岳小钗。

岳小钗厉声接道：“沈木风，咱们就在我萧兄弟灵堂之前动手相搏，一分生死！”

沈木风双目中奇光闪动，打个哈哈，笑道：“姑娘，可是自信能够胜过我沈某人吗？”

岳小钗冷冷说道：“我没有胜你的把握，但我却有一颗必死的心！”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有一件事，在下想不明白。”

岳小钗道：“什么事？快些说。”

萧翎冷眼旁观，心中暗暗着急，忖道：岳姊姊如何能是那沈木风之敌，如若两人真要动手相搏，那是非要逼我出手不可了。

但闻沈木风道：“萧翎有什么过人之处，竟能使姑娘如此倾心，不惜和萧翎同登鬼录？”

岳小钗道：“这是我的事了，与你何干！”

沈木风回顾了蓝玉棠一眼，道：“这位兄台，岳姑娘是否相识？”

岳小钗道：“认识，怎么样？”

沈木风哈哈一笑道：“那很好，这位蓝兄，为了你岳姑娘，才肯投入我的百花山庄之中，为在下效力，但却要在下答应他一个条件……”

语声一顿，望着岳小钗，哪知岳小钗似是已胸有成竹，冷哼一声，不肯接口。

沈木风见岳小钗不肯接口，只好接道：“他的条件，是要在下生擒岳姑娘，配他为妻。”

岳小钗冷然一笑，仍不肯答话。

沈木风又道：“在下已经答应了他的条件，所以，岳姑娘尽可放心，你纵然非我之敌，我也不会杀你。”

岳小钗冷冷说道：“你亮兵刃吧！”

沈木风道：“姑娘请用兵刃，在下赤手空拳奉陪姑娘几招。”

岳小钗伸手松开腰中扣把，抖出软剑，正待出手。突闻玉箫郎君喝道：“岳姑娘，住手！”

岳小钗回头望了玉箫郎君一眼，道：“什么事？”

玉箫郎君道：“在下先打头阵。”

岳小钗叹息一声，道：“你如何是沈木风的敌手！”玉箫郎君淡淡一笑，道：“我知道，我不能胜他，难道不能战死吗？”

岳小钗道：“那又何苦呢？你和萧翎没有这份交情啊！”玉箫郎君道：“你要为萧翎战死此地，是吗？”

岳小钗道：“不错。”

玉箫郎君黯然说道：“你如战死于此，我的生死，还有什么重要，我如先你而死，也许能得你洒几滴同情之泪，那就够了。”

一向冷静沉着的岳小钗，也为玉箫郎君这几句话大为感动，长叹一声，说道：“张兄的深情，小妹永铭肺腑，至于为萧翎战死于此，那倒不用了。”

玉箫郎君突然纵声而笑，道：“很久以来，小兄没有听到过你这样温柔的声音了……”

一撩长衫，取出一支玉箫，接道：“我不是为萧翎，而是为你。”

玉箫一指沈木风，又道：“江湖上都说你沈木风武功高强，在下闻名已久，今日希望能见识一番，阁下请亮兵刃吧！”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你是箫王张放之后？”

玉箫郎君道：“不错，张某的身份，还可和你沈大庄主一战吧！”

沈木风缓缓说道：“张世兄家世辉煌，可当得武林世家之称，世兄要和在下动手相搏一事，沈某人就想不通了。”

玉箫郎君道：“在下所思所为，岂能是凡夫俗子能够了然，沈大庄主请亮兵刃吧！”

沈木风冷然说道：“在下很奇怪，阁下志在岳小钗，但那萧翎，却又是张世兄最大的情敌、障碍，在下代你除去萧翎，阁下应该对我沈某感激才是，为何却要和在手下动手呢？”

玉箫郎君道：“这和萧翎无关，在下是为了岳姑娘。”

沈木风道：“如是那萧翎还活着呢？”

玉箫郎君呆了一呆，道：“这个……这个……”

沈木风冷冷接道：“如是在下未烧死那萧翎，你和那萧翎将是水火不相容的仇人，岳小钗自然是帮助萧翎，阁下和岳姑娘，也将是誓不并存的仇人，但在下帮你杀了萧翎，我却又变成了你的仇人，这笔帐，当真是难算得很。”

岳小钗虽然明知那沈木风在施展挑拨手段，劝服玉箫郎君，但她本无意让那玉箫郎君为自己拼命，芳心之内，倒希望沈木风挑拨生效，使那玉箫郎君退出事外。

她心中感觉到欠那玉箫郎君的太多，如若再让那玉箫郎君为自己拼命而死，心中自然是更为不安了。

所以，她也不出言反驳。

但闻玉箫郎君说道：“大庄主说得不错。萧翎活在世上，我和他是誓不两立的仇人，但如他确实死了，他又是在下的好友了。”

沈木风道：“嗯！很糊涂的一笔帐。”

玉箫郎君道：“很清楚，但要看你怎样想了，如是你能想到爱乌及屋，那就不用再忌恨萧翎了。”

沈木风点点头，道：“这么说来，张世兄是一定要和在手下动手了？”

玉箫郎君道：“不错，而且咱们这番动手，定要分个生死胜败出来。”

沈木风笑道：“现在嘛，太早了一些！”

玉箫郎君道：“为什么？”

沈木风道：“在下想给阁下一个机会，你多想一想，明日午时，咱们再动手不迟。”

玉箫郎君目光转注到岳小钗的脸上，道：“岳姑娘意下如何？”

岳小钗道：“答应他吧！”

王箫郎君道：“明日咱们在何处相见？”

沈木风道：“悉凭张世兄之见。”

玉箫郎君道：“仍在这萧翎灵堂之前如何？”

沈木风道：“明日午时，沈某人按时来此。”

玉箫郎君道：“在下午时之前到此，恭候大驾。”

沈木风道：“在下告辞了。”

转对无为道长道：“道长请早作准备，明日午时，沈某人来此搏斗过张公子之后，要和道长等交手。”

无为道长道：“贫道等随时候教，恕不远送了。”

沈木风道：“不敢有劳。”

转身大步而去。

无为道长目睹沈木风等去之后，才长长吁一口气，道：“岳姑娘、张公子，请入灵堂后面休息一下吧！”

玉箫郎君不置可否，暗中却看着岳小钗的举动，只待那岳小钗举步向灵堂后面行去，玉箫郎君才随后而入。

百里冰暗施传音之术，道：“大哥，咱们不能让那玉箫郎君骗了岳姊姊，我去告诉她你还活着。”

萧翎吃了一惊，急急伸出手去，抓住了百里冰的左腕，低声说道：“不可造次。”

两人坐的距离很近，伸手即可相触，不致引起别人的疑心。但萧翎心中明白，宇文寒涛为人细如发，只怕在这灵堂四周，早已暗中布下人手，稍露破绽，即将被他们瞧出内情。是以，一拉百里冰手腕，立刻放手，低声说道：“咱们在这灵堂之中，时间太久了，应该出去走走了。”

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百里冰随在萧翎身后，出了灵堂。

两人找了一座无人的帐篷，行了进去。

百里冰行入室内，四顾了一眼，不见有人，方低声说道：“大哥，咱们要设法混入那灵帏后面瞧瞧啊！”

萧翎双目中奇光闪动，良久不语。

百里冰久久不闻萧翎答话，心中大感奇怪、低声说道：“那玉箫郎君存心不良，岳姊姊又误认你真的已死，咱们必得早些设法，把你活着的消息，告诉岳姊姊啊！”

萧翎缓缓转过脸来，双目盯注在百里冰的脸上，看了良久，才摇头说道：“冰儿，那玉箫郎君，苦恋岳姐姐，十分痴情，是吗？”

百里冰怔了怔，道：“是的！怎么样？”

萧翎道：“那玉箫郎君为人性格肖嫌偏激一些，但并不是一个坏人，对吗？”

百里冰道：“但他对大哥很坏啊！”

萧翎道：“他本来和我无怨无仇，只因为岳姊姊之故，他才恨我，他把

我视作了唯一的情敌。”

百里冰长长叹息一声，道：“大哥不恨他吗？”

萧翎摇摇头，道：“不恨他……”

百里冰道：“唉！大哥的气度，似乎越来越恢弘了，当真是叫人敬佩。”

萧翎凄凉一笑，道：“冰儿，玉箫郎君约沈木风明午在此相会一事，想来那沈木风必然将有一番布置，咱们要设法查出一些内情来，也好告诉宇文寒涛早作准备。”

百里冰道：“我也想到一件事，如是明午当真要展开一场决斗，大哥是否要出面呢？”

萧翎道：“那要看当时情形了，如若咱们能不现身，那就不用现身了。”

百里冰道：“小妹想不通，为何大哥一直不愿现身，隐秘身份，用意何在？”

萧翎微微一笑道：“问得好……”稍一思索，接道：“我和沈木风数番抗拒之后，故然使很多武林同道，由畏惧那沈木风，逐渐变得豪壮勇敢起来，但也有很多武林高手，原为自保而被逼得和沈木风抗拒的人，因我而缩手不前，如是他们知晓我已死了，武林中人再也无人会为他们作那马前之卒，他们势非起而自保不可了……”

百里冰点点头，接着道：“不错，武林中确有这样的人，我虽然说不出他的名字，却有着这样的感觉。”

萧翎淡淡一笑，接道：“你知道沈木风今日前来吊丧的用心何在吗？”

百里冰道：“他觉得用诡计烧死大哥，心中极为不安，特来大哥灵前凭吊。”

萧翎摇头笑道：“别人会如此，沈木风决然不会如此！”

百里冰道：“难道他来此地，还有什么阴谋？”

萧翎道：“他找不到我的尸体不放心，特来此查看，带着金花夫人和蓝玉棠同来，其用心更为明显了！”

百里冰道：“为什么？”

萧翎道：“因为那蓝玉棠是诱我入伏的人，那金花夫人，是沈木风手下，和我相处最好，情意较真的一人……”

百里冰道：“我说呢！她刚才那等悲伤，有如杜鹃啼血，不似装作出来的。”

萧翎淡淡一笑，道：“那沈木风算准了我如还在世上，必要到此地来，他要用蓝玉棠和金花夫人激动我的哀伤、愤怒心情，露出破绽……”

百里冰接道：“你要是躲起来，他们不是一样的看不到吗？”

萧翎道：“他可从那悲伤气氛，瞧出一点内情，这就是吊我之丧的用心了。”

百里冰道：“那他现在是否已知晓咱们还活着呢？”

萧翎道：“我想他不知道，他想不到咱们混入了坐在灵堂前的吊丧群豪之中，他没有仔细观察过咱们，他认为我如回到此地，无为道长必然知晓。”

百里冰道：“唉！咱们这几个月相处之中，大哥不但武功进境日新月异，就是智力，也似是日日不同，人说大哥天纵奇才，看来是不错了。”

萧翎摇摇头，道：“情势逼人，连年无日不在风头浪尖的生死边缘，初时我不知想，现在，学会了用心思索，环境逼人，不用心也不成了。”

百里冰柔婉一笑，道：“大哥越来越能干，我就显得越来越笨了……”

语声一顿，道：“其实我日夜追从大哥，处处由你保护我，也不用费心

思了。”

萧翎叹一口气，道：“冰儿，你知道咱们此时的处境吗？”

百里冰听得一怔，道：“怎么？难道咱们处境很险？”

萧翎道：“正邪的决战，迫在眉睫，沈木风已然全面发动，表面上，各位此刻处境很平静，其实，这正是大风暴前的一段暂时沉寂，也正是各逞心机，决生死、争存亡的紧要关头。小兄内心沉重，有如重铅压身，此时此情，只要咱们一着失算，就要造成武林中悲惨劫难。”

百里冰道：“这样严重吗？”

萧翎道：“不错！所以，我宁可要商兄弟和杜兄弟肝肠痛断，岳姊姊椎心泣血，也不能现身说明内情。”

百里冰沉吟了一阵，道：“大哥如此作为，有何用心呢？”

萧翎道：“要沈木风认为我真的死去，我才能来去自如，破坏他的计划，使他的阴谋难逞。”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宇文寒涛似是亦有了精密的计划，此人之能，绝不在沈木风之下，但他无法掌握胜算，因此，我必得暗中助他一臂之力！”

百里冰道：“如是宇文寒涛智略强过那沈木风，为什么不能掌握胜算呢？”

萧翎道：“那沈木风处心积虑数十年，布成了今日局面、江湖上精锐高手，大部为其罗致收用，宇文寒涛纵然才略过人，但双方实力却有着很大区别……”

话到此处，目光突然转注到百里冰的脸上，道：“冰儿，咱们要暂时分手了。”

百里冰道：“大哥要到哪里去，不能带我同行吗？”

萧翎道：“我适才已经说明了目下情势，咱们不能力儿女私情，误了大事。”

百里冰缓缓点头道：“好吧！咱们几时再见？”

萧翎道：“也许今夜，最迟明日午时之前。”

百里冰道：“我在灵堂中等你。”

萧翎道：“你要替我办一件事了。”

百里冰精神一振，道：“什么事？”

萧翎道：“岳姊姊不是沈木风的敌手，如是明日午时灵堂前一场决斗，沈木风当真赴约而来，岳姊姊和玉箫郎君，都将伤死于沈木风的手中，午时之前，我如还不回来，你要设法阻止这一场恶斗。”

百里冰道：“用什么法子拦阻呢？”

萧翎道：“悄然告诉岳姊姊，我没有死，不要她和那沈木风硬拼略一沉吟，接道：“不过，最好是不要用这办法，这是最后之策。”

百里冰点点头，道：“我记下了。”

萧翎站起身子，道：“你的武功足堪自保，但要小心一些，乖乖得等我回来。”

言罢，起身出帐而去。百里冰追出帐外，只见萧翎大步向外行去。

萧翎行出那连绵帐篷，直向荒野走去。

因为云集于此的天下英雄，不下数百之多，人往人来，十分混杂，是故，萧翎出入篷帐，并无什么困难。

百里冰直待萧翎的背影完全消失之后，才长长吁一口气，转身又向灵堂

之中行去。

这时，吊丧之人，大都已拜过灵位，路途较远者还未赶到，灵堂中一片寂静。

百里冰缓步行入灵堂，但见一缕袅袅清烟，散发出扑鼻清香，整个灵堂中，不见人影。

她缓步走近萧翎灵前，目注萧翎灵位，忍不住微微一笑，伸出手去，轻轻向萧翎灵位上的几个字摸去。

只听一个低沉的声音传入耳际，道：“那只是白绫写上的黑字，阁下伸手触摸不知是何用心？”

百里冰回头望去，只见那说话人长髯及胸，身着白色长衫，正是宇文寒涛，心中暗道：大哥常说此人之能，尤在那沈木风之上，我只要一开口，必然要被听出破绽，无论如何不能开口。

但那宇文寒涛两道目光，有如冷电一般盯注在百里冰的脸上，使她感觉无法不理对方。

百里冰心中大急，暗道：如若大哥在此，必有方法对付他，如今只我一人在此，势将要被他逼出破绽了。

焦急之间，心中突然一动，忖道：有了，我装作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巴，他就无法逼我说话了。

念转意决，伸手指指嘴巴摇摇头。

宇文寒涛一皱眉头，道：“阁下不会说话。”

百里冰点点头，伸手在地上写道：“我能听会写，只是无法说话。”

宇文寒涛略一沉吟，道：“阁下请灵后待饭如何？”

百里冰心中暗道：就今日所见而言，这灵堂之后，似乎是他们专以招待高手嘉宾的要地，也是抗拒沈木风的核心，岳姊姊在里面，玉箫郎君、无为道长等都在里面，进去瞧瞧应该是很难得的事了。是以也不推拒，转身向灵帏后面行去。

灵帏之后，有一条两尺宽窄走道，两边白绫作壁。

宇文寒涛低声说道：“白绫作壁，行道清明，希望你朋友不要因好奇心，故意冲破绫壁，那恐将铸成大错。”

百里冰回目望去，只见宇文寒涛站在灵应之旁，并不随同前来，心中大感奇怪。

但她假冒哑巴，又不能启口追问。

只见宇文寒涛举手一挥，道：“阁下只管向里面行去，只要你能够循着白绫夹道而行，自会有人接待。”

百里冰心中暗道：这人果是心机深沉，难测高深，要我一人行入，不知用心何在？

但她此刻有如骑上了虎背，只好转身向前行去。

只见那白绫夹成的甬道，七折八转，有如行入了八卦图中一般，百里冰足足走了一顿饭工夫之久，仍未走到尽处，也未见有人迎接。

忽然心中一动，停下了脚步。暗道：这整座灵堂，能有多大，我这一阵奔行，不下五里之途，却仍然在这白绫甬道之中打转，分明陷入迷阵之中了，大哥再三称赞宇文寒涛，看来果然不错，这人的确是胸罗玄机，怀有甲兵。

突然间人影一闪，宇文寒涛陡然出现在一处转角所在，缓缓说道：“朋友的修养很好。”

百里冰口齿启动，几乎说出声来，话到口边，又咽了下去。宇文寒涛举手一招，道：“阁下请随在下身后行走。”

百里冰依言行了过去，跟在宇文寒涛身后。

只见宇文寒涛转了几转，人已出了白绫夹着的甬道，景物随着一变。

一座座白绫布成的雅室，分列两侧。

百里冰暗赞道：里许方圆之地，不但能以白绫布成迷阵，而且又能建筑成一座座的雅室，如非精通建筑计算，决难在短短数日之中完成。

但见宇文寒涛伸手掀起一个垂帘，缓缓道：“阁下请进。”

百里冰缓步行进，打量着室中布置。

室中仍是一色白，不见杂色，一张木桌上，铺着白色的桌布，四张木椅上放着白色的垫子，白色瓷壶，白色瓷杯。两张木椅上分坐白色道袍的无为道长和白色长衫的孙不邪。无为道长望望宇文寒涛，道：“这人是谁？”

宇文寒涛道：“一个有口难言的武林朋友！”

孙不邪一皱眉头，道：“有口难言，那是哑巴了？”

宇文寒涛点点头，道：“不错！”

一面答话，一面在位置上坐了下来。

孙不邪两道炯炯的眼神，盯注在百里冰的脸上瞧了一阵，道：“阁下是否经过了易容？”

百里冰摇摇头。

#### 第四十八回 定苦计为复仇

宇文寒涛紧傍百里冰身侧而坐，伸出手去，轻轻在百里冰肩上拍了一掌。百里冰吃了一惊，急急起身避开。

她这惊慌失措的举动，使得宇文寒涛也不禁为之一怔。但不过一瞬间，又恢复了镇静之色，淡淡一笑道：“如若在下猜的不错，阁下并非真的哑巴！”

百里冰心中暗道：要糟，棋差一着，满盘皆输，我自认高明的事情，却要变成拖累了。

只听宇文寒涛接道：“阁下有一个很好的同伴，已经离开此地，你们交谈过很多话，而且阁下也和别人谈过话。”

百里冰心中暗忖道：他举证历历如绘，显然早已经派人在暗中监视着我，今天想赖，只怕也是赖不过了。

宇文寒涛看那百里冰仍然不肯接腔，又道：“阁下就是那沈木风的奸细，但在萧大侠开吊之日，我们也不会伤害你。”

孙不邪突然接道：“宇文兄，你能确知他不是哑巴吗？”

宇文寒涛道：“确定不是。”

孙不邪道：“好！老叫化让他说话。”

右手一伸，突然向百里冰左手腕上抓去。

百里冰一闪避开，伸手乱摇。

无为道长看他闪避孙不邪擒拿的身法，已知是位高人，霍然离位，挡在门口。

宇文寒涛神色肃然地接道：“阁下似是不用再装作了，在下说过，就算你是那沈木风的奸细，在下等也不会杀你，但阁下如若一味的装聋作哑，那是逼迫我们出手了。”

孙不邪大踏两步，直向百里冰迫了过去，冷冷说道：“只要阁下会讲话，我老叫化就不信你不肯开口。”

口中说话，右手一抬，又是一掌劈了过去。

这一掌势道强猛，挟带着一股强猛异常的掌风。

百里冰右手一扬，推出一掌，人却又向旁侧闪去。

双方发出的内力相触，孙不邪冷哼一声，道：“阁下的掌力不弱。”

陡然欺身而上，双掌连环劈出。

掌掌快速，有如雷奔电闪一般，迫的百里冰不得不出手接。只觉孙不邪的掌力，一招强过一招，三掌过后，百里冰已经被震得双臂发麻，胸中血气浮动。

孙不邪眼看对方竟然能够连接自己三掌，大感意外，暗暗赞道：瞧不出这个糟老头子的武功竟也不弱。

原来，百里冰扮装成一个瘦小的老人。

孙不邪掌势加强，双掌一齐劈出。

百里冰避开右掌，却无法避开左面掌势，只好硬着头皮又接一掌。

这一掌力道奇猛，震得百里冰嚅了一声，一交跌坐在地上。孙不邪收掌而退，皱皱眉头，道：“怎么？是个妇道人家。”

宇文寒涛大行两步，逼近百里冰，道：“阁下究是何许人，女扮男装而来。”

百里冰缓缓站起身子，右手按在唇上，低声说道：“小声些。”

聪明绝伦的宇文寒涛，也被百里冰这等举动，搞得微微一怔，道：“此地十分安全，姑娘若有什么话，请说不妨。”

百里冰心知此刻，若再不说实话，实难应付过去，自己决难是这三大高手之敌，如是被他们生擒了去，揭下脸上面具化装，也要露出本像，不如早些说出来的好。

心中念转，缓缓说道：“我是百里冰！”

宇文寒涛、无为道长，齐齐失声惊叫，道：“什么？你是百里姑娘……”

百里冰急道：“小声些。”

宇文寒涛放低了声音，道：“姑娘不是和萧大侠在一起吗？”

百里冰道：“是啊！”

无为道长说道：“姑娘没有被那沈木风烧死吗？”

百里冰道：“烧死了，我怎还会到此地呢？”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也没有被火烧死吗？”

百里冰道：“沈木风连我都烧不死，如何会烧死我萧大哥呢？”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现在何处？”

百里冰道：“你不是知道他离开此地了吗？”

宇文寒涛道：“那化名藤大丹的就是萧大侠？”

百里冰道：“大哥一向赞你心细如发，看来果然不错了。”

孙不邪道：“你当真是百里姑娘吗？”

百里冰道：“自是真的啦！”

宇文寒涛道：“大概不会错了，在下还隐隐可辨出她的声音。”

孙不邪道：“现在，咱们不能有得丝毫失措，必得认明真身才成。”

百里冰无可奈何，只好抹下脸上化装，露出本来的面目。无为道长仔细瞧了百里冰一眼，突然长长吁一口气，道：“果然是百里姑娘，这么说来，那萧大侠未遭毒手……”

百里冰急急接道：“你轻一些……”

孙不邪忍不住心中的欢乐，哈哈大笑，道：“我说呢？萧兄弟不似早天之相啊！”

百里冰怒道：“老叫化子，你不要笑，好不好？”

孙不邪微微一呆，道：“你这小毛丫头，这般叫我吗？”

百里冰道：“好！你们嚷吧！嚷的大家都知道了，大哥定要怪我。”

侧身向外行去。

宇文寒涛横身拦住了百里冰的去路，低声说道：“姑娘不要生气，先请坐下吧！咱们慢慢地谈。”

孙不邪轻轻咳了一声，道：“好吧！老叫化子不笑就是。”

宇文寒涛伸手拉过一张木椅，低声说道：“姑娘请坐。”

百里冰缓缓坐了下去，双手一招，道：“你们都坐过来。”

孙不邪、宇文寒涛、无为道长都依言围拢了过来。

百里冰道：“我大哥再三的告诫我，不许我泄露他还活着的消息！”

孙不邪道：“为什么？难道他要大家都为他悲伤得肝肠痛断吗？”

百里冰道：“他自有用心了，绝不会让你们白白地痛断肝肠！”无为道长道：“沈木风那把火烧得山岩融化，峰谷变色，但却未把萧大侠和姑娘烧死……”

百里冰道：“怎么？你可是很希望我们被烧死吗？”

无为道长先是一怔，继而淡淡一笑道：“姑娘不要断章取义。”

百里冰神色严肃地说道：“我大哥再三告诫我，暂时不要告诉你们他还活着的事，如今我被你们逼了出来，他如是知道了，心中定然不高兴。”

孙不邪拍拍胸脯，道：“不要紧，老叫化担保你无事。”

宇文寒涛道：“姑娘和萧大侠逃出火场一事，定然是有着惊险万状，奇迹一般的经过，但那已成过去，咱们日后再说不迟。目下最为重要的是，萧大侠此刻到了何处，沈木风已率高手到此，萧大侠人单势孤，咱们得派人去接应他。”

百里冰摇摇头道：“不行，你们派人去接应他，岂不是露了风声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其实，他现在在哪里，我也一样不知道，只知他办事去了！”

宇文寒涛道：“姑娘可知他几时回来吗？”

百里冰道：“明日午时之前，他定然赶上岳姑娘和沈木风那场决斗……”

放低了声音，接道：“我大哥活着的事，除了你们三位之外，暂时不能让别人知道，尤其不能让玉箫郎君知道。”

孙不邪道：“中州二贾，这两人自听得萧翎噩耗之后，终日以泪洗面，茶水不进，太苦了，萧翎既然未死，为何还让他们苦下去。”

百里冰沉吟了一阵，道：“这两人实也可怜，你们劝劝他们两吧！”

孙不邪道：“除了让他们知晓萧翎未死的消息之外，谁也没有法子劝他们！”

百里冰道：“要是告诉了他们，日后大哥怪我，那要怎么办呢？”

孙不邪道：“老叫化子讲过了，替你担待。”

宇文寒涛道：“其实，沈木风已经来过，纵然让中州二贾知晓此事，也不会有大碍了。”

百里冰道：“大哥一向赞你智计百出，才慧绝世，只有你才能和沈木风一较智力，你看看能不能告诉他们。”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萧大侠太捧我，其实他的气度、风骨才使人处处心折，而才华尤在区区之上……”

语声一顿，接道：“中州二贾，数日中未进饮食体能大为减退，此时，正值用人之际，这两大高手，如是因体能消退，无法派上用场，那就太可惜了。”

百里冰道：“依你之意，那是应该告诉他们了？”

宇文寒涛道：“在下只说出轻重利害，是否要告诉他们，那要姑娘决定了！”

百里冰沉吟了一阵，道：“好！那你就告诉他们吧！不过，不能说我在

此。”

宇文寒涛道：“如是姑娘不肯和他们相见，在下说了，他们也不会相信。”

百里冰道：“那要如何？”

宇文寒涛道：“最好姑娘和他们见上一面。”

百里冰道：“如是别无良策，那也只好如此了！”

无为道长道：“贫道去请他们来。”

起身向室外行去。

宇文寒涛长长吁一口气，道：“萧大侠对明日午时沈木风和岳姑娘决斗之约，如何吩咐？”

百里冰道：“他没有，他只说明日午时之前，他会赶回此地。”

宇文寒涛沉吟了一阵，道：“萧大侠既然还活在世上，咱们这对敌之策，不得不稍作修正了。”

孙不邪道：“老叫化子有个愚见，不知成是不成。”

宇文寒涛道：“老前辈有何高见？”

孙不邪道：“百花山庄实力虽然雄厚，但中心在沈木风一人身上，如若咱们能够把那沈木风击毙或是生擒，是否能够使百花山庄的实力星散江湖？”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自然可以，不过，生擒或击毙沈木风，只怕不是容易的事。”

孙不邪道：“照老叫化的看法，那沈木风明日午时，定然会来此赴约！”

宇文寒涛道：“不错，一定会来！”

孙不邪道：“待到他来此之时，老叫化准备相助岳小钗一臂之力，和他硬拼一战，如若是幸而把他击毙，也可除去武林一大祸恶。”

宇文寒涛叹息一声，道：“沈木风是何等人物，岂能计不及此，如若在下料断的不错，沈木风明日午时，必将率领极多的高手而来，在下原来想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玉碎灵堂，既可为萧大侠报仇，亦可为武林除一大害，但因萧大侠未死，这计划心得从新改变一下才成。”

孙不邪奇道：“你那玉碎灵堂的计划，怎么老叫化一点也不知道？”

宇文寒涛歉然一笑，道：“这计划不但孙老前辈不知，就是无为道长，也不知晓。为了确保秘密，除了在下之外，只有中州二贾知晓……”

孙不邪嗯了一声，接道：“现在你既然说了出来，总该说给老叫化听听吧！”

宇文寒涛道：“老前辈不要误会，在下让中州二贾知晓此事，实因有着惜重他们之处，不得不说明内情了……”

语声一顿，接道：“中州二贾聚敛之丰，当今武林中无出其右，算上那沈木风，也未必能强过中州二贾，不过，世人只知他们聚敛金银珠宝，却不知他们无所不收。在下那玉碎灵堂之策，也是得知两人收藏了一种‘破山神雷’之后，才动此念。老前辈大概还记得百年前一位破山老人的往事，那人终身喜爱火药，创造出破山神雷，曾在场搏斗中施放出手，使当场三九二十七名武林高手，全部伤亡殆尽。因为神雷威力强大，使破山老人四名弟子，也死于当场，那老人虽然独逃劫难，但也身受重伤，半年后伤重而歿、遗留下两颗破山神雷，却为中州二贾收藏了起来。”

孙不邪点点头，道：“老叫化也知道这件惨事。”

宇文寒涛道：“中州二贾得到那仅有的两个破山神雷之后，因它过于恶毒，把它藏于铁盒，埋之地下，萧翎死讯传出，两人报仇心切，突然想到了两个神雷，竟然把它取了出来，带在身上，商八把此事告诉在下之后，在下才安排玉碎灵堂之计，准备和那沈木风同归于尽在萧大侠灵堂之上。”

孙不邪道：“老叫化明白了，中州双贾准备施用破山神雷，和沈木风并赴黄泉。”

宇文寒涛叹息一声，道，“老前辈太低估沈木风，以他的武功和机智，咱们纵有杀他的利器，只要被他瞧出破绽，早作戒备，他还有逃出大劫之可能。如若咱们运用神雷不当，又必会为他瞧出破绽，因此，杀他之法，要使他在全然不觉中，神雷突然爆炸，才能伤他。”

谈话之间，无为道长带着中州二贾，行入室中。

中州二贾进入室中，四道目光一齐投注百里冰的身上。

两人虽然认清了那确是百里冰，似是心中还是不敢相信一般，揉揉眼睛，又望了百里冰一眼，愁苦、哀伤的脸上，才泛出一丝笑容。

百里冰看到两人双目红肿，满布血丝，商八那便便大腹，也似是小了甚多，原本满脸红光的脸色，也变得一片苍白。

杜九一张脸，更是难看，有如枯木一般，青中透黄。

百里冰目睹两人形象，想到他们内心之中的煎熬，亦不禁为之黯然，缓缓站起了身子，行到两人身前，柔声说道：“苦了你们啦。”

商八微微一笑，道：“现在好了，不知几时可见到大哥之面？”

百里冰道：“明日午时之前，你们就可见到他了……”

突然一皱眉头，接道：“不过，我不能告诉你们他改装的形貌，你们也不能和他招呼。”

杜九一向冰冷的面孔上，也现出难得一见的笑意，说道：“咱们只要知晓大哥还活在世上，那就够了。”

原来，无为道长已把部分内情，先行告诉了中州双贾。

宇文寒涛举手一招，道：“商兄、杜兄，两位请过来坐。”

商八、杜九心中痛苦尽消，依言行了过去，道：“宇文兄有何指教？”

宇文寒涛道：“适才在下和孙老前辈谈起咱们玉碎灵堂之策，如今萧大侠还活在世上，这法子自然也不能用了！”

商八道：“我们那萧大哥一向推崇宇文兄的才华，如何处理，还要宇文兄做主了！”

孙不邪接道：“不论玉碎灵堂之策，是否还用，老叫化子还想听听准备对付沈木风的法子！”

宇文寒涛笑道，“其实也不是什么奇妙之法，只是咱们陪沈木风同死，方法是由在下和商兄各带一颗破山神雷，和沈木风动手相搏，再动手引发神雷，双方一齐粉身碎骨。”

孙不邪叹息一声，道：“你们该早把这法子告诉老叫化，由老叫化怀神雷和他们动手，老叫化已经形将就木，不凶死，也再难活得几年，能和沈木风同归于尽，死得光光彩彩，也好博得后世美名，你们两位都还在壮年之期，怎能轻易言死？”

宇文寒涛笑道：“在下想过，如以武功而言，老前辈和沈木风动手，那是最好不过，只是老前辈和无为道兄，都不能死。”

无为道长对这玉碎灵堂之计，原本毫无所闻，是以一直用心倾听，未多接言。

孙不邪却接口说道：“为什么？”

宇文寒涛道：“因为沈木风被炸死之后，百花山庄并未星散，半局残棋，还要孙老前辈这等德高望重，武功绝世的高人，出面收拾。但沈木风死去之后，百花山庄没有了领导中心，以孙老前辈和无为道兄的声望，登高一呼，不难联合九大门派中高手，歼戮余孽，如若老前辈和无为道兄，在这场搏斗之中死去，这些大事，又叫何人完成呢？”

孙不邪略一沉吟，道：“现在萧大侠未死，全局转变，咱们又应该如何呢？”

宇文寒涛道：“这就是在下要和诸位研商的事了。”

孙不邪摇摇头，道：“不用研商了，还是你宇文兄想个法子，讲给无为

道长和老叫化听听，我等如若能听出毛病，再行提出修正，如是找不出毛病，那就照宇文兄的计划进行了。”

宇文寒涛缓缓说道：“好！在下提出拙见，诸位如是认有不妥，那就再作计议……”

语声微顿，接道：“萧大侠既然未死，咱们暂时不用破山神雷为宜，明日午时，沈木风到此之时，也许萧大侠也在场中，施放出破山神雷，只怕要波及无辜，而且能否炸死沈木风，还难预料，这本是孤注一掷的打算，此刻，咱们似乎是不宜采取。”

孙不邪道：“老叫化之意，不如把破山神雷交由在下携带，明日午时，由老叫化出面，单独约那沈木风，找一片空旷之地，一决生死，如是老叫化幸能得胜，自然不用再施放破山神雷，万一非他之敌，再施放神雷，我和他同归于尽。”

宇文寒涛摇摇头，道：“这法子不成！”

孙不邪道：“为什么？”

宇文寒涛道：“不要说此刻用人之际，老前辈不宜轻易言死，单是那沈木风的狡猾多疑，也不会答应老前辈的挑战。”

孙不邪道：“宇文兄，不用为老叫化的生死担忧，我这番重出江湖，就没有打算再重归林泉，乐度余年，至于沈木风，不肯接受老叫化的挑战一事，倒叫老叫化想不明白。”

宇文寒涛轻轻叹息一声，道：“难怪老前辈有此一问，世人对那沈木风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所以，他才能纵横自如，造成今日之局，他为人多疑、阴沉，任何一个细微小节，都不放过，老前辈想约他到一处空旷所在挑战，那就是一个极大的破绽。”

孙不邪接道：“宇文兄未免把那沈木风形容得太过神化了，老叫化不信他有如此过人之见。”

宇文寒涛沉吟了一阵，道：“老前辈不信在下之言，不妨一试。”

孙不邪道：“好，你把那破山神雷给我，并且告诉我施放之宇文寒涛道：“可以，不过，老前辈要答允在下一件事！”

孙不邪道：“什么事？”

宇文寒涛道：“如是那沈木风不答应和老前辈挑战，老前辈从此之后，就要听凭在下的调遣，不得再问内情。”

无为道长本想劝阻，但见宇文寒涛一脸严肃之色，似是要借此机会，以制服孙不邪，也就不再多言了。

孙不邪沉吟了一阵，道：“好吧！老叫化自信可使那沈木风就范……”

百里冰接道：“为什么？”

孙不邪微微一笑，道：“据老叫化的经验，武林中人，大都极爱情面，沈木风在数百英雄之前，如是不答应老叫化的挑战，那是对老叫化示弱了，料想他不敢不允。”

宇文寒涛缓缓说道：“对沈木风不能以常情测度。”

孙不邪道：“老叫化不相信那沈木风连面子也不顾到。”

宇文寒涛缓缓说道：“看来，只有一试之后，老前辈才肯信在下之言了。”

孙不邪道：“如是事情果是如你宇文寒涛之料，从今之后，不论你宇文寒涛如何派遣我老叫化，水里水中去，火里火中行，老叫化绝不再多问一句，可以吗？”

宇文寒涛道：“好！咱们就此一言为定。”

百里冰一皱眉头，道：“孙老前辈，大哥都一向极赞许宇文先生的智慧，你为什么要不肯信他的话呢？”

孙不邪道：“老叫化子长了这大年纪，难道连一点见识也没有吗？你这小女娃儿，知晓什么！”

宇文寒涛道：“既是看法各异，只有赌赌看了……”

语声一顿，接道：“萧大侠明日依然出现灵堂，他显然不愿现露身份，咱们自然是暂不泄露为佳，明日也不用设法逼他现身。”

无为道长道：“咱们是否也要有所布置呢？”

宇文寒涛道：“是的，既是孙老前辈决心要以破山神雷，和那沈木风同归于尽，咱们只有别作布置的了……”

语声一顿，道：“道长率咱们编成的第一队高手，应付沈木风随来之人，商兄、杜兄，代替孙老前辈率领第二队高手，专以堵截沈木风本人，必要时，可以破山神雷对付他们，余下的事，由在下临场应变，再行调派。”

无为道长、商八、杜九齐齐应了一声。

宇文寒涛缓缓由怀中摸出破山神雷，双手捧给孙不邪道：“老前辈，破山神雷在此，老前辈您收下吧！”

百里冰凝目望去，只见那破山神雷，只不过有鸭蛋大小，遍体血红，如非事先知晓，绝想不到此物有着那等惊人的威力。

孙不邪双手接过，应了一声，道：“老叫化实难相信，它有着破山碎石的威力。”

宇文寒涛神色肃然地说道：“如是老前辈自觉无法和沈木风同归于尽，希望不要轻用。”

孙不邪点点头，道：“如是不能和沈木风同归于尽，老叫化也还想多活几年，宇文兄尽管放心。”

宇文寒涛道：“那很好，此物只要受重击，即可爆炸，老前辈如能让沈木风一掌击中，而使它爆炸，那是上策，否则只要施用内力，把它摔在地上即可，不过，据晚辈所知，这破山神雷威势虽大，但必死的距离是在一丈之内，超过一丈，对方就有生存的机会了。”

孙不邪道：“老叫化记下了。”

宇文寒涛道：“明日午时，沈木风来此之时，岳小钗和玉箫郎君，必然会先行出手……”

百里冰接道：“萧大哥说，那岳姑娘不是沈木风的敌手，要我阻止此事，不能让岳姑娘伤在沈木风的手中。”

宇文寒涛点头应道：“这个在下会作安排，不用姑娘费心，明日姑娘也在场中，希望你能够镇静一些，不要出声呼叫，使我们乱了章法。”

百里冰道：“你一定得阻拦岳姑娘，不能让她受到伤害。”

宇文寒涛道：“姑娘放心，在下决不让岳小钗受到毫发之伤，但姑娘只管坐山观虎斗，用不着多管闲事。”

百里冰道：“好！我答应你。”

宇文寒涛站起身子，道：“萧大侠不似早夭之相，闻得噩讯时，在下有些半信半疑，但就当时形势而论，一个人陷于四方大火之中，实是万无生还之理，但命不该死，五行有救，果然发生奇迹，此刻，诸位心中已安，希望能够好好坐息一阵，培养体能，明天也许还有一场恶斗……”

转目一顾百里冰，接道：“在下已为姑娘备妥了住宿之地，紧邻岳姑娘，中间只有一层白绞阻隔，姑娘只管安心调息，也可以暗中听听，但不能多说一句话，需知那岳姑娘耳目灵敏，一句话就可能暴露了你的身份。”

百里冰点点头道：“我腹中饥饿，想进些食用之物。”

宇文寒涛道：“姑娘请到房中休息，自会有人为姑娘送上食用之物，姑娘可以重新易容，早些去吧！”

百里冰重新涂上易容药物，随在宇文寒涛身后，绕了数条甬道，来到一处小室之前。

宇文寒涛掀起垂帘，百里冰低首行入室中，宇文寒涛缓缓放下垂帘而去。两人未再交谈一语。

百里冰目光转动，只见室中放有一张木板搭成的小床，床上白单白被，大约这是灵堂之后，设备最好的房间之一，准备迎接贵宾之用。片刻之后，一个白衣少女，送上了饭菜。

饭菜很简单，但很可口，百里冰食过饭菜之后，和衣登榻，拉被盖身，准备小睡片刻，再行运气调息。

就在她凝神闭上双目时，突闻一个低沉的声音，传入了耳际，道：“岳姑娘。”

百里冰听出那正是玉箫郎君的声音，不禁精神一振，暗道：那宇文寒涛把我安排于此，那是有心让我听到玉箫郎君和岳姑娘的谈话了。当下凝神听去。

但闻岳小钗的声音传了过来，道：“是张兄吗？”

玉箫郎君应道：“正是在下，明午时分和沈木风一场决战，也许咱们都难保得性命，今日今宵，该是咱们活在世间，最后的一日一夜了……”

长长叹息一声，接道：“在下想和岳姑娘谈几句话，不知是否可以？”

岳小钗道：“张兄请进来吧！”

百里冰心中暗道：岳姊姊带着两个女婢，不知是否也在房中。

但闻玉箫郎君道：“姑娘那两位女婢呢？”

岳小钗道：“她们住在隔壁。”

玉箫郎君啊了一声，道：“那两位婢女，对你敬爱异常，明日午时一战，你如伤在沈木风的手中，她们只怕要以身相殉。”

岳小钗叹道：“她们随我多年，以身殉主，还有可说，但是张兄你……”

玉箫郎君接道：“今日在灵堂之前，我已表明心迹，难道你还要我再说一遍吗？”

岳小钗叹息一声，道：“我亏欠张兄的太多了，今生已然无法报答！”

玉箫郎君道：“还说什么报答，明日咱们的生机很小。”岳小钗道：“你既然知道，为什么定要参与此事呢？”

玉箫郎君道：“这就叫情难自禁。”

岳小钗道：“但我对你无情啊！”

玉箫郎君道：“在下却情有独钟，甘愿为卿效死。”

岳小钗道：“你知道张家只有你一根苗，你如战死此地，张家香火，要谁继承？”

玉箫郎君道：“你如战死我也势难独生，张家还不是要绝后代。”

岳小钗道：“我有什么好，张兄竟如此痴心。”

玉箫郎君道：“在下如能说得出姑娘的好处，那也不会如此痴情了。”

岳小钗叹息一声，道：“张兄，你看我身侧两个婢女如何？”

玉箫郎君道：“聪慧娇美，善体人意。”

岳小钗道：“她们年轻的，殉死当真是可惜得很。”

玉箫郎君道：“你可以想法子遣她们去办一桩事，避开明午一战。”

岳小钗道：“她们已知晓此事，只怕不会离开了，除非……”玉箫郎君道：“除非什么？”

岳小钗低声说道：“除非张兄肯带她们走。”

玉箫郎君道：“我带她们离开这里……”

岳小钗道：“是的，可以救她们两条命。”

玉箫郎君叹了一口气，道：“我明白了，你想要移花接木，让我带她们走，唉！看来，你对我还不了解……”

岳小钗接道：“张兄对我的情意，小妹已经永铭肺腑之中，只怪相逢恨晚，小妹只好有负雅意了，萧翎虽然和我尚无名分，但是慈母遗命，我这做女儿的岂能违背她的心意，因此，我早把萧翎当作我的丈夫，张兄的一番情意，岳小钗只好求报来生了。”

玉箫郎君接道：“萧翎用情不专，既有了你岳姑娘，又招惹了百里姑娘，他既无义，岳姑娘又何苦对他用情。”

百里冰听得暗暗忖道：好啊！我和大哥妾意郎情，关你什么事了。

但闻岳小钗叹息一声，说道：“萧翎根本不知道我母亲遗书许婚，他也从未把我当作妻子和情人看待。”

玉箫郎君道：“他把你看作了什么人？”

岳小钗道：“看作姊姊，长者。”

玉箫郎君道：“如若那萧翎真把你当作姊姊，那和咱们相识之情，则并无冲突，我将尽我所能，助他……”突然想到萧翎已经死去，长叹一声，说道：“可惜他已经死去了。”

百里冰暗道：我大哥得道多助，怎么会死得了呢？岳小钗道：“是的，我也不能独生。”

玉箫郎君道：“你该替他报仇。”

岳小钗道：“不错，我正要替他报仇。”

玉箫郎君道：“在下有一个奇想，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岳小钗道：“什么事？”

玉箫郎君道：“你对沈木风这场搏斗，胜败之算如何？”

岳小钗道：“毫无胜算。”

玉箫郎君道：“咱们武功确难是那沈木风的敌手，只有凭恃不畏死的勇气，和他一拼了。”

岳小钗道：“我心中早已自认是萧翎的妻子，自然是应该为夫殉节，但你何苦呢？”

玉箫郎君淡淡一笑，道：“你就算战死在沈木风的手中，那也不算替萧翎报仇。”

岳小钗叹息一声，道：“我自知无能替他报仇，只要尽到心意就是了。”

玉箫郎君道：“如若咱们两人联手，是否有胜沈木风的希望？”

岳小钗道：“希望不大。”

玉箫郎君道：“如若咱们都能有一个希望，那取胜或者可能？”

岳小钗道：“什么希望？”

玉箫郎君道：“在下说过了，这是一个奇想，如是说错了，希望你不要生气。”

百里冰暗暗忖道：这人实也可怜，处处陪尽小心，生恐开罪了岳姊姊。

只听岳小钗道：“你说吧！”

玉箫郎君道：“如若姑娘答应在下，杀了沈木风之后……”岳小钗冷冷接道：“怎么样？”

玉箫郎君道：“杀了沈木风之后，若咱们还能活着，那就替萧翎建一座最好的坟墓，然后……然后……”

岳小钗道：“然后怎样呢？”

玉箫郎君道：“然后，咱们在萧翎坟墓之前，结下一座茅庐，替他守孝三年，姑娘也算对他尽了心意。”

岳小钗叹息一声，默然不语。

玉箫郎君道：“那时，你再作决定，是否要嫁我为妻。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岳小钗道：“张兄用情如此之厚，倒叫小妹难安了……”玉箫郎君道：“你答应了？”

岳小钗道：“其实，我答应不答应，都无关紧要，因为咱们取胜的机会，太渺茫了。”

玉箫郎君道：“我那姑奶奶，赐我灵丹之时，曾经传了我几招武功，她说这是她毕生智慧结晶，我希望能凭借新学的武功，胜得那沈木风。”

岳小钗道：“原来你已经有了仗恃。”

玉箫郎君道：“这也是碰运气的事了。”

岳小钗道：“看来你心中好像是有些把握。”

玉箫郎君道：“如若咱们胜了，那是替萧翎报了仇，是吗？”

岳小钗道：“不错。”

玉箫郎君道：“萧翎死于沈木风之手，我们替他报了仇，他死在九泉之下。也该甘心了。”

岳小钗道：“唉！张兄先请回去，容小妹想想再说好吗？”

玉箫郎君道：“好！在下告辞了，岳姑娘想想吧！明晨在下再来。”

岳小钗道：“张兄走好，恕小妹不送了。”

但闻脚步之声，传了过来，似是玉箫郎君离开了岳小钗的房间。

百里冰心中暗道：大哥并未死去，如若岳姊姊明晨答应了玉箫郎君，那又将是一个无法了结的纠缠，看来，我应该早些设法，把大哥未死之讯，告诉那岳姊姊才成。

心念一转，挺身而出。

正待举步向岳小钗房中行去，心中突然一动，停下脚步，暗道：如若我自私一些，不把此讯告诉岳姐姐，等她答应了，事成定局，那时，大哥的心目之中，只有我一个人了……一时间，私情、理智，在心中翻腾不息，不知如何决定。突然间，软帘启动，玉箫郎君满脸怒容，当门而立。百里冰望了望玉箫郎君，缓缓退回木榻上，坐了下去。玉箫郎君放下软帘，缓缓向百里冰行了过来，口中冷冷说道：“你听了多少，是吗？”

百里冰心中暗道：我如一说话，他定然会听出我是女子口音，看来，只有装哑巴了。

心中念转，伸手指指自己的嘴巴，摇摇头。

玉箫郎君一皱眉头，道：“你是哑巴？”

百里冰点点头。

玉箫郎君冷笑一声，道：“凡是哑巴都有些耳聋，阁下的听觉如何？”

百里冰几乎张口说出话来，急急点了点头。

玉箫郎君淡淡一笑，道：“我说的声音很低，你为何听得很清楚。”

百里冰摇摇头，又摇手，装作未听清楚之状。

玉箫郎君冷冷说道：“我说的是一样的声音，但你却有些听得很清楚，有些听不清楚，分明是装作的了。”

百里冰心中暗道：我如一味示弱，只怕更要使他疑心加重了。

当下双目一瞪，双手连挥，示意玉箫郎君退出室去。玉箫郎君冷笑一声，右手突然一伸，直向百里冰手腕之上扣去。

百里冰疾快地向后退了两步，避开一击，左手却故意在绫壁上碰了一下。

原来，她经这一阵忖思，想出了一个法子，惊动岳小钗，以便替自己解围。

玉箫郎君原想自己出手一击，必可擒拿住对方的手腕，却不料对方竟然能一闪避开去，不禁微微一怔，冷冷说道：“原来阁下是真人不肯露相。”

陡然欺身而上，双手连连递去，攻向百里冰。

玉箫郎君武功何等高强，如是全力施攻，百里冰不还手，决难应付，幸好那玉箫郎君，并无伤害百里冰的用心，全是擒拿手法，希望拿住百里冰的脉穴逼她说话。

哪知他一连攻了十余招，全部为百里冰闪避开去，不禁脸色一变，道：“看阁下身份，分明已列武林一流高手，为何不肯还手。”

百里冰还不见岳小钗过来解围，心中大是焦急，暗道：岳姊姊如若再不来，那是迫我还手了。

但她在玉箫郎君攻出的几招擒拿手中，已然隐隐觉到对方的武功，高强异常，如是动手相搏，必得全力出手，才能支持得住。

玉箫郎君不闻百里冰回答之言，冷笑一声，道：“阁下小心了，我要在十招之内，取你之命。”

话甫落口，右手一抬，疾快绝伦地发出一掌。

百里冰早已全神戒备，急急向旁侧一闪，避开一击。

玉箫郎君一掌发出，第二招紧随攻出，一眨眼间，已然劈出了四掌。

百里冰避开三掌，第四掌却不得不举手还击，施展斩穴手逼开了玉箫郎君一掌。

玉箫郎君冷哼一声，道：“看来，我又低估阁下了。”

这当儿，突然一个清脆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张兄住手。”

玉箫郎君回头看去，只见岳小钗伫立在小室之中，不知何时，她已经行了进来。

天不怕，地不怕的玉箫郎君，却唯独对岳小钗有着几分敬畏，当下轻轻咳了一声，柔声道：“岳姑娘……”

岳小钗接道：“你为什么要杀他？”

玉箫郎君道：“他听了咱们的说话，我问他话时，他却装聋作哑，这人分明不是好人，只怕是沈木风派来的奸细。”

百里冰吃了一惊，暗道：这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为人也极是阴险，他说我是那沈木风的奸细，如是岳姐姐相信，两人不问青红皂白，联手而出，

当真是十招，可取我之命了。

只见岳小钗双目在百里冰脸上瞧了一阵，摇摇头，道：“不至于吧！那无为道长和宇文寒涛，都是智慧绝高的人，岂能让敌人奸细混来此地，而且又让他住在此地。”

玉箫郎君道：“那牛鼻子老道和宇文寒涛也不知安的什么心，把这样一个又丑又怪的糟老头子，摆在你的隔壁，我非得去要他们说个道理出来不可。”

岳小钗道：“不用了，他们也是要为萧兄复仇的人，你何苦找人麻烦呢？”

玉箫郎君道：“好吧，看在你的份上，饶他们一次就是。”

岳小钗微微一笑道：“张兄，回去休息吧！明日咱们还要合斗强敌。”

玉箫郎君冷若冰霜的脸上，突然泛现出一片笑意，道：“姑娘说的极是，明天咱们还要合斗那沈木风，你也要好好地休息才成。”

言罢，转身出室而去。

百里冰目睹那玉箫郎君脸上的神情变化，心中暗暗叹道：看来，这玉箫郎君对待岳姊姊是情深如海，只要她稍假辞色，那玉箫郎君，心中就快活起来了。

心念转动之间，玉箫郎君已然行出小室。

岳小钗也正举步向室外行去。

百里冰突然向前两步，扯住岳小钗。

岳小钗眉头一耸，似要发作，百里冰急急地蹲下身子，在地上写道：“我有话对姊姊说，不能让玉箫郎君听到。”

岳小钗看完地上字迹，略一沉吟，也在地上写道：“你是什么人？”

百里冰伸手在地上写道：“小妹百里冰。”

岳小钗似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般，用手揉揉双目，又仔细看看地上的名字，点点头，道：“咱们等会再见。”

起身行了出去。

#### 第四十九回 齐力抗梟雄

百里冰暗中留心，发觉那岳小钗双颊间起了一片绯红之色，显然，这消息使她生出了无比的激动，但她仍然能控制着自己的举动。

岳小钗行出室外，果然见玉箫郎君站在一处转角所在，回目相望。

目睹岳小钗出室之后，才转身快步而去。

百里冰在室中等了约一刻时光，岳小钗重又行了进来。这时，岳小钗已然完全恢复了镇静，神色冷肃地说道：“快取下你的面具，我想要瞧瞧你的真正面目。”

百里冰道：“玉箫郎君不会闯进来吗？”

岳小钗道：“我已有安排，不用担心！”

百里冰抹去脸上药物，回复原来容貌，道：“姊姊请看。”

岳小钗见了百里冰抹去脸上易容物，现出本来面目后，轻轻叹息一声，道：“果然是你。”

伸出手去，把百里冰拉入怀中，柔声说道：“妹妹，你一定受了很多苦。”

百里冰原想她定然会先问萧翎的消息，却不料她先行慰问自己，当下说道：“依赖大哥的机智，我们逃出了沈木风安排的火阵。”

岳小钗点点头，道：“萧兄弟呢？”

百里冰道：“他发觉沈木风准备歼屠灵堂的阴谋，单人一剑，出去侦察那沈木风率领人手的实力去了。”

岳小钗道：“他见过我没有？”

百里冰道：“见过了，姊姊奠祭灵位时，我们都在灵堂上。”

岳小钗耸了耸柳眉儿，道：“他为什么不暗中告诉我一声，使我早些放心。”

百里冰心中暗道：看来岳姊姊很生气，我该替大哥解释一下才是。

当下说道：“大哥说，绝不能让沈木风知晓他未被大火烧死的消息……”

岳小钗道：“为什么？”

百里冰道：“大哥说如若沈木风知晓他未死的消息之后，定然会别作准备，他要在沈木风意料之外突然出现，使得沈木风措手不及……”

岳小钗道：“他想搏杀沈木风？”

百里冰道：“大哥没有直接说出，但小妹看出他有此用心！”岳小钗道：“唉！他常常劝别人珍惜生命，自己却一点也不知道珍惜。”

百里冰道：“一点不错，姊姊见他时，好好说他一顿。”

岳小钗眉宇间忧愁未解，却又忍不住莞尔一笑，道：“你为什么不动劝他呢？”

百里冰道：“唉！他哪里肯听我劝呢！”

岳小钗道：“你既劝他不住，我说他，他也未必肯听啊！”百里冰道：“他一定会听姊姊的话。”

岳小钗道：“为什么呢？”

百里冰道：“小妹常见他提到姊姊时，神情间流露出无限的尊敬，所以，小妹推想他定然是很怕姊姊的。”

岳小钗笑道：“萧兄弟外和内刚，哪里会怕我呢？”

百里冰急道：“小妹之言，绝不会错，姊姊不信，见他时不妨试验一下。”

岳小钗微微一笑，改变话题，道：“你们能逃出那漫遍荒野的大火，实

是不可思议的事，快些讲给姊姊听。”

百里冰应了一声，把经过之情，很仔细地讲了一遍。

岳小钗听得连连点头，道：“得道多助，讲起来近乎奇迹，但却被你们遇上了。”

百里冰道：“姊姊，我求你一件事，好吗？”

岳小钗道：“什么事，只要姊姊我能力所及，一定会答应你。”

百里冰道：“还请姊姊装出不知他仍活在世上的消息，因为大哥告诉我，不许我泄露出去。”

岳小钗道：“好！姊姊答应你……”

语声一顿，接着道：“我和沈木风约斗的事萧兄弟是否知道？”

百里冰道：“自然知道了，姊姊在灵堂和沈木风订约时，我们都在灵堂之上。”

岳小钗想到在灵堂上，众目睽睽之下，自己无异以萧翎妻子身份出现，如今既知萧翎未死，而且又知他在场听闻，不禁感觉到一阵羞意，脸上一热，道：“唉！萧兄弟越大越坏了。”

百里冰低声说道：“那也不能怪他啊！他如设法告诉姊姊，决然无法瞒过那沈木风。”

岳小钗道：“对于我和那沈木风约斗之事，萧兄弟准备如何？”

百里冰道：“他说明日午时之前，要赶回灵堂，但他仍然劝小妹阻拦住姊姊，不用和那沈木风一决生死了，但小妹却为姊姊担心一桩事！”

岳小钗道：“什么事？”

百里冰道：“关于那玉箫郎君，不知姊姊要如何处理，别说姊姊是当事人了，就是小妹，也不禁为他一片痴心感动，当真是一桩麻烦事情！”

提起玉箫郎君，岳小钗确然有着无限烦恼，皱起了秀眉儿，沉吟良久，道：“唉！姊姊确也为此而烦恼，他软硬不吃，死缠不放，真叫人没有法子。”

百里冰道：“小妹倒有一个法子，可绝玉箫郎君的痴念。”

岳小钗道：“你有什么法子？”

百里冰道：“小妹说出来、姊姊不要生气。”

岳小钗道：“好！你说吧。”

百里冰道：“如若姊姊和萧大哥早日结成夫妇，那玉箫郎君自然会断去痴念了。”

岳小钗神情严肃，缓缓说道：“我想到你会提出这个办法，果然不出我的预料……”

百里冰道：“怎么？小妹的办法不对？”

岳小钗退到木榻旁，缓缓坐了下去，伸手拍拍木榻，道：“你过来坐下，我也有几句体己之言告诉你。”

百里冰慢慢行了过去，道：“姊姊有何教训？”

岳小钗伸出手去，拉着百里冰坐了下去，道：“我在灵堂中说的话，你都听到了，是吗？”

百里冰点点头，道：“听到了。”

岳小钗道：“那是我母亲的遗命，我不能违背。但我却有着很多事，只能和他有此名分，却无法和他长年相处！”百里冰奇道：“为什么呢？”

岳小钗道：“我母亲为了保全那禁宫之钥，而亡命天涯，但仍然被人追到，力搏强敌，身受重伤，多亏萧兄弟父母所救，暂居萧家，但终因内伤过

重，不久死亡，死前写下了遗书，把我许于萧翎……”

百里冰道：“慈母遗命，名正言顺，姊姊为什么还要推诿呢？”

岳小钗道：“那时，萧兄弟身怀三阴绝脉之症，决难活过二十岁，不论他娶得任何贤淑之妻，都将留下一个早寡之妇，家母受他们照顾之恩，才决心把姊姊许于萧翎，而且那遗书还说明了要姊姊……”

突然间，双颊泛红，沉吟不语。

百里冰道：“姊姊为何不说了？”

岳小钗道：“咱们同为女儿之身、姊姊告诉你也不要紧……”

羞恹一笑，接道：“家母遗书中，说明萧兄弟无法活过二十岁，要我早日和他成亲，替他们萧家生个儿子，以继承萧家的烟火。待萧翎死去后，我就把孩子交还萧夫人，并且替他们找一处隐秘之地，安排好他们，再设法替她报仇；报仇的唯一办法，就是要进入禁宫，学习十大高人留下的武功。但是事情变迁，我未能遵照家母遗命行事，而萧兄弟更是旷世奇遇，成就了一身绝世武功，家母遗言，自是无法再求实现了。”

百里冰道：“虽是事实变迁，但变得对姊姊更为有利，萧郎绝症得愈、又成了名震江湖的大侠，姊姊和大哥，岂不是正好结白首盟约……”

岳小钗摇摇头，接道：“先母大仇未报，家师情债未偿，我如何能安心奉陪萧翎，画眉深闺。”

百里冰道：“姊姊母亲之仇，萧郎义不容辞，就是小妹，也要尽我所能，助姊姊一臂之力。”

岳小钗道：“一则.杀害家母的仇人，极善心机，而且武功高强，萧兄弟不宜再多结一个仇人，姊姊想出了对付他的办法，不用有劳萧兄弟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妹妹，你知道姊姊告诉你这些事，有何用意吗？”

百里冰道：“小妹不知。”

岳小钗道：“姊姊要拜托你一件事！”

百里冰道：“姊姊有什么事，只管吩咐就是，这拜托二字，要小妹如何敢当。”

岳小钗道：“我要你好好地侍奉萧翎，姊姊我要办的事很多，恐怕是不能和他常相厮守，先母既有遗命，姊姊心目中自然要承认他是我丈夫，但要委屈妹妹，代姊姊善尽妇道了，好在公婆都是极明事理之人，他们定会视你如女，爱如己出，这一点，你尽可放心……”

百里冰摇摇头，叹息一声，道：“姊姊认为我能够代替你吗？”

岳小钗道：“他娶到妹妹这样美丽、聪明的贤妻，难道还心有不足吗？”

百里冰道：“姊姊看错了，萧翎心中，姊姊才是他唯一敬爱的人，他没有跟我提过一句喜爱姊姊的话，但我知道他的内心，他处处小心，生恐忤逆亵渎了姊姊，他对姊姊有着火般的热情，但却一直深藏内心，不敢形诸于外。因此，那热情也愈来愈是强烈，不只小妹无法代替姊姊，就是倾尽世间美女，也一样无法代替姊姊。”

岳小钗道：“妹妹，你替他作说客，是吗？”

百里冰道：“小妹说的句句真实，决无一句虚言。”

岳小钗沉吟了一阵，道：“就算你说的真实，但他从未对我表示过爱慕之意，就是有，也是发乎于亲情的姊弟之情……”

百里冰道：“他是不敢，怕惹姊姊生了气，不再理他。”

岳小钗举手理一下长发，说道：“但这世上只有一个人可以助我，就是

不知她是否肯帮忙。”

百里冰道：“谁？”

岳小钗道：“你！”

百里冰道：“我知道不成，再说我也想和姊姊在一起多讨一些教益，姊姊如不讨厌小妹，小妹心甘情愿，常随姊姊身侧。”

岳小钗接道：“如若我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自也会使你的心愿得偿，不过，在我母亲大仇未报之前，一切都要偏劳妹妹了！”

百里冰道：“说了半天，你还是独行其是，我虽然和姊姊相识不久，但内心中对姊姊的敬佩，却是由衷而发，你的事，也就是大哥和小妹的事，等大哥搏杀了沈木风之后，我们再合力替姊姊报仇。”

岳小钗微微一皱眉，沉吟了一阵，道：“看来姊姊是无法说服妹妹了。”

百里冰急急说道：“姊姊不要误会，小妹用心……”岳小钗道：“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希望我和你们常在一起！”

百里冰道：“小妹正是此意。”

岳小钗道：“但姊姊满身是非，行踪所至，凶险随来，你知道不知道？”

百里冰道：“这个小妹就不知道了。”

岳小钗轻轻叹息一声，道：“你该好好地休息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百里冰还待接言，岳小钗已起身而去。

一宵易过，次日天明之后，百里冰也不过刚刚起床，室外已传来宇文寒涛的声音，道：“姑娘起床了吗？”

百里冰道：“起来了，是宇文先生吗？”

门帘启动，缓步走进来宇文寒涛。

宇文寒涛脸色一片严肃，手中执着两张封筒，缓缓说道：“岳姑娘留给姑娘两封信！”

百里冰怔了一怔，道：“岳姊姊呢？”

宇文寒涛道：“走了多时。”

百里冰急道：“走的哪个方向，快些追她！”

宇文寒涛摇摇头，道：“追不上了，岳姑娘已走了两个时辰。”

百里冰气得一跺脚，道：“怎么办呢？”

宇文寒涛缓缓说道：“姑娘可是告诉了她萧翎的消息？”

百里冰道：“我为情势所迫，不能不告诉她了。”

宇文寒涛道：“事已至此，姑娘也不用焦急，这两封信，都是岳姑娘留给姑娘的，一封要你转奉萧翎，一封却要姑娘自行拆阅，姑娘请先看看信上写的什么，咱们再作计议。”

百里冰接过两封书信，凝目望去，只见第一封信上写道“劳请冰妹转奉萧翎亲拆”。

信封上既是写的亲拆，百里冰自是不能拆看，随手藏入怀中。

再看第二封信时，只见上面写道：“百里姑娘亲拆”六个字。

百里冰手在拆信，口中却问道：“那位张公子呢？”

宇文寒涛道：“姑娘可是说那玉萧郎君？”

百里冰道：“不错，他走了没有？”

宇文寒涛点点头，道：“岳姑娘一共留下了三封信，其中一封信致奉玉萧郎君，在下先把玉萧郎君一封叫人送去，然后，才把这两封信，送交姑娘。”

百里冰道：“岳姊姊留给玉萧郎君信上写的什么？”

宇文寒涛道：“信上写的什么，在下没有看到，但那玉萧郎君看完留书，形同发狂一般疾奔而去。”

百里冰不再多问，展开信笺看去，只见上面写道：冰妹如握：愚姊正欲负荆师门，惊闻噩耗，不得不中止师门之行，昼夜兼程而来；原想尽我之能，和沈木风决一死战，身殉萧郎，但吉人天相，萧郎和冰妹虚惊无恙。此间人才济济，愚姊留此，亦难有多大助力，何况明午萧郎现身，张俊必将中途变节，反将为萧郎招来劲敌；几番思虑，只有留书出走一途。宇文先生智略过人，必有善策助萧郎，愚姊一身是非，满腔仇恨，实无法随侍萧郎身侧，还望冰妹妹体念愚姊，善慰萧郎，如若愚姊能够不死，姊妹还有见面之日。纸短情长，写不尽万语千言，搁笔依依，望冰妹善自珍重。

下面署岳小钗寒夜奉书。

百里冰一口气看完了岳小钗的留书，忍不住内心酸楚，眨一下大眼睛，泪珠儿夺眶而出。

宇文寒涛轻轻咳了一声，道：“百里姑娘。”

百里冰举手拭去脸上泪痕，叹息一声，道：“岳姊姊信上所书，都是我们姊妹间的私情。”

宇文寒涛微微颌首道：“在下知道……”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姑娘不用悲苦了，还望好好坐息一阵，养养精神，岳姑娘与玉萧郎君双双离去，情势已经大变，萧大侠英雄肝胆，只要他在场中，自然会挺身而出，也许难免生死恶斗，姑娘武功高强，届时要力任艰巨，还望保重。”

百里冰道：“你说的也有道理。”

宇文寒涛道：“好！姑娘好好休息，在下告辞了。”

一抱拳，回身行去。

百里冰低声叫道：“宇文先生。”

宇文寒涛停下脚步，道：“姑娘还有什么吩咐？”

百里冰道：“我岳姊姊在留书之上，赞你智略过人，必可助我萧大哥，抗拒那沈木风。”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那是岳姑娘给在下的捧场。”

百里冰长长叹息一声，道：“宇文先生，我岳姊姊和萧大哥，都对你赞不绝口，你定然真是有本领了。”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赏识在下，在下自应当尽我之能，为他分劳了。”

百里冰道：“你胸罗武略，料敌断事，才能卓著，但在其他事物，是否也有能耐？”

宇文寒涛道：“姑娘有什么事？”

百里冰道：“我满腹忧苦，不知如何自处，想向先生请教。”

宇文寒涛略一沉吟，道：“也许在下无能为姑娘分忧，但姑娘如肯相信在下，不妨说来听听，只要在下知道，自当尽心为姑娘解说！”

百里冰道：“你通达相人之术吗？”

宇文寒涛道：“略知一二。”

百里冰道：“你说我萧大哥是不是夭寿之相？”

宇文寒涛笑道：“萧大侠乃人间祥麟，此番传出他被火烧死一事，在下心中就不相信，但因传证确凿，历历如绘，使在下也不能不信了，但我心中一直是将信将疑。”

百里冰道：“以后，他再不会有何凶险了吧？”

宇文寒涛道：“这个，在下未仔细看过萧大侠的相貌，不敢妄作断言，不过，萧大侠的成就太大太快了，道高魔高，日后恐仍难免几番波折，但在下可断言不会夭寿。”

百里冰道：“我知道了，那是说他还要经历很多凶险了？”

宇文寒涛道：“千秋英名，盖代勋业，岂是容易成就的吗？”

百里冰道：“还有我那岳姊姊，先生有何看法？”

宇文寒涛沉吟了良久，道：“对于岳姑娘，在下就无法评断了。”

百里冰道：“为什么？”

宇文寒涛道：“岳姑娘为人严肃，不苟言笑，别人对她应该是心存敬畏，不敢接近，但是却有很多人，对她迷恋情深，甘为效死，大有得玉人回眸一笑，死亦无憾……”

百里冰道：“是啊！我也觉着很奇怪。”

宇文寒涛道：“千万人中，难得有此人，不幸她又生为武林儿女，唉！如若她生在农家，也不过引起一村一地的骚动，如今却要引起无数武林高手为她火并。”

百里冰道：“那是岳姊姊生得太美了，是吗？”

宇文寒涛道：“她生就奇貌，相法上所谓内媚之相，就一眼看去，她未必很美，但男人不能和她接近，只要对她稍加留心，必将为她吸引，愈陷愈深，难以自拔。”

百里冰道：“原来这样？”

宇文寒涛道：“还算岳姑娘为人自重，冷若冰霜，如若她稍微放荡一些，必会引起更多的纷争……”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话到此地为止，在下希望咱们谈的话，不要透露出去。”

百里冰点点头，道：“我记下宇文先生的话。”

宇文寒涛道：“姑娘放开胸怀，好好休息，沈木风到来之时，在下自会遣人奉邀。”

不等百里冰答话，转身而去。

百里冰目睹宇文寒涛离去，依言盘坐调息，但觉心中事纷至沓来，竟是无法安下心来。

茫然中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突闻步履之声直入房中。睁眼望去，只见一个女婢手中捧着一柄长剑，和一套黑色劲装行了进来，低声说道：“宇文先生要姑娘换上衣服，带上兵刃，到灵堂中去。”

百里冰应了一声，急急换过衣服，佩上宝剑，向外奔去。只见宇文寒涛、无为道长、孙不邪等都在灵峰后面，低声交谈。

百里冰奔了过去，道：“沈木风来了吗？”

宇文寒涛道：“快要到了，姑娘请躲在灵帏之后，听在下招呼，再行出手。”

百里冰点点头，就在灵帏之后，坐了下去。

宇文寒涛布置这座灵堂，甚费心机，灵帏之后，光线十分暗淡，纵然目光极好之人，也无法看到灵帏之后，但灵帏之后，却

可清晰地看到灵堂前面的景物。

但闻宇文寒涛低声说道：“岳小钗和玉萧郎君，已然双双离去，目下只

有孙老前辈向沈木风挑战一法了，如若那沈木风不肯答允……”

孙不邪道：“老叫化说过了，从此听你之命。”

宇文寒涛道：“如是那沈木风答允了你，老前辈也要小心施放神雷。”

孙不邪道：“这个嘛，老叫化也许有顾及不到之处，诸位也要从中帮忙，暗中要他们退远些去。”

宇文寒涛道：“好吧！”

目光转到无为道长脸上，接道：“还是道长出面和他应对，不过，不可和他相距过近，防他突然出手……”谈话之间，突闻楚昆山的声音传了进来，道：“百花山庄沈大庆主驾到。”

无为道长一掀垂帘，缓步行了出去。

百里冰隔着灵帏，凝目望去，只见沈木风带着四个人缓步行了进来。

除了金花夫人和蓝玉棠外，一个身着红色袈裟的和尚，手中拿着一对铜钹。

另一个穿着青衫，面色惨白的少年，赤手空拳，未带兵刃。无为道长一合掌，道：“沈大庄主，很守信用！”沈木风道：“沈某人来的早了一点……”

目光转动，回顾了一眼，接道：“岳姑娘现在何处？”

无为道长淡淡一笑，道：“沈大庄主一定要和岳姑娘动手吗？”

沈木风微微一笑，道：“沈某人倒无意见，但在下几位朋友，都希望会会岳姑娘。”

无为道长望了那面色惨白的少年一眼，缓缓说道：“诸位一定要会岳姑娘，那只好再等等了！”

沈木风还未来及答话，蓝玉棠却抢先说道：“岳小钗在是不在？”

无为道长缓缓说道：“岳姑娘和诸位订约之时，贫道并未作保，诸位问贫道要人，未免有些强人所难了吧！”孙不邪突然由灵帏后行了出来，冷冷接道：“沈木风，你认识老叫化吗？”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丐帮长老，一代侠人，有谁不知？”

孙不邪道：“好说，好说，老叫化已是形将就木之年，活了这把年纪，实也活得不耐烦了，想在临死之前替我武林同道，做一件好事，也好留个英名！”

沈木风道：“孙兄准备如何？”

孙不邪道：“老叫化想先和你沈大庄主，一决生死，算是开场戏，但不知你沈木风是否敢答应老叫化的挑战？”

沈木风略一沉吟，道：“孙兄，想和在动手？”

孙不邪道：“不错，咱们这次动手，不许别人相助，不死不休。”

沈木风双目神光闪动，扫掠了灵堂四周一眼，道：“在下很佩服孙兄的豪气。”

孙不邪道：“那你是答应了。”

沈木风摇摇头，道：“没有答应。”

孙不邪心中大急，道：“为什么？”

沈木风道：“因为你不是区区之敌。”

孙不邪怒道：“那你为何不敢应战？”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事出常情之外必有诡谋，孙兄如想动手，兄弟指派一人奉陪就是……”

不待孙不邪答话，低声对那红衣和尚说道：“有劳大师出手！”

那红衣和尚应了一声，大行两步，挡在沈木风的身前，道：“阁下想动手，贫僧奉陪。”

孙不邪心中暗道：宇文寒涛料事之能，果然常人难及，看来老叫化是输定了。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沈木风，你如不应老叫化的挑战，必将流为江湖笑柄。”

沈木风道：“大丈夫争千秋大业，岂肯争一时之气。”

那红衣和尚一扬手中铜钹，冷冷接道：“你先胜了贫僧，再向沈大庄主挑战不迟。”

身子一侧，突然欺身而上，左手一挥，铜钹闪出一道金芒，横里划来，凌厉快速，无与伦比。

孙不邪吃了一惊，疾快地向后退了两步。

那和尚冷笑一声，疾向前冲行两步，双钹连挥，左右合击。钹光撒出一片金芒，耀眼生花。

孙不邪疾拍两掌，两股强烈的暗劲，随掌涌出，一挡那和尚的攻势，人却疾快地向后退了两步，冷冷喝道：“住手。”

那红衣和尚停下双钹，冷冷说道：“贫僧久闻你老叫化子之名，想不到竟然是怯战之徒。”

孙不邪心中虽然激愤难耐，但他却强自忍了下去，冷冷说道：“老叫化套一句沈大庄主的话，你还不配和老叫化子动手。”

红衣和尚怒道：“你先胜了贫僧，再行夸口不迟。”

孙不邪身怀破山神雷，生恐那和尚手中铜钹，触及神雷，爆炸开来，未伤到沈木风，自己却先死在神雷之下。他心有顾忌，不愿恋战，转身行入灵帏之后。

那红衣和尚左手一抬，飞钹陡然盘旋而出，化作一团金芒，直袭过去。

无为道长右手一抬，长剑出鞘，悬空一划，闪起一片剑芒只听一阵金铁交鸣之声，那红衣和尚投出的飞钹受阻，陡然又转头飞了回去。

但见那红衣和尚左手一抬，又把飞钹抓住。

电光石火间，两人各自露了一手，只见灵堂中敌我双方，不少人暗暗称赞。

那红衣和尚接过铜钹，冷冷说道：“你是无为道长。”

无为道长仗剑而坐，缓缓说道：“不错，正是贫道，大师法号？”

红衣和尚冷冷说道：“贫僧居无定处，不通法号也罢。”

语声一顿，道：“目下武当派中，道长剑术成就最高，贫僧想领教一二。”

无为道长道：“大师飞钹之术，颇似少林绝技回旋飞钹……”

红衣和尚冷笑一声，接道：“除了少林之外，天下还有奇技，道长请出手吧！”

无为道长看他不承认是少林弟子，倒也无可奈何，只好一挥手中长剑，道：“大师既然不肯通名报姓，咱们只有在武功上一分胜负了。”

缓步向前行去。

这红衣和尚出手，声势不凡，无为道长心知遇上劲敌，是以毫无轻敌之心，步履凝重，缓缓向前行去，暗中却提聚真气，抱元守一，全神戒备。

双方相距三步左右时，停了下来。

那红衣和尚双钹交错而举，神态极是诡奇。

无为道长宝剑斜斜指出，正是太极慧剑中，如封似闭的起手招式。

双方心中明白，彼此都已运足了功力，如是一旦发出招术，必然是石破天惊的一击。

就在双方将要动手之时，突闻一声佛号，传了出来，道：“道长住手，请退后五步。”

无为道长长剑原式不变，缓缓向后退了五步。

转目望去，只见一个身披灰色袈裟，手执戒刀，年约六旬的老僧，缓步行了出来。

来的乃是少林高僧正光大师。

无为道长低声说道：“大师有何指教？”

正光大师道：“贫僧目睹那位大师飞钹，正如道长所说，颇似我少林绝技的回旋飞钹，因此，贫僧想掠人之美，会会那位大师。”

无为道长道：“既是如此，贫道奉让了。”

正光大师手中戒刀，平横胸前，缓步向前行去。原来，宇文寒涛隐在灵帏之后，默查灵堂中的情势变化，暗作调遣，听那无为道长说出那红衣和尚飞钹招术，似是出自少林手法，立时遣出正光大师，换下无为道长。

这时，孙不邪已行入灵帏，走到宇文寒涛身前，摸出怀中的破山神雷，低声对宇文寒涛道：“先生果见人之不能见，老叫化十分敬服，从此之后，听凭先生调遣之命。”

说罢，恭恭敬敬递上破山神雷。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接过破山神雷，低声说道：“大约今日之战，不需动用此物了，那萧大侠，已然进入了灵堂。”

孙不邪低声说道：“在哪里？老叫化怎么没有瞧见呢？”

宇文寒涛道：“如在下推断的不错，那灵堂门口处，一个黄衫老者，就是萧大侠的化身。”

孙不邪凝目望去，果然灵堂门口之处，站着一个身着黄衫的六旬老者，手中还握着一根竹杖。

孙不邪心中仍是有些不服气，低声说道：“何以见得呢？”

宇文寒涛道：“很简单，在下由那竹杖之上瞧出。”

孙不邪仔细瞧出，那竹杖就是一根平常的竹子，毫无奇怪之处，不知宇文寒涛由何处瞧出那执杖人是萧翎所扮，当下问道：“那竹杖怎样了？”

宇文寒涛道：“那竹杖色鲜，显然是由竹园取下不久，如是这竹杖常常为人所用，早已变了颜色，萧大侠百密一疏，但愿那沈木风瞧不出来。”

孙不邪心中暗道：如此简单的事，老叫化竟然看不出来，看来在用智之上，老叫化确然是比起这宇文寒涛，差上一着。

当下点头一笑，道：“佩服，佩眼……”

忽然一皱眉头，道：“那沈木风会不会瞧得出来呢？”

宇文寒涛道：“我想他应该不会！”

孙不邪道：“那是说沈木风的才慧比起先生差上一着了？”

宇文寒涛道：“那也不是。”

孙不邪道：“为什么先生能瞧出来，又推想那沈木风瞧不出来呢？”

宇文寒涛道：“因为咱们先知道那萧大侠今午要来，那沈木风却不知晓。”

孙不邪微微一怔之后，点点头，呆立在灵帏之后。

原来，他千方百计想找一个难题出来，使那宇文寒涛答不出来，哪知每

一问话，都得到那宇文寒涛圆满的回答，使得孙不邪不得不心服口服的认输。

且说那正光大师行到那红衣和尚身前，缓缓地说道：“少林派一向以维护武林正义自居，历代先师中，有不少为此洒热血掉头颅，在所不惜……”

红衣和尚冷笑一声，接道：“那是少林派的事，和贫僧何干？”

正光大师冷肃地说道：“如若你敢取下脸上的人皮面具，贫僧定可叫出你的法号！”

红衣和尚道：“贫僧生具这张冷漠面孔，用不着大师关心！”

正光低喧了一声佛号，道：“但你用钹之法，却是少林之学！”

红衣和尚冷冷说道：“咱们佛门中人，不用禅杖，就是施用戒刀、飞钹一类，天下的杖法、钹法，那也相差不远，大师指鹿为马，硬说在下是少林出身，不知是何用心？”

正光淡淡一笑，道：“你如不是少林寺出身僧侣，那也用不着为贫僧作此解说了。”

红衣和尚呆了一呆，怒道：“不论贫僧是何出身，都无关紧要，你先胜了贫僧手中铜钹再说。”

话未落口，手中铜钹疾劈而出，双钹化出了两道寒光，分左右袭向正光大师。

正光大师冷笑一声，戒刀突然一招地涌金莲，刀光一闪，直向那红衣和尚当胸刺出。

灵堂中观战之人，全都看的一怔，暗道：这不是同归于尽的打法吗？那正光大师这一刀固然是攻其必救，但那红衣和尚两面铜钹，也势将斩中正光大师。

连那无为道长也看得微微一怔，暗道：这和尚准备拼命？

心念转运之间，突然见那红衣和尚双手一收，两面铜钹，突然收了回来。疾快地向后退了两步，回避开那正光大师一刀。

但闻正光冷笑一声，道：“你纵非少林弟子，这钹法也源出少林一门。”

无为道长心道：好啊！原来他心有成竹，这一刀是破解红衣和尚铜钹的妙着。

那红衣和尚不再答话，欺身而进，双钹轮转，展开急攻。

但见金光闪闪，钹影纵横，攻势凌厉无匹。

正光大师手中戒刀，也疾快地施展开来，展开反击。

两个空门高手，展开了一场激烈绝伦的拼斗。

表面上看去，那红衣和尚手中铜钹飞舞盘旋，把正光大师的戒刀卷入了一片钹影之中，但实际上，那正光大师形虚内强，戒刀一直控制着那红衣僧侣手中的铜钹。

一般江湖中人，虽然瞧不出，这场搏斗的内情，但像无为道长，却瞧得明白，那正光大师似是深谙红衣和尚铜钹的变化之路，故而能够招招制机，使那红衣和尚手中铜钹，无法施展。

这情形自然也无法瞒得过沈木风，但见沈木风一皱眉头，沉声喝道：“住手！”

那红衣和尚突然双钹齐出，当当两声，架开正光大师手中戒刀，纵身而退。

正光大师满脸肃然之色，冷冷说道：“为何不再打下去？”

沈木风道：“两位难分胜负，再打下去也是两败俱伤之局。”

正光冷冷接道：“沈大庄主看走眼了，贫僧已然胜算在握。”

沈木风哈哈一笑，道：“这个嘛，在下倒未瞧出来。”

正光大师目光转到那红衣和尚身上，缓缓说道：“咱们少林一门，在江湖之上，一向受武林同道敬重，历年以来，都以维护武林正义自任，千百位师祖们不惜为正义丧命成仁，才换得今日少林派在武林中的声誉，想不到。……”

只听沈木风冷冷接道：“蓝世兄，你去会会这位少林高僧。”

蓝玉棠应了一声，拔剑而出，直行到正光大师身侧，冷肃地说道：“在下蓝玉棠，在此领教大师绝技。”

正光大师看他年纪幼小，不禁一皱眉头道：“你要和贫僧动手？”

蓝玉棠道：“不错，大师小心了。”

右腕一抬，刷刷刺出两剑。

剑尖处闪起了两朵剑花，分刺正光大师两处大穴。

正光大师看他出手剑势迅快，威势惊人，急急退后两步，挥刀迎战。

蓝玉棠长剑抢去了先机，展开了一轮快攻，剑如落英飘花，绵绵不绝地攻向正光大师要害。

正光大师手中戒刀，虽然竭力抢攻，希望扳回劣势，但蓝玉棠剑势变化诡奇，招招攻向正光大师必救要害，使正光大师无能反击。

两人拼斗激烈，刀来剑往，转眼之间，恶斗了五十余合，蓝玉棠剑招始终如长江大河一般，倾泻而下，正光大师也一直被迫的没有还手之力，支撑到五十合，已然有力不从心之感，脸上汗水淋漓而下。

宇文寒涛隐在灵帏之后，看得明白，低声对百里冰道：“正光大师功力不输蓝玉棠，但他却无法抵御那耀眼生辉，奇幻横生的剑势，如不及早换他下来，二十合内必伤在蓝玉棠的剑下。”

百里冰低声说道：“我成吗？”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一侧观战，在下能见正光大师处境之危，萧大侠岂有看不出来之理，他既不肯出手，定必是别有用心，你还不宜出手。”

百里冰道：“他要对付沈木风，怎能轻易出手，我去替那正光大师下来。”

宇文寒涛道：“无为道长足可抵拒蓝玉棠，我想他该会挺身而出。”

谈话之间，果闻无为道长高声说道：“大师住手。”

正光大师已被那蓝玉棠奇幻莫测的剑势逼得连连后退，听得无为道长喝叫之声，正待向后跃退，突闻蓝玉棠冷笑一声，道：“想走吗？那未免太便宜了！”

喝声中奇招突出，剑势逼开了正光大师的戒刀，一剑刺中了正光的左臂。一股鲜血，疾喷而出。

无为道长冷哼一声，疾冲而上，长剑一展，撒出一片寒芒。

这正是武当派中剑术精华，太极慧剑中一招星河倒挂，那点点寒芒，有如繁星坠落，耀眼生花，目不暇接。

蓝玉棠长剑疾出一式，海市蜃楼，布成了一片剑幕，护住了身子。但闻一阵叮叮咚咚的响声，双剑相触。

寒芒敛去，人影乍现。

凝目望去，只见那蓝玉棠长衫破裂，被剑芒划破两处。沈木风冷笑一声，道：“堂堂武当派掌门人，暗施袭击，不觉得使人齿冷吗？”

无为道长冷笑一声，道：“沈大庄主指使这蓝玉棠施展车轮战法，难道

是应该的吗？”

沈木风双目神光连闪，四顾了一眼，目光落在灵堂入口处，那手扶竹杖，身着黄衫的老者身上，瞧了一阵，目光又转到蓝玉棠的身上道：“蓝世兄，伤势如何？”

蓝玉棠道：“只及衣衫，未伤肌肤，在下还有重战之能。”

陡然向前两步，剑指无为道长，冷然接道：“道长可敢和蓝某人决一死战？”

无为道长冷笑一声，道：“阁下当真是要和贫道决一死战吗？”

蓝玉棠道：“不错，如若道长不敢和在下定决一死战，那就只有请退避开去，请那岳姑娘出来了。”

无为道长淡淡一笑，道：“阁下到此的用心，就是希望见到那岳姑娘，可惜岳姑却不想见你。”

蓝玉棠怒道：“为什么？”

无为道长冷笑一声，道：“那岳姑娘如若想见你，也不会离开此地了！”

蓝玉棠脸色一变，道：“岳姑娘当真走了？”

无为道长道：“也许她有着重要的事，重要性超过了和你们订下之约，也许她只是为了不想见你，所以离开此地。”

蓝玉棠道：“那玉萧郎君呢？”

无为道长道：“也走了，如若那玉萧郎君在此，决不致允许阁下连番指名挑战岳姑娘！”

蓝玉棠急急说道：“玉萧郎君和岳姑娘一起去了吗？”

无为道长道：“这个嘛.....在下就不清楚了。”

蓝玉棠回顾沈木风一眼，道：“大庄主，那岳姑娘已离开此地了！”

沈木风道：“妇道人家讲话，自然是不能作数了，蓝世兄不用计较此事了。”

蓝玉棠心中懊丧，豪气顿挫，原本要和无为道长决斗之心，也为之消失，望了无为道长一眼，缓缓向后退去。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蓝世兄，不是要和无为道长决战吗？”

蓝玉棠慢慢转过脸去，望了沈木风一眼，缓缓说道：“今日双方动手，并不是一般江湖上的比武争名，在下不一定非要和无力道长打个生死出来吧？”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在下并未存心要蓝世兄和无为道长拼个生死出来，只是蓝世兄把话说得太满了，忽然又要罢了，也该找个台阶下来才是。”

蓝玉棠道：“在下和沈大庄主相约有言，在下诱萧翎入伏，沈大庄主助在下生擒岳姑娘，如今萧翎已葬身火窟，岳小钗也来此凭吊，但你沈大庄主却不肯听从在下之言，昨日生擒岳姑娘，让她和玉萧郎君双双逃去。在下为你沈大庄主，甘愿受天下英雄责骂，出生入死，为你卖命，但你沈大庄主却是不肯遵守诺言。”

沈木风双目神光闪动，冷冷接道：“目下萧翎尸骨未见，是否已死，还难预料，岳小钗也还活在人间，蓝世兄未免说出太早了吧？”

蓝玉棠冷笑一声，道：“沈大庄主似是根本未把对我蓝某人的承诺放在心上，在下自然也用不着为你效命了！”

沈木风举手一挥，道：“蓝世兄如此决绝，沈某人也不敢勉强，如果无意再趟此混水，那就尽管请便了。”

蓝玉棠冷哼一声，不再答话，缓步向萧翎灵位行去，面向灵位，肃然而立，口中喃喃自语，不知在说些什么。

沈木风心中虽然愤怒异常，但他却强自忍下了心中之火，没有发作，目光一转到无为道长脸上，接道：“那蓝玉棠既然不敢与道长动手，在下奉陪道长几招如何？”

无为道长虽然明知自己非敌，但又不便拒绝，只好硬着头皮，应道：“沈大庄主看上贫道，贫道自然奉陪。”

沈木风道：“好！沈某赤手接你兵刃。”

无为道长长长吁一口气，平剑挺胸，正待出手，突闻一声大喝，传入耳际，道：“道长不可出手！”

转目望去，只见宇文寒涛缓步由灵帏中行了出来。

沈木风冷冷说道：“我早已想到阁下在此，主持其事，果然不出我预料。”

宇文寒涛淡淡一笑，道：“沈大庄主还能够记起我宇文寒涛，那是足证庄主故旧情深，倒叫兄弟有些受宠若惊了。”

沈木风冷然一笑，道：“看到此地的布置，在下就料到是你，哼哼，我早该杀了你才是……”

宇文寒涛接道：“沈大庄主确也曾存有杀死在下之心，但大庄主却未曾选对时机……”

沈木风冷冷接道：“禁宫之外，有萧翎救你一命，如今那萧翎已死，世间恐再无救你之人了，任你狡计万端，今日也难逃死亡之厄。”

宇文寒涛淡淡一笑，道：“在下希望沈大庄主能够称心如愿。”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宇文兄可是觉得沈某人没有杀你之能吗？”

宇文寒涛道：“在下相信沈大庄主来此之前，定然已有准备，不过，区区也有了安排……”

沈木风突然缓缓举步，直对宇文寒涛行来，一面说道：“在下倒想见识一番宇文兄有些什么惊人的布置。”

宇文寒涛不但不退避，反而举步直向沈木风迎上来，哈哈一笑，道：“在下大好头颅，但不知沈大庄主是否有取去之豪气。”

沈木风生性多疑，明知那宇文寒涛决难挡受自己的一击，不知何以不肯退避，反而举步直迎上来，心中动疑，突然停下了脚步。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沈大庄主，为何又不肯出手了？”

沈木风双目中神光闪动，从头到脚地打量宇文寒涛一阵，冷冷说道：“你一向贪生怕死，此刻，怎会如此豪气。”

宇文寒涛淡淡地一笑，道：“一个人总是要变的，在下以往确实有些怕死，但现在，在下却豪气干云，视死如归。以你沈大庄主的武功而言，只要一击，立可使在下心脉崩断而死，可笑你生性多疑，竟然是不敢出手。”

无为道长知他要袭用那孙不邪的打算，使那沈木风一掌击在破山神雷之上，神雷爆炸，和那沈木风同归于尽，不禁肃然起敬。

一代枭雄的沈木风，果然有着常人难及的镇静，望了无为道长一眼，淡淡一笑，道：“宇文寒涛，你本是贪生怕死之人，突然间如此慷慨豪迈，想来定然是别有所图了。事出常情，必有原因，在下一生中最为严守‘谨慎’二字，只怕宇文先生的心机又是白费了。”

口中说话，双目却盯注在宇文寒涛的身上，希望瞧出一些蛛丝马迹。

宇文寒涛笑道：“沈大庄主果然聪明，不过，任你才华盖代，也决无法

想出我宇文寒涛忽然间视死如归的原因！”

沈木风回顾了金花夫人一眼，冷冷说道：“夫人，你那白线儿可在身上？”

金花夫人道：“在身上。”

沈木风道：“宇文先生也会使用毒物，不知你那白线儿能否伤他？”

金花夫人道：“沈大庄主可是要我试试吗？”

沈木风笑道：“不错，宇文寒涛忽然间不再怕死，在下想其中必有内情，别说他无此豪气，就算有此豪壮气概，照他的为人，也不会甘心死我掌下，因此，我料他必有诡计。”

金花夫人道：“什么诡计？”

沈木风道：“我想他是有着和我同归于尽的打算！”

金花夫人望了宇文寒涛一眼，淡淡一笑，道：“贱妾倒瞧不出，他用什么方法能和你同归于尽。”

沈木风道：“宇文寒涛的阴险，不能以等闲视之，在下是宁可信其有，也不信其无，说不定他会在身上装上火药，等我击中火药，使它爆燃……”

哈哈一笑，接道：“不管他用的什么诡计，也无法防止你那白线儿的奇毒，你只要用白线儿来对付他，那就不会错了。”

沈木风虽然对那金花夫人，有甚多优容厚待之处，但在沈木风再三说明之下，金花夫人倒也不敢违抗，右手探入怀中，摸出形似一节竹筒之物，握在手中，冷冷说道：“宇文兄，这白线儿毒性之烈，你是早已知晓了，那也不用详细地说给你听了！”

## 第五十回 生死为红颜

这时，一侧旁观的无为道长和孙不邪，才真的知晓了这沈木风是位厉害无比的人物，暗道：江湖只传沈木风为人如何的恶毒，却不知他还如此谨慎，果然是很难对付。

但闻宇文寒涛冷冷说道：“夫人那白线儿重逾性命，最好不要轻易使用！”

金花夫人咯咯一笑，道：“沈大庄主之命，那是没有法子的事了！宇文兄小心了。”

说完，右手一抬，但见白影一闪，直向宇文寒涛飞了过来。

就在金花夫人放出白线儿的同时，一股暗劲迅快地涌了过来，同时，无为道长长剑也已递出，拍来一剑。

白线儿吃那一股暗劲一挡，去势顿挫，无为道长一剑拍来，正好击中白线儿。

只听啣的一声怪叫，那白线儿，突然一圈，缠在无为道长的长剑之上。

无为道长手中之剑，虽非千古神物，削铁如泥，但却是百炼精钢所铸，锋利异常，那白线儿缠在剑身之上，竟然是丝毫不怕。

沈木风突然冷笑一声，道：“好啊！丐帮的长老，武当的掌门人，竟然一起出手，对付一个女流，你们自鸣侠义人物，不觉得惭愧吗？”

孙不邪冷冷说道：“在下只是对付毒物……”

一跃而上，呼的拍出一掌，接着道：“沈大庄主可敢和老叫化动手吗？”

沈木风右手一抬，还击出一记劈空掌力，冷然道：“老叫化！就凭你那一点能耐吗？”

只见尘土旋飞，两股无形的劲道，相撞一起。

沈木风心中有备，掌力劈出之后，突然纵身而起，退出了两丈多远。

孙不邪却感觉到全身微微一震，不禁吃了一惊，暗道：这沈木风的功力，果然非同小可。

沈木风的心中一直记着孙不邪向自己挑战之事，怕他有何阴谋，哪知道这一掌硬拼之后，竟然毫无变化。

无为道长想到那金花夫人可能是萧翎派在百花山庄的内应，倒也未存心伤她的白线儿，当下手腕一震，白线儿从长剑之上滑落到地上。

金花夫人快步行了过来，俯身捡起白线儿，藏入怀中。

宇文寒涛一脸严肃之色，站在原地未动，目光却投注在那赤手空拳的青衣少年身上。

那青衣少年自从现身之后，一直未说过一句话，神情镇静异常，对身外的打斗，也似乎全然不觉。

这时，那站在门口的黄衣老者，突然移动一下身子，挡在大门口处。

沈木风四顾了灵堂一眼，忽然觉出气势上，自己已经先行输了甚多，想到此地不便再留，便低喝一声：“咱们走！”

当先向外行去。

这时，堵在门口观战之人，愈来愈多，眼看沈木风向外行来，纷纷向两侧让去。

只有那黄衣老者，手握竹杖，站在门口不动。

宇文寒涛沉声喝道：“沈木风！”

沈木风听那宇文寒涛直呼自己的姓名，眉宇间陡现怒容，口中喝道：“宇

文寒涛，你的胆子竟越来越大了。”

宇文寒涛冷然一晒，道：“大庄主，此时此刻，我宇文寒涛非你座上之客，咱们相峙于敌对之中，别说我直呼你沈木风之名，就是叫得再难听一些，也无碍于事吧！”

沈木风仰天打个哈哈，道：“好！你有什么话说？”

宇文寒涛久和沈木风相处，知他适才神情，是愤怒已极的表示，只是他强把一腔怒火，按耐于胸中，不使它发作出来，当下说道：“萧大侠命丧你手，放眼天下，能和你沈木风单打独斗之人，确也不多……”

沈木风接道：“你知道就好。”

宇文寒涛接道：“因此，在下不得不施展一些手段了。”

沈木风道：“嗯！你们尽可联手而出。”

宇文寒涛笑道：“沈大庄主适才还言，一生之中，最为严守谨慎两字，但照区区的看法，沈大庄主这番计算……”

沈木风沉住气，道：“怎么说？”

宇文寒涛道：“在你想象之中，率领四个高手，或足以镇服我等，其实此刻，天下和你为敌之人，都已存了拼命之心，不会再为你沈木风的威武所屈，这是个很大的转变，萧大侠为你所害之后，众情激昂，足可证明，目下我们这灵堂四周，有三百位以上武林同道，其中可称高手者，亦有四五十人……”

沈木风大笑一声，打断了宇文寒涛之言，道：“你们准备围击我等？”

宇文寒涛道：“只是围战你沈木风一人，这也正是你常用以对付武林高手的手法之一，不过，你是凭仗毒药，逼他们为你卖命，我们却是人人出自内心，战死无憾。”

沈木风道：“犬虽众多，何足以言困虎，我等人数虽少，但破围而去，并非难事。”

宇文寒涛道：“目下那蓝玉棠，似已不会再为大驾所困，你谎言以生擒岳小钗配他为饵，使为你效命，此刻谎言揭穿，他自然不会听你指使了。”

沈木风道：“胡说，你们故意隐起岳小钗，怎能说在下谎言欺人？”

只听从未开口的青衣少年，冷冷接道：“沈大庄主当真答允了生擒岳小钗后，配与那蓝玉棠吗？”

沈木风微微一怔，道：“这个，这个……”

青衣人双眉耸动，道：“沈大庄主如不健忘，似是对在下也许过如此语言。”

一向狡诈的沈木风，此刻突然间变得大为尴尬，重重咳了一声，道：“世间美女，何止千万，在下不知诸位何以都极钟情那岳小钗？”

青衣少年眉头一皱，淡淡说道：“在下只是请问沈大庄主，可是对在下也有过这样的承诺？”

沈木风的修养，虽然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但这青衣少年当面揭穿他施诈术的事，也不禁为之脸色一变，双目中神光一闪，冷冷接道：“就算沈某人说过此话，那也不算有何大错，岳小钗只有一个，你们争相逐鹿，都要在下助你们生擒岳小钗，老夫如何应付呢？”

青衣少年冷冷说道：“君子不轻诺，以你沈大庄主的身份，这般轻诺寡信，不怕见笑江湖吗？”

这几句话，只说得那沈木风也不禁脸上一热，但他狡猾多智，心中一急，

又被他急出两句话来，当下说道：“在下自然不是随口轻诺，在下心中，亦早已想到了一个应付之法。”

青衣少年道：“请教高见。”

沈木风道：“如是老夫擒得那岳小钗，她只有一人，纵然是天下第一等才能之士，也无法使那岳小钗变成两个，因此，只有两位各凭武功，一分胜负了，哪个胜，那岳小钗就归他所有了。”

青衣少年冷笑道：“沈大庄主这法子虽然不错，但却是美中不足，在下还有一个法子。”

沈木风道：“什么法子？”

青衣少年道：“如是在下此刻先把那蓝玉棠杀死，也不用事后的决斗了。”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这个吗？老夫倒不便替阁下作主意了。”

言下之意，那无疑已然赞同了青衣少年的用心了。青衣人道：“沈大庄主既然不便做主，自然由在下做主了，不过，在下想先问沈大庄主一句话。”

沈木风道：“好！只管请说吧！”

青衣少年道：“在下杀死蓝玉棠后，不知是否还有人和在下夺那岳小钗？”

沈木风道：“据沈某所知，江湖上还有争夺岳小钗的人，不过，那些人都和沈某有仇，沈某自然只助阁下了。”

青衣少年道：“使在下担心的，还有一人和我争夺！”沈木风道：“是我百花山庄中人吗？”

青衣少年道：“不错。”

沈木风道：“什么人？”

青衣少年淡淡一笑，道：“在下先去杀了蓝玉棠，再告诉沈大庄主不迟。”举步直对蓝玉棠行了过去。

蓝玉棠一直站在萧翎的灵堂之前，呆呆出神，他似有无限的愧疚，也似有无穷的悔恨，对那沈木风和青衣少年一番对答之言，浑无所觉。

这时，现战之人，又增加了不少，看到他们窝里反，自相残杀起来，心中既是觉得可怖，又有一些喜悦之感。宇文寒涛向后退了三步，使那青衣少年行经之路，更宽一些。

这时，蓝玉棠仍然对着萧翎的灵位出神，竟不知死亡之将至。

宇文寒涛重重咳了一声，道：“蓝玉棠，小心了。”

青衣少年冷冷一笑，道：“阁下放心，对付蓝玉棠，在下还不用施展暗算。”

果然，在蓝玉棠身前三尺处，停下脚步，道：“蓝兄痴对萧翎灵位，可是有些后悔引他入伏吗？”

蓝玉棠听得宇文寒涛示警之后，早已有了戒备，但他仍然肃立未动。

直等那青衣少年发问，蓝玉棠才缓缓转过身子，道：“不错，我引萧翎入伏，如今悔恨交集。”

青衣少年哈哈一笑，道：“他是你的情敌啊！萧翎如不死，你永远得不到那岳小钗。”

蓝玉棠道：“是的，不过你也得不到，那岳小钗乃天宫仙女，如若她有一个匹配之人，那人应该就是萧翎，你不配，我也不配。”

青衣少年冷然一笑，道：“但如今那萧翎死了，总该有一个配娶岳小钗为妻之人。”

蓝玉棠道：“但那人不是你！”

青衣少年道：“那是阁下了？”

蓝玉棠摇摇头道：“也不是我！”

青衣少年道：“非你非我，那是何许人物呢？”

蓝玉棠道：“那人吗？不在人世之间……”

青衣少年突然一扬右手，道：“小心了。”

一点寒芒，直奔向蓝玉棠前胸点去。

其实，他话未出口，寒芒已至。

只见蓝玉棠右手一抬，肩上长剑，疾快绝伦地应手而出。寒光一闪，当的一声，击中那青衣少年疾射而来的寒芒。

蓝玉棠挡开一击后，右腕一沉，突向那青衣少年攻出两招。

但见寒芒一闪，幻起了两朵剑花，分刺向那青衣少年两处大穴。

只见那青衣少年身躯闪动，脚不离原位，轻灵巧妙地避开了蓝玉棠两剑。

蓝玉棠长啸一声，挥剑进击。但见寒芒流转，漫天剑影，分由四面八方攻向那青衣少年。

眨眼之间，那青衣少年已然被困于一片剑影之中。

蓝玉棠剑招太快，快得令人目不暇接，只见剑光扩布，两条人影，竟皆不见。

四周观战之人，虽然都是武林中人物，但也很少人见过如此凌厉快速的剑招，只看得一个个目瞪口呆。

激斗中，突闻得一声惨叫，剑光突敛，人影乍现。凝目望去，只见蓝玉棠弃剑倒地，青衣人缓缓回身，走向沈木风，笑道：“在下幸未辱命。”

沈木风一皱眉头，道：“这并非沈某主意。”

青衣少年笑道：“至少沈大庄主并未反对，因为他背叛了百花山庄。”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不错，背叛我沈某的人很难逃得性命。”

四周观战之人，都未瞧出那蓝玉棠如何被伤，直待那青衣少年回身而去，仍然瞧不出蓝玉棠伤在何处。

但闻沈木风轻轻咳了一声，道：“如若在下能够生擒岳小钗，必配巫兄为妻。”

青衣少年道：“在下这里先行谢过了。”

抱拳一礼后，又缓缓伸出右手。

沈木风略一犹豫，道：“这是为何？”

青衣少年淡淡一笑，道：“在下要和沈大庄主击掌为誓，希望你沈大庄主今日承诺之言，日后不得再有变化！”

沈木风缓缓伸出手去，道：“在这一生中，从未和人击掌立誓，今日和你立誓，那是第一次了。”

青衣少年微微一笑，道：“这么说来，足见大庄主对在下的重视了。”

迅快的探过手去，轻轻在那沈木风手上击了一掌。

沈木风的脸色突然一变，双目神光闪动，盯注在那青衣少年身上。

眉宇间，隐隐泛起了一片杀机。

那青衣少年却迅快地向后退两步，笑道：“大庄主前天可在我身上动过手脚？”

沈木风道：“动什么手脚？”

青衣少年脸色突然一变，满脸笑容，登时消失，冷冷地说道：“点了我

一处奇经？”

沈木风突然仰天打个哈哈，道：“在下一生最敬佩才慧高强之人，今日你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我身上下了毒手，在下一向自负谨慎的人，今日竟然着了你的道儿，好生叫沈某人佩服！”

青衣少年冷哼一声，道：“好说，好说，沈大庄主的手段，在下亦是佩服得很。”

这一番对话，忽敌忽友，只听得场中群豪，个个目瞪口呆，就连那无为道长和孙不邪，也看得震动不已，只有宇文寒涛却镇静如常，似是对此等奇异之事，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

沈木风极快又恢复了原有的镇静，淡淡一笑，道：“在下想向巫兄请教一事。”

青衣少年道：“沈大庄主言重了，大庄主有何教言，只管吩咐。”

沈木风道：“巫兄适才在我沈某人身上动了手脚，不知是何奇毒？”

青衣少年道：“简单得很，在下只是在手中暗藏一枚毒针，借着和你沈大庄主击掌之时，刺中了沈大庄主！”沈木风道：“这个我知道，我是问你针上之毒，要几时发作？”

青衣少年道：“在下这毒针叫七毒针，如若不是刺中要害，要七日之久，毒性才能攻入心脏，毒发而死，不过在七日之前施救，立时安然无恙！”

沈木风道：“巫兄带有解药吗？”

青衣少年道：“有，不过，不在我身边！”

沈木风道：“放在何处呢？”

青衣少年道：“藏在一条毒蛇身上。”

沈木风怔了一怔，道：“当真吗？”

青衣少年道：“在下一向不说谎言。”

沈木风道：“如若那条毒蛇被人杀死呢？”

青衣少年道：“在下胸记药方，可以再配解药。”

沈木风道：“配成可用之药，要多少时间？”

青衣少年道：“大约总要三日之久。”

沈木风道：“这么说来，在下还等得及让阁下配解药了！”

青衣少年道：“只要在下好好活着，沈大庄主又能遵从诺言，自然不会死了……”

语声一顿，接道：“在下也想向沈大庄主请教一事。”

沈木风道：“什么事？”

青衣少年道：“关于沈大庄主在区区身上动的手脚，是何手法？”

沈木风道：“刚才巫兄已经说了，我点了你一处奇经。”

青衣少年道：“手法很特殊，在下曾经运气试行自解，耗了我两个时辰之久，却未成功！”

沈木风道：“那是区区的独门手法，自非巫兄能够解得了。”

青衣少年道：“沈大庄主点伤在下奇经，要几时才会发作？”

沈木风道：“大约要半月之久，如若在下不施解救，半月之后，伤势开始发作，呕血而亡。”

青衣少年道：“不要紧，沈大庄主伤势发作快我数日，在下相信，不会死了。”

沈木风点头笑道：“从此刻起，沈某人要刻意保护巫兄了。”

宇文寒涛突然插口说道：“两位还未谈完吗？”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宇文兄有何指教？”

宇文寒涛道：“这位蓝玉棠大约快要气绝了，两位难道见死不救？”

沈木风望了蓝玉棠一眼，道：“这位巫兄的手段，只怕常人难以救得了。”

宇文寒涛淡淡一笑，道：“这位蓝玉棠，虽然和我等敌对相处，但我等也不愿见死不救。”

沈木风道：“宇文兄几时变得这样慈善了？”

他接着又道：“阁下之意，似乎是想救人了。”

宇文寒涛道：“不错。”

沈木风道：“阁下能够救得了吗？”

宇文寒涛道：“尽人事而听天命。”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宇文兄为人收尸，那也是一件大功德的事了。”

宇文寒涛不理沈木风的讥讽，高声说道：“抬下去，全力抢救。”

灵帏后缓步行出来两个黑衣劲装大汉，把蓝玉棠抬了下去。青衣少年目光一掠宇文寒涛，道：“听说阁下昔日也在百花山庄听差。”

宇文寒涛道：“不错，和阁下一般，为沈大庄主巧言所欺。”

青衣少年道：“听说你很有能耐，读万卷书，知天下事，星卜医理，五行奇术，无所不能，不知是真是假？”

宇文寒涛看他的目光闪烁不定，口中虽在说话，暗中却已留神作了戒备，口中缓缓应道：“阁下过奖了。”

青衣少年冷冷说道：“我不是称赞你，而是想估量你一下，胸中究竟有多少能耐。”

宇文寒涛道：“阁下想问什么？”

青衣少年道：“你可瞧出在下如何伤了那蓝玉棠？”

宇文寒涛摇摇头，道：“没有瞧见，但在下能想得出来。”

此言一出，真是语惊四座，连那孙不邪也听得暗皱眉头，忖道：难道他的目力，还能强过我老叫化不成。

转念一想，也许他早有准备，暗中留心，瞧出了蓝玉棠受伤情形，故作这番惊人之语。

青衣少年冷笑一声，道：“叫人难以相信，在下倒要请教一下，他是何物所伤？”

宇文寒涛道：“他非伤在武功之下，而是中了你的暗算！”青衣少年道：“彼此动手，不死必伤，暗器伤人，也算不得什么！”

宇文寒涛道：“但阁下用的暗器，和常人不同。”

青衣少年脸色一变，道：“什么不同了？”

宇文寒涛道：“一般细小暗器，不外毒钉之类，但阁下的暗器却是活的！”

青衣少年仰天冷笑一声，道：“你可知晓那是何物吗？”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在下只知不是毒蛇，而是一种细小的毒物，至于要在下叫出名字，那却非我之能了。”

青衣少年缓缓说道：“这么说来，阁下只能算知晓一半了！”突然一扬右手，一道黑芒，由袖中疾射而出。

宇文寒涛早已有备，身躯一闪，右手劈出一掌。

但两人相距甚近，宇文寒涛虽然早已有备，也是闪避不及，只见那物沾在宇文寒涛衣角之上。

这当儿，忽听娇叱声传了过来，道：“宇文先生不要动！”

喝声中银芒一闪，射向宇文寒涛衣角。

只见宇文寒涛衣角上异物一颤，跌落在实地之上。

凝目望去，只见一条三寸长短的百足蜈蚣，被一枚银针，穿身而过，百足划动，在地上挣扎了一阵死去。

青衣少年望了那地上蜈蚣一眼，道：“好毒的银针。”

宇文寒涛望了那银针一眼，知是北海寒毒冰魄针，自然是百里冰暗中发针相助了，心中暗道了两声惭愧，忖道：这蜈蚣定然是奇毒无比之物，既被沾上衣角，再想抛掉它，决非易事，若非北海寒毒冰魄针上奇毒，可以克制它，立即取其命之外，今日只怕要伤在这毒蜈蚣的口下了。

只听那青衣少年冷冷说道：“那位姑娘是谁，你本已处必死的情景之下，她却救了你的性命。”

提高了声音接道：“何人施放毒针，杀死了在下的蜈蚣，可敢现身一见。”

百里冰发出寒毒冰魄针，救了宇文寒涛，心中已然大感不安，忖道：“我这寒毒冰魄针，如若被那沈木风瞧了出来，定然知晓我还活在世上，沈木风知晓我还活在世上不要紧，但如惹得大哥生气，那就糟了。”

是以，任那青衣少年出言相激，百里冰却不肯现身。

正当百里冰心念转动之际，果听沈木风高声说道：“北海寒毒冰魄针……”

宇文寒涛接道：“不错，正是北海寒毒冰魄针，沈大庄主的见识很广啊！”

沈木风脸色一变，道：“百里冰还活在人间吗？”

宇文寒涛冷冷说道：“你很怕北天尊者，是吗？”

沈木风目光盯注在宇文寒涛的脸上，道：“那百里冰还活着吗？”

宇文寒涛道：“她如还活着，我们是庆幸万分。如若她死了，北天尊者，只此一个爱女，自然会找你算帐了。”

这几句话，答复得巧妙之极，未说明百里冰是否还活着，听起来若有所指，但想一想，却着不着边际。

精明阴森有如沈木风者，也听得满脸困惑之色，缓缓说道：“那是说，北海冰宫中，已有高手到此了。”

宇文寒涛冷笑一声，道：“彼此对敌，在下似是用不着给你沈木风说明吧！”

沈木风冷冷说道：“刚才说话那女子声音，分明是发针之人，定然是百里冰了。”

宇文寒涛淡淡一笑，道：“百里姑娘还活在世上，萧翎自然也不会死了。”

沈木风突然仰天打个哈哈，道：“北海冰宫中人，绝不只有百里冰一人施用这寒毒冰魄针了。”

宇文寒涛道：“这寒毒冰魄针，乃是那北海冰宫中独门暗器，北海冰宫中人，会用此物，乃是天经地义，似是用不着向沈大庄主解说了。”

沈木风道：“那是说只要那灵帋之后，有北海冰宫中人，就可以打出这寒毒冰魄针了，不用百里冰还魂重生。”

宇文寒涛淡淡一笑，道：“沈大庄主随便想吧！你想说百里冰还活在人间也好，已被你活活烧死也好，但如想从区区口中探得出一点消息，只怕要枉费一番心机了。”

沈木风道：“哼！果然是老奸巨猾。”

宇文寒涛道：“彼此，彼此。”

沈木风目光转到金花夫人的脸上，低声说道：“你带有几种毒物？”

金花夫人道：“三种。”

沈木风道：“好，只要有人拦阻咱们，那就一齐施放出手。”

目光转到那青衣少年身上，接道：“巫兄也是一样，随身带有多少毒物，听在下招呼，就一齐施放出手。”

青衣少年抬头望了金花夫人一眼，道：“听说夫人有役使各种毒物之能，但不知手法如何？在下今日倒要一开眼界了。”

金花夫人举手理一下鬓边长发，笑道：“阁下似乎是不分敌友，不管何人，都想撩拨一下。”

青衣少年淡淡一笑，道：“那是因为区区也通晓一些役使毒物的手法，不知咱们中原和苗疆役用毒物之术，是否相同。”

金花夫人道：“嗯！那很容易分辨，日后，咱们找处地方，不妨来一次役用毒物比试，胜负立可分出来。”

青衣少年道：“好极，好极，在下既然出现于江湖之上，也不希望还有一个役使毒物之人，立足中原。”

灵堂中的群豪，只听得个个心头震动，想到那百毒相斗的惊奇残酷场面，既想一睹奇景，又觉着一旦身临其境，必将呕出酒饭来。

沈木风神色严肃地说道：“巫兄，你是沈某人的贵宾，但咱们目下之处境，却是宾主同命，生死与共，希望彼此之间，不要再有意气之争。”

青衣少年微微一笑，道：“沈大庄主但请放宽心，我们放毒相斗，虽然是已成定局，但距那段时日还早。”

沈木风道：“以后的事，到时才说，岳小钗既已离开，咱们也不宜久留了。”

青衣少年四顾了一眼，笑道：“但区区却觉得于此刻此情之下，正是和你沈大庄主讨价还价的好时机。”

沈木风微微一怔，道：“这番话，是何用意？”

青衣少年道：“很简单，因为在下心中有几件事，早已想对沈大庄主说明，只是时机不当，说了于事无补，何况，沈大庄主深通先下手为强之道，先点了在下一处奇经，形势迫人，在下才不得不忍气吞声。”

此刻，强敌环伺，沈大庄又中区区毒针之伤，形势已变，虽然对在下未必有利，但至少是一个平分秋色的局面，在下如不借此机会，说出心中之言，岂不有负大好良机了吗？”

沈木风强忍下心头火气，道：“好！你有什么条件，尽管逐一说明，沈木风还自信有容人之量。”

青衣少年道：“第一件事是，在下和沈大庄主是平行论交，彼此之间，身份相等。”

沈木风点点头，道：“这个嘛，在下一直未把巫兄看作沈某人的属下。”

青衣少年道：“第二件，我助你对付萧翎和天下英雄，并非是钦慕你沈大庄主英雄，全是为了那岳小钗，只要岳小钗再度现身，你沈大庄主必得以全力助我生擒于她……”

语音一顿，接道：“在下再说明一些，是生擒岳小钗，不许她受到任何伤害，那可能使你百花山庄的高手，有些死伤。”

沈木风道：“那是自然，巫兄助我，在下自当以生擒岳小钗以酬巫兄。”

一代枭雄的沈木风，在形势逼人之下，不得不屈服在那青衣少年的逼迫之下。

青衣少年微微一笑，道：“在下适才说过，还有一人，也可能和在下争夺岳小钗，沈大庄主还记得吗？”

沈木风道：“记得，不知那人是谁？”

青衣少年道：“你，沈大庄主。”

沈木风先是一怔，继而一拂颔下长髯，哈哈大笑，道：“老夫这把年纪，怎的还有此心？”

青衣少年道：“别人也许瞧不出来，但在下却不易为人欺瞒。”

沈木风摇摇头，道：“你要如何才肯相信？”

青衣少年道：“我只要揭穿你内心之秘，使你知晓在下已有准备，你如有此念头，那就早日打消，无此念头，那是最好不过了。”

沈木风脸上稍现怒容，道：“区区一生中，从未受人如此摆布过，巫兄不可一再为之。”

青衣少年哈哈一笑，道：“现在咱们可以走了，在下开道。”

转过身子，大步直向灵堂外面行去。

沈木风回顾了宇文寒涛一眼，道：“在下想告别了，不知宇文兄意下如何？”

宇文寒涛淡淡说：“看看你们的运气了。”

沈木风双眉一耸，却未再多言，随在那青衣少年身后向外行去。宇文寒涛望了那站在灵堂门口，手执竹杖的黑衣老人一眼，

站立在原地不动。

那青衣少年把毒物当作暗器施用一事，已瞧的群豪个个心中惊畏，看他当先开道而来，大都闪避开去，只有那黑衣老者，仍然站在门口不动。

沈木风和金花夫人也随在青衣少年身后，行到了出口处。

那青衣少年冷冷说道：“老丈高寿？”

黑衣老人竹杖支地，站在那里纹风不动，有如石雕泥塑一般，望也不望那青衣少年一眼。

青衣少年冷笑一声，右手一缩由袖中抓出了一条三寸长紫色的蜈蚣，右手一抬，投向那黑衣老者的脸上。

宇文寒涛虽然料到这黑衣老者，可能是萧翎改扮，但想到那蜈蚣的恶毒，也不禁有些震动，看他如此沉着，更是为他担心。

只见那黑衣老者左手一抬，竟然把那投过来的紫色蜈蚣接在手中，反手一挥，投向了沈木风。

沈木风虽然武功高强，但他不敢和那黑衣老者一般伸手去接，大袖一挥，潜力涌出，击落了投向身上的蜈蚣。

青衣少年道：“失敬，失敬，想不到阁下竟也是役使毒物的高手。”

右手一伸，扣向那黑衣人握着竹杖的右腕。

这一招去势甚快，但那黑衣老者，却有着近乎木然的镇静，直待那青衣少年右手五指，将要搭上右腕脉穴，右手才突然向下一滑，沉落半尺，竹杖一推，击向那青衣少年肘间关节。

应变手法平淡中，蕴含奇奥，发难于猝然咫尺之间，那青衣少年闪避不及，被那黑衣老者推出的杖势，击在右臂之上。

竹杖上蓄力强大，青衣少年中杖后，顿觉左臂一麻，急急向后跃退三步。

那黄衣老者也不追赶，仍然站在原地不动。

青衣少年疾退三步之后，一条右臂，软软地垂了下来。

显然，他一条右臂，受伤不轻。

青衣少年回顾沈木风一眼，肃立不动，显然，正自暗中运气解穴。

沈木风冷肃的脸上，闪掠过一抹惊愕之色，缓步行到门口处，冷冷地望了那黄衣老者一眼，缓缓说道：“阁下贵姓？”

黄衣老者两道闪电一般的寒芒，移注在沈木风脸上，打量了沈木风一阵，却是一语不发。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阁下似是很少在江湖之上走动？”

黄衣老者道：“不错。”

他似是生恐多说一个字，用最简洁的字句回答。

沈木风微微一笑，道：“阁下既然很少在江湖之上走动，和我沈某人自然也谈不上恩怨二字了，不知何故要拦阻在下的去路。”

黄衣老者道：“听说你为恶很多，今日一见，果然不错。”

他说话的声音很怪，似是用弓弦一个字一个字地弹了出来。沈木风一皱眉头，道：“阁下之意，是要打抱不平了。”

黄衣老者冷哼一声，也不答话。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阁下姓名，可否见告？”

黄衣老者冷然说道：“不必了。”

沈木风右手一抬，突然攻出一掌，拍了过去。

黄衣老者也不闪避，左手一抬，硬接一掌。

但闻砰的一声大震，双掌接实。

沈木风身躯晃动，那黄衣老者却被震得向后退了两步。这一招硬打硬拼，双方都用的内力硬拼。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无怪阁下狂傲如斯，果是有些手法，再接我沈某一掌试试。”

喝声中，右手一抬，又是一掌劈了过去。

掌势中带起了一股疾厉的暗劲，掌势未到暗劲已到，整个灵壁，忽忽摇动。

那黄衣老者亦是不甘示弱，左手一抬，又硬接了一掌。这一次，那黄衣老者，有了准备，只被震得退了一步。但如沈木风发出的掌势而言，这一掌似是强过了上一掌甚多。

沈木风一皱眉头，又劈出一掌。

黄衣老者似已知晓厉害，不敢再用左手去接，松开了竹杖，用右手接下一击。

沈木风连攻三掌，那黄衣老者也硬接三掌，只看得在场中人个个为之一呆，心中暗道：这人不知是何许人物，竟然能够硬接沈木风三掌猛攻。

沈木风攻出三掌之后，未再抢攻，急急收掌而退，冷冷道：“阁下居然能硬接沈某人三掌，足见高明……”

那黄衣老者，似是根本未再听沈木风说些什么，冷冷接道：“来而不往非礼也，小心了。”

竹杖挥动，劈出三杖。

沈木风连封带躲，才把三杖快攻避开，双目中神光凝注在黄衣老者身上，一字一句地说道：“你是萧翎，你没有死，是吗？”

黄衣老者冷笑一声，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竹杖一起，横里扫出一招。

沈木风也不闪避，左手一推，便向竹杖之上迎去。

这等打法，不但大出了在场群豪的意料之外，就是那黄衣老者，也不禁为之一呆。

但闻砰的一声脆响，竹杖正击在沈木风的手腕之上。

只见竹屑横飞，那黄衣老者手中的竹杖，突然破裂去一节。

厅中观战群豪相顾失色，暗道：这沈木风的武功，已练到了体若精钢，那一杖明明击在了手腕上，不但不见他痛苦之色，反而把竹杖震断了一截。

但见那黄衣老者，却毫无惊骇之状，右腕一挫收回竹杖，当心点去。

竟然把竹杖当作长枪施用。

沈木风左手推出，啪的一声，又把竹杖震开，人却欺身而上。

这一下，群豪听得明白，分明是竹杖和钢铁相击之声，心中更是骇然。

原来，场中群豪，听到起初一声，认为是听错了，这一次特别留心那声音，分明是竹杖击在钢铁上的声音。

需知一个人练功夫，练得身上被击时能发出回音，也如钢铁一般，实是罕见的事了。

宇文寒涛似是已看出群豪心中之疑，高声说道：“沈大庄主左右双腕各带一个纯钢袖圈。”

这一点破，观战群豪，恍然大悟，惊愕之色，登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阵轻叹。

原来，武林之中，有很多不常用兵刃之人，常用精钢打成袖圈，带在腕上，其形如镯，不过，要比镯子广大，以备不时之需。

沈木风武功高强，群豪一时间被他震住，想不到带袖圈的事。

直待宇文寒涛出言点明，群豪才恍然大悟。

抬头看去，只见沈木风人已欺进那黄衣老者身侧。

右手一沉，劈了下去。

那黄衣老者手中竹杖，已然吃那沈木风左掌挡开，欺近身侧，别说竹杖一时间无法收回，就是有法收回，这等近身相搏，那竹杖过长，也无法施展。

只见那黄衣老者右手一抬，突然向上迎去。

沈木风冷哼一声，欺近身侧的身子，突然间暴退三尺。

凝目望去，只见那黄衣老者已然弃去了手中竹杖，右手却握着一把锋利的短剑。

沈木风脸色严肃，冷冷说道：“果然是你，萧翎……”

那黄衣老者冷然一笑，仍不作正面答复。

这等一直不肯接口的法子，使得狡猾多智的沈木风也搞得大为不安，略一沉吟，接道：“那萧翎乃是英雄人物，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如是不敢开口承认，定非萧翎了。”

只见那黄衣老者右手执剑，双目微闭，脸上是一片诚敬神情，对沈木风的呼喝叫嚣，充耳不闻。

这等神情，一般人瞧不出有何特殊之处，但以沈木风的武功，却瞧出了情势大为不对，那黄衣老者的神情，正是运用上乘剑道的起手姿态，不禁大为骇然，沉声喝道：“咱们走！”

走字出口，人已飞跃而起，右手挥处，顶篷破裂，人随着穿出帐篷，有如巨鸟凌空而去。

金花夫人紧随沈木风身后，飞跃而起，穿出屋顶而去。那青衣少年正运气调息，却不料沈木风破顶而起，警觉不对，顾不得再运气疗伤，急急一提气，纵身而起。只听黄衣老者喝道：“你留下。”

喝声中黄衣飘飞，人已凌空而起。

两条人影，同时以电闪雷奔的迅度，向篷顶抢去。那黄衣老者身法，抢先了一步，挥掌劈下。

但闻砰的一声，两人悬空硬拼了一掌。

那青衣少年在那黄衣老者居高临下的强猛掌力压制之下，身不由己地跌落实地，震扬起一片沙土。

那黄衣老者，却用八步登空的身法，斜出一丈多远，才落着实地。

## 第五十一回 金剑本有主

宇文寒涛疾快地奔行过来，扬手一指，点了那青衣少年的穴道。

这时，沈木风随行四人，除走了一个金花夫人之外，蓝玉棠重伤之后，生死不明，这青衣少年，伤在那黄衣老者的掌下，又被宇文寒涛点了穴道，余下的只有那手执铜钹，身着红色袈裟的和尚。

无为道长长剑出鞘，拦住了那红衣和尚的去路，道：“大师是束手就缚呢？还是要拼命一战？”

红衣和尚目光转动，只见正光大师手执戒刀站在一侧，心知破围而出的希望百无一，当下旋转飞钹，自劈咽喉，头断血喷，尸体裁倒。

无为道长看他连震飞钹，似要出手，却不料他回钹自绝，一时间救援不及。

正光大师弃去手中戒刀，接住那飞落的人头，揭开他脸上人皮面具，黯然一叹，道：“果是老衲同门师兄弟。”

无为道长轻轻叹息一声，道：“本门之中，也有叛逆之徒，人死不能复生，大师善葬他的尸体，也算尽了同门之谊。”

正光宣了一声佛号，抱起那红衣和尚的尸体，向外行去。

那黄衣老者，望着正光大师的背影，轻轻叹息一声，突然转身向灵帏后面行去。

孙不邪、无为道长等，心中虽然都觉着这黄衣老者，可能是萧翎假扮，但又不能完全确定，一时间不知如何应对。

只见宇文寒涛快步而行，越过黄衣老者，道：“在下带路。”

黄衣老者道：“有劳了。”

宇文寒涛带着那黄衣老者，行入了一间静室之中，抱拳一礼，道：“萧大侠。”

黄衣老者微微一笑，除去脸上的易容之后，恢复本来面目，正是逃出火劫的萧翎。

但闻步履声响，孙不邪、无为道长、百里冰等鱼贯而入。孙不邪伸手抓住萧翎一只手，道：“萧兄弟，果然是你。”

萧翎一欠身，道：“老哥哥好。”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看到兄弟你完好无恙，老哥哥还有什么不好呢？”

这几句话，听来平淡无奇，但平淡之中，却包含了无限的关怀情义。

萧翎道：“多谢老哥哥了。”

无为道长接道：“萧大侠托邓二侠和敝师弟交贫道的两本书，贫道已然收到，妥为保管，立时可以奉还萧大侠。”

萧翎道：“道长没有瞧过吗？”

无为道长道：“贫道只看了书名，未阅内容。”

萧翎点点头，道：“道长为何不看呢？”

无为道长道：“贫道老迈了，那是应该留给年轻人的，何况，此时敌我相对，处境险恶，贫道也无暇阅读。”

萧翎点点头，道：“道长胸怀宽大，用心深远，晚辈敬服得很。”

百里冰突然向前两步，道：“大哥，我错了。”

萧翎微微一笑，道：“什么事？”

百里冰道：“大哥交代我不许说出你脱险的事，但我却未得大哥同意说

了出来。”

萧翎道：“不要紧，我知道你有苦衷，其实你不说，也无法瞒过宇文先生。”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过奖了。”

孙不邪道：“这事不能怪百里姑娘，都是老叫化迫她说出。”

萧翎道：“小弟没有怪她啊！”

孙不邪笑道：“我知道，你一定会给老哥哥面子的。”

百里冰长长叹息一声，道：“大哥，你在灵堂之中，都已经听到了吗？”

萧翎道：“听到什么？”

百里冰道：“岳姊姊走啦！”

萧翎一呆，道：“真的走啦？”

百里冰道：“岳姊姊和我谈了很多，我坚持她不能离开，但她却留书不辞而别。”

萧翎脸上红光一闪，淡淡笑道：“不要紧，岳姊姊一向来去自由，咱们怎能留她。”

宇文寒涛双目闪动，回顾了一眼道：“孙兄、道长、百里姑娘，在下有一事相求。”

他一口气呼叫出三人，三人也同时愕然说道：“什么事？”

宇文寒涛道：“在下有一桩急要之事，想和萧大侠单独谈谈，不知三位意下如何？”

孙不邪道：“武功上，老叫化佩服我萧兄弟，用智上，老叫化敬服你宇文先生，你尽管请便吧！”

宇文寒涛一欠身，道：“萧大侠，这边请。”

萧翎举步随在宇文寒涛身后，又行入另一静室之中，道：“宇文先生有何见教？”

宇文寒涛道：“吐出那口堵在胸口的血，强忍住，要逼岔你的真气。”

萧翎双目中神光如电，盯在宇文寒涛的脸上，瞧了一阵，突然闭上双目，张嘴吐出了一口鲜血，叹道：“宇文先生，果然厉害，已瞧出在下受了伤！”

宇文寒涛点点头，说道：“你伤得不重，这口血大部是为了岳姑娘……”

萧翎一皱眉，接道：“宇文兄怎能如此肯定？”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萧大侠，承你看得起我宇文寒涛，引为知己，在下自当是尽我之能，回报知遇，岳姑娘和萧大侠之间，虽属私事，但在下亦不得不插言数语了。”

萧翎被他一言道破胸中之秘，只好长叹一声，道：“宇文兄有何见教？”

宇文寒涛道：“蓝玉棠、玉箫郎君等，都可列为一流人物，可是无美女相伴，这其间就有着值得研讨的原因了。”

萧翎道：“什么原因？”

宇文寒涛道：“不能单方的责怪蓝玉棠和玉箫郎君等人了。”

萧翎道：“岳姑娘言行端正，从无轻佻，玉箫郎君和她有过一段相处时光，为她倾倒，还有可说，那蓝玉棠和五毒门的巫公子，根本和我岳姊姊从无往来，他们自作多情，难道也要怪在我那岳姊姊的头上吗？”

宇文寒涛沉吟了一阵，道：“萧大侠觉着那岳姑娘是否和别人有些不同呢？”

萧翎道：“在下倒是感觉不出。”

宇文寒涛道：“你仔细地想想看，每见她一次之后，是否就加深了一次印象，那印象愈来愈深，有如刻在心上的痕迹，抹之不掉，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萧翎长长吁一口气，道：“就在下而言，昔年我并无此感。”

宇文寒涛道：“那时你年纪小，不解风情，岳小钗纵有倾城之媚，你也感觉不出，再度重逢，你已经长大了，感受自然不同。”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也许你说的不错，不过，我总觉着魔由心生，怪不得他人。”

宇文寒涛道：“在下稍涉相人之术，岳小钗那特殊之像，谓之内媚，千百年中，却也难得一见的奇相。”

萧翎眨动了一下星目，道：“那不是她的错了。”

宇文寒涛道：“岳姑娘没有错，蓝玉棠、玉箫郎君等也没有错，错的是上天造就她这么一副媚人的奇相，使她行踪所至，必有人心猿意马，情难自禁。”

萧翎道：“古人云红颜祸水，想必如此了。”

宇文寒涛沉吟了一阵，道：“也可以这么说，但却是还难尽言其中奥秘，那巫公子说的不错，连那沈木风也已为岳小钗媚力所惑。”

萧翎神情激动，脸色忽白忽红，显然，他内心中，正有着强烈的冲突。

良久之后，才听他长叹一声，道：“宇文先生，如若情形如此，咱们应该如何处置我岳姊姊。”

宇文寒涛道：“让她少见人，自成一个天地，年华如水，青春易逝，一旦红颜老去，那天赋的诱人魅力，自然会随着年华消失。”

萧翎道：“她如是不肯常居无人之地，难道要把她关起来不成。”

宇文寒涛沉思了一下，道：“这件事过一阵子再说吧，咱们谈了这一阵话，萧大侠的气血，大约已经平静了下来，现在，你可以坐息一阵了。”

萧翎亦知及时坐息一阵，调匀真气，才不致使体能受损，当下说道：“多谢宇文兄了。”

宇文寒涛道：“还有几桩事，待你坐息醒来之后，咱们再谈不迟，在下先去了。”

缓步出室而去。

萧翎目睹宇文寒涛的背影消失之后，才盘膝坐好，运气调息。

待他坐息醒来，睁眼看去，只见百里冰面含微笑，坐在身侧。

这时，她已换着女装，只见她秀眉弯弯，樱唇喷火，久着男装后骤还女容，似是又增加了不少清秀之气。

但见她轻启樱唇，柔声叫道：“大哥，好了吗？”

萧翎点点头，道：“我很好。”

百里冰道：“宇文先生说，大哥和沈木风对掌时，受了伤，大家都很担心。”

萧翎微微一笑，道：“不要紧，一点轻伤。”

百里冰探手入怀，摸出一封信，道：“岳姊姊临去之际，留下了两封信，其中一封留给我，另一封给你。”

萧翎接过书信看去，只见上面写道：“劳请冰妹转奉萧翎亲拆。”

看字迹娟秀，果是岳姊姊的手笔。

萧翎折开封套，只见上面写道：

“书致萧翎兄弟：

你云姨留书遗命，把姊姊终身许你为妻，你易容隐于灵堂之上，大约已经听到了我在灵位前的肺腑之言。

虽我没有告诉过你，但我内心之中，早已承认了你是我的丈夫，你如死去，为人妻者，自应为夫报仇；但我从冰妹口中，得悉内情，知你未死，情势骤然有变，你云姨大仇未报，姊姊怎能苟安偷活？

目前我已找出杀害你云姨的凶手，只是还无确证而已；此去报仇，生死难卜，也许日后无缘再会，再说我情孽缠身，难以自遣，实有些愧对夫君。

冰妹妹，洁如其名，希望你善为照顾，何况她对你一往情深，就是姊姊，也难及她，如若你还肯听我一句话，那就善待冰妹，她才是你最好的终身伴侣。

执笔千斤，心焦如焚，望兄弟善体我一片苦心。”

下面署名岳小钗奉上。

萧翎看完了岳小钗的留书，说不出心中是一股什么滋味，不知是爱是恨。

但闻百里冰柔声说道：“大哥，岳姊姊信上写的什么？”

萧翎长长吁一口气，道：“她要我好好地待你。”

百里冰怔了一怔，突然流下泪来。

萧翎伸出手去，握住了百里冰的玉腕，道：“冰儿，哭什么？”

百里冰道：“我也不知道，是难过还是高兴，其实，岳姊姊和你才是一对佳偶。”

萧翎微微一笑，道：“冰儿，那蓝玉棠不是说过吗？岳姊姊是天上的仙女，俗凡中人，没有哪一个配得上她。”

百里冰黯然垂下头去，道：“大哥，你不知岳姊姊的心。”

萧翎道：“什么事？”

百里冰道：“岳姊姊很喜爱你，只是她不像我，什么事都表现在脸上。”

萧翎长长叹息一声，道：“岳姊姊和你谈些什么？”

百里冰道：“我们谈了很多话，但说来说去，都是两个人的事，一个是你，一个是我。”

萧翎道：“岳姊姊怎么说我？”

百里冰道：“她要我劝你好好的保重，不要以她为念……”萧翎点点头道：“这个我知道，岳姊姊在留给我的信上，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百里冰道：“岳姊姊虽然这样说，但咱们决不能坐视不管，应该助她报仇。”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目下情势正值紧要难头，只怕是无能助她了。”

百里冰道：“难道大哥对岳姊姊报仇的事，就不闻不问了吗？”

萧翎淡淡一笑道：“沈木风阴谋野心，已经暴露，宇文先生借我之死，传告天下，天下英雄，都闻风而来，云集于斯，也许一场决战，即将展开，小兄如何能够离开此地呢？”

百里冰道：“唉！大哥说的也是，此地事情，也很重要，大哥又是举足轻重的首要人物，自然是无法离开了。”

萧翎道：“冰儿，你去请宇文先生和孙老前辈及无为道长来，我要和他们研商一些事情，沈木风刚受挫败，咱们要行动，最好能抢得先机。”

百里冰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萧翎仰起脸来，长长吁一口气，缓缓坐在一张木椅之上。他心须尽力使

自己安静下来。

片刻之后，孙不邪、无为道长、宇文寒涛等鱼贯而入。百里冰走在最后。

萧翎一欠身，道：“诸位请坐。”

几人分别坐下，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萧大侠请我等来此，有何指教？”

萧翎道：“指教倒不敢当，但在下想到了一件事，想和诸位研商一下。”

孙不邪道：“兄弟，什么事，干脆说吧！别这样吞吞吐吐的，叫人听着难过！”

萧翎微微一笑，道：“关于那沈木风，小弟想先发制人。”

宇文寒涛接道：“操之在我，乃是上善之策，不知萧大侠有何计划？”

萧翎道：“兄弟之意，愈快愈好，咱们研商之后，就立刻调集高手，直捣沈木风的巢穴，给他个措手不及……”

目光转到宇文寒涛的脸上，接道：“兄弟只有此念，详细的计划，尚要宇文兄多多费心了。”

宇文寒涛沉吟了一阵，道：“目下，此地云集的高手虽然不少，但真可用之人，却也不多，如若咱们计划不密，那该是一场硬拼，就双方实力而论，咱们不宜和百花山庄的人硬拼！”

萧翎道：“在下对付沈木风，余下之人，可否是百花山庄的人的敌手呢？”

宇文寒涛道：“不可硬拼，何况萧大侠也未必一定能够胜得了沈木风，就在下观察而言，你们两位的胜败之机，是五十对五十。”

萧翎道：“这么说来，咱们不能和他硬拼了。”

宇文寒涛道：“硬拼的结果，胜负很难预料，最后的结果是个玉石俱焚之局。”

萧翎一皱眉头，道：“听宇文兄之意，那是说咱们败多胜少了。”

宇文寒涛点点头道：“正是如此……”

语声一顿，接道：“但如若咱们能够知晓沈木风目下的实力，巧为调配，也许能掌握几分胜算。”

萧翎叹息一声，道：“看来，只有在下去找金花夫人打听一下内情了。”

宇文寒涛道：“蓝玉棠人已清醒，也许咱们可以从他口中知晓一些内情。”

萧翎道：“那很好，现在他是否可以说话了？”

宇文寒涛道：“大概还要等上两个时辰才成。”

萧翎道：“什么人疗治好他的毒伤？”

无为道长笑道：“除了宇文先生之外，还有何人有此能耐。”

宇文寒涛道：“说来惭愧得很，在下只不过是碰运气罢了，想不到竟然奏效。”

孙不邪接口道：“萧兄弟，老叫化想问你两句话。”

萧翎道：“大哥吩咐，小弟洗耳恭听。”

孙不邪道：“你突然间急于搏杀沈木风，事出意料之外，是否别有原因呢？”

萧翎道：“小弟想趁他受挫之后，一鼓作气，能够把他制服，也免得夜长梦多，别有变化。”

孙不邪道：“只有这一个原因？”

萧翎道：“如此拖延时间，咱们固然可以多作准备，但对方也是一样啊！再说，除了在此之人，小弟想不出，还有何人可以助我们了！”

孙不邪道：“说的有理，不过，老叫化总觉得兄弟你似是另有心事？”

萧翎尴尬一笑，道：“小弟想搏杀沈木风后，由诸位收拾后事，小弟要去助人报仇！”

孙不邪道：“助哪一个？”

萧翎道：“岳小钗姑娘。”

孙不邪一笑，道：“老叫化也想到和她有关……”语声一顿，接道：“岳姑娘要找何人报仇？”

萧翎道：“不知道，她留书中未说明白。”

孙不邪道：“那人住在何处呢？”

萧翎摇摇头，道：“这个，小弟也不知道。”

孙不邪笑道：“天涯辽阔，兄弟既不知她找的什么人，也不知她去向何处，这无疑是大海捞针，就算让你找上三两年，也未必能够找得着。”

萧翎不善谎言，在孙不邪追问之下，不自觉地把心中之言，说了出来。

孙不邪轻轻咳了一声，道：“这样吧！老叫化要我丐帮中人，追查那岳姑娘的下落，一有消息，立刻告诉兄弟。”

宇文寒涛道：“最好要贵帮多派几个高手，暗中助那姑娘一臂之力。”

孙不邪点点头，道：“老叫化立时去办。”

起身向外行去。

萧翎口齿启动，似想阻止，但话到口边，却又未言。宇文寒涛起身说道：“在下去瞧瞧蓝玉棠的伤势如何，如是能够说话，就请他到此一谈。”

起身随在孙不邪身后而去。

大约过有一盏茶工夫，宇文寒涛又行了回来，低声说道：“蓝玉棠人已清醒，听说萧大侠想和他谈谈，使他精神大振。”

萧翎道：“好！咱们立刻去看他。”

宇文寒涛道：“在下带路。”

举步向外行去。

萧翎随在身后，行到了另一座小室之中。

只见一张木榻上面，睡着面色惨白的蓝玉棠。

蓝玉棠挣扎欲起，口中说道：“萧大侠……”

萧翎急急向前一步，按往蓝玉棠，低声说道：“蓝兄睡着。”

蓝玉棠长长吁一口气，道：“在下数度陷害萧大侠，但萧大侠对在下却是毫无仇视之意。”

萧翎微微一笑，道：“过去的事，已经过去，咱们应该谈谈现在。”

蓝玉棠道：“萧大侠如此宏量，实叫我蓝玉棠惭愧得无地自容了！”

萧翎道：“我说过，咱们不谈过去的事……”

语声一顿，道：“在下想请教蓝兄一事。”

蓝玉棠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萧大侠要问什么，只管请说。”

萧翎道：“沈木风手下究竟有多少高手，实力如何？”

蓝玉棠道：“沈木风老奸巨猾，真正实力内容，极度隐秘，除了他本人之外，大概再无第二人真正知晓了……”轻轻咳嗽了一阵，接道：“不过，就在下所知，很多正大门派中人，似乎是都已为他所用，除了目下云集于斯，听命于他的高手之外，他还有着不可忽视的潜力。”

萧翎点点头，道：“在下之意，是希望蓝兄能够说出沈木风手下一些特殊的人物，列名一般的武林高手，不用谈他了。”

蓝玉棠道：“除了百花山庄的原有人手之外，稍受沈木风敬重，有那位适才伤我的巫公子，还有一名叫飞蝗剑的老者，不知是何许人物，但在下看那沈木风对他似是极为敬重。”

宇文寒涛道：“飞蝗剑？”

蓝玉棠道：“不错，他叫飞蝗剑。”

萧翎似是对飞蝗剑漠不关心，接口说道：“听说他最后去会一位和尚，蓝兄知道吗？”

蓝玉棠点点头，道：“知道，只是我没有见过那位和尚。”

萧翎道：“听说过他的名字吗？”

蓝玉棠道：“在下等只知他去会一位高人，能让沈木风移樽就教的人，那人自然非平常人物了。”

萧翎心中暗道：看来也问不出个所以然了，当下掉转话题，说道：“蓝兄，有一桩事，在下大感不解，不知蓝兄是否知晓？”

蓝玉棠道：“什么事？”

萧翎道：“关于那金花夫人。”

蓝玉棠道：“金花夫人怎么样？”

萧翎道：“那金花夫人此番相助我等之事，沈木风难道一点也不知道吗？”

蓝玉棠道：“大概知道……”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有一次在下在场，沈木风曾经讥讽过金花夫人，说她吃里爬外，并笑她的年龄可做萧大侠的……”望了萧翎一眼，突然住口不言。

萧翎淡淡一笑，道：“不要紧，反正那是沈木风的话，蓝兄照实而言就是。”

蓝玉棠道：“既是如此，在下先行告罪了，沈木风说那金花夫人年岁，可做萧大侠外婆了，还在痴想萧大侠垂青于她，劝她早些死去心中情焰。”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区区早就有此感觉了。”

萧翎道：“什么感觉？”

宇文寒涛道：“那沈木风早已对金花夫人有情，才会三番五次地纵容于她，不论什么事，都让她三分。”

萧翎道：“金花夫人心中知晓吗？”

宇文寒涛道：“自然知晓，她才有恃无恐。”

萧翎道：“不管如何，金花夫人曾数度救助在下，这情意实叫在下不安，真不知日后，如何报答于她。”

宇文寒涛道：“不只萧大侠，就是天下和沈木风为敌的人，都应该感激她。”

萧翎站起身子，道：“蓝兄伤势未痊愈，在下也不便多打扰，过几日，蓝兄身体好些，在下再来和蓝兄长谈。”

说完，转身向外行去。

蓝玉棠长叹一声，道：“萧大侠。”

萧翎已行到了门口之处，重又转了回来，道：“蓝兄有何见教？”

蓝玉棠道：“有一件事，在下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萧翎道：“什么事？”

蓝玉棠道：“关于那岳小钗……”

萧翎接道：“岳姑娘人间仙姑，无人不喜爱于她，这个兄弟明白……”

蓝玉棠摇摇头道：“我是说现在，在下心中想的事。”

萧翎道：“蓝兄想的什么？”

蓝玉棠道：“萧大侠对那岳姑娘似是无情。”

萧翎怔了一怔，道：“我们相识很久，情同手足，怎能说无情呢？”

蓝玉棠道：“在下所指之情，是情爱之情，当今之世，只有你萧大侠这等人，才配岳姑娘，在下、玉箫郎君，和那位巫公子，都配不上她，因此，在下想……”

萧翎道：“蓝兄，岳姑娘才慧过人，一切有她自己主张，她要如何，咱们都无法勉强她，是吗？”

蓝玉棠道：“萧大侠说的不错，岳姑娘的事，只有岳姑娘自己决定，咱们都无法代她做主……”

长长叹息一声，道：“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我想了几年，就没有想得明白。”

宇文寒涛道：“当局者迷，蓝兄现在想起来，时犹未晚。”

蓝玉棠轻轻咳了一声，道：“萧大侠，在下想到一件事，不知萧大侠能否见容？”

萧翎道：“只要合乎情理，在下是无不答允。”

蓝玉棠道：“在下伤好之后，想要追随萧大侠身后效力。”

萧翎道：“‘追随’二字，在下如何敢当，蓝兄如愿共力同拒沈木风，兄弟是欢迎得很。”

宇文寒涛道：“蓝兄肯加入我们的阵容，使我等实力增强不少。”

蓝玉棠道：“诸位能够见容，在下就感激不尽了。”

萧翎一拱手，道：“蓝兄好好养息，兄弟不打扰了。”

缓步行出小室。

宇文寒涛随后而出。

萧翎突然想起了巫公子，低声说道：“那位巫公子如何了？”

宇文寒涛道：“其人武功高强，一身奇毒，在下不敢让他手足活动。”

萧翎道：“你把他捆了起来？”

宇文寒涛道：“我点了他四肢穴道，派人监守，主要不让他运气冲动穴道。”

萧翎道：“你和他谈过话吗？”

宇文寒涛摇摇头，道：“没有，其人性情冷酷、倔强，只怕很难说得服他，在下之意，不如暂把他囚禁起来，折磨一段时间再说。”

萧翎道：“咱们去瞧瞧他吧！”

宇文寒涛道：“好！但萧大侠要小心他的暗算，此人心机深沉、恶毒，只怕不在那沈木风之下。”

萧翎道：“我知道，昔年我就是被他打下了深谷，身坠险地，得食千年石菌。今日和他交手是第四度相逢了。”

宇文寒涛道：“在下带路。”

抢在萧翎前面，带萧翎行入另一座小室之中。

萧翎抬头看去，只见那巫公子盘膝坐在木榻之上，木榻两边，各站着一个持剑大汉，四道目光，一直盯注那巫公子的身上。

那巫公子紧闭着双目，虽然闻得脚步之声，仍是不肯睁眼瞧看一下。

萧翎轻轻咳了一声，道：“巫兄，好些吗？”

巫公子睁开双目，望了萧翎一眼，冷冷说道：“刚才与在下对掌的黑衣老者，是你萧翎装扮吗？”

萧翎道：“不错，适才多蒙巫兄承让了。”

巫公子冷笑一声，道：“我早该想到是你。”

萧翎淡淡一笑，道：“事情已经过去，在下此来想和巫兄谈谈今后之事！”

巫公子道：“什么事？”

萧翎道：“巫兄准备今后作何打算？”

巫公子冷冷说道：“萧大侠准备如何对付在下？”

萧翎道：“在下还没有想到如何对付阁下。”

巫公子道：“现在你可以想了，在下想先知道阁下准备如何对付在下。”

萧翎道：“那要看巫兄是什么态度了，如是巫兄可以和我等合作，合力对付那沈木风，咱们极是欢迎，但如巫兄不愿和我等合作，那自是又当别论了。”

巫公子摇摇头，道：“在下只怕很难和各位合作。”

萧翎道：“为什么？”

巫公子道：“条件不合。”

萧翎道：“阁下要什么条件？”

巫公子道：“岳小钗，如若谁能把岳小钗许配给我，我就给谁帮忙。”

萧翎脸色一变，道：“岳姑娘的事情，任何人都做不了主，但若阁下自信能够使岳小钗对你动猜，那是阁下的事，阁下这要求，未免太过份了吧！”

巫公子冷笑一声，道：“你不管也可以，但要你答应一件事。”

萧翎道：“但要合乎情理。”

巫公子道：“是否合乎情理，在下不知道，不过，你一定能办到。”

萧翎道：“你说说看。”

巫公子道：“我要你退掉岳小钗的婚约。”

萧翎道：“岳姑娘和我并无婚姻之约！”

巫公子道：“但她母亲遗命把她终身许配于你……”长长吁了一口气，接着道：“不过，在下并不是无理取闹……”

宇文寒涛接着道：“逼人退婚，这还不算无理取闹，那要怎样才算无理取闹呢？”

巫公子道：“岳小钗的父亲未死之前，亲口答应家父，把那岳小钗许配于我，只不过，这些事都无法证明了。”

宇文寒涛斥道：“既是无法证明的事，如何能凭你巫公子随口乱说。”

巫公子道：“岳小钗父亲早亡，家父也不幸死去，如若岳小钗母亲还在，也许她还可作证，不幸她也死了！”

宇文寒涛道：“如是岳姑娘母亲知晓此事，哪里还会把岳姑娘许配给萧翎呢？”

巫公子冷冷说道：“不管你们信不信，这是家父亲口告诉我的事情，我想，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但这和各位关系并不大，重要的是对付沈木风。”

宇文寒涛道：“你能对付沈木风？”

巫公子道：“不错，沈木风在我身上做手脚，或是用毒，或是暗点奇经；但在下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用毒针刺了沈木风一针，诸位是亲眼所见了，除此之外，在下亦在沈木风几位属下身上，暗中下了毒……”

宇文寒涛接道：“阁下很阴险！”

巫公子道：“在下为了自保，和沈木风这等人来往，不得不用些心机。”

宇文寒涛道：“有一点，希望阁下明白，此刻，你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随时可以置你于死地。”

巫公子淡淡一笑，道：“我知道，但你们无能对付沈木风。”

宇文寒涛道：“你如不肯和我等合作，沈木风也一样会毒发身死。”

巫公子道：“所以，在下相信，他会不计一切来此救我。”

宇文寒涛道：“如是我们现在把你杀死，他救出去的只是一具尸体。”

巫公子突然放声大笑，道：“诸位把区区看得太无能了。”

宇文寒涛道：“怎么说？”

巫公子道：“如若诸位杀了在下，那沈木风就不会死了，因为在下早已把解药，交给我一位对我忠实的属下，如若他知道我死了，自然会把解药交给那沈木风，连同他几位中毒的属下，自也一并获得解药，这就是诸位杀死在下的代价，如是咱们能够谈得好，不用诸位出手，数日之内，沈木风和他几个重要的助手，都将毒发而亡。”

宇文寒涛道：“听起来阁下似是很有把握。”

巫公子淡淡一笑，道：“如是在下无此把握，岂肯坐此待毙。”

宇文寒涛道：“五毒门之能，在下昔年也曾听过，不过，我倒是想不出你有什么办法，能够在穴道被点之下，逃离此地。”

巫公子双目眨动，道：“好！在下试给诸位瞧瞧！”

萧翎、宇文寒涛，都似是有些不信，四道目光，盯注着那巫公子。

只见巫公子闭上双目，久久不见动静，似是入定一般。

宇文寒涛正待开口，突闻两声惊呼，两个执剑大汉，齐齐摔倒地上。

回头望去，只见两个执剑大汉，脸上各自爬着一条绿色的蜈蚣，满脸青气，似是已为那绿色蜈蚣咬伤。

巫公子睁开双目，笑道：“这两只绿蜈蚣，奇毒很烈，不输见血封喉的淬毒暗器。”

萧翎万万没有料到，他在被囚之时，仍然敢施毒伤人，事先无备，未带蛟皮手套，倒也不敢伸手去触摸那奇毒之物。

宇文寒涛冷笑一声，道：“他们死了吗？”

巫公子道：“如是在顿饭工夫不施救治，那就没有救了。”

宇文寒涛道：“你有解药吗？”

巫公子道：“有解药，你们也无法施用！”

宇文寒涛道：“为什么？”

巫公子道：“因那是活解，以毒取毒。”

宇文寒涛道：“要解了你的穴道，才能施救？”

巫公子微微一笑，道：“不错，宇文先生果然极明事理。”

宇文寒涛回望了萧翎一眼，默然不语。

萧翎略一沉吟道：“救人要紧，解开他的穴道。”

宇文寒涛右手挥动，拍活了巫公子四肢被点穴道。萧翎却借机退到室门口处，暗中戴上了千年蛟皮手套。只见那巫公子，伸展一下双臂，缓缓行下木榻，口中喃喃自语，右手轻轻取下那两只蜈蚣，放入袖中，顺手由袖中取出一个玉盒。

打开盒盖，倒出两只人面蜘蛛，放在两人被蜈蚣咬伤之处。萧翎仔细瞧

去，只见那两只蜘蛛，大如鸡蛋，通体如墨，顶门却有一个白点。

但见两个执剑人脸上青气渐消，片刻工夫，青气消退净尽，面色复转红润。

巫公子收起蜘蛛，藏入玉盒，又取出两粒药物，投入两人口中，道：“不过一盏茶工夫，他们就可以清醒，不用再为他们生死担心，咱们还是谈谈合作的事……”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在下毒死沈木风，和他几位得力的助手，只要萧大侠肯允拒绝岳小钗的婚姻。”

萧翎心中暗道：和沈木风这场拼斗，到目下为止，还无必胜把握，如若沈木风突然毒发而死，对武林大局，自然是有很大的裨益，这巫公子要我逃避岳姊姊的婚姻为条件，才肯毒毙沈木风，倒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只见巫公子接道：“一个人不能兼得鱼与熊掌，阁下已扬名天下，武林中人，都把你当成了救星，欲立千秋大业，只有牺牲一些私情了。”

萧翎冷冷说道：“岳小钗已经离开此地，阁下信是不信？”

巫公子怔了一怔，道：“这话如出诸别人之口，在下不信，但既是你萧大侠说出来，在下只好相信了。”

萧翎道：“多承你看得起我，岳姑娘已然离此他往，留给在下的书信上说，她去报杀母之仇！”

巫公子道：“萧大侠可知那岳姑娘的仇人是谁吗？”

萧翎摇摇头道：“留书上未曾提起，也来说明她要去之处。”

巫公子沉吟了一阵，道：“你说的都是真话？”

萧翎道：“字字真实。”

巫公子道：“她一个人去的吗？”

萧翎道：“她有两个情同姊妹的女婢，和她同行。”

宇文寒涛接道：“还有一个人追她而去。”

巫公子道：“什么人？”

宇文寒涛道：“玉箫郎君。”

巫公子冷哼一声，道：“早晚他要和蓝玉棠一般的下场。”

萧翎心中暗道：那蓝玉棠也未死去啊！

心中念转，却忍下未言。

巫公子突然抬起头来，两道炯炯的眼神，逼注在萧翎的脸上，接道：“蓝玉棠的事不谈，萧大侠意下如何，还望给在下一个肯定的答复。”

宇文寒涛接道：“这话阁下应该去问岳姑娘，也只有她才能决定，萧大位就算答应了，也是无补于事。”

巫公子冷冷说道：“看来，咱们是谈不拢了。”

萧翎冷笑一声，道：“阁下又准备用毒物伤人吗？”

巫公子道：“你是我和岳小钗之间最大的障碍，看来除了杀你之外，别无良策了。”

语声微住，陡然扬手，绿芒一闪，直向萧翎飞去。

萧翎右手一抬，接住了那绿色蜈蚣，五指加力，把蜈蚣一捏三段，投掷于地，道：“阁下还有多少毒物，尽管施展吧！”

巫公子冷笑一声，道：“你带有武林三宝之一的千年蛟皮手套。”

萧翎微微一怔，暗道：“他的见识倒是很广。”

但闻巫公子接道：“家父在世之时，告诉我，他就是吃了这千年蛟皮手

套之亏，伤在柳仙子的修罗指下……”

突然提高了声音道：“那柳仙子是你的什么人？”

萧翎道：“受业恩师之一，你如想替父报仇，在下亦愿代师出面。”

巫公子道：“我父亲待我并不好，如果不是他阻拦于我，六年前，我就要你之命，也不会让你活到今朝。”

萧翎道：“六年前，你把我推下悬崖，只是我命不该绝……”

巫公子接道：“如非先父阻我，我要眼看着你死在毒物口下，也不会给你万一生机了。”

宇文寒涛缓缓说道：“如若留着阁下，使咱们多了一个强敌，那就不如杀死阁下了。”

巫公子暗中提聚真气，凝立不动。

萧翎长长吁一口气，道：“令尊昔年，对在下曾有过相救之恩，在下今日亦放兄台一马，你可以走了。”

巫公子似是大感意外一般，怔了一怔，举步向前行去。

萧翎低声对宇文寒涛道：“宇文兄，请招呼他们一声，不要留难这位巫公子。”

宇文寒涛点点头，目光转到巫公子的脸上，道：“萧大位大仁大义，虽只是点滴之恩，亦必涌泉以报，放阁下平安离此，只怕也出了你意料之外，希望阁下能知好歹。”

两句话，意义深长，无疑是提醒那巫公子，要他把萧翎和沈木风的为人比较一下。

巫公子也不答话，放步向外行去。

萧翎和宇文寒涛，一直追在那巫公子的身后而行，一直看着他安全离去，两人才转身而回。

宇文寒涛轻轻咳了一声，道：“萧大侠，心中有所打算吗？”

萧翎回顾了宇文寒涛一眼，道：“你说，我放了那巫公子对吗？”

宇文寒涛道：“巫公子为人的阴沉、恶毒，似不在沈木风之下，如今萧大侠放了他，未免是纵虎归山了。”

萧翎道：“我知道……”

语声微微一顿，道：“当我决心放走那巫公子时，我已决定了约那沈木风，作次决斗。”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准备直接找他挑战？”

萧翎道：“不错，还要宇文先生设法传檄武林，使沈木风无法不出面应战。”

宇文寒涛道：“逼那沈木风出战，倒非难事，但萧大侠是否已经算过，定是那沈木风的敌手。”

萧翎道：“我大约想过了，他的功力可能较我深厚，但我的武功、招数，较他博杂精奇，还有他的年龄，已近花甲，只怕是难耐久战，如若我们拼上千招，他将力尽不支。”

宇文寒涛沉吟了一阵，道：“江湖大局，转变得逐渐对我等有利，就目下情势而言，似是用不着走此极端。”

萧翎道：“沈木风连遭挫败，锐气已失，此时此刻，当是他重出江湖后，最为暗淡的时期，如若我能够侥幸地胜了他，不但可以使他声威尽挫，统驭不固，而且也许可以挽救一场大劫。”

宇文寒涛奇道：“挽救一场大劫？”

萧翎道：“不错，挽救一场大劫。那沈木风已决定于本月十五日，同时用飞鸽传谕，函告各大门派中潜伏的奸细，一齐动手，设法取得各大门派的领导之位。”

宇文寒涛吃了一惊，道：“这阴谋万万不能让他得逞。”

萧翎道：“是的，所以，我们要在十五日之前，和他作一决战。”

宇文寒涛道：“既是如此，那是势在必行了……”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屈指算来，距离十五日，不过只有五日时光了。”

萧翎点点头，道：“是的，所以，我要请宇文先生设法在一两天内，逼使那沈木风出面和我决战。”

宇文寒涛道：“好！在下当尽我之能就是。”

萧翎道：“在下也要尽两天之力调养一下体力，如无特殊的事故，就请宇文先生做主，不用惊动我了。”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只管养息。”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欲言又止，缓步走到百里冰的房中。百里冰正在梳头，眼看萧翎行了进来，站起身子笑道：“大哥，我是不是长大了？”

萧翎微微一笑，道：“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语声一顿，脸色突然变得十分严肃，接道：“冰儿，咱们好好休息两天，调息体力，研求武功，纵然能多得一招一式，也是聊胜于无了。”

百里冰神色一整，道：“有什么事？”

萧翎道：“两天之后，我要和沈木风作一场决战，而且定要和他分出生死！”

百里冰道：“只怕那沈木风，不肯应允和你决战。”

萧翎道：“我已要那宇文先生尽一切可能，逼他出手。”

百里冰道：“大哥要逼他决战，可是心中有把握一定能够胜他吗？”

萧翎摇摇头，道：“因为境况不容许我们再等待了！”

百里冰道：“为什么呢？”

萧翎道：“那沈木风已决定十五日通令各大门派中，潜伏的奸细，要不择手段，夺取掌门权力，准备供他调遣。”

百里冰道：“所以，大哥要在十五日之前搏杀那沈木风？”

萧翎道：“正是如此，绝不能让他把这一道令谕传出。”

百里冰道：“但大哥一人，未必是那沈木风的敌手啊！”萧翎道：“所以，要你助我了。”

百里冰嫣然一笑，道：“咱们生死与共。”

萧翎道：“不错，但咱们不能尽人力，尽两日时光，调息体力，我还想传授你一点武功。”

百里冰道：“好吧！能和大哥战死一处也是小妹心愿。”

时光匆匆。

两日间弹指而过。

在这两日之中，萧翎和百里冰，同室演练武功，和外界完全隔绝。

宇文寒涛既要接待贵宾，又要安排那萧翎和沈木风挑战之事，费尽了心力。

## 第五十二回 双雄决斗

第三日中午时，萧翎和百里冰行出小室，宇文寒涛和孙不邪等齐齐迎了上来。

宇文寒涛一抱拳，道：“我等正要去叩请萧大侠。”

萧翎道：“怎么样？事情安排好了吗？”

宇文寒涛道：“幸未辱命，已约定明日午时开始，在白石坡上一决胜负。”

百里冰道：“白石坡在哪里，距此多远？”

孙不邪道：“大约十五里，宇文先主已派遣了人手，赶去布置。”

萧翎道：“那很好，我和百里姑娘还有几招剑法，未竟全功，明午距此，还有一段时光，我们也好趁此时间，再去练习一下。”

孙不邪急道：“兄弟且慢。”

萧翎道：“大哥有何吩咐？”

孙不邪道：“明午之约，兄弟要单独斗那沈木风吗？”

萧翎道：“除此之外，小弟想不出如何能迫使那沈木风和我等一决死战。”

孙不邪点点头，道：“兄弟，老哥儿有几句话，希望入耳之后，牢记心中……”

萧翎道：“什么事？”

孙不邪道：“你年纪还轻，今后数十年武林中道魔消长，还要赖以维持，所以，不能轻言生死，如是你发觉，不是那沈木风的敌手时，还望及时而退，宇文先生已安排好了对付那沈木风的法子。”

宇文寒涛接道：“近日中又有甚多武林同道，赶来此地，知晓萧大侠未死大火之中，欣喜若狂。”

萧翎道：“那就有劳先生和大哥，好好地接待他们了。”

宇文寒涛道：“在下已转达了萧大侠决心维护武林正义的心意，他们感奋莫名。”

萧翎道：“留他们明日一同去参观我和沈木风的决战，也好为我助威。”

宇文寒涛道：“其中有一位来自中州的古老先生，非要见萧大侠一次。”

萧翎道：“先生代我婉谢了吧！非是我萧翎端架子，实是因为明日一战，关系太大，我不能不多作准备。”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那位古老先生说有要事，非要见萧大侠不可，他行年八旬，雪髯垂胸，在下也不好坚拒了。”

萧翎道：“好！咱们去见见他吧！”

宇文寒涛道：“那位古老先生，现在大厅之上。”

萧翎一面举步而行，一面说道：“可是原来的灵堂吗？”

宇文寒涛道：“正是那里。”

萧翎行入大厅，只见厅中云集了百位以上武林同道，都是闻讯赶来吊丧之人。

宇文寒涛举手一挥，嘈杂的大厅，突然静了下来，说道：“这位就是萧大侠。”

萧翎抱拳说道：“为萧翎的事，劳诸位长途奔走，兄弟是极感不安。”

群豪齐齐应道：“萧大侠乃我武林中的救星，我等奔波一点路途，算得什么。”

只听一个粗豪的声音叫道：“吉人天相，传说萧大侠遭害时，我就不信，

果然被我猜中。”

又一个尖高声音叫道：“萧大侠为拯救我等，免于沦入魔道，奔走拼命，我等无能回报，礼该一拜才是。”

一呼百应，全厅中百位以上英雄，齐齐拜了下去。孙不邪轻轻叹息一声，道：“古往今来，从无一人，受武林同道的崇敬，超过我萧兄弟。”

萧翎呆了一呆，急急拜伏于地，道：“诸位如此，折杀我萧某了。”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人间奇男子，诸位勿以俗礼困他，快快请起。”

果然，这一喝，大见奇效，群豪齐齐站了起来。

这时，瞥见一个雪髯垂胸的老者，身春布衣，越众而出，直行萧翎身前，一抱拳，道：“萧大侠。”

萧翎还了一礼，道：“可是古老前辈吗？”

那白须老人道：“老朽古公道。”

萧翎微微一笑，道：“古老前辈有何见教？”

古公道道：“老朽已等了数十年，几乎等不及了。”

这句话没头没脑，听得萧翎呆了一呆，道：“古老前辈有什么话，尽管吩咐，萧翎洗耳恭听。”

古公道道：“老朽说得太简单，勿怪萧大侠听不明白……”语声微微一顿，道：“老朽受一位奇人所托，为他保存一物，要我代他择一位武林中公认大侠，转赠他寄存之物，老朽看了几十年，只有萧大侠才配持此物。”

萧翎眨动了一下星目，道：“老前辈保存的什么奇物？”

古公道伸手从怀中取出一把黄绫缠裹之物，道：“一把金剑，用来扫荡妖氛，维护武林之用。”

言罢，双手奉起，恭恭敬敬，递向萧翎。

此景此情之下，萧翎纵想推让，亦是有所不能，只好接在手中。

解开黄绫看去，只见一柄金光灿烂的剑鞘，长却只二尺，剑鞘之上，嵌着七颗猫眼大小的明珠。

不要看鞘中之剑，单是看这把剑鞘，已然是价值连城之物。

萧翎道：“这把剑太名贵了，在下如何能受。”

古公道道：“宝剑奉于侠士，萧大侠请拔出剑来看看。”

萧翎手按机簧，呛的一声，抽出宝剑，只觉一股寒气扑面而来，连连赞道：“好剑，好剑。”

森森的寒芒中，飞起一道金色的光芒。

原来，那一尺八寸的宝剑中间，有一条金线，闪烁耀目。

宇文寒涛道：“伏魔金剑，百年前，出现过江湖一次，大展神威，诛杀了六十四位魔头，使武林中一连平静八十年，未再有纷争。”

古公道道：“不错，宇文先生果然是见多识广，这伏魔金剑削平江湖魔道之后，就消失不见，有人说它沉于大海，也有人说它飞上九天，其实它还在人间，但却不知怎的落于老朽一位朋友之手，我那位朋友，自知德能难配此剑，一直妥为保存，不敢应用，希望能为此剑寻找一位名主……”

吁一口气道：“但我的朋友却等不及了，先我而去，临死之前，把此剑托我，要我代他觅一位德、能双绝，可佩此剑的主人只听大厅中群豪高声说道：“当世之中，只有萧大位，才配此剑。”

萧翎道：“诸位抬爱，萧某何能……”

古公道接道：“萧大侠不要推辞了，老朽已思索再三，还望萧大侠收下

吧！”

萧翎道：“如此，在下先替古老前辈保管。”

古公道哈哈一笑，道：“这把剑，压的老朽数十年喘不过一口舒服的气，如今剑归名主，老朽心愿已完，也对得住我那死去的朋友了。”

言罢，突然纵声大笑起来。

只听他笑声顿住，一交栽倒地上。

萧翎急急扶起古公道，道：“老前辈，老前辈……”

伸手摸去，已然气绝而逝。

宇文寒涛轻轻叹息一声，道：“他心愿已完，死也安心瞑目了，你看他笑容不敛，足见心中确是快活。”

厅中群豪齐齐转目望去，果见那古公道面上微笑，仍未消失。

萧翎回顾了宇文寒涛一眼，道：“先生，尽量厚葬于他。”

宇文寒涛道：“不劳吩咐。”

目光转动，四顾一眼，高声说道：“这位古兄，千里送剑，剑交萧大侠之手，才大笑气绝而亡，这证明了一件事，天道有眼，我武林同道大难将消。”

语音微微一顿接道：“萧大侠明日和沈木风决战白石坡，事关我千百武林同道的命运，我想诸位对明日一战的关心，不在萧大侠之下。”

厅中群豪齐声应道：“我们预祝萧大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宇文寒涛道：“诸位有此用心，萧大侠是感激不尽，希望明日诸位都去给萧大侠捧场，但此刻，萧大侠必得充分的休息，只怕不能奉陪诸位。”

厅中群豪齐声应道：“我等不敢劳动萧大侠相陪，萧大侠尽管退下休息。”

宇文寒涛道：“那很好，兄弟奉陪诸位喝一杯，算是为诸位接风。”

萧翎目睹群豪对自己担心之情，只觉心情沉重无比，当下抱拳说道：“诸位请自行用酒进餐，恕萧翎不陪了。”

但见厅中群豪齐齐抱拳作礼，道：“萧大侠，多多珍重。”

萧翎回过身子，行入静室。

百里冰低声说道：“大哥身受武林同道的爱戴，虽非绝后，只怕属空前了。”

萧翎苦笑一下，道：“他们对我的爱戴越深，寄望越厚，越加使我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肩负沉重。”

百里冰道：“盛名累人，果然不错，希望大哥明日一战之中，歼灭沈木风，完你心愿。”

萧翎道：“小兄觉得，明日最艰苦的一战，并非是和沈木风的一场决斗。”

百里冰道：“那是什么人？”

萧翎道：“我只有此预感，自己还无法决定。”

伸手从怀中摸出记录武功的经文，接道：“冰儿，好好保管此物，我如若在明日一战中，不幸伤亡敌人之手，你就把这几页经文，设法交给岳姊姊。”

百里冰望着萧翎手中的经文，却不肯伸手去接，摇摇头，道：“大哥，交给别人吧！”

萧翎道：“为什么？”

百里冰道：“咱们相处这么久了，难道你还不知道我的心吗？你死了，我怎么还能够独自活在这世界上。”

萧翎微微一笑，道：“冰儿，我知道你的心意，但这不过是一个准备，

单是搏斗沈木风，我的胜算很大，但咱们不能不作最坏的打算，岳姊姊聪慧绝伦，她的颖悟才慧，不在我之下，只是感情纠缠，使她无法静下心来，更求大进，如若那大忍大师说的不错，这经文中所记，才是武功中的大乘之学，也是唯一能够为我报仇的武功，我自然要交给最信得过的人了。”

百里冰怔了一怔，道：“大哥要答应我一件事，我才能替你保管这经文。”

萧翎道：“什么事？”

百里冰道：“我把经文交给岳姊姊后，就回到你葬身之处。”

萧翎笑道：“结庐而居，陪我阴灵。”

百里冰摇摇头，神色庄严地说道：“不是，我要启墓见尸，横剑自绝，和你死在一起。”

萧翎只觉心中热血沸腾，感动万分，但表面上却尽量保持镇静之容，说道：“好吧！你先行收起经文。”

百里冰收起经文，藏入怀中，道：“大哥，小妹想不时白，为什么一定要我送去给岳姊姊呢？若派别人，我也可助大哥一臂之力。”

萧翎道：“别人见不到岳姊姊。”

百里冰道：“为什么？”

萧翎道：“岳姊姊一定不愿再见男人了。”

百里冰道：“说的也是，岳姊姊当真也是可怜，不论什么样的男人，只要见了她，都莫名其妙，神魂颠倒地为她疯狂！”望望天色，接道：“时光不早了，你也该坐息了。”

萧翎道：“我要静下心，思索几招武功，不要惊扰我。”

百里冰点点头，道：“你好好地想吧！我出去一下！”萧翎道：“你要到哪里去？”

百里冰道：“我心中有许多事想不明白，希望和那宇文先生谈谈！”

萧翎微微一呆，道：“冰儿，有很多事，不能使太多人知道。”

百里冰道：“我明白了，我只和宇文先生一个人谈，我会交代他们替你护法，我和宇文先生谈谈就来。”

不待萧翎答话，起身向外行去。

萧翎看出她眉宇间，隐忧重重，心中暗道：这些时日，她和我相处一起，我一直未能使她有过一天真的快乐，反而终日里使萧翎道：“什么事？”

百里冰道：“我把经文交给岳姊姊后，就回到你葬身之处。”

萧翎笑道：“结庐而居，陪我阴灵。”

百里冰摇摇头，神色庄严地说道：“不是，我要启墓见尸，横剑自绝，和你死在一起。”

萧翎只觉心中热血沸腾，感动万分，但表面上却尽量保持镇静之容，说道：“好吧！你先行收起经文。”

百里冰收起经文，藏入怀中，道：“大哥，小妹想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我送去给岳姊姊呢？若派别人，我也可助大哥一臂之力。”

萧翎道：“别人见不到岳姊姊。”

百里冰道：“为什么？”

萧翎道：“岳姊姊一定不愿再见男人了。”

百里冰道：“说的也是，岳姊姊当真也是可怜，不论什么样的男人，只要见了她，都莫名其妙，神魂颠倒地为她疯狂！”望望天色，接道：“时光不早了，你也该坐息了。”

萧翎道：“我要静下心来，思索几招武功，不要惊扰我。”

百里冰点点头，道：“你好好地想吧！我出去一下！”萧翎道：“你要到哪里去？”

百里冰道：“我心中有多件事想不明白，希望和那宇文先生谈谈！”

萧翎微微一呆，道：“冰儿，有很多事，不能使太多人知道。”

百里冰道：“我明白了，我只和宇文先生一个人谈，我会交代他们替你护法，我和宇文先生谈谈就来。”

不待萧翎答话，起身向外行去。

萧翎看出她眉宇间，隐忧重重，心中暗道：这些时日，她和我相处一起，我一直未能使她有过一天真的快乐，反而终日里使在下的看法是那萧大侠不致落败。沈木风的功力可能比萧大侠深厚，但萧大侠身兼数种绝技，而且各有所成，会使沈木风防不胜防。何况，我们也有了很充分的准备！”

百里冰接道：“但如今情形有变，除那沈木风之外，还有一位强敌，情势就大不相同了。”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既然不肯说，咱们也无法逼他，在下知晓了这件事，自然会尽我之能，多作安排，必要时……”

突然住口不言。

百里冰心中大急，问道：“必要时怎么样？”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是江湖上的正义象征，无为道长、孙不邪老前辈和在下都有着同一个感觉，那就是不能让他死。”

百里冰道：“话虽不错，但他和沈木风单打独斗，又有谁能够替他呢？”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必要时，我们会替他死，绝不让他受伤！”

百里冰道：“替他死的人应该是我！”

宇文寒涛讶然一笑，道：“为什么？姑娘年纪轻轻的，正是花样年华，怎么就活腻了？”

百里冰道：“我活得很烦恼，如能替他死去，才是两全之策。”

宇文寒涛略一沉吟，道：“可是因为那岳姑娘……”

百里冰接道：“不能说和她全然无关，但一半也是我自己的心愿，如果我替萧大侠死了，我将会永远活在他们两人的心中，是吗？”

宇文寒涛神色肃然地说道：“岳姑娘诚有无可抗拒的魅力，那是与生俱来，任何绝世玉容，也无法和她抗衡，如说萧大侠对她全不动心，在下也是不信……”

百里冰道：“是啊！他们祥麟、仪凤，天造地设的一对，我只是杨柳树下一个小可怜的小燕儿罢了，我活在他们之间的夹缝中，萧大哥对我如有几分喜欢，那也是怜悯多于情感。”

宇文寒涛摇摇头，道，“姑娘，在下的话还没有说完。”

百里冰道：“对不住啦，我心里乱得很。”

宇文寒涛轻轻咳了一声，道：“但萧大侠与众不同，他天生的侠骨、义胆，有着一一种舍己为人的天性，构成了一种突出人群的性格，他不会轻易对人示意。但他心中的情意，却比他人重，你和他相处这么长时间，日夕为伴，这情形，除了夫妇情侣之外，少年男女怎能如此相处，以萧大位的性格，他必将严为坚拒，但他却没有如此，那是他心中早已承认你是他未来的伴侣百里冰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道：“这话当真吗？”

宇文寒涛道：“我几时骗过付了，姑娘如是不信，我再说明一件事情。”

百里冰笑泛双颊，道：“晚辈洗耳恭听。”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不用如此客气……”

轻轻咳了一声，接道：“他在灵堂之中，亲自听到了岳小钗说出内心之言，已视他为夫，他如对你无情，怎会还和你形影不离，长时间单独相处，如今天下英雄云集于斯，他又面临最为艰苦一战，他冥索武力静思对敌之法，却毫无顾忌地要你守在他的身边，你能为他解决武力上的难题……”

百里冰嫣然一笑，道：“我是不行，他的才慧、悟性，都是我所难及。”

宇文寒涛道：“这就是了，那他为什么要你守在他的身侧？”

百里冰羞恹一笑，道：“我不知道。”

宇文寒涛道：“我知道，因为你在他身边，对他精神上有着莫大的慰藉，其实他心中已经离不开你了，而且，已经到了不顾耳目的程度，你们日夜独处一室，你又恢复了女儿装束，难道萧大侠想不到别人会怎么想？”

百里冰笑道，“宇文先生，你当真是了不起，不但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而且连儿女私情，也会解说得情理人微，见人所不能见，知人所不能知。”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这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百里冰娇躯一扭，向前行了两步，突然又停了下来，道：“宇文先生。”

宇文寒涛道：“什么事？”

百里冰道：“我还有一件事，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宇文寒涛道：“姑娘觉得是否该告诉在下呢？”

百里冰道：“我觉得应该告诉你，只是我萧大哥不要我告诉旁人。”

宇文寒涛道：“哪方面的事？”

百里冰道：“关于我大哥，他似乎对明日一战，没有信心，因此，因此……”想到未得萧翎同意，竟是不敢说出口来。

宇文寒涛神情肃然他说道：“此事关系重大，姑娘必需说明白。”

百里冰道：“我大哥准备了后事！”

宇文寒涛道：“准备什么？”

百里冰道：“他把一些可记录的武功，交给我，告诉我说，如若明日一战中，他不幸死去，就要我去找岳姑娘，把留下的武功秘录交给她。”

宇文寒涛沉吟下一阵，道：“唉！他安排得不错，如是这一战萧大侠不幸战死，那岳小钗确是唯一能为他复仇的人。”

百里冰道：“那我该怎么办呢？”

宇文寒涛神色凝重，仰起脸，思考了一阵，道：“这是一桩大事，在下也曾想到过，万一萧大侠在这场搏斗之中、不幸战败，目下武林，将要陷入混乱之境，年来，萧大侠已成了武林擎天一柱，成了武林正义的象征，我们和他相交较深，自然应该处处设法维护他，唉！一个人，终是血肉之躯，并非是不坏金刚。”

百里冰道：“先生说的是，但不知先生是否已想到了保护我大哥的办法。”

宇文寒涛道：“此事在下已有一个自信完善的办法，但那沈木风实非简单人物，我想，他在事先也会有着精密的计划，因此，这一战不但要较力，而且要斗智……”

望了百里冰一眼，接道：“至于萧大侠把武功秘录，交予姑娘，在他万一遭逢不幸时，托你交给岳姑娘，实是一个很深远的安排，岳姑娘如若接过这武功秘录，那就无疑是接过了萧大侠铁肩担道义的重责大任。

“岳姑娘留书而去，已隐隐有出世避尘之心，萧大侠的安排，有如一道

无形的枷，套在岳小钗的心上，使她无法逸世尘外，独善其身。”

百里冰点点头，道：“原来，这里面还有如许内情。”

宇文寒涛突然展颜一笑，道：“不过，在下相信不致如此，萧大侠这安排，只不过是万一之计。”

百里冰道：“先生有此一言，我就放下心了。”

宇文寒涛道：“姑娘先休息去吧！明日咱们见机而作，在下相信，我们的布置，不会输给那沈木风的。”

百里冰点头一笑，回到静室。

只见萧翎闭着双目，脸上是一片虔诚的神色，右手作执剑状，不停地挥动击出。

百里冰悄然行到原位坐下，瞪着一双大眼睛，望着萧翎那慎重的举动，心中暗道：看来，他已经神与意会，融化于剑招之中了。

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才停下手势。

但他一直没有睁开眼睛看过，似是根本不知道百里冰行了进来。

百里冰细心观察之下，只见萧翎脸上肌肉颤动，似是在用心思索什么，也似在运行内功。

百里冰一直在静静地坐着，不敢发出一点声息，惊动萧翎。

一宵匆匆而过。

第二天，天气忽变，阴云满天，细雨霏霏。

萧翎行出静室，步入大厅时，宇文寒涛、孙不邪等早已在等候。

大厅中除了孙不邪、无为道长、宇文寒涛之外，再无旁人，和昨日的热闹成了强烈的反比。

宇文寒涛不待萧翎问话，抢先说道：“萧大侠名重江湖，闻讯来此的武林同道，已逾五百人。”

萧翎道：“人呢？”

孙不邪接道：“已为宇文先生分别编组成二十队，每队二十五人，赴往比武场中去了。”

萧翎道：“沈木风手段恶毒，你先遣他们而去，不怕受那沈木风的暗算吗？”

无为道长道：“宇文先生已作了安排，二十队相互支援，而且队中分组，每一组五人，武功、暗器方面，都有着极佳的配合，除此之外，宇文先生又就本派中选出几位弟子，分由中州二侠、终南二侠、贫道展师弟及司马乾、楚昆山、唐元奇、陆魁章等武功较强之人，易容改装，巡视全场，就算沈木风亲自出手，也要费些气力，才能伤害到我们几人……”

宇文寒涛接道：“但那沈木风绝不会于此时此刻中，去耗损他的体能。”

孙不邪突然叹口气，道：“萧兄弟，老叫化服了你了。”

萧翎道：“什么事？”

孙不邪道：“你慧眼识人，选择宇文先生对抗沈木风，当真是一大杰作。”

萧翎微微一笑，道：“老大哥夸奖了。”

孙不邪道：“往常他虽料事如神，但老叫化心中并不是很佩服他，但这次，老叫化看他编组那些武林同道，当真是人所难及，经过他一番编组之后，每一组人的武功，都发挥到颠峰，五人的力量，加在一起，变成了相乘效果，而且一夜半日间，轻轻松松地完成这桩大事。”

宇文寒涛道：“老前辈夸奖了。”

孙不邪道：“老叫化是由衷之言。”

宇文寒涛轻轻咳了一声，改变话题，道：“时光已经不早，咱们也该动身了。”

萧翎道：“好！”

当先向外行去。

孙不邪、无为道长、宇文寒涛、百里冰，紧随在萧翎身后，细雨中，大步而行。

这是一次正邪的大决战，胜败之间，关系极大。五人步履渐快，一口气行出了五六里，始终无人讲一句话。原来，孙不邪、宇文寒涛等四人每人心中，都如压上了一块重铅，心中虽然想对萧翎说几句慰藉之言，却不知从何开口。萧翎呢？还在推想剑招变化，心无旁骛。

他希望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堂堂正正地和沈木风作一次决战，而且能够胜他，使武林的公理得以伸张，人心重振。二十里的路途，在几人快速的奔行之下，不大工夫已赶到。往日里一片荒凉的白石坡，今日形势大变，斜风细雨中，站满了人。

这地方号称白石坡，顾名思义，不难了然，白石甚多。只见那满地白石上，站满了高、矮、肥、瘦，各种不同形貌的人，但大都穿着疾服劲装，佩带着兵刃。

细雨霏霏中，所有在场人的衣服，都已湿透。

但闻一个豪壮的声音说道：“萧大侠来了。”

云集的江湖豪客，齐齐转过脸来，望向萧翎。

千百道目光一齐投注过来，纷纷抱拳作礼。

萧翎一面举步而来，一面抱拳高举，道：“诸位不用多礼，萧某人当受不起。”

突然间，寒光一闪，疾向萧翎射到。

萧翎抱拳的双手一分，右手一扫，抓住了射来的暗器。仔细看去，是一把淬有奇毒的柳叶飞刀。

不知何人大声喝道：“刺客！”

四周群豪，立时转动巨光，四下搜望。

云集于白石坡上的人，大都是来此吊祭萧翎的人，被宇文寒涛在一日夜中，把他们编成节制之师，一面来此为萧翎助威，一方面准备和百花山庄中人决战。

惊变之下，群豪并未乱动。

各自站在原位，只有用目光搜查。

孙不邪看在眼里，暗暗叹息一声，忖道：这宇文寒涛果有非常之才，只不过一日夜编组的时间，但他们的镇静，却强似数年训练的成就。

萧翎缓缓把接在手中的飞刀，投掷于地，目光一掠一丈左右处一个身着劲装的年轻人，微笑着说道：“不要紧，在下常遭暗算，但却始终侥幸，未为敌人所乘，诸位不用放在心上。”

说完话，又大步向前行去。

神态从容，似是根本没有发生过事情一般。

四周群豪眼看萧翎遇变之后，仍是潇洒自如，若无其事，心中更是敬佩。

萧翎抬头看去，只见五丈外，一片较为平坦的石地上，搭了一座五尺多高的木台。

这木台无顶盖，四面也没围遮之物，显然是仓促赶工而成。

宇文寒涛和孙不邪，无为道长等早已有计划，万一萧翎不敌沈木风时，将如何应变，是以，绝口不和萧翎谈起搏斗，表面看去，似是他们对萧翎这一战，漠不关心。

这一来萧翎自也不好谈。

突闻有人高声喝道：“沈木风来了。”

萧翎急行两步，跃上木台，抬头看去，果见数十匹快马风驰电掣而来。

当下低声对百里冰道：“冰儿，记着告诉你的事情。”

百里冰点点头，道：“记下了，大哥放心。”

萧翎目光转到宇文寒涛脸上，道：“宇文兄，在下万一在这番搏斗中，罹难而死，不用替我报仇，但求保护百里冰安全离此。”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放心，沈木风已非你之敌，这一战，当使邪恶伏诛，武林正义伸张，萧大侠只管放心。”

萧翎微微一笑，道：“但愿如此。”

目光四顾，不见中州二贾、司马乾和马文飞等几个交深相熟之人，忍不住问道：“宇文先生，我那商兄弟和杜兄弟呢？”

宇文寒涛道：“在下遣他们办事去了。”

萧翎点点头，不再多问。

就在两人谈话工夫，那沈木风等数十骑快马，已然驰近木台，萧翎凝目细看，只见沈木风身后，果然有着一个身着红色袈裟的高大和尚。

正是自己学武三圣谷时，和义父搏斗的那位和尚，仔细再看，只见那红衣和尚左手之上，少了无名指和小指，心中暗道：义父南逸公功力何等深厚，都不是他之敌，恩师庄山贝，施展驭剑术，仅伤他手指，只怕我胜算更微，无怪那沈木风今日竟坦然应我之约。

他心中明白，如若自己不是这红衣和尚之敌，环顾身侧，实也再无相助自己之人，只有把此事放在心中，说出来，不过是徒乱人意。

目光到处，只见紧随那红衣和尚之后的，正是那五毒门的巫公子，以后是金花夫人，沈木风血影化身，和在那山谷中与自己对掌的邓伦。

似乎是百花山庄中精锐尽出。

沈木风下马之后，随来之人，纷纷下马。

一向倨傲的沈木风，对那红衣和尚似是十分恭敬，回身低声说道：“大师请。”

红衣僧人微微一笑，道：“你是主人，贫僧不能夺你彩头，你如杀了萧翎，不难君临天下，如是不能胜他，我再同他结算旧帐不迟。”

这红衣和尚的身份来历，大部分人都不识得，是以并不惊奇，只有孙不邪见了那红衣和尚之后，不禁脸色大变。

但他也似是心有所忌，并未告诉旁人。

沈木风抬头望了萧翎一眼，缓缓说道：“沈木风应约而来。”

萧翎道：“大庄主请上台来吧！”

沈木风举步一跨，不见他作势飞跃，陡然间，上了木台。

萧翎道：“今日咱们是生死相搏，未分生死之前，不许住手，沈大庄主请亮兵刃吧！”

沈木风目光流顾，望望那云集于台下的群豪，十之六七，竟都是萧翎带来的人，不禁心头一震，暗道：我用尽了手段，耗时十余年，仍无法使许多

江湖人物为我效命，萧翎出道不足两年，怎会有这么多人千里迢迢地赶来为他助拳呢？

心中念转，右手却从怀中，摸出一把全身如墨，长约两尺，似剑非剑之物。

左手也同时在怀中摸出一把明光夺目的短剑，冷冷说道：“我沈某人已经十余年没有和人动过兵刃了。”

萧翎道：“这么说来，在下觉得很荣幸。”

右手一抬，金剑出鞘，双目却盯注在沈木风右手那墨色的似剑非剑之物上。

沈木风望望萧翎手中的兵刃，道：“伏魔金剑。”

萧翎道：“不错，大庄主识得此剑？”

沈木风神情肃然，良久之后，才长长叹息一声，道：“这把剑，很久未在江湖上出现了。”

萧翎道：“大庄主很怕此剑吗？”

沈木风冷然说道：“这剑纵然锋利，但要看出剑之人，萧兄弟小心了。”

右手一挥，银芒疾闪，刺向萧翎。

萧翎伏魔金剑一振，一道金芒飞起，封开了沈木风手中银剑，不待沈木风剑招变化，剑势一沉，点向沈木风的前胸。

沈木风凝立不动，右手墨尺陡然一举，平横胸前，直待萧翎剑势近身时，猛力向外一推，萧翎只觉对方的墨尺之上，有着一股强大的吸力，剑不由自主地微微一偏，不禁吃了一骇，陡然警觉，原来沈木风手执之物，竟然是一根强力的磁尺。

萧翎伏魔金剑偏势虽然不大，但这一偏，却在他控制之外。要知像萧翎和沈木风这等高手过招，有不得一丝一毫的差错，就这失去控制的一偏，已给了沈木风可乘之机。

只见沈木风一侧身子，左手银剑快速绝伦的一探，刺向了萧翎左面肩井穴。

这一招看似平淡，但站在木台前面的高手，却看得心中微微一震，不知萧翎如何能躲开那沈木风的一剑。

这不过是一瞬间的工夫，只见萧翎一塌肩，陡然向后退了一银剑过处，划破了萧翎左肩，衣服破裂，鲜血涌出。

萧翎剑势一颤，长啸声中，人剑一齐飞起，剑势盘空打旋，洒下一片寒芒。

沈木风大喝一声，也纵身而起，直向那洒落剑芒之上迎去，但见两团光影，盘空旋转，一连串金铁交鸣之声，传入耳中。

光影乍分，人影重现，砰的两声轻震，萧翎和沈木风，一齐跌落在木台之上。

凝目望去，只见萧翎剑眉耸立，满脸严肃，沈木风却是脸色苍白，目光中闪烁不定，显然，这交手一招，沈木风吃了苦头。

只是，两人搏斗时，剑光环绕，使人无法瞧出详细情形。

双方相持片刻，萧翎一振伏魔金剑，重又攻了上去。

沈木风回手反击，展开了一场恶战。

萧翎剑招奇幻，变化莫测，以华山谈云青剑法为主，辅以各家剑法之长，攻势凌厉，使台下观战之人，为之眼花缭乱，无法分辨。

沈木风似是萧翎奇幻的剑招压制，反击无力，但他手中那磁尺，却作用甚大，每当萧翎剑及要害时，总被那磁尺引偏，未给萧翎可乘之机。

两人剧斗百招之后，萧翎的剑势，已然发挥到极致，沈木风虽有磁尺为助，也已无法再战下去。

这当儿，突闻一声大喝道：“沈大庄主暂时退下，老衲要和这娃儿算一笔老帐。”

沈木风正觉不支，听得呼叫之言，立时全力反击了两招，准备逼退萧翎，跃下台去。

哪知萧翎剑招如影随形，似附骨之蛆，沈木风一连两招，竟然未能逼退萧翎。

萧翎剑势突然一紧，连攻三剑。

就在剑势攻出的同时，左手悄然发出了弹指神功。

沈木风右手一抬，磁尺横向萧翎剑上拂去。

突然一股潜力，击中右肘，五指一松，磁尺脱手落地。

萧翎剑势一挥，寒芒一闪，斩断了沈木风一条右臂。

金剑回转，正待横里劈出，以取沈木风之命，突感一股强烈的暗劲，直涌过来，势道奇猛，有如排山倒海一般，迫的萧翎不得不纵身让避。

但见红影一闪，那身着红色袈裟的和尚，疾跃上台。孙不邪大喊道：“贼和尚，想用车轮战吗？”

纵身而起，一掌劈去。

那红衣和尚冷然喝道：“下去！”

左掌一挥，拍出一招。

但闻砰的一声，双掌接实。

孙不邪跃飞而起的身子，突然悬空打了两转，重又落着实地。

但萧翎却借此机会，提聚一口真气，横剑而立。

那红衣和尚一掌震下孙不邪后，目光转到萧翎身上，冷冷说道：“你是庄山贝的徒弟，是吗？”

萧翎道：“不错，我见过你。”

红衣和尚道：“那很好，我如杀了你，你不会死得不明白。”

萧翎冷冷说道：“未动手前，还不知鹿死谁手，大师不用太狂了。”

红衣和尚道：“好大的口气，就算庄山贝、南逸公，与老衲一对一的搏斗，也不敢这般口气说话。”

萧翎不再答话，全神贯注在剑身之上。

红衣和尚脸色一变，道：“好！际学会了庄山贝的驭剑术。”

萧翎全身运气，默不作答。

这时，沈木风、孙不邪都已跃下木台，各自为同来之人接迎台下、人来人往，激起一片混乱。

宇文寒涛穿梭往来，似是在指挥什么。

但这些萧翎都无法看到，他全部精神部贯注运剑之上。但闻那红衣和尚冷笑一声，陡然纵身而起，扑向萧翎，就在那红衣和尚跃起的同时，萧翎也飞跃而起。只见剑芒和一团红影，悬空撞在一起。

没有人看清楚两人悬空一招交接经过，只见萧翎从空中直摔在大台之上。

那红衣和尚却长啸一声，飞跃而起，一团红影，流星闪电一般，直向正

东方飞奔而去。

点点鲜血，滴在白石地上。

两条人影，跃上木台，抱起了萧翎，纵身而起，正是宇文寒涛和百里冰。

紧接着一声轰然的爆震，碎石与木屑横飞，那比武台，毁伤一半。

### 第五十三回 失武英雄气短

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萧翎悠悠醒来。

睁眼看时，只见自己躺在一张棕榻之上，宇文寒涛、百里冰、商八、杜九、蓝玉棠，一字排列于棕榻前面。几人的脸色原本都满带哀愁，见萧翎清醒过来，哀愁都一扫而空。

百里冰睁大着一双眼睛，长长吁一口气，道：“谢天谢地，大哥醒过来了。”

萧翎才挣扎欲起，宇文寒涛却疾快地伸出手去按住萧翎，道：“萧大侠，你内伤很重，不用坐起来了。”

萧翎目光转动，望了榻前的群豪一眼，缓缓说道：“我躺了几天了？”

百里冰长吁一口气，道：“整整七天了。”

萧翎呆了一呆，道：“七天了？”

宇文寒涛道：“是的，毒手药王的医道，果然有惊人之能。”

萧翎道：“毒手药王也来了？”

宇文寒涛道：“不错，这是一场武林中从未有过的盛会，天下各门派的学门人，到了一百多位，少林、华山、峨眉等九大门派掌门人，及丐帮的申帮主，全都到了。”

萧翎点点头，道：“我那位孙老哥呢？”

宇文寒涛正要答话，突闻一阵哈哈大笑之声，传了过来，道：“老哥哥嘛，死不了。”

转眼看去，只见孙不邪臂下架着拐杖行了进来，接道：“兄弟，你怎么样了？”

萧翎淡淡一笑，道：“大概也死不了啦。”

孙不邪行到榻前，道：“当时你受伤奇重，以宇文先生的医道，也有着无从下手之感，大家都哀痛无比。那时，老哥哥人也在半晕半醒之中，但我知道你不会死，我曾要他们放心……”

百里冰接道：“如非那毒手药王老前辈能及时赶来，细心治疗，且亲煮汤药，大哥绝不会这么快醒来。”

萧翎道：“我该去拜谢南宫老前辈救命之恩，冰儿，扶我起来。”

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接道：“不用谢了。”

萧翎目光转动，只见那毒手药王，大步行了过来，手中捧着一个玉瓶，接道：“瓶中有七粒丹丸，日服一粒，七粒服完，纵不能伤势痊愈，也将差不多了……”

语声一顿，道：“不过，你伤势好了之后，希望允为老夫做一件事。”

萧翎道：“老前辈吩咐吧！只要晚辈力所能及，无不全力以赴。”

毒手药王道：“你一定能办得到，伤势好后，请到九宫山中，去看小女一面，她练功练岔了气，不能随老夫同来，老夫言尽于此，去不去，你萧大侠酌量着办吧！”

不待萧翎答话，转身一跃，身影顿失。

萧翎望着毒手药王消失的背影，长长叹息一声，默然不语。

宇文寒涛轻轻咳了一声，道，“萧大侠，安心养息吧！天下各门派，都受了萧大侠的感召，一致奋起，九大门派和申帮主，都已决定尽全力清除余孽，不致再劳动萧大侠了。”

萧翎淡淡笑道：“沈木风呢？”

宇文寒涛道：“他一行数十人，尽都死在破山神雷之下……”

萧翎道：“金花夫人也死了吗？”

宇文寒涛道：“死了，当时为情势所迫，无法先通知她。”

萧翎道：“看到他们尸体了？”

商八接道：“当时血肉横飞，肢体交错，无法认出尸体，但就情势计算，沈木风决难活命。”

百里冰接道：“那沈木风作恶多端，死得尸骨无存，那也是该有的报应了。”

萧翎沉吟了片刻，道：“那位八指和尚呢？”

宇文寒涛道：“中了萧大侠一剑，一路带血而逃，伤势很重，能保下性命，已算他运气好了……”

稍一停顿，接道：“九大门派和丐帮，各遣了高手十名，配合天下英雄，四出追查余孽，及探查那八指和尚的生死，探马往返，消息可极快传到此地。”

孙不邪道：“树倒猢狲散，沈木风一死，整个百花山庄都已瓦解，余下的事，不用兄弟你再劳心，一百多位掌门人，已会决赠你三面飞龙牌，龙牌所至，天下英雄，都得遵从吩咐。”

萧翎道：“这个等小弟伤势全好之后，再谈吧！”

只听一个宏亮的声音喝道：“萧兄弟，你醒过来了……”马文飞快步行了过来，接道：“司马乾、唐元奇、陆魁章，接令尊令堂去了，三五日内，即可赶到。”

萧翎点头一笑，道：“多谢马兄和诸位兄台了。”

宇文寒涛低声道：“九大门派和申帮主，已决定全力帮助岳小钗复仇，萧大侠好好休息。”

挥挥手，群豪齐齐退出静室。

百里冰走在最后，等群豪尽行离去后，轻轻掩上房门，又行回萧翎榻前，低声说道：“大哥，服药吧！”

伸手由萧翎枕边，取过玉瓶，拔开瓶塞，倒出一粒丹丸，右手执丹放入萧翎的口中，左手取过案上瓷壶，倒出一怀开水，服侍萧翎吃下丸药，放下茶碗，接道：“大哥，睡一会好吗？”

萧翎望着她温柔的举动，星目中横溢的情爱，心中甚是感动，轻轻叹息一声，说道：“冰儿……”

百里冰伸出玉指，按在嘴上，低声说道：“不要讲话，好好睡一觉，那毒手药王说，你要好好休息。”

萧翎微微一笑，道：“不要紧，我精神很好，说几句话，绝不妨害……”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那毒手药王几时到此地的？”

百里冰道：“在你受伤三天之后，前三日中，宇文先生和几位自信医道高明之人，衣不解带地守在大哥身侧，他们商议用药，竭尽所能，但却一直无法使大哥的伤势好转，但大哥内功深厚，未再恶化，只是一直昏迷不醒，停顿在危险边缘。”

萧翎道：“唉！我一人的生死，何足为惜，拖累别人如此，想来实有些不安。”

百里冰叹道：“但你挽救了武林的劫运。我听到少林掌门人说，如非大哥及时伤了沈木风，使沈木风预先安排的阴谋，无法发动，各大门派都将在

沈木风一道号令之下全部瘫痪，至少也将大损元气。”

萧翎道：“各大门派中，都潜伏有沈木风收用的内应，如若他们暗中施毒，这损伤定是很大，也正因如此，我才在时机不成熟，毫无把握中，行险求胜。”

百里冰道：“目下各门派掌门人，都已知晓此事，对大哥感激莫铭。”

萧翎道：“各门派中潜伏的沈木风的内应，是否都已经查出来了？”

百里冰道：“没有，这正是目下各门派掌门人最大的心病，他们都请宇文先生帮忙，但宇文先生忙着为大哥疗伤，只是口头答应，并未见诸行动，是否他已经胸有成竹，我就知道了。”

萧翎道：“宇文寒涛曾在百花山庄中，做那沈木风谋士甚久，也许会知晓内情……”

望了百里冰一眼，接道：“仔细告诉我，这几日经过的情形。”

百里冰道：“各派掌门人，如何会赶来此地，那我就知道了，自大哥受伤后，我大都守在大哥身侧，刚才说给你听的事情，是我偶然听到一些内情，因为一直无心听他们谈话，不过，宇文先生很清楚，等大哥伤势完全复元之后，叫宇文先生仔细说给你听。”

萧翎道：“我知道你为我伤势担心，不会分心旁顾，你知道多少就说多少吧！病榻无聊，谈谈这几日中的琐事，也好解我寂寞。”

百里冰沉吟了一阵，道：“先说你的伤势吧！宇文先生和几位深谙医理之人，会商用药，在三日夜中，下药三次，但始终无法使大哥清醒过来，第四日中午时分，毒手药王及时而至，替大哥把脉之后，立刻下药，但也费了他三日时光，才使大哥清醒过来。”

萧翎道：“冰儿，你可曾听过，他说起我伤在何处？”

百里冰摇摇头，道：“没有，毒手药王为大哥疗治伤势时，宇文寒涛虽然也在旁侧，但却未曾问过一句话，那毒手药王也未和宇文先生交谈。”

萧翎点点头，道：“我的武功，是否还能保存呢？”

百里冰道：“没有听他们谈过，但想来不致会损伤到大哥的武功。”

萧翎道：“但愿如此。”

言罢，闭上双目。

百里冰只道她经过这一阵谈话之后，人已感觉疲倦需要休息，也不再多言。

其实萧翎心中对自己是否保存着武功一事大为关心，心想运气相试，必将为百里冰所阻挡，只有设法，使她不注意时，再暗中相试。

果然，百里冰轻轻拉动棉被，盖在萧翎身上，悄然行到窗口处，望着窗外，呆呆出神。

萧翎微启一目，望了百里冰一眼，暗中运气一试。

只觉真气流动，行至胸肋间，突然一阵急疼，有如一把利刃刺入，虽然忍往未呼叫出声，但却疼了一身大汗。

幸好百里冰一直望着窗外，未见此情。

萧翎吁一口气，举手拂拭一下脸上的汗水，暗暗忖道：看来，武功并未失去，只是胸肋间受了极重的内伤，不知几时才能养好伤势，以助岳姊姊一臂之力。

想到感伤之事，不禁黯然一叹。就这一声轻微的叹息，惊动了百里冰，急急行回榻前，道：“大哥醒来了。”

萧翎勉强一笑，道：“醒来了，冰儿.你好像有心事？”

百里冰道：“我在想岳姊姊！”

萧翎心中一动，道：“想念岳姊姊？”

百里冰道：“嗯，她孤身一人，寻找仇家，大哥伤势很重，无法赶去助她，小妹有心，但却自知无能为她分劳，唉，各大掌门人，虽然为宇文先生说服，遣出高手，为岳姊姊助拳，但是小妹仍然放心不下，何况……”

突然住口不言。

萧翎道：“何况什么？为何不说了？”

百里冰道：“我们之间，也该有个了局，岳姊姊在灵堂之前，已经承认是你的妻子了，我这些日子里，也想通了一件事。”

萧翎道：“你想通了什么事？”

百里冰凄凉一笑，道：“大哥好好养伤吧！等你身体完全复元之后，咱们再仔细地谈谈吧！”

萧翎道：“咱们之间，纯属私情，就算宇文先生之才，也无法替咱们做主意，是吗？还是把你想的事，告诉我吧！”

百里冰双目盯注在萧翎的脸上，瞧了一阵，道：“大哥，你只是我的兄长，对我的呵护爱惜，也只限兄妹之情，唉！你和那岳姊姊，才是真正的一对，等大哥伤势好了，我就要离开中原。”

萧翎道：“你要到哪里去？”

百里冰道：“回家，我生长在那冰天雪地之中，还是应该回到那里。”

萧翎略一沉吟，道：“我送你回去。”

百里冰道：“不行，你不能送我。”

萧翎道：“为什么？”

百里冰道：“我爹爹恨你入骨，你如送我回去，两人岂不要打起来吗？”

萧翎道：“打起来你帮哪一个？”

百里冰似是未料到如此反问，道：“所以，你还是不要送我。”

萧翎道：“送是非送不可，但我不和你爹爹打架就是。”

百里冰道：“我爹爹脾气暴躁，除了我母亲之外，谁也无法劝得住他。”

萧翎道：“由你母亲出面劝阻于他，咱们就不用怕了。”

百里冰轻轻叹息一声，道：“你为什么一定要送我呢？爹爹脾气暴急，你又生性高傲，你们要是打了起来，我该如何是好呢？”

萧翎微微一笑，道：“冰儿，古往今来，你见岳父大人杀过女婿吗？你爹爹脾气暴急，但想来他还不会杀我吧！”百里冰一时间会不过意，呆了一呆，才想通萧翎言中之意，无疑剖心证情，求婚于己，不禁喜极而泣，两行情泪，顺腮而下。

萧翎吃了一惊，道：“冰儿，你生气了。”

百里冰摇摇头，破涕一笑，道：“我太高兴了，大哥对我情深如斯，我却一点也不知道。”

伏在萧翎身上，柔声说道：“我实在太笨了。”

萧翎心中亦是大为感动，伸出手去，握着百里冰纤巧的玉手，道：“冰儿，坐起来，咱们好好地谈谈，我心中有很多事，必须对你说明，你听了不要生气。”

百里冰坐正身子，拭去脸上的泪痕，道：“我已经是你的妻子了，不论说什么，我都会很柔顺地听从，哪里还会生气呢？”

萧翎道：“现在还不是啊！你有双亲在堂，我有父母做主，咱们没有禀明父母之前，还是名不正言不顺。”

百里冰道：“我会求爹娘答应，就是不知我那未来的公婆，是否喜欢我这样的丑媳妇。”

萧翎道：“这个你可以放心，我爹爹由宦海急流勇退，看破名利，飘然物外，他不会管我的事，我母亲知书明理，一向对我爱护。何况，你伶俐聪慧，讨人喜爱，我如是没有一点把握，也不敢随便提出，更不敢向你求婚。”

百里冰道：“那就好了，要是你爹娘不答应，我就跪在地上哀求他们，直到他们答应为止。”

萧翎道：“我们几度生死与共，几番患难与同，我父亲如若知晓此事，对你爱护还来不及，怎会让你身受委屈，倒是我，有很多地方，需要你的谅解了。”

百里冰道：“什么事呢？”

突然若有所思地接道：“我知道了，是关于岳姊姊的事？”

嫣然一笑，不待萧翎接口，又抢先说道：“这个，你可以放心，我心里也喜欢岳姊姊和我们常相厮守，亦可解深闺中些许寂寞，你已经扬名天下，日后江湖上有什么事，必然会请你排解。现在，我们没有名份约束，我可以自在地跟着你行遍天涯海角，但如是真定了名分，上有公婆，我也无法和你同行，能有岳妹妹深闺作伴，小妹是求之不得。”

萧翎微微一笑，道：“你倒想的很多，但小兄还有事，必先说明。”

百里冰双目眨动一下，道：“可是毒手药王之女，南宫姑娘。”

萧翎道：“正是如此，他父亲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对她负欠太多，伤势好后，必得到九宫山中一行，一则拜谢那毒手药王救命之恩，二则探视她的伤势情形，希望你不要生气才好。”

百里冰举手理一下鬓边散发，淡淡一笑，道：“大哥不用担心，咱们这些日来相处，我自信对你了然很深，你是英雄，也是少女们深闺梦里情人，但我知你胸怀坦荡，别担心我会胡闹，不过……

萧翎道：“不过什么？”

百里冰嗤的一笑，道：“不过，别忘了我是女人，是你的妻子，你和人交往，我不管，但除了岳姊姊之外，你不能再对别的女人动情。”

萧翎笑道：“但请贤妹放心，小兄自有分寸……”神情突转严肃，接道：“贤妹再三的提起岳姊姊，而且存心让情，我是感激不尽。不过，你要知晓，岳姊姊好比是谪凡人间的仙女，小兄何许人，如何能和她比翼人间，玉箫郎君不知自惭形秽，痴心求爱，那是自讨苦吃：蓝玉棠大劫复生后，已然自知不配，绮梦醒来，才知晓天鹅应比翼云霄，岂能够养于私堂……”

百里冰接道：“但她对你不同啊！灵前拜奠，言吐心声，当天下英雄之面，承认了是你妻子，母亲遗书为媒，你也是亲耳听到，难道你要负岳姊姊？”

萧翎淡淡一笑，道：“岳姊姊对我有情吗？”

百里冰道：“如是无情，她怎肯在众目睽睽的灵堂之前，自认是你的妻子？”

萧翎道：“如若说岳妹妹对我有情，那还不如说她对我有些怜惜，因岳姊姊母亲岳云姑遗书中指命她嫁我为妻，那完全是出于一种报恩和牺牲之心，她知我活不过二十岁，因此，才要岳姊姊下嫁于我，但如今这些原因，都已消失，岳姊姊自应该有她自主之权，何况，她非人间平凡俗女，我不会

接受怜惜的，她对我亦无情意，我只是心中对她敬重，视她如云姨的化身。”

百里冰沉吟了一阵，道：“大哥，咱们不用谈这件事了。”

萧翎道：“怎么，你可是个不相信我的话吗？”

百里冰道：“相信。不过，以后情势的变化，非我们所能预料，也非我们能够主宰，我倒希望你不要太过自负忘情，伤害到岳姊姊。”

萧翎微微一笑，道：“咱们不谈此事，你去请宇文先生来，我想问他几件事。”

百里冰道：“你今日才清醒过来，已经谈了很多话，睡一觉，再和宇文先生见面如何？”

萧翎道：“不用了，我精神很好，去请他来吧！”

百里冰点点头，缓步而去。

片刻之后，带着宇文寒涛，一起行了进来。

宇文寒涛一抱拳，道：“萧大侠，找在下来，有何吩咐？”

萧翎拍拍病榻，道：“坐下来，我有几桩事情请教！”

宇文寒涛对萧翎一直保持着适度的敬重，缓缓坐了下去，道：“萧大侠有何教言，只管请说。”

萧翎道：“不要这样称呼我，非你相助，我萧翎哪里还有命在，整个武林，也将沦入沈木风的魔掌之下了。”

宇文寒涛笑道：“如非萧大侠对在下的赏识、提携，天下英雄，又有谁肯相信我宇文寒涛。”

萧翎道：“咱们彼此互助，合力维护江湖正义，宇文兄，以后就不要客气了，萧大侠这称呼太过生疏，你叫我萧兄弟如何？”

宇文寒涛道：“这个，这个……在下叫萧大侠已经叫得习惯了，一时改口，实还有些不容易呢！”

萧翎心知他对自己有着一份很深厚的感激之情，呼叫萧大侠，是由内心生出的敬意，也不再坚持，转过话题，说道：“宇文兄，你要说实话给我听。”

宇文寒涛怔了一怔，道：“什么事？”

萧翎低声道：“那沈木风是否真的死了。”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怎会对此存疑？”

萧翎道：“因为，我不相信那沈木风会这般简单的被人杀死。”

宇文寒涛沉吟了一阵，道：“在场之人，大部分相信沈木风已经死去！”

萧翎道：“宇文兄呢？”

宇文寒涛道：“不敢欺瞒萧大侠，在下对此存疑！”

萧翎道：“为什么？”

宇文寒涛道：“因为现场之中，没有找到沈木风一点遗留之物！”

萧翎道：“是的，那沈木风老奸巨猾，必然会早有准备，你们那日在灵堂中向他挑战，已使他生出了很深的戒心，岂会不作准备……”

长长吁一口气，道：“宇文兄，难道那样多的人，就无一人发觉沈木风逃离现场吗？”

宇文寒涛道：“在下想不通的，也在此处了，在下暗中派了数组人，要他们留神那沈木风的举动，但却未发现他离开逃走，因此，对他的生死，在下也无法定论。”

萧翎沉思了一阵，道：“这倒是一桩不可思议的事了。”

宇文寒涛道：“如若就那沈木风的机智而言，他必然早有准备，咱们绝

无法炸得死他，不过，他在和萧大侠动手时，断去了一臂，也可能受此影响，巨疼之下，使他的机智尽失。”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当时情景，宇文先生可否仔细地说给我听听？”

宇文寒涛道：“破山神雷爆炸时，血肉横飞，受伤之人甚多。不过，那时，情景也很乱，敌我双方之人，纷纷乱奔，因为，除了极少数的人之外，我方之人，也不知有此埋伏，如若沈木风当真逃走，就是在那一刻纷乱之中，他易容脱逃。”

萧翎道：“巫公子呢？是否死在现场。”

宇文寒涛摇摇头，道：“他受了重伤而逃。”

萧翎道：“宇文先生亲自看到吗？”

宇文寒涛道：“不是，蓝玉棠告诉在下……”

轻轻咳了一声，道：“为了激起各大门派的斗志，在下不得不通权达变，说出沈木风已经死亡的话，如是他们知晓那沈木风已经死去，就会振起精神，追杀百花山庄的余孽，等他们杀了几个百花山庄的人，纵然知晓沈木风还未死去，那时已经骑虎难下，不打也得打了。”

萧翎微微一笑，道：“宇文先生每一句话，似是都有心机！”

宇文寒涛道：“情非得已，不得不使用一点手段了。”

萧翎道：“只要心存仁义，纵然用些诈术，那也无伤大雅。”

宇文寒涛道：“此时此刻，萧大侠实是用不着再为我武林中事担心，目下，我们实力强，武林中各门派的精萃高手，大都集中于斯，沈木风断去一臂，就算他逃离此地，也非要一段时间养息不可，此段期间，他自是无法再出面主持，百花山庄少去了沈木风，就算没有了主宰力量，在数百名高手搜捕追杀之下，就是沈木风本人能够逃过此劫，百花山庄必被击溃，沈木风伤愈重出，已经天下大变了，那时，他一人纵然武功高强，也无法摆脱厄运。”

萧翎道：“宇文兄言之有理，不过，在下的看法，和宇文兄稍有不同！”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高见如何？”

萧翎道：“在下觉得那沈木风，还在江湖埋伏着一股不为人知的实力，一旦他伤愈复出，必将更为残忍！”

宇文寒涛接道：“萧大侠是推论吗？”

萧翎道：“并非无的放矢，近一年来，几次搏斗中，我们杀死百花山庄不少高手，可是他们的实力不但不见减弱，反而有所增强，照在下的看法，这些人，大都是来自沈木风埋伏在外地的实力。”

宇文寒涛道：“在下当和丐帮及九大门派中人，详为计议，务求扫穴犁庭，全面追查，萧大侠不用为此烦心。”

萧翎点点头道：“由宇文兄主持策划，在下自然放心……”

轻轻叹息一声，接道：“在下还想请教两点私事！”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请吩咐。”

萧翎道：“在下伤势，是否能完全复元，宇文兄精通医道，想必心中有数，大丈夫问祸不问福，我要宇文兄据实而言。”

宇文寒涛道：“萧大位过奖了，在下的医道，实难及毒手药王万一，萧大侠三日不醒，在下已经不敢存萧大侠复生之望，但他竟然能妙手回春，使你重行醒来……”

萧翎苦笑一下，接道：“我知道，就目下情形而言，我大约是不会死了，我问的是我的武功能否恢复？”

宇文寒涛双目盯注在萧翎的脸上，望了一阵，道：“萧大侠此刻有何不适之感？”

萧翎低声说道：“我不能行功运气，稍一运气，内腑就奇疼难忍。”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醒来不久，重伤之下，必然波及内腑，服完了毒手药王留下的丹丸之后，再看情形如何？”

萧翎点点头，道：“我明白了，宇文兄这样说，那就是在下恢复武功的希望不大了。”

一直未发一言的百里冰，突然接口说道：“大哥，就算你武功不会恢复也无憾，你已在武林中留下了美名，从此不再卷入江湖是非，岂不更好。”

萧翎道：“是的，我并不为自己失去武功难过、惋惜，而是我还有两桩心愿未完。”

百里冰道：“宇文先生会助你！”

萧翎道：“那倒不用了，宇文先生此刻应该以全副精神，用在搜捕百花山庄的余孽之上，不能分心旁顾。”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有何心愿，尽管交托在下，宇文寒涛粉身碎骨，也必为你完成心愿，至于萧大侠的武功，并非不能恢复，只是……只是……”

萧翎道：“宇文兄，据实而言，不要欺骗我。”

宇文寒涛点点头道：“萧大侠能否恢复武功，似是掌握在毒手药王的手中。”

百里冰道：“为什么？难道那毒手药王医好了我大哥的伤，又暗中下了毒手？”

宇文寒涛道：“是否毒手药王又下的毒手，在下不敢断言，至少是那毒手药王留了一手。”

目光转到百里冰的脸上，接道：“姑娘很聪明，想必已知晓内情了。”

百里冰点点头道：“那毒手药王的用心是想迫我大哥去九宫山瞧看他的女儿。”

宇文寒涛缓缓说道：“不错，在下也是这样的看法，不过，目前还无法确定。”

百里冰道：“为什么？”

宇文寒涛道：“毒手药王留下的药物，萧大侠还未用完，也许这药物用完之后，萧大侠的伤势，还有变化。”

百里冰点点头道：“先生说的是，眼下只有等大哥服完这一瓶药物之后再说了。”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大伤初醒，不宜说话太多，耗费精神，在下先行告辞。”

一抱拳，起身欲去。

萧翎道：“宇文兄。”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还有什么吩咐？”

萧翎道：“关于我那位岳姊妹。”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可是想问岳姑娘的行踪吗？”

萧翎道：“是的，她现在在何处？”

宇文寒涛道：“在下只知她是奔向东南方，至于欲到何处，寻找何人，那就非在下所知了。”

萧翎道：“唉！云姨待我恩情甚重，如非遇上云姨，我哪里还会有今日，

不论是否帮岳姊姊的忙，我都该替云姨报仇。”

宇文寒涛道：“目下萧大侠似是无法想得太多，任何事，都要等你伤好之后，才能着手，萧大侠但请安心养伤，岳姑娘的事，在下自当留心打听。”

萧翎道：“一切有劳宇文兄了。”

闭上双目，不再多言。

宇文寒涛低声对百里冰道：“姑娘，记着要他按时服药。”

然后悄然退了出去。

七日时光，匆匆而过。

百里冰不顾忌耳目，服侍萧翎服药进食。

宇文寒涛为萧翎安排了一段很宁静的生活，七日之中，从无一人来惊扰过萧翎。

服完了毒手药王留下的最后一粒丹药，萧翎就迫不及待地运气行功，想证明自己是否还保有武功。

只觉真气行经胸肋之间，似是遇上了一股强大的阻力，强行运气，就疼痛异常，不禁黯然一叹。

百里冰看他盘坐运气之时，就悄然行到萧翎身侧，留心察看。

她心中知道，如若萧翎武功不能恢复，对他心灵上的打击太大了。

待她听到萧翎黯然的叹息，知道他没有成功，不禁心中一跳。

她尽量保持着自己的平静，柔和一笑，道：“大哥好些吗？”

萧翎抬起头来，脸上是一股莫可言喻的奇异神情，盯注在百里冰脸上，瞧了一阵，道：“冰儿，我不行啦。”

缓缓躺了下去，睁着一对眼睛，望着屋顶出神。

百里冰察颜观色，知道他心中感受的打击，已超过他可能忍受的程度，那近乎痴呆的平静，正代表他内心中深沉的痛苦。本想劝慰萧翎几句，但又觉得无从说起。

仔细看去，只见萧翎一直望着屋顶，似乎已不知自己站在他的身边。

百里冰惊骇了，悄然移动脚步行出室外，直奔宇文寒涛的住处。

宇文寒涛正在和商八、杜九商量什么，目睹百里冰匆匆行来，立时站起身子，迎了上来，道：“百里姑娘有事吗？”

百里冰点点头，急道：“我怕他承受不了。”

商八吃了一惊，道：“怎么？大哥伤势有了变化？”

百里冰道：“伤势已好，人也可以行动，只是他的……”宇文寒涛接道：“失去了武功。”

百里冰道：“他心愿未完，一旦失去了武功，只怕他会受不住。”

脑际中浮现出萧翎那痴呆的神情，忍不住泪珠儿夺眶而出。宇文寒涛轻轻咳了一声，道：“姑娘不用急，慢慢地说出经过。”

百里冰镇静了一下心神，拭去脸上的泪痕，道：“我看他盘坐运气，大约是真气不能畅通。”

宇文寒涛道：“姑娘一直守在他的身侧吗？”

百里冰道：“是的，我一直守在他的身侧。”

宇文寒涛道：“他醒来之后，说些什么？”

百里冰道：“他只叹一口气，告诉我不行啦，就躺了下去，瞪着眼，望着屋顶出神，似乎已觉不出我站在他身侧。宇文先生，你一定要想个法子救救他，我怕他会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

宇文寒涛神情肃穆地沉吟了一阵，道：“姑娘镇静些，事情早在我预料之中。”

百里冰奇道：“早在你预料之中？”

宇文寒涛道：“是的，只是那时在下还不敢断作论定，却也希望我推断有错，但却不幸被我猜中了。”

百里冰眨动一下眼睛，道：“宇文先生，可是设法子？”

宇文寒涛道：“我在想……”

百里冰道：“唉！我从没见过他那样的神色，不是悲伤，也不是愤怒，平静中流现出一股哀愁，他似乎已决定自己该怎么做，使人感觉到那是种绝望的平静……”

讲到伤心处，泪水又顺腮而下。

这次，她连脸上的泪痕也未拭去，凄凉地接道：“这些日子中，我们日夕相处，我对他知之很深，他外面平和，内心好强，他如是下了决心的事，谁也无法能劝服他。”

商八、杜九，都听得呆在当地，望着百里冰出神，不知从何接言，该说些什么？

宇文寒涛仰起脸来，长长吁一口气，道：“如是能使他恢复武功呢？”

百里冰举起衣袖，拂去脸上泪痕，道：“宇文先生有此能耐吗？”

宇文寒涛道：“我没有这本领，但有人有！”

百里冰道：“毒手药王……”

宇文寒涛接道：“是的，毒手药王，当今之世，只有他一人有此能耐。”

商八接道：“毒手药王千里迢迢，赶来此地，为我萧大哥疗治伤势，为什么不肯一次治好呢？”

杜九道：“那老鬼定然有所图谋，咱们备上一份厚礼，请他再来一次就是。”

宇文寒涛轻轻叹息一声，道：“贵兄弟聚藏之丰，当今之世，实无人能够及得，只是珠宝珍玩、未必能打动毒手药王那样人物的心。”

杜九道：“兄弟藏有千年老参，和甚多珍奇名药，送给他就是。”

宇文寒涛道：“世有奇药，但最重要的还是用药人，如是施用不当，奇药亦难发挥妙用，至于贵兄弟收藏药物，绝无法及得那毒手药王收藏之丰，这方法，恐也难收效。”

商八道：“这么说来，咱们是无法可想了。”

宇文寒涛道：“在下的看法，倒是有一种礼物可动毒手药王之心，那是视之无形，嗅之无味的空灵之物！”

商八道：“视之无形，嗅之无味，那是什么东西呢？”

杜九道：“天下如有此物，中州双贾倾尽所有也要买到手中。”

宇文寒涛道：“那是无价之物，无法以金银珠宝购到手中。”

商八道：“究竟是何物？”

宇文寒涛道：“亲情。”

商八、杜九若有所悟地点点头，道：“亲情深如海，看来和南宫玉姑娘有关了。”

宇文寒涛道：“是的，毒手药王临去之际，已然说明，南宫玉真气岔经，无法行动，要萧翎赶注九宫山中一行，去与不去，任凭萧大侠，话是说的客气，实在暗中已用了手段，萧大侠是非去不可。”

百里冰道：“我明白了，我大哥如若不去，那就无法恢复武功。”

宇文寒涛道：“正是如此……”

轻轻咳了一声，接道：“目下，萧大侠心中也已明白，不去九宫山，武功难有复元之望，所以，他并未叫姑娘通知在下赶往探视，只是他不愿为毒手药王胁迫而去，宁可使武功失去，也不愿赶去九宫山中。”

百里冰叹道：“但他忍受不了那打击。”

宇文寒涛道：“所以，要姑娘做主了。”

百里冰怔了一怔，道：“要我做主？”

宇文寒涛道：“是的，眼下只有姑娘一人，可以劝他赶往九宫山中赴约。”

百里冰略一沉吟，黯然说道：“我明白了，宇文先生，我会劝他。”

宇文寒涛道：“为着萧大侠设想，姑娘不妨忍受一些……”

放低声音，道：“照在下的看法，萧火侠一缕情丝早已系在姑娘身上，岳小钗都无法使他移情，何况他人，姑娘何不大方一些？”

百里冰道：“如若那毒手药王，真能使大哥神功尽复，我又何在乎他多房妻妾呢？”

中州二贾听到此处，也都恍然大悟，齐齐“啊”了一声。

百里冰望了中州二贾一眼，道：“九宫山我不便去，你们陪大哥走一趟吧！”

宇文寒涛点头微笑，道：“姑娘果然是明白人，由中州二贾陪同前去，那是最好不过了。”

百里冰凄凉一笑，道：“多承先生指点，我回房去对他说明。”

转身向前行去。

宇文寒涛急急说道：“姑娘。”

百里冰停下脚步，道：“什么事？”

宇文寒涛道：“劝他去九宫山，最好不要明说内情，婉转相陈，更见深情。”

百里冰道：“我明白。”

举步而去。

商八目睹百里冰去远，低声说道：“宇文兄，那毒手药王，可是想把他那位终年缠绵病榻的女儿，嫁给我大哥，所以才借疗伤之机，暗在大哥身上下了毒手。”

宇文寒涛道：“也许不是他下的毒手，他只是未肯完全疗治好萧大侠的伤势。”

商八冷哼了一声，道：“毒手药王错看我家大哥，想以恢复我家大哥的武功为条件，要我家大哥屈服，娶他多病的女儿，必能如愿，他如全心全意，疗治好我家大哥伤势，萧大哥感恩之余，也许还有些……”

宇文寒涛接道：“商兄，此事关系重大，两位见着毒手药王之时，万望忍耐一二。”

商八道：“在下只不过是背后骂他几句，为了使大哥的神功早复，在下就是给那毒手药王叩上两个头，我也认了。”

宇文寒涛道：“那就好了，万一毒手药王提出的条件苛刻，萧大侠不肯低头，还望两位多多劝他两句。”

商八道：“这个很难，萧大哥要是别扭，在下绝无法说服他。”

宇文寒涛点点头，道：“商兄告诉他，就说兄弟几番思虑之后，觉得那

沈木风并未死去。”

商八一拍大腿，道：“好主意，这可激起萧大哥的斗志，使他忍辱负重。”

宇文寒涛微微一叹道：“也许在下会不幸说中，那沈木风真的未死去。”

杜九道：“不可能吧！”

宇文寒涛道：“但愿杜兄说对……”

长长吁一口气，道：“为整个大局着想，也必得使萧大侠恢复神功……”

杜九接口道：“宇文先生，萧大哥是否也已知晓他武功能否恢复，掌握在毒手药王手中。”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绝顶聪明，只是不肯说明罢了。”

杜九道：“不知百里姑娘能否说动萧大哥，赴九宫山中一行。”

宇文寒涛道：“那要看百里姑娘如何劝说了，不过，照在下的看法，萧大侠十九会答应下来。”

杜九道：“为什么？”

宇文寒涛道：“因为，百里姑娘会尽最大的心力劝说萧大侠，那萧大侠也会想到自己还不能失去武功，各方面一凑合，他就会答应了。”

商八道：“宇文先生，想必有几分把握了。”

宇文寒涛道：“两位去收拾一下，在下在此等候百里姑娘的消息。”

中州二贾应了一声，起身而去。

萧翎是否答应，宇文寒涛心中亦是毫无把握，是以等得十分焦急。

过了一个时辰之久，才见百里冰缓缓行了过来。

只见她脸上泪痕犹存，显是刚刚哭过不久。

宇文寒涛压制着内心的激动，淡淡一笑，道：“姑娘，说服了萧大侠吗？”

百里冰道：“他不肯去，我费尽口舌，苦苦求他，他才答应下来。”

宇文寒涛道：“你们是否谈好了几时动身？”

百里冰道：“自然是越快越好。”

宇文寒涛道：“我已要中州二贾准备携带之物，如是百里姑娘同意，立刻就可以上路。”

百里冰道：“他伤势未愈，不能行走，不知要他如何赶路。”

宇文寒涛道：“我已遣人为他备了一辆轻便篷车，行入山区就改坐滑竿。”

百里冰道：“篷车几时可到？”

宇文寒涛道：“半个时辰之内，姑娘去为萧大侠准备应用之物。”

百里冰点头而去。

一个时辰之后，在宇文寒涛安排之下，萧翎很隐秘地登上了一辆轻便的篷车。

商八、杜九并坐车前，扬鞭驰车，篷车疾奔如飞。除了换马、进食之外，篷车一直兼程而进。

不分昼夜，不顾阴晴。

这日，天亮不久，赶到了九宫山下。

商八从怀中掏出了宇文寒涛绘制的入山路径图，瞧了一阵，和杜九捆好滑竿，弃去篷车，抬着萧翎入山。

那宇文寒涛虽然对九宫山形势很熟悉，但他并不知晓那毒手药王居住之地，只觉得毒手药王必会安排等候萧翎。是以，在图上只写明了几处入山要道。

萧翎数日来，一直很少讲话，对入山求医之事，更是不愿多问。

商八、杜九知他心事，也不多言。

## 第五十四回 弱女痴情

行了约两个时辰，天色已近中午，到了一座峰脊之上。只见一株高大的槐树之下，有座小庙。

庙旁一座草亭，亭中一张木桌上，摆着一个茶桶，两个瓦碗，和一些零食的汤饼。

商八打量了一下四周的景物，说道：“老三，咱们休息一下，再赶路。”

杜九道：“喝碗茶去。”

两人把滑竿放在树荫之下，欠身对萧翎道：“大哥，喝茶吗？”

萧翎摇摇头，道：“我不渴，你们去吧！”

他靠在滑竿坐位之上，闭目假寐。

商八、杜九望了一眼，举步向茶亭行去。

只见一个五旬以上的老人，坐在一张竹椅之上打盹。商八、杜九各取一碗茶水饮过，放了两枚制钱，不见有可疑之状，转身行向滑竿。

目光到处，不禁一呆。

只见毒手药王正站在萧翎滑竿前面交谈。

杜九一皱眉头，低声说道：“他在哪里藏身？”

商八道：“树上。”

轻轻咳了一声，道：“南宫兄。”

毒手药王回过脸来，笑道：“两位辛苦了，区区已备下几样野味，恭候大驾。”

言下之意，似是料定几人必来。

商八道：“南宫兄的住处离此很远吗？”

毒手药王道：“就在附近，老朽带路了。”

转身向前行去。

商八、杜九抬起滑竿，跟在毒手药王身后而行。三人脚步渐快，奔行在崎岖的山径之上。

足足走了一个时辰，来到一处山腰间，竹林旁一精舍之外。毒手药王抱拳肃客，把三人让入室中。

萧翎缓步入厅中，也不待毒手药王相让，就在一张椅子上坐下。

竹篱、瓦舍打扫得纤尘不染。

毒手药王满脸欢愉之色，道：“萧大侠果然是恩怨分明的侠义人物，伤势还未痊愈，就赶来九宫山中。”

萧翎望了毒手药王手一眼，默然不语。

商八、杜九，紧傍萧翎的身侧坐下。

毒手药王不闻萧翎的回答，哈哈一笑，道：“小女对萧大侠十分念慕，萧大侠此番大驾亲临，定然使小女大感惊喜了……”商八心中暗道：他讲得毫不保留，固是爱女情深，无法自禁，但以他为人的冷傲，如若不是被情势所逼迫到万不得已，怎会讲出此话。

但闻毒手药王叫道：“玉儿，快出来瞧瞧，萧大侠来探望你了。”

萧翎心中本有着满腹的委屈、怒火，目睹此情，大为消减。只听一阵轻盈的步履声，传了过来，软帘启动处，走出个长发披肩的青衣少女。

萧翎目光到处，隐隐可以辨识，正是那南宫玉。过去，萧翎和南宫玉，虽然有一段相处的时光，但那南宫玉一直在大病之中，是以萧翎根本就没有

仔细看过她，心中只记着斯人之名，南宫玉长得如何，他早已模糊不清，此刻看去，只见她除瘦弱一些之外，长得极是美丽。

南宫玉对萧翎却似是有着很深的记忆，一眼就认出来。

只见她微微一笑，欠身作礼，道：“萧大哥，还认识小妹吗？”

萧翎站起身子，道：“南宫姑娘，身体好些吗？”

南宫玉望了望毒手药王一眼，道：“爹爹费尽了心机，替我找到奇药，使我死中生还，爹爹更想把我调教成武林中一位高手，只是我太没用了，在习武之中，不小心行岔了气，所以，现在仍然是一无所成。”

萧翎转头看去，只见毒手药王脸上，慈情横溢，似是南宫玉说的一番话使他大感安慰，不由心中暗道：这毒手药王为人，似正似邪，本不足取，但他却是天下最好的父亲了。

只听南宫玉接道：“萧大侠，这一年来，你好吗？”

萧翎道：“浪迹江湖，四海为家。”

南宫玉道：“啊！那你很辛苦了。”

毒手药王哈哈一笑，道：“傻丫头，你的萧大侠，如今已是江湖第一位被人推崇备至、敬重异常的大侠了。”

南宫玉嫣然一笑，道：“那是当然啦，我早就瞧出萧大侠是英雄人物！”

萧翎尴尬一笑，道：“在下惭愧得很。”

南宫玉目光转到商八、杜九的脸上，道：“我还记得你们叫商八、杜九。”

商八道：“不错，姑娘记得很清楚。”

南宫玉举手理一下鬓边长发，又向萧翎行近了脚步。

毒手药王微一摆头，商八会意，起身说道：“大哥，小弟告便一步。”

杜九跟着起身，随在商八身后而去。

毒手药王道：“萧大侠稍坐，老夫到厨下替你门准备点吃喝之物。”

萧翎心中也明白，毒手药王是故意留给自己和南宫玉一个谈话的机会，当下便说道：“有劳老前辈了。”

眨眼间，毒手药王、商八、杜九，都出了客室。

南宫玉缓缓在萧翎身旁的竹椅上坐下，道：“萧兄春风得意、名成业就，小妹心中实为萧兄高兴。”

萧翎苦笑一下，道：“天下英雄起而自保，在下只不过先走他们一步而已。”

南宫玉道：“爹爹说，沈木风已经伏诛，今后，萧兄也可稍息风尘了。”

萧翎道：“目下真象还未全明，不知沈木风是否还活在世上。”

南宫玉道：“可惜我真气岔了经脉，否则我真想练成本领，助你一臂之力。”

室中两人交谈。

室外，毒手药王和商八、杜九谈判起来。

商八早已得宇文寒涛嘱咐，胸有成竹地说道：“药王留了一手，不肯完全疗好在下大哥的伤势，迫我们兄弟到此，不知是何用心？”

毒手药王道：“小女对他思念甚切，常常和老夫谈起萧翎，父女情深，老夫岂忍坐视不管。”

商八道：“药王心愿得偿，萧大哥已然登门造访，不知药王准备如何？”

毒手药王轻轻叹息一声，道：“对萧翎的为人，老夫也对他敬服，只望你们留此三日，三日内，老夫疗好萧翎余疾，使他神功尽复。”

商八倒是未想到他会答应得如此干脆，不禁微微一怔，暗道：这和宇文先生的推论，倒是有很多不同之处？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药王答允疗好我家大哥余疾，我等十分感激，但不知有何条件？”

毒手药王道：“唉！老夫原先之意，是准备迫使萧翎和小女成亲之后，再行替他疗好内伤，复他神功，但适才见小女和萧翎一番交谈，老夫又改变了主意。”

商八暗道：这就和宇文先生推断相符了。

杜九冷冷地接道：“现在，药王又为何改变了主意呢？”

毒手药王道：“老夫适才见到小女双目之中，泛起了从所未有过的光辉，那是证明了她对萧翎的情意，深挚无比，如若老夫迫使萧翎答应了小女的婚事，此事传到小女耳中，定然一辈子不会快活，那岂不是反害了她吗？她对我这位做爹爹的，也是一辈子不会原谅了，唉！两位没有儿女，难知天下父母心。”

商八道：“那药王此刻，又准备如何呢？”

毒手药王道：“借两位之口，转告萧翎，要他留此三日，三日之内老夫疗好他的内伤，使他恢复神功。不过，老夫也有一个条件。”

商八大为紧张地问道：“什么条件？”

毒手药王道：“这三日之内，要那萧翎对小女迁就一些，我要她快快乐乐地过三天生活，小女自幼多病，一直没有过快乐的日子，要萧翎陪她三日，半是报答老夫救他之恩，半是对小女怜悯施舍，这条件不算苛刻吧？”

商八、杜九虽都是英雄肝胆，但目睹毒手药王对女儿亲情如斯，亦不禁大为感动，沉吟良久，商八才叹一口气，道：“亲情无限深，商某亦不禁为之感动，我们将尽已所能，说服我家大哥，不过……”

毒手药王道：“不过什么？”

商八道：“三日之后呢？药王又何以自处，南宫姑娘又将如何？”

毒手药王道：“那是我们父女的事了，不劳诸位再多费心。”

商八仰起脸来，长长吁一口气，道：“药王，在下有几句不当之言，不知该不该问。”

毒手药王道：“两位有什么话，尽管请说，老夫洗耳恭听！”商八道：“令爱的绝症，是否已好？”

毒手药王点点头，道：“好了，那是萧翎带老夫找的千年石菌疗治好小女之病，只是她命运多乖，绝症获救，竟然练真气会岔了经脉。”

商八道：“怎会如此呢？”

毒手药王道：“这又和萧大侠有关了。”

商八道：“怎又和在在下大哥有关呢？”

毒手药王道：“说来也许两位不信，小女在运气之时，老夫无意中提到了‘萧翎’二字，小女心神震动，真气岔经。”

杜九道：“老前辈隐居于斯，但是仍似对江湖事十分留心。”

毒手药王道：“不错，老夫必然要知晓沈木风的活动，那沈木风把萧翎看作第一对头，老夫也该排名第二了，因此，老夫不得不经常注意江湖情势，准备应付。”

商八道：“原来如此。”

毒手药王道：“老夫自觉这番要求，不算苛刻，希望两位能为我完此心

愿，说服萧翎。”

商八道：“药王放心，在下自信还有这点力量，能使萧大侠留此三日，不过……”

毒手药王道：“不过什么？”

商八道：“要药王设法把令爱引开，使我们兄弟有机会说明内情。”

毒手药王道：“那是当然，老夫这里谢过两位了。”

言罢，抱拳一揖。

商八、杜九，急急抱拳还了一礼，道：“不敢，不敢，我等尽力而为。”

毒手药王长长叹息一声，缓缓转身而去。

杜九低声说道：“这毒手药王是何等自负人物，江湖上不论正邪高手，哪个不怕他三分，但他却为一个多病的女儿，拖得如此求人。”

商八微微一笑，道：“所以，咱们打光棍的最好，这就叫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

且说毒手药王回到客厅之后，那南宫玉正和萧翎谈得兴高采烈，心中感慨万千，轻轻叹息了一声，道：“孩子，你该吃药休息了，萧大侠要在此留住甚久，你吃过药后，再谈不迟。”

南宫玉微微一笑，道：“爹爹，我的精神很好，少服一次药，也不要紧。”

毒手药王道：“不成，你精神才刚刚好些，如是不服药休息，病势又要发作，那时，你再想休息疗治，只怕就来不及了！”萧翎接道：“你爹爹说的不错，反正在下要在此留住甚久，你病好了，咱们再谈也是一样。”

南宫玉道：“好！你一定要等我啊！”

萧翎点点头，道：“在下答应了，岂能不守信诺。”

南宫玉娇羞一笑，起身行入内室。

毒手药王望了萧翎一眼，紧随在南宫玉身后行入室中。中州二贾在毒手药王父女行入内室的同时，缓步行了进来。商八突然快行三步，到了萧翎的身侧，低声说道：“大哥，刚才那毒手药王和我们说了很多话，我要转告大哥。”

萧翎道：“谈的什么？”

商八道：“关于他女儿的事！”

萧翎淡淡一笑，道：“条件很苛了？”

商八道：“简易的很，简直出了我和杜老三的意料之外！”

萧翎奇道：“有这等便宜的事，你们说出来给我听听。”

商八道：“他要大哥陪那南宫姑娘三日，三日之内，希望大哥对那南宫姑娘迁就一些，让她快快乐乐地过三天日子，然后，毒手药王就疗治好大哥的伤势，放咱们走！”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表面上看，这法子对咱们太优厚了，其实这法子也很恶毒。”

商八、杜九，齐齐听得一怔，虽未出言反驳，心中却是不服气。

萧翎微微一笑，道：“两位兄弟可是心中有些不服吗？”

商八道：“兄弟想不出恶处何在？”

萧翎道：“每一个方法，都会因人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后果，毒手药王对我们很了解，所以他用最简单的方法，使我们陷入圈套。”

商八道：“大哥年来，不但武功一日千里，就是智能的进境，也是我等无法赶上，这几句话虽然说得很明白，但小弟还是有些不懂。”

杜九接道：“大哥最好能再说得清楚一些，小弟也是越听越糊涂了。”

萧翎道：“好吧！毒手药王要我答允陪南宫玉姑娘三天，而且在这三天之中，还得要对她多迁就一些……”

商八接道：“是啊！难道这条件很苛吗？”

萧翎道：“如是这三日之后，南宫玉姑娘过得很快乐，她的病情、也有了显著的减轻……”

商八接道：“好事情啊！大哥，咱们帮助了南宫玉姑娘，毒手药王也医好了大哥的伤势，这样一举两得，彼此互惠，正是大哥平日行事为人的准则，有何不好？”

萧翎叹息一声，道：“两位兄弟，短短的三日快乐生活，能使那南宫玉姑娘永远快乐吗？”

商八道：“这个，这个……”

萧翎道：“南宫玉自幼卧病，她清醒的日子，屈指可数，照那毒手药王的说法，她此刻绝症已好，真气岔经，那是她的身体并未强健起来，三日相处，对南宫玉姑娘而言，充满着新奇、快乐，但对小兄而言，却加重了一重责任……”

商八接道：“我有些明白了……”

萧翎道：“日后，那南宫玉姑娘，如是病势有了什么变化，咱们内心之中，都将担负一种莫可旁贷的歉疚。”

商八道：“不错，小弟智不及此，还望大哥多多指教。”

萧翎淡淡一笑，道：“我和宇文先生相识之后，学会了一桩事，那就是遇事三思。”

杜九道：“大哥，可是说咱们不能答应了？”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情债难偿，小兄亦感无法决定。”

杜九道：“早知如此，应该叫宇文先生来了。”

萧翎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宇文先生虽然是强过我们很多，这等事情，只怕宇文先生也无法决定。”

商八道：“毒手药王还在等待我们回音，大哥决定如何，小弟也好回复那毒手药王。”

萧翎道：“唉！现在只有答应一途，不过，咱们要事先把话说明。”

杜九道：“对！咱们把话说清楚，日后就算有了什么事，咱们也好交待。”

萧翎道：“好！你们请毒手药王来，我要和他谈谈。”

商八望了内室一眼，道：“内室之中，小弟不便擅闯，咱们在厅中等一会儿就是。”

又等了约一刻工夫之久，只见毒手药王缓步行了出来。商八一拱手，道：“老前辈，我家萧大哥想和老前辈谈谈。”

毒手药王微一颌首，缓步行了过去。

商八右手一摆，示意杜九，两人一齐悄然退出客厅。毒手药王缓步行近萧翎，道：“萧大侠想和老夫谈什么？”

萧翎道：“关于令爱的事。”

毒手药王道：“老夫已然告诉中州二贾，想来他们已告诉萧大侠了。”

萧翎道：“是的，他们已告诉了我，但其间甚多问题，只怕药王也未曾想到，因此想和药王当面谈谈！”

毒手药王道：“有何见教，老夫洗耳恭听！”

萧翎道：“如若在下无法使令爱的病好转，老前辈等于白费这番心血；如若在下真能使令爱心情开朗，那区区三日，转眼即过，三日之后，令爱岂不是……”

毒手药王接道：“那商八也曾经提到此事，老夫已经告诉他了，后果问题，老夫已经想到，那是我们父女的事，和你萧大侠无关了……”

语声一顿，目光逼注在萧翎的脸上，又道：“我救你一命，只要你报答三日，难道这条件太苛刻了吗？”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药王误会在下之意了……”毒手药王道：“老夫没有误会，我有我的想法，老夫医道敢自夸为当今第一，我自育疗治小女弱病之法。”

萧翎道：“那又何需在下陪她三日。”

毒手药王道：“那是因为小女一生中从未有过欢笑，我要她过三日欢笑快乐的生活，便能使她岔经真气回归。你把此事看作一桩善功也好，报答老夫救命之恩也好，不论如何老夫都不顾忌，就算你对小女施舍一些怜悯，我也不在乎，因为老夫行事，一向是笑骂由人，我自为之。”

他说的似是极为吃力，长长吁一口气，又接道：“话到此处，应该是说得很明白了，萧大侠是否答允，还望一言而决。”

萧翎沉思了一阵，道：“这个，容在下再考虑一下，好吗？”

毒手药王道：“小女大约要两个时辰，才会醒来，希望萧大侠能在两个时辰之内决定。”

萧翎道：“好！两个时辰之内，在下当给药王一个肯定的答复。”

毒手药王道：“好！萧大位慢慢地想，老夫不打扰了。”

转身行向室外。

毒手药王去后，商八、社九齐齐行了回来，道：“大哥如何决定？”

萧翎望望室外，默然不语。

商八道：“毒手药王已然去远，大哥只管请说不妨。”

萧翎道：“两位兄弟看那毒手药王的为人如何？”

商八道：“江湖上盛传其名，但他依附百花山庄，被那沈木风掩去了他的锋芒！”

萧翎道：“我是说他的性情、智慧。”

商八道：“就小弟所知，他的智慧极高，至于性格，却是独行其是的人物。”

萧翎皱皱眉头，道：“唉！可惜宇文先生没有来。”

商八道：“大哥觉得哪里不对？”

萧翎道：“如若那毒手药王，是一个独行其是的人，那就有些不同了。”

商八道：“大哥好像是担心什么事？”

萧翎道：“不错，我担心一桩事，只不过，我无法确定是什么事罢了。”

商八道：“大哥是否准备答应那毒手药王的条件呢？”

萧翎道：“小兄在考虑。”

商八心中大急，暗道：如若大哥拒绝了此事，不但他武功难以恢复，毒手药王在盛怒之下，暗中施展手脚，只怕连大哥的性命也无法保全了。

心中念转，缓缓说道：“大哥，宇文先生告诉兄弟一件事，小弟觉得，应该告诉大哥。”

萧翎道：“什么事？”

商八道：“宇文先生说，就目下情势而言，那沈木风八成未死。”

萧翎心头一震道：“当真吗？”

商八道：“宇文先生这么说，是真是假，兄弟就无法预料了。”

萧翎叹息一声，仰脸望着屋顶，出了一会神，叹道：“看来，只有冒险一试了。”

商八茫然说道：“冒什么险？”

萧翎道：“为了江湖大局，只有冒险一试了。”

商八望望萧翎，欲言又止。

原来，他想了半天仍然想不出萧翎这冒险一试的用意何在？萧翎轻轻咳了一声，道：“你们去告诉那毒手药王，就说我答允了。”

商八喜道：“好，小弟立刻去告诉那毒手药王。”

大步向外奔去。萧翎望着商八奔去的背影，回目望望杜九，轻轻叹一口气，道：“杜兄弟，小兄预感这三日很难过，毒手药王不计后果的性格，不知要做出什么事，也许我要造成大错。”

杜九奇道：“什么大错？”

萧翎道：“小兄也无法预料！”

杜九道：“大哥之意，可是说那毒手药王，会在这三日之中，施展什么手段，对付咱们吗？”

萧翎摇摇头道：“大概不会，不过，总会有事情发生，什么事，小兄就无法预料了。”

杜九想了半天，道：“这儿日咱们小心一些，多多戒备就是。”

萧翎苦笑一笑，道：“戒备，如何一个戒备法呢，事情至此，只有碰咱们运气了。”

谈话之间，商八已急急奔了回来，满脸笑容，说道：“毒手药王说，大哥答应了，他就先替大哥疗伤。”

萧翎道：“他怎么说？”

商八道：“我转达大哥之言，答允了他，他说，一个时辰后，就替大哥疗伤，十二个时辰内，大哥就可以尽复神功。”

萧翎道：“当真吗？”

商八道：“毒手药王这样讲，小弟是原话转告。”

萧翎道：“我答应留此三天，陪那南宫玉姑娘，你们也要同我留在这里，而且要随……”

他本想说，你们要紧随我身边，不能离开一步，说了一半，瞥见毒手药王神情严肃地站在大门口，只好忍下不言。只见毒手药王大步行了过来，肃然地说：“萧大侠，老夫想在小女还未醒来之前，先疗治萧大侠的伤。”

萧翎道：“令爱要几时醒来？”

毒手药王道：“两个时辰之内！”

萧翎道：“只这一点时间够吗？”

毒手药王道：“就老夫医道而言，用一个时辰为人疗伤治病，那已算得很久时间了。”

萧翎道：“如何一个医治法？”

毒手药王道：“老夫也正想对萧大侠说明，你两处穴脉的交接关头，为人所伤，如若使用药物，和推拿法，需要一段很漫长的时间，少则三月，多则一年……”

萧翎接道：“在下希望伤势早些好，好得愈快愈好。”

毒手药王道：“老夫也这么想，所以，决定用金针过穴之法，使你早些恢复武功。”

萧翎道：“如若使用金针过穴之法，要多久时间……”

毒手药王哈哈一笑，接道：“大约十二个时辰可使你真气畅通，不过……”

萧翎道：“不过什么？”

毒手药王道：“你要全心全意地相信老夫，需知那金针过穴之法，落针认穴，不得有毫厘之差，如是你心中对老夫稍有畏惧，抑或老夫落针时，你身躯稍有移动，就可能造成大错、大恨。”

萧翎微微一笑，道：“在下对药王的医道，敬佩异常，岂有不信之理。”

毒手药王道：“那很好，咱们立刻开始疗伤。”

萧翎点点头，道：“好！”

缓缓站起身子。

毒手药王道：“随老夫来。”

缓步行入一间静室。

萧翎、商八、杜九，鱼贯随入。

只见静室中布置得极为简单，一榻一桌，两张竹椅，另外再无他物。

木榻上，铺着雪白的褥子，异常洁净。

毒手药王指指木榻，道：“萧大侠请躺在榻上。”

萧翎依言躺上木榻，毒手药王探手从其怀中取出一个羊皮夹子，打开皮夹，取出四支长逾四寸的金针，道：“萧大侠请闭上双目。”

萧翎依言闭上眼睛。

但觉两处穴道一麻，晕了过去。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醒来时，只见室中火烛融融，已是入夜时分。

毒手药王、中州二贾，都已不在室中，只有长发披肩的南宫玉，静静地坐在榻前。

萧翎挣扎欲起，却为南宫玉伸手拦住，道：“不要动，爹爹说，你还再须两个时辰，才能够下地走动。”

萧翎道：“你爹爹呢，哪里去了？”

南宫玉道：“他和你两位兄弟一起出去了。”

萧翎“啊”了一声，暗道：是了，大约毒手药王已让我履行承诺，陪他女儿三日。

想到自己已经答允，心理反而镇静，微微一笑，道：“你现在身体好些了？”

南宫玉玉手一掠长发，微微一笑，道：“已经好些了，我如不是运功岔气，此刻应该是更好一些了。”

语声一顿，急急接道：“我忘记告诉你了，此刻千万不能运气，还得再过上两个时辰，服过药物才行。”

萧翎点点头，道：“多谢姑娘指教！”

南宫玉伸出纤细的玉指，指着屋角处一座丹炉，丹炉中冒着蓝色的火焰。

那燃烧的火焰，非木非炭，似是一种很特殊物质，不见一点烟气。

丹炉上，放着一只砂锅，锅中却不知放的是何物。

但闻南宫玉笑道：“爹爹说，这药物对你的帮助很大，但它必需要适度的火候，熬煮六个时辰以上才能服用，爹爹调整好丹炉火候，就和你那两位

朋友离去，他说炉火自熄之后，就可以服用锅中的药物了。”

萧翎点点头，道：“多谢姑娘，但姑娘的身体尚未复元，不宜多所停留，在下既已醒来，姑娘可以休息去了。”

南宫玉嫣然一笑，道：“我坐这里，一点也不觉累。”

萧翎一皱眉头，道：“但你身体不好，万一累着了，在下不是罪大恶极吗？”

南宫玉道：“不要紧，我从来只有自己吃药，没有看到过别人吃药的样子，今日看看你吃药的情形和我有何不同。”

萧翎听得忍俊不住，嗤的一笑，道：“吃药有什么好看，还不都是一样。”

南宫玉道：“我想定然不会一样，唉，我吃药太多了，十几年来，几乎全靠药物维持生命。”

萧翎点点头，道：“我知道你很苦，但你现在好多了，你要好好地爱惜自己才对……”

南宫玉接道：“你又想劝我休息吗？”

萧翎道：“是的，就姑娘而言，实是不宜太过劳累。”

南宫玉道：“好吧！等你吃完了药，我就去休息。”

萧翎道：“要多长时间？”

南宫玉道：“总还要一个时辰多些。”

萧翎摇摇头，道：“不行，太久了，你的身体，如何能够支撑下去呢？”

南宫玉道：“不行也得行啊！”

萧翎道：“为什么？”

南宫玉道：“因为那砂锅之中，除了替你煮的药物之外，还有我的药物。”

萧翎道：“原来如此。”

南宫玉道：“萧大侠，听说你这些日子南征北战，走了很多地方？”

萧翎点点头，道：“深山大泽，和甚多城镇。”

南宫玉道：“那一定看了很多不同的风光，是吗？”

她终日缠绵病榻，既少接触事物，又毫无见识。虽然，她很想用心地和萧翎谈些事情，但一直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对。萧翎也了解她的心情和境遇，虽然她说的尽都是无味的事，也装出一副乐与听闻的姿态，和她聊个没完。

他担心她说话太多累着了，有时，不得不抢着说些话来，以让南宫玉多休息。

南宫玉谈兴甚深，大约是精神太过兴奋之故，是以，看不出一点倦容。

不觉间，过去了一个时辰之久。

炉中那蓝色的火焰，突然熄灭。

南宫玉缓缓由坐椅中站起身子，道：“我去拿药去。”

萧翎道：“姑娘请坐，在下去拿也是一样。”

南宫玉道：“不行，我爹爹说，你在未服用药物之前，不能随便行动。”

萧翎微微一怔，暗道：她决然不会骗我，只好躺着不动。南宫玉行近丹炉，打开锅盖，取出一碗药物，双手捧着，小心翼翼地行到萧翎榻前，道：“不知道苦不苦，你自己服用下去。”

萧翎接着药碗，凝目望去，只见碗中药物，是浅碧色的浓汁。

一股清香，直扑鼻中，心中暗道：这药物闻来甚香，想来是不至很苦了。

心中念转，举碗一口气喝干。

南宫玉微微一笑，接过药碗，道：“苦不苦。”

萧翎道：“不苦。”

南宫玉放下药碗，又从丹炉中取出一碗药物，自行服下，缓步走向木榻。

转目望去，只见萧翎微闭起双目，前胸起伏不定，不禁心头大骇，急急问道：“萧大哥，你怎么啦？”

萧翎双目怒睁，冷冷说道：“令尊留下的是什么药物？”

南宫玉已听出萧翎的口气不对，神情间微现惊怯，道：“我不知道，药物不对吗？”

她身体本来就虚弱不堪，此刻心中惊怯，更显得楚楚可怜，惹人惜爱。

萧翎突然闭上双目，道：“南宫玉姑娘，在下已觉出了这药物有些不对，姑娘请赶快走避开去，好吗？”

南宫玉道：“唉！那是爹爹在药物中下毒了……”

摇摇头接道：“我不明白爹爹，何以要在药物中下毒，他大概不知道，毒死了你，他也将尝到老而丧女的悲痛。人人活在世上，都有甜有苦，纵然是苦长乐短，但他总还有乐的时候，只有我活在世上，永远是在痛苦之中生活。我早就不想活了，但却又不忍心抛下他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想不到，他竟然忍心对我唯一的朋友下毒。”

萧翎缓缓说道：“姑娘把在下看成朋友吗？”

南宫玉道：“我知道我不配，但你是我除了爸爸之外，唯一认识，而留有印象的人，不论你心里怎么想，我都将把你看成我的朋友。”

萧翎轻叹一声，道：“我知道，姑娘，请离开此地。好吗？”

南宫玉道：“你要我到哪里去呢？”

萧翎道：“离这里越远越好，记着出门时，把门锁起来。”

南宫玉转目望去，只见萧翎的脸上，泛起了两片红晕，心中更是震骇，暗道：糟了，我爹爹施放之毒，只怕很重，他的脸都烧红了。

心中念转，伸手向萧翎的头上按去。

手指触及了萧翎肌肤，顿觉一阵滚烫。

只听萧翎大声喝道：“拿开去。”

南宫玉骇得向后退了三步，呆呆地望着萧翎。

但见萧翎圆睁的双目中，布满了血丝，再加上如火双颊，神情间，显得十分可怖。

南宫玉举手理一下垂肩长发，低声说道：“萧大哥，你这话，不是说得很奇怪吗？你千里迢迢跑来看我，我怎能在爹爹对你下

毒之后，离开这里。”

萧翎怒声喝道：“快退出去。”

南宫玉柔声说道：“萧大哥，你心中很难过吗？”

萧翎举手挥动，道：“快出去……”

突然间，挥动的手指，触在南宫玉的前胸之上。原来，那南宫玉看到了萧翎挥动双手，竟然是不退反进，直向萧翎行了过来。

萧翎的手指已与南宫玉前胸相触，不禁心神一震。极力控制着一种反常情绪的防线，突然崩溃了。南宫玉在萧翎手指撞及前胸时，也突然生出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顿然，停下了脚步。

两个人同时抬头望去，四目交投。

只见萧翎目中奇光闪动，缓缓伸出了右手。

娇弱的南宫玉，毫无惧怯逃避之意，反而伸出手去，让萧翎抓住自己的左腕。

萧翎轻轻一带，掩去了萧翎的人性，也激起了一种原始、本能的兽性疯狂。

狂热的风暴过后，一切重归沉寂。

娇弱的南宫玉，似是忽然间变得坚强起来。

只见她挣扎而起，望了望熟睡的萧翎，悄然起身，随手推起了被萧翎撕裂的衣服。

不知是毒手药王留的药物之力，或者是大变之后，激起南宫玉生命的潜力，她举手理一下散乱的长发，缓步行回自己的卧室，选一套心中最为喜爱的水绿衫裙，用绿纱结起长发，又重行回到萧翎甜睡的丹室。

她长长吁一口气，收拾一下零乱的衣物，使一切都恢复了原有形状。久卧病榻的南宫玉，从来未曾注意自己的容貌，这一次却特地找出一面铜镜，刻意修饰一番，轻轻把椅儿移到了萧翎的木榻前面，望着甜睡未醒，使自己醉心的情郎呆呆出神。萧翎长久甜睡不醒，使南宫玉有着很足够的时间，收拾去痕迹和零乱之物。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才听得萧翎长长吁一口气，睁开双目。

南宫玉尽量保持着神情的平静，微微一笑，道：“你醒了？”

萧翎眨动一下双目，盯注在南宫玉脸上瞧着。

南宫玉被萧翎两道锐利的目光，看得心中怦怦乱跳，故作轻松的嫣然一笑，道：“你这样瞧着我干什么？可是不认识了么？”

萧翎神情严肃，缓缓说道：“南宫姑娘，发生了什么事情？”

南宫玉道：“没有啊！你睡得很甜，我担心爹爹对你施毒，所以，一直坐在这里守着你。”

萧翎摇摇头道：“姑娘，一定发生了事情，令尊的药物，使我的记忆有一些模糊不清。”

南宫玉道：“大概我爹爹留下的药物，使你神志有些迷乱，这室中只有咱们两个人啊！如若发生什么事，我怎会不知道呢？”

萧翎望望南宫玉道：“你换了衣服。”

南宫玉道：“是啊！”

萧翎突然坐起了身子，目光转动，四下望了一阵，自言自语地说道：“奇怪啊！奇怪！”

南宫玉道：“奇怪什么？”

萧翎不理南宫玉的问话，仍是自言自语地接道：“难道我是在做梦吗？”

南宫玉笑道：“嗯！你一定是在做梦了，我大部时间都守在这里，会发生什么事呢？”

萧翎被南宫玉说得有些茫然不解，一皱眉，道：“你还好吗？”

南宫玉道：“我不是坐在你的身边吗？哪里不好了？”

萧翎道：“我没有欺侮你吗？”

南宫玉摇摇头，道：“没有，你没有欺侮我。”

萧翎茫然地说道：“这就奇怪了，我记得清清楚楚，这决然不会是梦了。”

南宫玉道：“你是在做梦，如是你欺侮了我，我怎会不知道呢？”

萧翎看她说得十分坚决，心中亦不禁动摇起来，暗道：难道这又和毒手药王留下的药物有关不成？那药物使人神智迷乱，意识飘荡，胡思乱想，如

梦如幻。

仔细查看，只觉一切都像无事般，于是心情逐渐地镇定下来。

但那经历之事，太真实了，心中仍是难消疑虑，缓缓说道：“姑娘，在下服过那药物之后，情况如何？”

南宫玉微微一笑，道：“你服过药物之后，神智好像很狂乱，一叠声撵我出去。”

萧翎点点头，道：“这个在下知道，以后呢？”

南宫玉道：“以后你伸手抓住我……”

萧翎神情紧张地接道：“不错，不错，我也记得很清楚，以后，我就把你拖上木榻。”

南宫玉摇头，道：“没有，也许你心中有此意识，但你却很快地熟睡了过去。”

萧翎长长吁一口气，道：“当真吗？”

南宫玉道：“自然是当真了，我看你睡熟了，就离开此地，去换过衣服，守在此地，直到你清醒过来！”

萧翎圆睁星目，望着屋顶出神。

显然，他对南宫玉的话，仍然有些存疑。

南宫玉一直暗中留心着萧翎的神情，看他心中仍有怀疑，立时接口说道：“我听爹爹说过，他配有一种药物，可以把人引入一种空幻狂想的境界，使受伤人完全忘去了自己，据爹爹说，这是一种很高的疗伤之法。”

萧翎啊了一声，心中的存疑，消减了甚多。

南宫玉举手理一下鬓边的散发，接道：“不要胡思乱想啦、倒是你应该运气试试，内腑的伤势，是否已经好转。”

萧翎应了一声，道：“姑娘说的是。”

立时盘膝而坐，闭上双目，运气调息。

但觉真气畅通，内腑伤势似是已经完全复元。

南宫玉看萧翎运气均匀，渐入忘我之境，心知他伤势已好，当下悄然退了出去。

待萧翎运气醒来，南宫玉已经备好饭菜，笑道：“萧大侠，吃饭啦。”

萧翎道：“这茅舍中还有什么人？”

南宫玉道：“爹爹和你两位兄弟都未回来，茅舍中，只有我们两个人！”

萧翎道：“那是你做的饭了？”

南宫玉道：“嗯！初次尝试，只怕你难以下咽。”

萧翎道：“你的身体不好，怎能自己下厨。”

南宫玉道：“我也这样担心啊！但我竟然能够支持着下厨，这里备有鱼肉，只要我动手煮熟就成，只是，我从未下过厨房，不知道做出来的菜，是否能吃。”

萧翎微笑道：“那真是苦了你啦，你应该叫我下厨才是。”

口中说话，人却下了木榻。

南宫玉道：“听爹爹说，你现在已经是武林中大名鼎鼎的英雄人物，如何能够做得厨房中事，我虽然身体坏些，但究间是女人啊！”

转身向外行去。

萧翎紧随南宫玉的身后，行入了饭厅之中。

只见木桌上摆着四盘菜肴，热气还蒸蒸日上腾。

两人对坐而食，菜肴虽不可口，但萧翎却筷不停手，一餐饭毕，四盘菜肴吃得盘底朝天。

萧翎放下筷子道：“菜烧得很好，但你一定很累了，应该休息一下。”

南宫玉微微一笑，道：“说来也真奇怪，自从你到此之后，我的精神好像振奋起来，一点也不觉得累。”

萧翎道：“这很奇怪啊！”

南宫玉微微一笑道：“我想到一点奇怪的道理，不知道对是不对。”

萧翎道：“什么道理？”

南宫玉道：“我的病早已好了，只是身体太虚弱，爹爹这样告诉我，我也这样想，所以，我总是觉得自己不能劳动，也不能做事，其实，做起来还不是一样？”

萧翎微微一笑，道：“也许有些道理，但总是不能太过劳累的。”

南宫玉道：“好，我洗了碗筷，就去休息，你先到前厅里坐吧！”

她言语温柔，颇有自居为妻的味道。

萧翎想到答应毒手药王的约言，三日之中，尽量使她快乐，当下微微一笑，起身而去。

## 第五十五回 情深似海

三日时光，匆匆而过。

娇弱多病的南宫玉，在欢愉的生活中，精神振奋，睡眠甚少。

萧翎力行承诺，处处依她的心意，山前赏花，庭前对月，对她极尽爱护惜怜。

南宫玉更是极尽温柔，始终不肯把心中的隐秘，告诉萧翎，而且每当萧翎提到那日的可疑往事时，南宫玉又总是一口否认。

在南宫玉坚决的否认之下，萧翎渐渐相信起来，感到也许真是毒手药王留下药物促起的幻想，使自己一直怀疑铸下了大恨大错的事。

但每当他独坐静思时，那历历如绘的经过，那初试云雨的奇特感受，都有着清晰的记忆，又觉得，不可能是药物促起的幻毒手药王倒是言而有信，第四日清晨时分，和中州二贾，同时归来。

商八，杜九，这三日中，一直在为萧翎担心，不知毒手药王是否会在遗留的药物中加害萧翎，及见得萧翎无恙，才放开心中之虑。

毒手药王望望爱女，又望望萧翎，才哈哈一笑，接着又道：“萧大侠，这几日来，有劳萧大侠照顾小女了。”

萧翎摇头笑道：“说来惭愧得很，这几日中，倒是偏劳令爱照顾在下了。”

毒手药王奇道：“当真吗？”

萧翎道：“不错，在下几时说过谎言了。”

南宫玉微微一笑道：“爹爹啊！女儿在这几天中，学会了下厨做食。”

毒手药王一伸大拇指，道：“了不得……”

南宫玉扭怩一笑接道：“以后，用不着爹爹再下厨为我做饭吃了。”

毒手药王呵呵大笑，道：“好，以后让为父尝尝女儿的手艺南宫玉道：“不过，我烧的菜很难吃。”

毒手药王哈哈一笑，道：“毒手药王女儿烧的菜，自然是不会错了……”

笑声突敛，黯然一叹，道：“孩子，萧大侠今日就要走了，你知道吗？”

南宫玉点点头，道：“我知道！爹要他陪我三天，如今期限已满了。”

毒手药王道：“萧大侠都告诉你了？”

南宫玉摇摇头，道：“没有。”

毒手药王道：“那你怎会知道？”

南宫玉道：“你的女儿，自然也该有她爹爹的才慧啊！”毒手药王呆了一呆，道：“不错，不错。”

目光转到萧翎的脸上，道：“萧大侠准备几时动身？”

萧翎望了南宫玉一眼，道：“如是南宫姑娘不反对，在下想立时动身。”

毒手药王道：“孩子，萧翎既然问你了，你就据实说吧！”南宫玉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道：“让他走吧！”毒手药王双目盯在南宫玉的脸上、瞧了又瞧，道：“孩子，你这是由衷之言吗？”

南宫玉道：“是的，女儿是由衷之言……”

目光转到萧翎的脸上，接道：“我就算能够多留你一天，你明天也是要走，是吗？”

萧翎点点头，道：“不错。”

南宫玉微微一笑，道：“你急于离此，定然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多

留你一日，你心中一定很不安。”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默然无言。

南宫玉目光转到毒手药王的脸上，接道：“爹爹啊！送他们上路吧！”

毒手药王道：“孩子，你再仔细想想看，现在还来得及改口。”

南宫玉道：“爹爹一世英雄，你的女儿怎能够说了不算。”

毒手药王苦笑一下，道：“说的是，说的是。”

转身对萧翎等一拱手，道：“三位慢走，恕老夫不远送了。”

南宫玉突然转身，快步向房中行去。

萧翎道：“姑娘止步。”

南宫玉停下脚步，缓缓回过头来，道：“什么事？”

萧翎道：“在下想和姑娘说几句私人之言。”

南宫玉道：“这几日来，咱们终日相处，要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萧翎道：“唉！萧翎此番告别，后会何日，很难预料，三日相处，承姑娘诸多照顾……”

南宫玉接道：“好吧！有话到我房里说，我很累了，需要休息。”

缓步行入房中。

萧翎回顾了毒手药王一眼，道，“在下和令爱说几句告别之言，不知药王是否见允。”

毒手药王道：“小女如是答应了，老夫自无不允之理。”

萧翎一抱拳，紧追南宫玉行入房中，低声说道：“姑娘，临别之前，在下还想请教一事了……”

接着又道：“在下总觉得欺侮了姑娘……”

南宫玉脸色一整，冷冷说道：“这几日中，你已经提过了无数次，我不知你是何用心？”

萧翎道：“在下言出肺腑，如是我萧翎做错了什么事，我萧某绝不逃避……”

南宫玉冷笑一声，接道：“你没有错啊，你知道一个女孩子的贞操、名节，对她是重逾生死，你怎能轻易破坏呢？”

萧翎呆了一呆，欠身说道：“姑娘说的是了。”

南宫玉道：“我很感激你和我相处三日，不论你为什么留此三日，但对我太重要了，你使我生命中潜力迸发，勇敢地面对人生。过去，我只想死，现在我却很想活下去。”

萧翎道：“姑娘如此说，在下就放心了。”

南宫玉道：“你放心地走吧，咱们若有缘，上天自会替咱们安排再见的机会。”

萧翎一抱拳，道：“姑娘保重，在下去了！”

南宫玉道：“我身体不好，恕不相送了。”

萧翎道：“不敢有劳。”

转身大步向外行去。

中州二贾已在厅门口处相候，见萧翎大步而出，立时低声问道：“大哥的伤势好了吗？”

萧翎道：“好了，咱们上路吧！”

中州二贾转身对毒手药王一抱拳，道：“药王盛情款待，咱们兄弟感激

不尽，余情后报，就此别过了！”

毒手药王一挥手道：“老夫不送。”

大步向女儿房中行去。显然，他心中有着重重的疑问，希望能从南宫玉的口中问出一点内情。

萧翎在中州二贾拥护下，出了茅舍。

他虽早觉真气已逾，只是这几日一直和那南宫玉守在一起，没有机会试验拳脚，此刻既有机会，立时放腿向前奔去。中州二贾也放腿疾追。

萧翎一口气奔行了十余里，回首已不见中州二贾，才停下脚步休息。

足足过了一刻工夫之久，才见中州二贾喘着跑上来。商八道：“恭喜大哥神功尽复。”

萧翎突然想起南宫玉来，长长叹息一声，默然不语。商八，杜九目睹萧翎脸色一片沉重，是以也不敢再多言接口，相互望了一眼，紧随在萧翎的身后而行。

由晨至暮，萧翎一直微锁剑眉，一语不发。

太阳下山时分，三人已出了九宫山，到了一片客栈打尖。商八忍了又忍，仍是忍耐不住，说道：“大哥，你有心事？”

萧翎苦笑一下道：“不错，我一直在怀疑一件事。”

商八道：“怀疑什么？”

萧翎怔了一怔，半晌说不出话来。

原来，他三思之后，觉着兹事体大，不便轻易告人，只好摇摇头，道：“或许小兄多虑了。”

萧翎这不着边际之言，只听得商人、杜九，相顾茫然。商八轻轻咳了一声，道：“大哥，你在说些什么？”

萧翎答非所问地道：“咱们如若兼程而进，几时可以赶到长沙？”

商八道：“一路奔走，总还要二日夜的时光。”

萧翎道：“两兄弟累不累？”

商八道：“不累。”

萧翎道：“好！夜间行人稀少，咱们可以放腿奔走，不知两位兄弟意下如何？”

商八道：“好啊！”

当先放腿向前奔去。

萧翎放步疾追。

三个人施展开轻功提纵法，一路急奔。

这一阵奔行，疾逾闪电，直跑得中州二贾，一个个气喘如牛，萧翎才放缓脚步。

三人兼程急赶，不一日就回到了长沙。

这时，云集的天下英雄，大都已散去，只有宇文寒涛和马文飞、楚昆山、司马乾、唐元奇、陆魁章等一班人，还留在那里等候萧翎。

群豪迎萧翎行入一座静室。

马文飞当先问道：“兄弟，病势如何？”

萧翎一抱拳，道：“多承诸位关心，兄弟病势已愈。”

马文飞道：“这毒手药王的为人，虽然不算正派，但他的医道当真是旷绝古今，天下第一了。”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天下英雄大都已分批出动，追杀那百花山庄的

余孽，希望能不再劳动萧大侠。”

萧翎神情严肃，望着宇文寒涛缓缓问道：“孙老前辈呢？”

宇文寒涛道：“孙老前辈协同那丐帮帮主同出，临去之际，曾告诉在下，要你等他回来，他多则七日，少则三天，定可赶回！”

萧翎道：“百里冰呢？”

宇文寒涛道：“百里姑娘告诉在下，她练一种武功，要静坐七日，不能受任何干扰，因此，兄弟替她辟下一处静室，并为她布下了重重的防范。”

萧翎点点头，道：“宇文兄的思虑，总是周密得很。”

宇文寒涛目睹萧翎，微微一笑，道：“萧大侠也似是更上一层楼了。”

两人对答之言，在场之人，大都听不明白，但萧翎和宇文寒涛，却是心照不宣。

原来，萧翎赞扬宇文寒涛的思虑周密，并非是说他为那百里冰布下了重重的防范，而赞扬不肯说出百里冰静坐之处。

马文飞起身说道：“萧兄弟千里赶回，想必已甚为疲累，好好休息一下，明日小兄设宴为萧兄弟庆贺。”

萧翎道：“多谢诸位兄台。”

群豪纷纷告退而去。

萧翎低声说道：“宇文兄，请留住片刻，兄弟还有事请教。”

宇文寒涛依言留步，其他群豪却纷纷告退，连中州二贾也退出了静室。

静室中，只余下宇文寒涛和萧翎两人。

萧翎目光转注到宇文寒涛的脸上，缓缓说道：“宇文兄，沈木风是否已死？”

宇文寒涛摇摇头，道：“照兄弟的看法，他没有死，他虽能逃得性命，但已受了重伤，然就事推论，他必需有一段不长时间的疗养，在此一期间，他就无法指挥属下的行动，因此，在下才和各大门派的掌门人研商，分头追杀百花山庄的属下，以免这一股庞大邪恶的势力，死灰复燃，如若百花山庄中的余孽党徒，全部被杀之后，那沈木风纵然重出江湖，但他死党余孽，全都死亡，一个人武功再强，也难以有所作为了。”

萧翎点点头，道：“沈木风的事，暂时不用谈了，兄弟别有一事，向宇文兄请教。”

宇文寒涛似是感觉到事情很严重，沉吟了一阵，道：“萧大侠什么事？”

萧翎满脸严肃地道：“宇文兄，请仔细瞧瞧在下，和上九宫山以前，有何不同之处？”

宇文寒涛仔细在萧翎的脸上瞧了一阵，道：“萧大侠和过去并无不同之处。”

萧翎淡淡一笑，道：“毒手药王替我疗伤时，从中又暗下毒手，要不然，他不会只在短短一日工夫中，就疗好我的伤势。”

宇文寒涛道：“这话可从两方面说，往好处说是他在疗伤时留了一半，故意不把你伤势完全疗好，自然，也可能是他暗中又下了毒手。”

萧翎道：“毒手药王先用金针过穴之法，把我伤势疗好，然后，就和中州二贾一齐离开他去，留下了兄弟和南宫姑娘。”

宇文寒涛神情严肃的点点头，默然不语。

萧翎不闻宇文寒涛回答之言，接口说道：“南宫玉替我拿了一碗煎好的药吃……”

话到此处，突然顿住，双目盯注宇文寒涛脸上瞧着。宇文寒涛轻轻咳了一声，道：“吃了那药物之后，有些什么反应？”

萧翎道：“吃了那碗药之后，人好像陷入晕迷之中，像做了一场恶梦。”

宇文寒涛道：“醒了之后呢？”

萧翎道：“记忆犹新。”

宇文寒涛道：“记忆什么呢？”

萧翎道：“好像和南宫姑娘有关。”

宇文寒涛凝目沉思了良久，道：“萧大侠，你可是觉得自己做了什么错事？”

萧翎道：“是的，我觉得做了一件很大的错事！”宇文寒涛道：“南宫姑娘说些什么？”

萧翎道：“南宫姑娘一口否认，她说并没有发生过一点事情。”

宇文寒涛沉吟了一阵，道：“南宫姑娘既然否认，想来不会有什么事了。”

萧翎道：“但在下却记忆得十分清楚。”

宇文寒涛道：“这件事情，在下未见到南宫姑娘之前，此事难下断语。”

萧翎道：“这么说来，宇文兄还要到九宫山一行了。”

宇文寒涛道：“那倒不用了。”

萧翎道：“你若不去，又如何能够见到南宫姑娘呢？”

宇文寒涛道：“这些事情，毒手药王定比在下更留心了，如是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南宫姑娘放你走，毒手药王也不会放你走了。”

萧翎点点头，道：“宇文兄说得也有道理。”

宇文寒涛站起身子道：“萧大侠还有什么事吗？”

萧翎道：“没有事了。”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先行休息一下，过一阵子，在下再来带萧大侠一起去看看百里姑娘。”

萧翎点点头：“在下不送了。”

宇文寒涛一抱拳，退出静室。

但他未回房，却直奔中州二贾的住处。

商八和杜九正在低声谈话，似是讨论一桩很机密的事情，目睹宇文寒涛进门，双双起身，说道：“宇文先生，萧大侠和你谈些什么？”

宇文寒涛道：“正是在下和两位商量的事。”

商八道：“什么事？”

宇文寒涛随手掩上房门，缓缓说道：“请两位把九宫山中发生的事，告诉在下，愈是详细愈好”

商八略一沉吟道：“好！”

当下把九宫山中所遇之事，很仔细地说一遍。

宇文寒涛听得很用心，听完之后，缓缓站起身子，道：“在下知道了，两位请好好休息吧！”

商八一皱眉头道：“宇文兄，我家萧大哥和你谈些什么？宇文兄把经过之情问得如此详细，想来必有原因了。”

宇文寒涛略一沉吟，笑道：“萧大侠怀疑他在九宫山中，造下了什么大恨大错的事。”

商八一皱眉头，道：“可能吗？”宇文寒涛道：“照在下的看法，大有可能。”

商八道：“不管怎样，这似乎是毒手药王有意的安排。”

宇文寒涛道：“两位只管安心休息，希望以后不要再提起九宫山中的事。”

商八点头，道：“好！我等记下就是。”

宇文寒涛离开了商八和杜九的卧房，心中愁虑更深了。就萧翎和中州二贾所言，他心中已经有所了然。

萧翎在九宫山中，十九铸下大错；心中不解的是，毒手药王为何要作此安排。

毒手药王爱女情深，天下英雄无不知晓，他不肯在江湖上逐鹿争霸，大部原因都是被那位多病的女儿拖住了，难道他设计在陷害自己的女儿不成。

还有那南宫玉，一个终年缠绵病榻的少女，怎肯甘心受此屈辱，而不作片言抗议，反而挺身消灭去所有能留下的痕迹，巧言遮盖，使萧翎误信身历梦境，果真如斯，这位多病的姑娘真是人世间最重情爱的人。

一向多智的宇文寒涛，对此事，确也想不出一个妥善的办法。

照毒手药王平日为人，绝不会眼看爱女吃大亏，而不作报复；此事，不发作也还罢了，一旦发作，必将是石破天惊，使武林一代奇侠，满怀正义的萧翎，跌入万丈深渊之中。

在自己和中州二贾严察防护之下，毒手药玉纵然有过人之能，也未必能杀了萧翎；但这惨酷的精神打击，定然使萧翎心灰意懒，自责自咎，生生地毁去一代奇人。

只觉各种事端，纷至沓来，涌上心头，苦苦思索，难得良策。

一宵易过，次晨，天色一亮，萧翎竟然亲来宇文寒涛住宿之室造访，宇文寒涛开启房门，迎萧翎进入室中，笑道：“萧大侠起得好早。”

萧翎淡淡一笑，道：“惊扰宇文兄的好梦了。”

宇文寒涛道：“在下也起床好久了。”

萧翎道：“有劳宇文兄，带在下去瞧瞧百里姑娘。”

宇文寒涛笑道：“在下忘怀了此事，倒有劳萧大侠亲来相问，咱们立刻就去。”

原来，宇文寒涛一直在思索南宫玉的事情，忘了带萧翎去探望那百里冰了。

宇文寒涛站起身子，道：“在下带路。”

大步向前行去。萧翎紧随身后，带萧翎行入了一后园之中。

这是座很广大的花园，但因少人打扫，长满了乱草。宇文寒涛伸手往那花园正中一座破烂的瓦舍一指，缓缓说道：“百里姑娘就在破烂瓦舍之中，萧大侠想不到吧！”萧翎一皱眉头，道：“这地方虽然出人意外，但她练功期间，神驰物外，万一有人入侵，她如何能够防到外来的袭击呢？”

宇文寒涛笑道：“在下已经有了布置，不劳萧大侠费心。”

萧翎道：“什么布置？”

宇文寒涛高举双手，互击三掌，但见人影闪动，花园乱草之中，突然现身四个劲装大汉。

萧翎微微一笑，道：“很严密。”

宇文寒涛挥挥手，那四人又隐入了草丛之中，宇文寒涛笑对萧翎道：“这四人并不知舍中是百里姑娘，我只是要他们严密监视着瓦舍，除我之外，其他人一律挡驾，白昼隐在乱草丛中，夜晚时相来往梭巡，在下每夜，也来查看几次。”

萧翎道：“宇文兄安排实在周密。”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过奖了。”

萧翎缓步向瓦舍行去，双手托着破旧的木门，轻轻推开。只见瓦舍一角，铺着一条白色的棉被，那百里冰正盘膝坐在棉被之上，双手交叉，放在膝上，前胸起伏不定，似是正在运宇文寒涛轻轻掩上木门，和萧翎并肩而立，望着百里冰。俩人站了足足半个时辰，才见百里冰缓缓睁开双目。百里冰眨动了一下大眼睛，一跃而起，扑向萧翎，道：“大哥几时回来的？”

萧翎双手伸出，轻轻托住了百里冰的娇躯，笑道：“冰儿，你刚刚坐息完毕，不可跳跃太烈。”

百里冰望了宇文寒涛一眼，羞恹一笑，道：“宇文先生见笑宇文寒涛道：“萧大侠昨夜归来就问起姑娘，在下怕惊扰你练功，今晨才来看你。”

萧翎看见瓦舍中虽破烂，但室内却打扫得很干净，轻轻咳了一声，道：“你练的什么武功啊？”

百里冰道：“移穴神功。”

萧翎道：“移穴神功，没有听说过啊？”

宇文寒涛道：“百里姑娘家学渊源，这移穴定然是北海奇技了。”

百里冰摇摇头道：“不是，这武功源出天竺，藏于少林。”

宇文寒涛听得莫名所以，“啊”了一声，未再多问。萧翎微微一笑道：“是了，你从无为道长那里，取得了那几页记载武功的经文。”

百里冰笑道：“不错啊！大哥上了九宫山，我整日无事，就读那上面记载的武功，看到了这移穴神功，觉着很好玩，而且有内功基础的人，练习这武功，用时不多，一时好奇，就练了起来。”

萧翎道：“有些成就吗？”

百里冰道：“那上面记述得很详尽，只要照着练习，一定会有成就，如是我练得没有成就，那就是上面的记述有误了。”

萧翎道：“你很自负啊！”

百里冰道：“岂敢，岂敢，跟着大哥，我如没有一点信心，岂不是要丢了你的脸吗？”

萧翎淡淡一笑，道：“还有几日可以练成？”

百里冰道：“照上面记载的进度，大约需要七日时间，但我看，也许会提前一两日……”

语声一顿，接着道：“我学这武功，只是为了好玩，因为它不能伤人，对敌搏斗之间，也无大用，如是大哥有事，我就不练它了。”

萧翎道：“你既然练了，就把它练好吧，我等你几天也不要紧。”

百里冰缓缓的伸手，从身边摸出经文和弹指神功、流云剑法的秘录，交给萧翎，道：“大哥行动匆忙，很少有机会休息，无为道长把这些交给我时，告诉我一句话。”

萧翎道：“什么话？”

百里冰道：“无为道长说，希望大哥能找个时间，很仔细地把这些武功秘录看看，他说，大哥也许有用它之日。”

萧翎缓缓接过，放入怀中，道：“冰儿，你练武吧！我不惊扰你了。”

百里冰摇头微笑，道：“不要紧，你这次到九宫山中，可曾会到了毒手药王，疗好了伤势？”

萧翎道：“那毒手药王，医道上确有人所难及之处，我的伤势，已经全

好了。”

百里冰道：“那很好，你好好地休息两日，等我练好移穴神功，就动身离此。”

萧翎原想她定然会问起南宫玉，哪知百里冰却是略过不提，萧翎只好自己接道：“我还见到了南宫玉。”

百里冰微微一笑，道：“南宫姑娘好吗？”

萧翎道：“她很好，身体似是比过去健康些，精神也好了很多。”

百里冰道：“唉，那南宫姑娘也当真可怜得很，生下来就缠绵于病榻上，她父亲虽然是世间第一名医，也是一样无法疗好她的病势。”

萧翎觉得再无话可说，拱拱手，道：“冰儿，你练功吧！我们去了。”

转身向外行去。

百里冰道：“大哥啊！记着看看那经书上记载的武功。”

萧翎道：“记下了，你好好练功吧！”

口中答话，人却和宇文寒涛并肩离开了破烂的瓦舍。宇文寒涛把萧翎送入房中，却又匆匆行入了后园瓦舍之中。百里冰也似是正等待着宇文寒涛，起身说道：“宇文先生，有何见教？”

宇文寒涛笑道：“姑娘果然聪明，竟然瞧出了在下手势的原意。”

百里冰轻轻叹息一声，道：“我知道先生定然有着很重要的事情。”

宇文寒涛道：“姑娘练功时间，在下不便多留，长话短说，在下有两件事情请教，第一桩是关于无为道长……”百里冰道：“无为道长怎么了？”

宇文寒涛道：“无为道长离此之时，行色匆匆，只告诉在下有事离此，不能等候萧大侠，要在下代他向萧大侠问好，但适才听姑娘所言，似是那无为道长离此之时，和姑娘有过一番长谈。”

百里冰点点头，道：“他只告诉我几句话，要我转告大哥！”宇文寒涛道：“姑娘请仔细地想想，无为道长和你谈话时的神情、语气，以及他说些什么？姑娘要想清楚，不能漏掉一句。”

百里冰眨动了一下眼睛，道：“这些很重要吗？”

宇文寒涛道：“很重要。”

百里冰凝目思索了片刻，道：“他说他已看过那几页经文，似乎是一种武功纲领，但他无法深入研究，希望萧大侠能够仔细瞧瞧。”

宇文寒涛点头应道：“还有吗？”

百里冰道：“他还说奉一位前辈之召，赶往晋谒，不能等候萧大侠了。”

宇文寒涛道：“他奉谁之召？”

百里冰道：“这个，他未说清楚，我曾问过他，但他却答非所问，似是有意逃避，我自然也不好再追问了。”

宇文寒涛道：“还说些什么？”

百里冰道：“就是这几句话了。”

宇文寒涛道：“他可曾告诉过姑娘几时再见？”

百里冰摇摇头，道：“没有。”

宇文寒涛沉思了一阵，点点头，道：“好！现在，在下想奉劝姑娘几句话。”

百里冰道：“什么事啊！听起来，似是很严重？”

宇文寒涛道：“关于姑娘和萧大侠的事！”

百里冰道：“大哥怎么了？”

宇文寒涛打量了百里冰一阵，道：“萧大侠负担太重了，他的声誉和成就，超越了他年龄和经验太多。”

“虽然他有超人的才慧，如是江湖上没有大乱，不论他武功成就如何，无法在这短短几年中，成为江湖人人崇拜的英雄。沈木风造成的混乱，固必需萧大侠这样的英雄才能平复，但沈木风也促成萧大侠成名；他在武林的功业，前无古人，区区且可断言，三百年之内后无来者，但他太年轻了……”

百里冰颦起了柳眉儿，道：“宇文先生，你可否说明白些，我听了半天，还是听不明白你的用心何在？”

宇文寒涛道：“我是说年轻人，经验不足，难免受人算计。”

百里冰道：“但有你呀！以宇文先生的博学多才，帮助我大哥，还会有什么差错不成？”

宇文寒涛道：“我不能整日里守着他，所以，还要仰仗姑娘。”

百里冰道：“我武功才能，都不如他，对他能有些什么帮助呢？”

宇文寒涛道：“记着一件事，别和他闹气、争论，以免他心浮气躁，行入极端，记着他年纪轻，做错了什么事，你要柔言劝慰，免他一错再错，就算你发觉了无法容忍的事，也不要轻易发作，希望姑娘能和在下商量一下，如是在下不在身边，那就要姑娘多多忍耐一二。”

百里冰道：“大哥会有什么事，叫我无法容忍，宇文先生太多虑了。”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但愿如此，姑娘练功吧！在下告辞了。”

宇文寒涛回到房中，静坐片刻，越想越觉得无为道长走得太过仓促蹊跷，其间必然大有内情。

但他为人思虑精密，心知这难得的几日平静，正是萧翎武功更上一层楼的重要关头，必需使他心无杂念，才能专心求进。

因此，他忍下了心中的疑虑，从不和萧翎提起无为道长的事情。”

两日后，百里冰已练会了移穴神功，但萧翎却又为经文上记载的武功吸引，开始练习。

宇文寒涛和马文飞半宵深谈之后，说服了马文飞，把萧翎父母重又安置在一处隐秘的所在，暂时不让他们父子相会。

他费尽了心力，替萧翎安排了一段平静的日子，使萧翎在无忧无虑的日子里，专注于练习经文上的武功。

时光匆匆，不觉间，过了近两月的时光，已是秋末冬初的时分。

两月中，萧翎沉醉于习武之中，不觉而过，但宇文寒涛却是有着度日如年的感觉。

他分遣出甚多人手，查看江湖上的动静，每三日，都有一次回报，又要严密防护那萧翎的安全。

幸好，马文飞、唐元奇、陆魁章、楚昆山、司马乾等一班人，都留在此地，为其助力，减少了宇文寒涛不少的负荷。

思虑缜密的宇文寒涛从各方见闻的回报，料到江湖上正在变动，虽然各大门派联合派出的高手，追杀百花山庄中漏网之人，时有斩获，但一直没有沈木风的消息。

宇文寒涛默默承受了精神负担，隐秘起江湖正在酝酿的一场风暴。

他心中知晓，只要自己泄露出心中之秘，立时间，即将传入了萧翎的耳中。

这日，突然刮起了强劲的西北风，一夜寒风，送来了满天乌浓密的云层，

使白昼也变得一片阴暗。

就在这密云不雨的天气中，展叶青突然不速而至。

宇文寒涛把展叶青迎入密室，展叶青一面取绢帕擦拭着脸上汗水，一面问道：“萧大侠在吗？”

话说出口，人还未沾座位，显然，他有迫不及待的急事。

宇文寒涛轻轻咳了一声，道：“萧大侠正在练习两种武功，不便惊扰，展兄有事，可否先行告诉在下？”

展叶青望了客室中侍茶童子一眼，才缓缓说道：“宇文先生一直没有离开这座马家庄吗？”

宇文寒涛道：“紫金刀马庄主，把这座庄院，拨作天下英雄会聚之所后，就举家他迁，不知去向，萧大侠由九宫山回来后，又练习几种武功，因此，区和马文飞、楚昆山等一直留在此地。”

挥手对那侍茶童子说道：“你下去吧！”

那童子应了一声，欠身而退。

展叶青道：“楚老前辈等哪里去了？”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练习武功，引起了留此之英雄的豪兴，相约互以绝技传授，每日聚集后园之中，练习武功。”

展叶青目睹童子去后，低声说道：“宇文先生，在下奉师兄之命而来，有事要奉告。”

宇文寒涛道：“可是关于那沈木风的消息。”

展叶青微微一怔，道：“宇文先生早已知道了吗？”

宇文寒涛道：“在下只不过是猜想而已。”

展叶青道：“猜得不错，沈木风没有死。”

宇文寒涛道：“令师兄见过他吗？”

展叶青点点头，道：“见过，好的是他还未发觉敝师兄。”

宇文寒涛道：“沈木风现在何处？”

展叶青道：“就在雪峰山中，据敝师兄所见，他步履矫健，似是伤势已愈。”

宇文寒涛道：“各大门派追杀百花山庄余孽的高手，是否也到过雪峰山中？”

展叶青道：“没有见到，除了我们武当派外，雪峰山中再无其他门派中人！”

宇文寒涛低声说道：“但此讯目前还不能告诉萧大侠！”

展叶青道：“为什么？”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正在练习几种武功，在他的武功尚未习成之前，这消息最好是暂时别让他知道。”

展叶青道：“敝师兄的用心，刚好与宇文先生相反！”

宇文寒涛道：“无为道长有何高见呢？”

展叶青道：“敝师兄的意见，趁那沈木风伤势初愈，还未来得及聚集星散的属下之前，设法围歼于他，但天下高手中，只有萧大侠能对他构成心理上的威胁，只要萧大侠往雪峰山中，敝师兄已决心尽我武当门下全力，先打头阵。”

宇文寒涛轻轻叹息一声，道：“这是见仁见智的看法，就事而论，令师兄的见解，确有道理，只不过，在下的看法，就有些不同了。”

展叶青道：“宇文先生有何看法呢？”

宇文寒涛道：“在下之意，那沈木风伤势既然痊愈，萧大侠也正在练习武功，急也不在一时，不如等萧大侠练好武功之后，再去打那沈木风不迟。”

展叶青略一沉吟道：“在下奉命到此之时，敝师兄再三地告诉我，要我无论如何，请去萧大侠，但宇文先生看法和敝师兄大不相同，倒叫在下为难了。”

宇文寒涛淡淡一笑，道：“展兄的意思呢？”

展叶青道：“在下对宇文先生的智略，向极敬服，不过，在下来此之时，奉有敝师兄的严令，无论如何，要请萧大侠赶往雪峰山去。”

宇文寒涛道：“令师兄遣你来此之时，可曾要我和你谈谈？”

展叶青点点头，道：“是的，敝师兄说，如若遇上宇文先生，就和宇文先生详细地研商一下。”

宇文寒涛道：“这就是了，令师兄既然要我和你研商一下，那就是说，对在下的意见，十分重视了。”

展叶青道：“先生可是坚持不让萧大侠去？”

宇文寒涛道：“令师兄遣你来此之时，可曾说过，要你不管在下意见如何，非要请萧大侠赶往不可？”

展叶青道：“这话倒是没有说过，不过，他交代在下，催促萧大侠早些赶去。”

宇文寒涛轻轻叹息一声，道：“展兄，在下已仔细地想过了，此刻，如若要萧大侠赶往雪峰山中，不但影响萧大侠练武的成就，而且对今后武林大局，也将极为不利……”

展叶青道：“击敌于无备之下，一举而歼，对我们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呢？”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练习的什么武功，在下虽然不知，但我猜想那定是一种极为深奥的武功，月来，他已完全沉醉于习武功之上，已达习武人极为难得的浑然忘我之境，如若此刻沈木风出现雪峰山的消息告诉了他，他定然要急急赶去，此后，只怕再很难得静下心来，练习武功了。”

展叶青长长吁一口气，道：“先生之意呢？”

宇文寒涛淡淡一笑道：“忍耐一时，展兄请回复令师兄，转告在下之言，最好不要和沈木风冲突，只在暗中监视他的行动。”

语声一顿，接着道：“如若在下的推断不错，沈木风在雪峰山中，定然有一个藏身之地，以沈木风为人的狡猾，岂只经营一处百花山庄。”

展叶青略一沉吟，道：“宇文先生说的是。”

宇文寒涛道：“还有一桩事，如若在下告诉展兄，展兄也不会强要萧大侠此刻赶入雪峰山中了！”

展叶青道：“什么事？”

宇文寒涛道：“那位伤在萧大侠剑下，也同时击伤萧大侠的和尚，极可能和沈木风同在一起。”

展叶青点点头，道：“不错，如是那和尚也在那里，而且伤势已好，就算萧大侠赶去了，也难是两人之敌。”

宇文寒涛道：“正是如此，但如拖过一段时光，萧大侠武功练成，那就不用怕他们了……”

捋髯沉吟一阵，道：“在下有几句话，问的也许不当，是否愿回答在下，

展兄自作决定就是！”

展叶青道：“什么事？”

宇文寒涛道：“令师兄率领你们武当高手，赶往雪峰山中，是奉人之召是吗？”

展叶青道：“不错。”

宇文寒涛道：“什么人？展兄知晓吗？”

展叶青摇摇头，道：“实情兄弟不知，只知是一位武林前辈，敝师兄对我等一向极信任，不论何等计划，都会先对我等说明，但对此事却不肯先说明白。”

宇文寒涛道：“你们见过那位武林高人了吗？”

展叶青摇摇头道：“目下为止，还未见到。”

宇文寒涛道：“你们去的时间不短了。”

展叶青道：“是啊！那人指点了一处地方，要我们等候，我们已等两月有余了。”

宇文寒涛道：“令师兄既然如此，心中定有把握，展兄请回去吧！如是萧大侠的武功，近日有成，在下当陪他到雪峰山中一行。”

展叶青道：“在下归见师兄之时，如何回复呢？”

宇文寒涛道：“你照直而言，把在下的话原意转告。”

展叶青双眉耸动，良久不语，显然，心中大感为难。宇文寒涛淡淡一笑，道：“展兄不用为难，在下相信，展兄据实转告了在下之言后，令师兄定会谅解。”

展叶青无可奈何地说道：“好吧！先生如此坚持，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不过，在下希望先生能够答允一个期限，在下归见敝师兄时，也好有个交代。”

宇文寒涛道：“这个，兄弟也很难说了，萧大侠几时能够练成武功，区区也无法确定……”

略一沉思，道：“不过，在下想来不会太久，至多再等一个月。”

展叶青吃了一惊，道：“一个月？”

宇文寒涛道：“不错，我想不会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展叶青摇摇头，道：“太长了。”

宇文寒涛道：“也许只有几天，练武的时间长短，如何能够控制。”

展叶青轻轻叹息一声，道：“那是说宇文先生无法订出一个期限了？”

宇文寒涛看他一直追问不休，心中暗暗忖道：看来那无为道长令谕极为森严，如若萧翎在此，非要他把萧翎叫往雪峰山中不可，看来，只好要给他一个肯定答复了。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展兄尽管请回，半月之内，在下由此动身，赶往雪峰山去，展兄请留下个会面之地，先行回山去回复令师兄。”

展叶青缓缓从怀中摸出一个封好的密套，交给了宇文寒涛，道：“敝师兄已把形势图案，绘在这密套之内，先生依图索骥，就不难找到我等了。”

宇文寒涛接过封套，藏于怀中，道：“展兄请上路吧！令师兄也许翘首盼望你早日归去。”

展叶青一抱拳，道：“在下告别了。”

转身向外行去。

宇文寒涛送到大门口处，道：“展兄一路顺风，恕兄弟不远送了。”

展叶青道：“不敢有劳。”

放步向前奔去。

宇文寒涛目睹展叶青去远之后，才长长吁一口气，回到庄中。

原来，他心中明白，只要萧翎听到此讯，必然会赶往雪峰山中，势必放弃习武之事。

展叶青在这庄院多停留一刻时光，就多一刻让萧翎知晓的机会，展叶青离去之后，才算消去为萧翎知晓此讯的危险。但宇文寒涛原本沉重的心情，此刻又加重了一重负担。他仰脸望着满天乌云，缓步行回室中。

抬头看去，只见萧翎端坐在客室木椅之上，不禁为之一呆，道：“萧大侠来多久了？”

萧翎道：“刚刚进门。”

宇文寒涛暗暗叫了两声侥幸，忖道：如是他早来一步，那就正好碰上展叶青了。

心中念转，人却在椅上坐下，道：“萧大侠的武功练成了吗？”

萧翎摇摇头，道：“还未全部贯通，大约还要三七时光。”

宇文寒涛暗道：“三七二十一日，那是半月以上了。”

口中笑道：“萧大侠专心练习武功，目下江湖上十分平静，用不着萧大侠费心。”

萧翎道：“唉！近日中可有沈木风的消息？”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练武之时，最好不要分心旁骛。”

萧翎点点头，道：“我那孙老哥呢？”

宇文寒涛道：“行踪杳然，一直未得到他的消息。”

萧翎道：“适才在下想到一件事，假如不问个明白，很难安心练武了。”

宇文寒涛道：“什么事？”

萧翎接道：“孙老前辈离去之时，定然和你谈过，他们要行向何处？”

宇文寒涛点点头，道：“说过。”

萧翎道：“他可是去找岳姑娘？”

宇文寒涛道：“不错，他已由丐帮要到四名弟子相助，追寻岳姑娘的下落。”

萧翎道：“还未找到吗？”

宇文寒涛叹道：“这个在下还未得到消息，不过，以丐帮耳目的灵敏，如若也无法找到岳姑娘，只怕天下难以有找到岳姑娘的人了！”

萧翎道：“会不会是孙老前辈已经找到了岳姑娘？”

宇文寒涛摇摇头，道：“这个不会吧，如是那孙老前辈找到了岳姑娘，早已经传回来消息了。”

萧翎道：“如若消息，希望宇文兄即刻告诉在下。”

宇文寒涛道：“好！一有消息，在下就告诉萧大侠……”他语声微微一顿，又接道：“难得江湖上这一刻平静，希望萧大侠能够借此时间，苦练成几种武功。”

萧翎点点头，道：“我知道。”

宇文寒涛道：“就在下的看法，目下江湖上这一刻平静，只不过是一场大风暴前的片刻安静，一场更大武林纷争，即将展现于江湖之上。”

萧翎道：“还是那沈木风掀起的风暴吗？”

宇文寒涛道：“在下有此感觉，却无法说出是什么人能掀起这场武林波

涛。”

萧翎沉吟了片刻，道：“宇文兄，你有话瞒着我吗？”

宇文寒涛道：“这个在下怎敢，不过，有很多琐琐碎碎的事情，在下未敢惊动萧大侠罢了。”

萧翎点点头，道：“好，我该去练习武功了。”

举步向外行去。

宇文寒涛目睹萧翎去后，长长吁一口气，缓步退回室中，焦急地等待中过去七日，虽只七日时间，宇文寒涛此刻却有着度日如年之感。

一向多智的宇文寒涛，此刻心中有着无比重负，他极力保持从容和镇静，不愿把内心中的忧郁流露出来。

马文飞等群豪，互以武功相授，一个个都觉着兴高采烈，谁也没有注意到宇文寒涛内心的沉重负担。

时光匆匆，不觉又过了七日。

宇文寒涛心中暗自盘算，和那展叶青相约的期限，只有明日一天了，必需在今夜动身，明日也许能以赶上和无为道长等约会的时间。

心中念转、人却缓步行入后园之中。

这时，楚昆山正把自己赖以成名的子母铁胆，传授群豪。宇文寒涛心中忖道：楚昆山肯把子母铁胆绝技，传授群豪，他们这场互传武功之会，当可使参加之人，学得不少绝技，个个都获益匪浅，武林中，会打子母铁胆的，除了楚昆山之外，原本再无别人，但今日之后，陡然间多出了很多会打子母铁胆的武林高手了。

心中念转，人却缓步行向商八的身前，低声说道：“商兄。”

商八回目一顾宇文寒涛，急急站起身子，道：“宇文兄……”

宇文寒涛低声接道：“咱们不要妨碍别人练武，旁边谈吧！”

## 第五十六回 怪事层出不穷

商八随在宇文寒涛身后，行到花园一角，低声说道：“宇文兄有何见教，我们园中与会人无一藏私，各以绝技传人，个个全力以赴，忘去向宇文兄请安了。”

宇文寒涛道：“商兄言重了……”

轻轻咳了一声，接道：“在下有点事，想在今晚离开……”

商八吃了一惊，不待宇文寒涛的话说完，急急接道：“宇文兄要走了？”

宇文寒涛道：“只是暂时离开数日，多则四天，就可回来了。”

商八双目盯在宇文寒涛的脸上瞧了一阵，道：“先生意欲何往？”

宇文寒涛忖道：中州二贾事事不瞒萧翎，我如据实而言，此事必将很快为萧翎所知，说不得只好说几句谎言了。

当下说道：“会一个多年未见的朋友，目下江湖上一片平静，一时之间，还不致有何麻烦，兄弟在此与否，都无关紧要，何况，我去去就来，绝不超过四日。”

商八道：“先生和我家萧大哥谈过吗？”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和诸位一般，正沉醉在习武中，在下之意，不用惊动他了。”

商八点点头，道：“先生的决定，自是不会错，但江湖大局仰仗尚多，我家大哥，仍需先生绝世的才华辅佐，希望先生能如约而归。”

宇文寒涛道：“我年近花甲，得萧大侠赏识提携，庆幸能得为武林正义一尽绵薄，今生极愿追随萧大侠，得效微劳，商兄尽管放心……”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不过，兄弟去后，要商兄和杜兄多费心了。”

商八道：“什么事，先生只管吩咐！”

宇文寒涛道：“目下江湖，虽然是一片平静，这马家庄更是鸡犬无惊，但咱们不能太大意，在下去后，商兄可以照顾萧大侠为由，退出这互传武功之会，马家庄周围三十里，兄弟都派有眼线，如若强敌大批来犯，他们虽时可早传惊讯，但如来的是一等高手，他们就未必能够发觉了。”

商八点点头，道：“我明白，先生只管放心，但望早去早回，也好让在下早日除此重担。”

宇文寒涛道：“我尽快回来就是，在下离此之事，商兄最好能够暂保秘密，不用告诉别人。”

商八听他口气，不禁动了怀疑之心，一皱眉头，道：“宇文兄离此，当真只是为了去会见一个朋友吗？”

宇文寒涛道：“详细内情，待在下回来之后，再告诉商兄不迟。”

言罢，转身而去，不再理会商八。直回室中，收拾了一下简单的行囊，立时动身，他计算时间，必需要连夜赶路，才能赶上明日之约。

行约六七里，已是太阳下山时分。

宇文寒涛回顾无人，就道旁一株大树下取出展叶青送来的密封。

拆封望去，只见密函上写着“七星潭，双松岩下”，短短两语。宇文寒涛看完之后，探手从怀中摸出火折子，燃起密函。

这当儿，突见人影一闪，由树顶直扑而下，抓向那燃烧的密函。

事出意外，宇文寒涛大为惊骇，左臂一抬拍出一掌，右手却急急把燃烧的密函，转过一边。

但见那扑下的人影一仰身，向后退出五步，笑道：“宇文先生。”

宇文寒涛凝目望去，不禁一呆。

原来，来人竟然是百里冰。

百里冰道：“那上面画的是什么秘密，先生要这等谨慎？”

宇文寒涛答非所问地道：“姑娘到此作甚？”

百里冰道：“我奉命监视先生……”

宇文寒涛道：“奉谁之命？”

百里冰道：“自然是萧大哥了。”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要姑娘监视在下什么？”

百里冰尴尬一笑，道：“我说的太急了，不是监视先生，而是要我保护先生……”

宇文寒涛接道：“不管是监视、保护，只是措词不同而已，那是说萧大侠已经对在下不信任了。”

百里冰急道：“先生不要误会，萧大哥不但对先生信任有加，而且对先生关心无比，他告诉我，说先生为了怕他分心旁顾，不能专志习武，所以，有很多事，都忍在心中，不告诉他。”

宇文寒涛点头一笑，道：“萧大位的观察力，似是愈来愈强百里冰接道：“因此，大哥要我注意宇文先生的举动，想不到真被他猜对了。”

宇文寒涛略一沉吟，道：“多承萧大侠如此关心，在下感激不尽，敬请上复萧大侠，就说在下去会个多年未见的朋友，多则七日，少则四天，定可赶回。”

百里冰摇摇头，道：“萧大哥说不能让你一人涉险。”

宇文寒涛道：“在下只是去会个朋友，无险可涉，姑娘只管去复命就是。”

百里冰道：“不行，来的又不是我一个人。”

宇文寒涛呆了一呆，道：“还有什么人？”

百里冰道：“先生一向料事如神，猜猜看来的是谁？”

宇文寒涛略一沉吟，道：“可是萧大侠本人吗？”

百里冰回头望着树顶笑道：“大哥，下来吧！人家宇文先生早已知是你了。”

但见人影闪动，萧翎由枝叶密处一跃而下，笑道：“我觉得宇文兄瞒着我，果然被我猜对了。”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的思虑，也是越来越缜密了。”

百里冰道：“宇文先生，你一个人走得这等秘密，定然是有着很重要的事了？”

宇文寒涛目光转到萧翎的脸上，道：“萧大侠既然能猜在下有事要离开此地，那就索性再猜猜看在下为了什么事，要离开此地。”

萧翎道：“在下没有宇文先生之才，只怕很难猜对了。”

宇文寒涛道：“猜猜不妨。”

萧翎沉思了一阵，道：“可是无为道长有了消息？”

宇文寒涛哈哈一笑，道：“猜得很准，在下正是要去会那无为道长。”

萧翎道：“无为道长现在何处？”

宇文寒涛道：“雪峰山中。”

萧翎道：“他遣人来请先生吗？”

宇文寒涛道：“他遣人来请萧大侠，但在下知晓萧大侠正在练习武功，

因此，不便惊扰，和他定下了半月之约，约期已至，在下不得不去通知无为道长，以免有愧信义。”

萧翎道：“那无为道长遣人找我，定有什么大事故？”

宇文寒涛道：“在下想先行请问萧大侠一件事。”

萧翎道：“什么事？”

宇文寒涛道：“希望萧大侠能够据实回答在下，你的武功练成了没有？”

萧翎道：“虽然未达精熟之境，但已勉可用作对敌。”

宇文寒涛道：“记得萧大侠告诉在下，需要三七二十一日，才能有成是吗？现在，才过了二七十四日。”

萧翎道：“所以才未练纯熟，不过，这等武功，只要一入门径，随时随地都可以练习，那倒用不着非要固守在马家庄中了。”

宇文寒涛道：“既是如此，在下倒不便再瞒萧大侠了，那无为道长发觉了沈木风，在雪峰山中出现。”

萧翎呆了一呆，道：“有这等事？”

宇文寒涛道：“是的，据展叶青告诉在下，那沈木风似是已伤势痊愈。”

萧翎道：“宇文先生，准备如何对付呢？”

宇文寒涛道：“老实说，在下觉得这期间定然有着很多内情。”

萧翎道：“所以，宇文先生想去查看一下。”

宇文寒涛道：“正是此意。”

萧翎道：“先生一人前去，不觉得太过危险吗？”

宇文寒涛道：“一则为那无为道长作后援，再者，在下此番前去，和他们斗智不斗力，旨在查看一下内情。”

萧翎微微一笑，道：“宇文兄可否带我们两人同去呢？”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离开了马家庄，领导无人，万一有了什么变故，岂不是要乱得一团糟了。”

萧翎摇摇头，道：“在下离去之后，已经留下了一封书信，如若有了变故，劳请那马总瓢把子，代为照顾，以楚昆山和司马乾，从旁为辅。”

宇文寒涛略一沉吟，道：“萧大侠既然来了，只怕在下难再有劝回之力……”

萧翎道：“你不肯惊动我，只是为了怕惊扰我练习武功，但在下已经说过了，不会妨碍，如若宇文先生还能说出不让在下同行的道理，在下倒也不敢勉强。”

宇文寒涛淡淡一笑，道：“只要萧大侠肯答允在下未得同意之前，不随便出手，那就成了。”

萧翎道：“好！咱们一言为定。”

宇文寒涛道：“我已和展叶青约好，以暗记联络相会，一切都要暗中行事，那是要改装易容了，萧大侠已是天下武林同道人人敬重的大英雄，只怕不屑此为。”

萧翎道：“不要紧，只要我们心存正义，这方法，倒是不用苛求了。”

宇文寒涛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那沈木风还没有死掉，如若那展叶青说得不错，在下猜想他也许已知晓咱们的停身之处，如要求行动隐秘一些，最好现在就易容而行。”

萧翎道：“好！一切都照宇文兄的计划而行。”

三人计议已定，立时改装易容而且分头而行。

宇文寒涛为了使身份隐秘，不惜剪下了一半美髯，扮作一个富商。

萧翎单独行动，扮作了一个村夫，和宇文寒涛保持十丈距离而行。

这等扮装分派，就算那沈木风精明过人，也无法猜想到，百里冰和宇文寒涛同行，而萧翎却独走一路。

需知一个人的易容术，不管高明到什么程度，纵然能把容貌改变，却无法改变那原有的气度。

沈木风对萧翎和宇文寒涛，自然特别留心，只要计划中稍有破绽，就可能引起对方的怀疑。

三人一路行去，不徐不疾，和常人一般，直到入夜后，才放腿赶路。

一夜兼程奔行，五更时分，到了一座山谷旁边。

宇文寒涛指着道旁的密林，道：“七星潭已距此不远，咱们天亮赶路，午时可到，如若沈木风真在七星潭附近，再向前走，他们布下耳目更多，咱们要小心。”

萧翎道：“宇文兄说的是。”

三人在道旁林中坐息一阵，天亮之后，才动身赶路，奔向七星潭。

又行十余里，过了一个三岔路口，只见行人渐多，车马时见。

又行五里左右，到了一座浅峰下，只见那峰前广大的草地上，停有数十辆马车，和近百匹的健马。

原来，上七星潭要登矮峰，车马到此，却已无法再进。

百里冰回目望去，只见萧翎远在十余丈，缓缓而行，低声对宇文寒涛道：“先生，这里很热闹！”

宇文寒涛一面举步而行，一面答道：“这地方为人发现，虽已在百年以上，但游人群集，还是近十几年中事，山中道路修整之后，游人更多，在下十年前来过一次，但看场中车马，似是比过去更热闹一些。”

举步登上矮峰，眼下景物突然一变。

只见峰后里许外，一片广大的盆地上，游人如织，不下数百，七星潭分布成北斗七星形，中有一道溪水连起。

宇文寒涛低声说道：“百里姑娘，小心戒备，不要多言。”

大步向前行去。

百里冰知他料事之能，向无差错，也不多言，暗中提聚真气，紧追在宇文寒涛的身后而行。渐渐地行近了七星潭。

只见潭水碧绿，每一座星潭，占地在五亩以上。

靠北的一面，崖壁耸立，长满青草，望去一片翠色。无数的梭形小舟，间杂一两艘小型的画舫，穿梭往来于那一溪碧水连接的群潭之中。

宇文寒涛站在潭畔，沉思片刻，举手一招，一艘小舟驰了过来。

宇文寒涛登上小舟，道：“我们雇你小船，自己划。”

掏出一锭银子递了过去。

那船伙计看那锭银子，足有四两多，再造一艘新船，也用不了如许多的银子，心中大喜，接过银子一语未发就上岸而去。百里冰随后上了小舟。

宇文寒涛道：“运桨驰舟，绕道七星潭走上一周。”

百里冰也不多问，双手运桨，小舟沿那一溪碧水，缓缓驰七星潭奇怪处就在那一条天然溪道，连接起了七个各不相同的水潭，那溪道虽然贯连七星潭，但弯曲回转，极造物神奇之妙。

穿过了两座水潭，溪道突然折转向正南方耸立的崖壁下。百里冰双手运

桨，小舟轻灵地划在静静的溪水面上。宇文寒涛目光转动，很留心地看着四周的景物。

突然间，守文寒涛一扬手，道：“快些靠岸。”

百里冰抬头看去，只见两株连身而生的松树，耸立岸上。一块巨大的岩石，矗立在树旁。

宇文寒涛低声说道：“在下如若没有招呼，不论发生什么事，姑娘都不用上岸相助。”

百里冰心中虽然疑窦重重，但却点头应允。

宇文寒涛举步登岸，缓缓向前行去。

百里冰好奇之心大动，侧身而坐，暗中留神着宇文寒涛的举动。

只见宇文寒涛在那双身松树之下，绕了一周，行人大岩之后。

百里冰等了足足有一刻工夫，却仍不见宇文寒涛由岩后行出，心中大奇，忖道：难道他遇上了暗算不成。

正待举步跨上岸去，突然又想到宇文寒涛吩咐之言，强自忍了下去。

又过了半炷香的工夫，仍不见宇文寒涛绕出石岩，百里冰再也忍耐不住，纵身上岸，直向那巨岩后面行去。

凝目望去，哪里还有宇文寒涛的影子，不禁大吃一惊，暗道：糟了，他定是受了人的暗算，为人俘获而去了。宇文寒涛的武功不弱，怎的一点声息未发，就这般失去了踪影，那暗算他的人物，实是不可轻视。

回头望去，但见潭中舟舫往来，萧翎也不知身在何处。她生性聪慧，心知此刻必需镇静从事，才可应付这诡变莫测之局。

她暗暗提聚真气，抬头向那枝叶茂密的树冠望了一眼，突然一提真气，直冲而上。

右手探出，抓住一根粗枝，一个大翻身，人已坐在一根粗干之上。

目光转动，看树上确无埋伏，才疾疾跃上树头。居高临下，向外望去。

只见十余丈外，紧依崖壁之下有一座青色的房屋。百里冰心中暗作盘算，道：如若那宇文寒涛被人掳去之后，正南方人多眼杂，那人绝不会带着一个无法行动的人奔走，必是赶向北方，那座绿色的房屋很奇怪，和山崖上的树木，颜色一般，不留心很难看出，那是有意的混淆耳目了。

心中盘算了一阵，跃下树身，直向绿屋奔去。

行近之后，才看清楚，那是一幢农舍，上面爬满了青藤，藤叶密集，望去有如绿屋。

竹篱大开，房门未掩，分明是一座有人居住的农舍。百里冰重重咳了一声，举步行入篱门，道：“有人在吗？”

只听室中传出一个熟悉的声音，道：“冰儿，进来吧！”这声音正是百里冰最爱听的，当下叫道：“大哥也在吗？”

只见那室中几个竹椅上，分坐着萧翎和无为道长、展叶青、云阳子等四人。

无为道长微一欠身，道：“姑娘请坐。”

百里冰不见宇文寒涛在坐，顾不得向无为道长还礼，急急说道：“大哥，宇文先生不见了。”

萧翎点点头道：“我正和道长研究此事。”

百里冰奇道：“怎么？你们早知道了？”

无为道长道：“看着他被人带走。”

百里冰道：“他如肯叫我上岸，也不致孤身无援，被人掳走说话之间，人却行到萧翎身侧坐下。”

萧翎回顾了百里冰一眼，道：“冰儿不用焦急，据无为道长说，他并非是落在沈木风的手中。”

百里冰吃了一惊，道：“怎么？那是说这里除了沈木风之外，还有其他的敌人了？”

无为道长道：“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和咱们是敌是友，目下还无法明白。”

百里冰道：“他们怎么会掳走了宇文先生呢？”

无为道长道：“宇文兄和贫道订下了半月约期，今日最后一日了，前些日，都有我几位师弟，轮流守望，贫道料他可能在最后一日赶来，故而稍作布置……”

百里冰接道：“你们那约晤之地，可就是双身松树之下吗？”

无为道长道：“不错，那地方很清静，甚少有人去，而且高树巨岩，也好藏身，但今日贫道赶去之后，竟然已有一个人先在！”

百里冰道：“什么人？”

无为道长道：“不认识，他带了一本书，坐在那儿阅读，看起来，似是也要在那里等人一般，贫道虽想逐他离开，但却想不出好的方法。”

百里冰道：“以后呢？那个人是何许人物，道长怎能断言，他不是沈木风的属下？”

无为道长淡淡一笑，道：“以后贫道觉出事非寻常，就传谕我武当门下，截住你们，到此相晤，哪知，你们易容改装得太像了，使他们无法辨认，糟的是，我们为了逃避沈木风的耳目，也都改装易容，再加上展师弟归来相告说，来的只是宇文先生一人，这就使我们错中加错，情势逼人，贫道不得不抹去易容药物，以真正面目在潭畔行动，幸好遇上了萧大侠，经萧大侠说明经过，我们只好又匆匆赶来，但仍然是晚了一步，宇文先生已然为人掳去。”

百里冰奇道：“你们看见了。”

无为道长道：“看到了。”

百里冰道：“为什么不追呢？”

萧翎缓缓从怀中取出一个形如蝙蝠之物，接道：“被这一种奇形暗器逼退，我和无为道长追到了崖下之时，那人已挟持宇文先生登上崖间林木之中，打出此物，幸好是我走在前面，凭仗千年蛟皮手套，接得此物。”

百里冰看萧翎和无为道长述说经过时，毫无焦虑之情，心中暗道：宇文寒涛是何等重要之人，他们却是全无惊虑之情。心中大感奇怪。

但闻无为道长说道：“那人见萧大侠手接蝙蝠镖，竟然无伤，心中对萧大侠极是佩服，约定今晚初更在崖下相见。”

百里冰道：“道长相信他的话吗？”

无为道长道：“这悬崖上的密林，只有两条可通之路，贫道已遣人把守，萧大侠也已和他们约定，如是今夜初更，他们不肯履约，我们就放火烧山，这片密林，足足有五里方圆，草藤浓密，都是可燃之物，如是放起一把火，山上之人，绝难有存身之法。”

百里冰想到沈木风放火烧自己的惨景，不禁为之一呆，口中轻轻叹息一声，道：“那些人是何身份？”

无为道长道：“目下还无法知晓，今夜之中，就可见他们之面了。”

百里冰望望萧翎，道：“大哥，他们一定会来吗？”

萧翎道：“我已和无为道长再三研究，觉得他们绝不会甘冒咱们放火烧山之险。”

百里冰道：“大哥又如何能确知那些人不是沈木风的属下呢？”

萧翎道：“不论是何人，如若他们定要和我们作对，其心必在谋我，我既来了，他们岂肯放过。”

无为道长接道：“还有一点，使贫道可确定他们不是沈木风的属下！那就是他们早已和我等照面，如是沈木风的属下，早就对贫道等下手了……”

话到此处，突然见一个船夫模样的大汉，急急跑了进来，欠身对无为道长一礼，道：“禀告师父，双松岩下，又出现一人。”

无为道长道：“什么样个人物？”

那船夫样的大汉道：“一个轻袍缓带的老者，因相距过远，弟子没有看清他的面貌。”

无为道长回顾了萧翎一眼，道：“咱们的推断不错，这是一次误会，此刻出现之人才是他们要等的人。”

萧翎霍然起身，道：“既是如此，在下得去看看了。”

无为道长道：“贫道觉得那计划太危险了，萧大侠已和他们订下今晚之约，何不多……”

萧翎接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道长请依计行事，在下去了。”

回身向百里冰说道：“你留这里，听无为道长吩咐。”

百里冰低声道：“近来我武功进境很大。”

萧翎笑道：“我知道，但也不用两人涉险，我已和无为道长研商好了对敌之策，你听从无为道长吩咐行事，决然不会有错。”

大步向外行去。

无为道长道：“这蝙蝠口中，含有毒针，如是不知内情的人，不论伸手去接，或是用兵刃封挡，都将激动这毒针外射，如非萧大侠抢先出手，贫道势必要伤在这毒针之下了。”

百里冰望着萧翎远去的背影，轻轻叹息一声，回头对无为道长道：“道长，咱们可要去接应我大哥？”

无为道长笑道：“不用，我有过一次之失，哪里还能再有第二次，贫道已然分别在各处要道之中，安排了人手，不论他从哪一个方向逃走，都无法逃过我们的监视。”

百里冰道：“如若他伤了我大哥呢？”

无为道长道：“以萧大侠武功之高，世间能够伤他之人，实还不多。”

百里冰道：“他们如若凭借武功，绝难伤我大哥，但江湖中人，诡计多端，他们也可能在暗中下手。”

无为道长心中暗道：她这般磨难我，看来是非去不可了。

心中念转，缓缓说道：“姑娘既然下放心，在下倒有一个法子。”

百里冰道：“什么法子？”

无为道长道：“屋后有青牛一头，姑娘扮作一个牧童模样，跨牛而行，当不致引起萧大侠和那人的怀疑。”

百里冰喜道：“道长的方法，果然高明，我立刻改装。”

片刻之后，百里冰化作一般牧牛童子，跨上牛背，缓缓向连身双松下行去。

且说萧翎直奔到双松岩下，果然见一个白髯垂胸，身着青袍的老者，靠在大岩之上，流目四顾，似是在眺望四外的景物。萧翎一直行到那大岩之旁，那老者却仍是毫无所觉，连头也不抬一下。

这老人出奇的镇静，反使萧翎提高了警惕之心，故意放重了脚步。

那老人回过脸来，望了萧翎一眼，又缓缓转到别处，神情间一片冷漠。

这时，萧翎正戴着一张人皮面具，遮去了脸上的尴尬之容。强自忍下心中怒意，缓缓说道：“老前辈……”那老人不待萧翎的话完，立时转过身子，冷冷说道：“你可是跟老夫讲话吗？”

萧翎道：“老前辈可是在此等人？”

白髯老人道：“哼！你是？”

萧翎道：“晚辈奉命而来……”

白髯老人道：“你奉何人之命？”

萧翎早已和无为道长研商过应对之法，当下一笑，道：“约老前辈到此相会之人。”

那白髯老人冷哼一声，道：“那人现在何处？”

萧翎道：“在那绿屋之中，请老前辈移驾一行如何？”

白髯老人怒道：“他为何不来看我，反要老夫去看他，我千里迢迢跑来此地，他好像完全地忘怀了，是吗？”

萧翎道：“这是两位长者的事，在下不敢妄自置喙，两位见面之后，自己谈吧！”

白髯老人点点头，道：“好，老夫去见他！”

正待举步而行，瞥见一条人影，疾如流星一般，激射而来。眨眼之间，那人已到了萧翎身前，拦住了去路。

萧翎抬头望去，只见来人大约有四旬左右，中等身材，长裤短衫，打扮得很利落，目闪精芒，分明内外兼修的高手。但闻白髯老人冷冷说道：“你是什么人？”

那大汉望了萧翎一眼，口中却答道：“在下边度，老前辈可是在此等人吗？”

白髯老人望了萧翎一眼，道：“这是怎么回事？”

萧翎早已借机打量了那白髯老人，只觉他精华内蕴，是一位身怀绝技的高手，心中暗道：这人及时而来，只怕很难骗他进入那山边茅舍，看此老武功，实非等闲，一动上手，只怕很难在短时分出胜败了，何况还有这位边度，看来也非等闲之辈。他心中念头打转，也就不过是眨眼之间，说道：“这个在下也不清楚。”

边度望了萧翎一眼，道：“这位不是老前辈带的人吗？”

白髯老人冷冷说道：“他是奉命来接老夫的人，哼！你们究竟在闹什么把戏？”

萧翎心中明白，此刻一言错出，立时将露出破绽，事情既是无法两全，只有设法在一举间把两人制服，然后，再查明内情。他心中主意暗定，静静地站在一侧，等待机会。

那边度也是个老谋深算的人物，虽然觉得事情不对，但并未立刻发作，只是冷冷一笑，道：“阁下是何许人物？”

萧翎道：“在下吗？奉命而来，迎接这位老前辈……”边度冷冷接道：“你可知晓这位老前辈是何许人物？”

萧翎暗道：看来，今日非要动手不可了，当下反问道：“在下知道是知道，但却不能奉告。”

边度怒道：“胡说八道！”

突然跃起，一掌攻向萧翎。

萧翎左掌一抬，硬向那边度掌上迎去，口中冷冷说道：“阁下出手伤人，是何用心？”

但闻双掌接实，响起了一声大震。

边度被震得向后退了一步，呆在当地。

那白髯老人突然哈哈一笑，道：“你们打吧！哪一个打胜了，老夫就跟哪一个走。”

萧翎心中大感奇怪，暗道：好啊！这位老先生，并无是非之心，倒是看起热闹来了。

但闻那白髯老人叫道：“打啊！打啊！你们怎不动手了？”

边度在那老人催迫之下，欺身而上，挥拳抢攻。

萧翎挥掌迎击，两人展开了一场恶斗。

那边度武功不弱，攻势猛恶至极。

但萧翎此时武功，已近超凡入化之境，掌指挥弹之间，轻描淡写地化解开边度猛恶的攻势。

那边度一口气攻出二十余招，尽为萧翎化解开去。

白髯老人眼看萧翎只是封架，不肯还手，忍不住叫道：“你怎么不还手？”

萧翎微微一笑，回手反击，第三招已点中边度穴道。白髯老人满脸惊奇之色，目光盯注在萧翎的脸上，道：“阁下究竟是何许人物？”

萧翎微微一笑道：“在下萧翎！”

白髯老人双目盯注在萧翎的脸上，打量了一阵，道：“你就是目下江湖上，人人敬重的萧翎？”

萧翎道：“正是区区在下。”

白髯老人摇摇头，道：“不像，不像，我听说那萧翎生得英俊潇洒，岂是你这样一副尊容？”

萧翎拿下人皮面具，道：“老前辈听说的萧翎，可是如此吗？”

白髯老人望了萧翎一眼，道：“这就有些像了……”

脸色一变，接道：“好啊！你是应那老和尚之邀，为他助拳？”

萧翎摇摇头，道：“不是，晚辈和双方都不相识，自然谈不上为谁助拳，不过，事情牵扯到区区身上，区区是不得不出面了。”

白髯老人道：“此言何意？”

萧翎道：“在下一个朋友，和人相约，但对方却误为是老前辈，把他掳了去，因此在下不得不插手此事了。”

那白髯老人哈哈一笑，道：“原来如此！”

声音突然转变得十分冷漠，接道：“听说你进了禁宫？”

萧翎微微一怔，道：“不错。”

白髯老人道：“那禁宫的建筑如何？”

萧翎听他忽然扯上禁宫，心中大是奇怪，但仍然应道：“建筑奇幻，巧夺天工。”

白髯老人道：“嗯！老夫的手艺还不错吧！”

这一句话，字字如铁锤一般，击打在萧翎的心上，不禁仔细打量了那老

人一眼，道：“阁下是……”

白髯老人道：“那是老夫的手笔啊！”

萧翎大吃一惊，道：“老前辈是巧手神工包一天？”

白髯老人道：“不错，正是老夫！”

萧翎道：“老前辈没有死在禁宫吗？”

包一天道：“你几时见过一个人自己修筑的坟墓，把自己埋在其中。”

萧翎叹息一声，道：“老前辈花尽心血，修筑了那座禁宫，只是想一网打尽十大高手……”

包一天道：“你错了，不是十个人，连那长眉和尚，一共十一个人，只是武林以讹传讹，知晓十人罢了……”

脸上突然泛现出黯然神情，道：“老夫只是想考考他们的才智，因此，留有出路口，想他们必然能找到出路，逃出禁宫，哪知竟然大都死于其中……”

萧翎道：“大都死于其中，那是说，还有人逃出来了。”

包一天道：“不错，逃出一个长眉和尚。”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老前辈，加上长眉大师，那是说有两个人不在禁宫之中，但就晚辈记忆所及，我们似是见到了十具尸体。”

包一天道：“不错，有一位是老夫的弟子，替老夫死于禁宫之中。”

萧翎道：“这就对了，老前辈逃出禁宫之后，数十年未在江湖出现，此番到此，定有作为了？”

包一天道：“老夫设下禁宫，一举间埋葬了和老夫齐名的十大高手，心中确有着无比欢畅，想想此后武林，是老夫一人天下，再也无人和老夫争雄江湖，却不料，正当老夫兴高采烈之际，那长眉和尚陡然出现江湖，找上了老夫！”

萧翎道：“你们动过手？”

包一天道：“不错，他骂老夫心黑手辣，不算英雄人物，他要为活葬禁宫的九大高手报仇，一番恶斗之后，两败俱伤……”

萧翎摇摇头道：“我不信。”

包一天道：“你小小年纪，我们动手之时，你还未在人世，为何不信老夫之言？”

萧翎道：“我生得晚，未赶上那场大会，但就晚辈所知，那长眉大师，在你们十一人中是武功最强的一位，他精通天竺文字，已到达摩祖师武功真途，他在你们几场比试之中，不肯太露锋芒，用心只有维持武林的均衡，有你们号称十大高手的比武之争，使武林宵小不敢妄动，保持了一种平衡的均势，也使九大门派和包老前辈这等江湖奇人，心有所专，意不旁骛，才使武林中有一段很长时间的平静日子。”

巧手神工包一天听得呆了一呆，道：“你这娃儿小小年纪，倒是很有见识，这些话，是别人告诉你的，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萧翎道：“半由晚辈在禁宫观察所得，半由晚辈推想出来的结论。”

包一天道：“你很聪明，老夫和长眉和尚那番动手相搏，老夫确然是败在了他的手中没错，不过，不过……”

他似是有着难言之隐，不过了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萧翎缓缓说道：“老前辈暗施诡计，也伤了那长眉大师，是吗？”

包一天双目圆睁，望着萧翎道：“你猜得不错，老夫在重伤之下，乘那

长眉大师不备之际，以一把毒粉，陡起反击，伤了长眉大师……”

萧翎叹息一声，道：“那长眉大师指责老前辈心狠手辣，看来果然是不错。”

包一天道：“那长眉大师身中毒粉之后，转身狂奔而去，但老夫也伤得很重，养息数年之久，才逐渐康复，在那几年岁月之中，我一面养伤，一面思索所作所为，不禁是愧憾交集，悲痛莫名，但大错已铸，悔恨何及，我想到死，但又担心那长眉大师身中毒粉之后，以他绝世功力，还有生存之机，我身怀解药，只要能找到他存身之地，就可疗好他的毒伤……”

他自我解嘲地苦笑一下，接道：“也许是不想死，找出这样一个理由，来为自己解说，但我伤好之后，确也化了数年时光，走遍了天涯海角，去找寻那长眉大师，但我失望了，那长眉大师有如沉海沙石，听不到一点消息。”

凝目沉思片刻，又道：“老夫失望之余，就为自己建了一座孤独之屋，准备终老那房舍之中，永不再踏入江湖一步，我想一个人孤处一室，定然是寂寞难耐，很快地会忧郁而死，哪知我却大反常情，在那暗室中，住了几十年，不但没有死，身子反而更为健朗起来，就老夫感觉之中，也觉出我的武功，大有进境。”

## 第五十七回 红楼会怪人

萧翎道：“老前辈这番离开孤独之屋，意欲何为呢？”

包一天道：“去年老夫接到了长眉和尚一封信，约老夫今日到此一晤，老夫闷在那孤独之屋中数十年，接到了这封信，心中一想，反正要离开那孤独之屋，早离开一天也好，接信七天后，就离开孤独之屋，眼看江湖上的劫难风雨，使老夫回忆到当年那些风平浪静的日子，也知晓了你萧翎的名字。”

萧翎心中暗道：这老人大约是在那孤独之屋住得太久了，人也变孤僻了，不可以常情推断他的作为，必需要问个明白才好。

心中念转，口中问道：“老前辈此番见了那长眉大师之后，准备如何？”

包一天捋髯沉吟了一阵，道：“老夫一手活葬了武林九大高手，又用诡计伤了那长眉大师，就算把老夫乱刀分尸，那也是罪有应得，不过，老夫这几十年来，武功精进不少，在死亡之前，想一证我心中所思。”

萧翎心中暗道：话虽说得婉转，但却是软中带硬，那是他要和长眉大师动手一分生死了。

但闻包一天长长吁一口气，道：“老夫是想求证数十年静悟而得的武功，放眼当今之世，除了长眉大师之外，又有何人能老夫试手呢？”

萧翎道：“听老前辈话中之意，那是说要和长眉大师动手一搏了？”

包一天道：“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老夫只是想求证我心中所想，不论我是胜，是败，老夫都会自绝了断。”

萧翎心中暗道：他的想法却是孤芳自赏，常人无法测度。

忖思之间，只见一个牧童骑牛而来，望了萧翎几眼，又带转牛头而去。

包一天双目盯注在那牧童身上，瞧了一阵，道：“那牧童是武林中人所装扮。”

萧翎已隐隐认出那是百里冰，闻言不由一惊，忖道：这老人好厉害的一双眼睛，那牧童是冰儿，万一他要对冰儿一试身手，那可是一桩大为麻烦的事，必得分他心志，改变主意才成。

主意暗定，缓缓说道：“目下老前辈已知在下身份，我和此事无关，这位边度兄，才是真正来迎接老前辈的人物。”

包一天道：“不错，老夫替他解开穴道。”

伏身拍活边度的穴道。

边度人虽被萧翎点倒，但他有耳可闻，有目可睹，自把两人对答之言，听得极是清楚，已知两人身份，是以穴道被解之后，反而不知如何开口，呆呆站在一侧。

萧翎道：“老前辈准备去见那长眉大师吗？”

包一天道：“不错。”

萧翎道：“晚辈有一个不情之求，不知老前辈肯否答允。”

包一天道：“什么事，你先说说看？”

萧翎道：“老前辈会见长眉大师时，晚辈和几位朋友，也想随行一往，拜见一下前辈高人。”

包一天略一沉吟，道：“老夫可以答允，但那长眉大师是否愿见你们，那就非老夫能够决定了。”

萧翎道：“只要老前辈答允带我们同去，如果那长眉大师不肯相见，晚辈再自行退回就是。”

包一天道：“你有几个朋友，都是些什么身份？”

萧翎道：“晚辈除外，还有武当掌门人无为道长及其师弟云阳子、展叶青，及北天尊者的女公子百里冰等四人。”

包一天略一沉吟，道：“好吧！老夫可以试试，如是那长眉大师不肯和尔等相见，那是和老夫无关了！”

萧翎心中大喜，提高了声音，道：“冰儿，快转回来。”

只见已在数十丈外的骑牛牧童，突然跃下牛背，疾奔而来，片刻间，已到萧翎等身前。

包一天目注萧翎缓缓说道：“这人是谁？”

萧翎道：“百里姑娘，在下刚才已对老前辈提过了！”包一天望着百里冰道：“令尊北天尊者，和老夫很熟识！”萧翎接道：“这位是包老前辈，快来见礼。”

百里冰应了一声，躬身对包一天行礼，道：“见过老前辈。”

包一天笑道：“昔年令尊曾和老夫动过一次手，我们搏斗千招无法分出胜败，彼此心中都明白无法再胜对方，相对一笑，尽消前嫌，老夫曾劝令尊参与十大高手比武定名之争，但令尊执意不肯，以后就未见过面了，不知他近况如何？”

百里冰道：“托老前辈的福，家父母身子都很健壮。”

包一天哈哈一笑，道：“老夫一生中，很少朋友，和令尊虽然谈不上有何交往，但彼此都十分敬慕对方的武功。”

目光转到萧翎的脸上，接道：“咱们可以走了吗？”

萧翎道：“老前辈答允过，要带无为道长等三人同往一行。”

包一天道：“他们现在何处？”

萧翎道：“前面绿屋之中，老前辈请入绿屋之中待茶，休息片刻再去不迟。”

包一天道：“不知长眉大师是否有此耐心……”

目光转到边度的脸上，道：“你可是奉那长眉大师之命，来此接老朽吗？”

边度道：“是的，晚辈是奉命来此迎接老前辈的。”

包一天道：“那长眉大师居住之地，离此多远？”

边度道：“距此不足五里，上山就到了。”

包一天道：“老夫被他们拖住，你是亲眼看到了？”

边度道：“是的，晚辈看到了。”

包一天道：“那很好，老夫晚去片刻时光，不要紧吧！”边度道：“这个嘛，在下不知。”

包一天道：“你如心中害怕，那就不妨先行设法回去，告诉那长眉大师一声，就说我老人家被人拖住了，随后就到，如是你不放心，那就跟着老夫一起走。”

边度略一沉吟，道：“在下还是跟着老前辈吧！”包一天道：“好，咱们走吧！”

当先举步，向那绿屋中行去。

萧翎带路入室，只见无为道长等正在厅中坐着等候。萧翎急行一步，低声说道：“道长，这位就是建筑那禁宫的包一天，包老前辈了。”

无为道长道：“这么说来他是巧手神工了？”

萧翎道：“正是此人。”

目光转到包一天脸上，一抱拳，道：“失敬，失敬！”巧手神工包一天笑道：“好说，好说，咱们素不相识，你不认识老夫，那也是应该的事。”

望望萧翎，又道：“还有什么人？”

萧翎道：“就是我等五人。”

原来，那展叶青和云阳子都在室中。

包一天道：“那长眉大师已找了我几十年，定下今日之约，老夫如是去得晚了，定然会使他心焦得很。”

一挥手，对边度说道：“你带路。”

边度应了一声，大步向外行去。

萧翎低声对无为道长道：“道长等愿意去瞧瞧吗？”

无为道长道：“自然想去，但不知那包老前辈是否见允。”

萧翎道：“晚辈已和他说好了，云阳道兄和展兄亦可同往。”

无为道长道：“那很好。”

起身向外行去。

边度带路，依序是包一天、萧翎、百里冰、无为道长三位师兄弟。

步行片刻，已到崖下。

萧翎抬头看去，只见那一片悬崖，陡如墙，十分光滑，心中暗宣：“不论何等高明的轻功，也无法一举间攀登悬崖，看来要施壁虎功游上去了。奇怪的是，这光滑石壁两侧，都生满了矮松，如是要攀壁而上，应该是走旁侧生有矮松之处，才好借力忖思之间，突闻边度撮唇一声清啸。

啸声甫落，那悬崖上，突然垂下了一根粗绳。

边度道：“咱们要借绳力登壁，在下先行带路。”

手抓绳索向上攀去。

群豪紧随边度身后，攀索而上。

这几人，都是一流身手，片刻之间，登上崖壁。

抬头看去，只见那林木掩映间，露出一角红楼。

包一天望着那红楼，笑道：“就在那红楼中吗？”

边度道：“不错。”

加快脚步而行。

包一天、萧翎等紧随边度身后，绕过一片密林，到了那红楼门前。

边度回顾了包一天一眼，道：“老前辈请留步片刻，在下入内通报一声。”

包一天一挥手，道：“你去吧！”

边度转身行入门内。

这是一座红砖砌成的瓦舍，依据着山势形态，建筑而成，宽不过一丈，但却很深长，曲转在密林之中。

目力所及处，一片凄冷，除了那进去的边度之外，再无其他之人了。

萧翎回顾了无为道长一眼，低声说道：“道长在这里停留了很久时间，可知这座红楼？”

无为道长道：“说来惭愧，贫道在此虽然停留了很久时间，但对周围的形势，并未了然，也从未登过此山，如非随同萧大侠一齐登山，还不知这山顶密林中，有这样一座红楼。”

萧翎道：“这房子建筑得很怪，不似一般人家的住宅。”

但闻包一天自言自语地说道：“好一座活人安居的阴宅。”

萧翎心中一动，暗道：我说这建筑有些奇怪，原来这院子深长，很像一

具棺材。

心中念转之间，只见那边度快步行了出来。

包一天道：“长眉大师在吗？”

边度道：“正在恭候大驾。”

萧翎道：“我等可否随同入内？”

边度道：“萧大侠后起之秀，老禅师已吩咐在下，代他奉邀。”

萧翎道：“言重了，在下不敢当……”

目光一掠无为道长，接道：“这几位都是武当门下……”边度点头接道：“在下已然代为禀明，一并请入内相见。”

一欠身道：“诸位请吧！”

包一天当先而入，萧翎、百里冰、无为道长等鱼贯随行而入，边度走在最后。

穿过了两重狭窄的院落，到了后面厅中。

这座厅房，是全院落最后一幢房舍，也是整座院落中最大的一座厅房。

只听厅房中传出一个庄重的声音，道：“是包施主吗？”

包一天哈哈一笑，道：“大师别来无恙。”

缓步行入厅中。

萧翎紧随入厅，抬头看去，只见靠后壁一张蒲团之上，盘膝坐着一个身着袈裟、紧闭双目的老僧，两道入鬓的长眉，垂遮于双目之上。

在那老僧身后，站着一个人三十七岁的青衣人，右侧却坐着宇文寒涛。

长眉大师缓缓说道：“萧大侠、包施主都请随便坐吧！”

包一天首先在一座木凳上坐下，萧翎、无为道长等也各自落座。

萧翎目注宇文寒涛，道：“宇文兄好吗？”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托萧大侠之福，区区因一番小小误会，反而因祸得福了，得晤老禅师，受到不少教益。”

长眉大师叹息一声，道：“也使老衲知晓了目下江湖中的情势。”

萧翎对这位前辈异人，内心中有着无比的崇敬，因而对他十分留心，只见他长眉覆目，盘坐间白胡子触地，两颊上各有一块伤痕，似是用刀子，生生把两颊之内，割一块下来，谈话时，两目一直没有睁动。

包一天突然长长吁一口气，道：“包某人期待此日久矣，老禅师今番相召，想必有处置我包某的成算。”

长眉大师道：“老衲本该稍尽地主之谊，但包施主如此匆急，老衲只好省略了。”

包一天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下这数十年中，依然故我，还是一副急性子，老禅师还是坦然说出召在下的用心吧！”

长眉大师道：“老衲愧对我佛，无边的佛法，竟无法化解我胸中块垒。”

包一天道：“我知道，在下数十年来，也一直为此惶惶不安，本该自作自断了，但在下又知晓了老禅师还在人间，只好留下侍罪之身，恭候老禅师的召见。”

长眉大师道：“唉！老衲和宇文施主一番深谈，才知晓目下江湖上，诸多变化，如非庄山贝、南逸公，柳仙子，合力造就出一位萧大侠，如非萧施主具有绝世才慧，目下江湖，是一幅何等悲惨的景象。究其原因，祸起于数十年前包施主太过好强之心。”

话声稍顿，似在追思往事，良久之后，才缓缓接道：“包施主也许心中

明白，十大高手比武，本早该分出高下了，但他们始终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才使那比武争名，维持不坠，因为他们永远无法分出胜负，每个人，都有着强烈的信念。”

包一天听了长眉大师对十大高手比武难分胜负之原因的分析，道：“不错，在下此刻，还有很多地方想不明白，有一次，我本该伤在张放的萧下，但他落势忽偏，授我可乘之机，使我又得以维持不败。”

长眉大师道：“老衲相信，十位参与比武的人，大部有此经验，唉！每人的体质、所学，都不会相问，偶尔一两次，比一个平分秋色，还可说得过去，如是连番比试之后、仍能保持不分胜败，应该是使人无法相信的事……”

包一天连连点头，接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这都是大师暗中相助之功了，唉！其实，那时我们十人，心中都已承认你是武功最好的一位，只不过，大家都没有说出口来罢了，化身老人帅天仪，只说我们十大高手，那是有意把你除外了。”

长眉大师道：“老衲不愿在比试中取胜，得那天下第一高手的荣誉，用心就是要那比武之事，永远地继续下去，因为十大高手比武争名的举动，对整个江湖而言，都有着一种震慑作用，使宵小敛迹，邪恶不敢妄动，但想不到包施主因一念好胜之心，建筑了禁宫，一举间而封闭死九大高手……”

包一天接道：“大师，不用再说下去了，包某已然知罪。”

提高了声音，接道：“大师准备如何对付包某人，还请直接了当地说出来！”

长眉大师道：“施主准备如何呢？”

包一天道：“在下待罪之身，但凭大师吩咐！”

长眉大师道：“包施主之意、那是凭人屠戮了。”

包一天略一沉吟，道：“在下确有此心，不过，在下有一件心愿，希望大师赐允。”

长眉大师道：“包施主请说。”

包一天道：“这些年来，在下自觉武功成就，突破了一个人的体能极限，放眼天下，只有大师是在下心目中的劲敌，在下并无有逃避之心，只望大师答允在下一试身手、如是在下不幸落败、伤于大帅之手，大师替他们报了仇；万幸在下胜了，在下亦将自作了断，谢罪一死，不知大师意下如何？”

萧翎心中暗道：包一天口气托大，充满着狂傲，真正用心何在？倒是叫人难测……

但闻长眉大师说道：“包施主之意，是想和老衲比武了。”

包一天目光转动，扫掠了萧翎和无为道长一眼。道：“在下和大师印证武功，诸位最好能走远一些，免遭池鱼之殃。”

萧翎道：“不妨事，我等集于大厅之一角，看两位印证武功，两位未分胜负之前，我等绝不插手干扰。”

包一天哈哈一笑，道：“小小年纪，口气这般狂大，需知老夫和长眉大师这番比试，不同于旁人，就老夫而言，你们如若坐在一丈之内、就可能为我的拳风所伤了。”

萧翎举手一招，无为道长、云阳子、展叶青、宇文寒涛等全部行了过来，萧翎也站起身子，行到厅室一角，盘膝坐下，接道：“拳脚无眼，晚辈等心中明白，万一被老前辈等拳风所伤，那也是命中注定了，我们绝不后悔。”

包一天道：“希望你们多多珍重。”

目光转到长眉大师的脸上，道：“大师，咱们如何一个比试之法？”

长眉大师白眉微微耸动，冷冷说道：“自然由你选择了。”

萧翎突然想到，自从进入这大厅之后，就未见过那长眉大师睁开过眼睛……

只听包一天大声叫道：“大师的眼睛有病吗？”

长眉大师道：“瞎在你毒粉突袭之中，老衲这脸上疤痕、失明双目，说起来，都是你包施主所赐了。”

包一天道：“对昔年之事，在下心中实有着一份很深的愧疚，大师既双目失明，无法见物，那这场武功，也不用印证了。”

长眉大师冷肃地说道：“这数十年来，老衲已学会听风辨位之术，自信可以对付你包施主。”

包一天道：“如此说来，那是在下白担忧了。”

萧翎心中暗作盘算，道：包一天如此狂傲，自非全无所恃，这长眉大师双目失明，动手时吃亏极大，万一长眉大师不支落败，我萧翎是否要出手助他呢？

此念在心中反复转动，但却是无法决定。

但见长眉大师举起右手一挥，低声说道：“你去吧！万一我身遭不测，你们不用替我报仇，带他们离开此地。”

站在长眉大师身后的青衣人，长叹一声，缓步向室外行去。那青衣人离去之后，长眉大师才长长吁一口气，道：“包施主，你可以出手了！”

包一天道：“大师双目失明，在下怎的还能抢占先机，还是大师请吧！”

长眉大师道：“老衲恭敬不如从命了。”

突然轻轻一挥右手，拍向包一天。

这时，两人相距，大约有四五尺的距离，长眉大师出掌既缓，而且掌指也无法够到包一天。

只是那虚空的一击。

包一天却神色凝重，右掌迅快推出，迎向长眉大师拍来的掌势。

两人掌势同时停在空中，相距有尺许距离。

相持片刻，突见包一天身着长袍波动，有如水中荡起的涟漪。

长眉大师两道白色的遮目长眉，也无风自动。

宇文寒涛低声说道：“萧大侠，两人在比拼内力，是吗？”

萧翎端然而坐，双目瞪注在包一天和长眉大师的身上，却未理宇文寒涛相询之言。

宇文寒涛侧顾萧翎一眼，知他也凝聚全身功力，已到蓄势待发之境，也就不再多言。

原来萧翎经过了一番思索之后，觉得包一天这人，潜意识中，有着天生的叛逆性格。

他虽未必是不守信誉之人，但他如真在这场比试之中胜了长眉大师，只怕他突然又会想到自己武功，恐怕已经是天下第一，转念之间，再发奇想，说不定，又改变了以死谢罪的主意。

一个沈木风，已然把武林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如若再加上这个行事不讲准则的包一天，那就更难对付了。

因此，萧翎决定在包一天胜了长眉大师后，立时全力出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举动，制服包一天。

但见两人虚空相对的手掌，突然抖动起来，包一天突然长叹一声，收回掌势，道：“大师武功高强，我败得心服，在下虽是一死，但死得瞑目。”

突然，扬起右掌，自向天灵要穴拍下。

但闻长眉大师急急地说道：“包施主，快请住手。”

敢情两人比拼内力，已然分出胜败。包一天停下手，哈哈一笑道：“大师还有什么吩咐？”

长眉大师道：“包施主当真要自绝谢罪吗？”

包一天道：“不错，在下这数十年中，一直在反复思索此事，想得十分清楚。”

长眉大师道：“你建筑禁宫，活埋了九大高手，老衲相信，你在进行这庞大工程时，还不知有多少人死于那工程之中，论你造孽之多，那是死有余辜，不过……”

包一天接道：“不过什么？”

长眉大师道：“你在死去之前，为何不替武林做上一件好事再死，一则可稍减你造下的罪孽，再者也好留给武林一点去思。”

包一天道：“什么事呢？”

长眉大师道：“适才老衲和那宇文施主谈论目下江湖中事，知晓那沈木风和另一位佛门叛徒金光大师，以绝世武功为害江湖，包施主如肯以数十年的修为，搏杀两人之后再死，必可留下武林中一些去思。”

包一天笑道：“大师还活在人间，此事只怕用不着在下吧！”

长眉大师道：“我已双目失明，行动不便，这两人又以行动诡异著称，天涯辽阔，老衲虽有除害之心，但却无法寻得他们的踪迹。”

包一天略一沉吟道：“好！在下答允大师。”

长眉大师庄严的脸上，泛起一丝笑意，道：“老衲代天下武林同向包施主致谢了。”

合掌一礼。

包一天抱拳还了一礼，道：“不敢当……”

轻轻咳了一声，接道：“但天下之大，九州十岛，区区又如何去寻找两人呢？”

长眉大师道：“包施主归隐已久，和江湖隔绝数十年，要你追查两人行踪，自然是一桩十分为难的事了，老衲已然为包施主借箸代筹，不过要委屈施主一下。”

包一天道：“在下既然答应了，还怕什么委屈。”

长眉大师道：“那很好，包施主请和萧大侠等同行，沈木风和金光和尚的行踪，由他们负责追查，找出了他们存身之处，自会通知包施主，你只要临场对敌，搏杀巨凶就是。”

包一天目光转到萧翎的脸上，笑道：“那是说要老夫听你之命了。”

萧翎道：“老前辈误解了，长眉大师之意，是要我等借仗老前辈的神功，以除江湖大凶，只是琐事不敢有劳，我等代为尽力而已。”

包一天哈哈一笑，道：“你倒是很会讲话啊……”目光又转到长眉大师的脸上，接道：“好，在下答应了，大师尽管放心，搏杀沈木风和金光大师之后，在下就自绝而亡，区区就此告别。”

站起身子，一抱拳，转身向外行去。

长眉大师道：“恕老衲不送。”

但闻包一天的声音遥遥传来，道：“不敢有劳。”

宇文寒涛低声对萧翎说道：“咱们得追上他。”

起身向外奔去。

萧翎、百里冰随后急追，无为道长、云阳子、展叶青三人，却未随后追出，留在厅中。

包一天一口气奔出砖瓦舍，陡然停了下来，回目望了紧随而出的萧翎和宇文寒涛等一眼，道：“那沈木风现在何处？”

宇文寒涛淡淡一笑，道：“老前辈，沈木风行踪诡秘，很少有人知晓他落足之处……”

包一天接道：“那老夫如何找他？”

宇文寒涛道：“所以，老前辈要有耐心的等待机会……”包一天冷哼一声，道：“你们连沈木风的行踪都无法查得出来，还有何能和人争论胜负。”

宇文寒涛笑道：“如是那沈木风和金光和尚，是极为好与的人物，那也用不着麻烦您老前辈了。”

包一天听得大感受用，哈哈一笑，道：“你们追查他的行踪，找到他们时，告诉老夫一声就是。”

宇文寒涛道：“老前辈请下山休息半宵，至迟我们明日可以动身。”

包一天笑道：“到哪里？”

宇文寒涛道：“长沙马家庄，我们派在天下的眼线，不分日夜地把消息送往那里。”

萧翎心中暗道：那无为道长不是已遣展叶青特往奉告，那沈木风就在左近吗？咱们回马家庄去，那是舍近求远了。

但他素知那宇文寒涛智谋过人，这番话必另有用心，也未多问。

几人回到山下茅舍，自有武当弟子分别献上香茗。

宇文寒涛举起茶杯，道：“老前辈喝杯茶，请到静室休息，养精蓄锐，专以对付沈木风和那金光和尚，其他的事，不敢有劳包一天举起茶杯一饮而尽，道：“老夫虽然答应了那长眉大师，助你们一臂之力，不过，此事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老夫决定等候一个月，如是一月之内，你们仍然无法找出那沈木风和金光和尚的下落，老夫就不再等待了。”

宇文寒涛道：“就依老前辈的吩咐，我们尽一月时光，查出两人下落就是。”

起身接道：“老前辈请入室坐息，晚辈等立刻行动。”

包一天微一颌首，起身自入静室。

宇文寒涛目睹包一天入内室之后，低声对萧翎说道：“无为道长等，决非自愿留在红楼，留那里必是长眉大师的授意，咱们该等到他们回来之后，才能有所行动。”

萧翎道：“在下亦是觉得奇怪，长眉大师留下武当门人，不知是何用心？”

宇文寒涛道：“就在下推想，无为道长不肯留在马家庄，大概也是奉那长眉大师之召而来。”

萧翎道：“长眉大师出身在峨眉，如若他有事需人相助，也该召来峨眉弟子才是，不知何以会找上了无为道长？”

宇文寒涛道：“那长眉大师虽然已数十年未在江湖露面，但他对武林中事，仍然极为熟悉，放眼看各大门派这一代掌门人物，不论才气、品德，那无为道长，都应首屈一指，如若能捐弃门户之见，在下如是长眉大师，也

会将重大之事，托于那无为道长。”

萧翎道：“宇文兄分析极是，无为道长等回来之后，定然有惊人的消息相告。”

宇文寒涛道：“也许那沈木风的行踪，早已在长眉大师的监视之下了。”

萧翎道：“但愿如此，能一鼓而歼沈木风，在下也可以早归故里，承欢膝下，退出江湖了。”

宇文寒涛笑道：“只怕天下武林同道不会答允萧大侠退出江湖。”

萧翎奇道：“为什么？大敌已去，在下既未开宗立派，亦无组会之帮，杀伐已消，萧某人的进退，似是和武林无关了吧！”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中流砥柱，力挽狂澜，使武林中度过了最暗淡的日子，这彪炳功业，不朽英名，已使你隐隐之间，成了武林中的领袖人物，此后，不论你是否退隐，但江湖上如若风吹草动，天下武林同道必将是登门拜访，恭请卓裁，岂能安息田园，不受困扰。”

百里冰笑道：“我们藏起来，不让他们找到就是。”

几人虽在谈笑，但内心之中，却都在焦急地等待着那无为道长归来。

足足等了两个时辰之久，才见无为道长带着展叶青、云阳子匆匆行了回来。

无为道长合掌说道：“有劳两位久候了。”

萧翎道：“不要紧，在下正和宇文兄谈得兴高采烈。”

无为道长点点头，道：“不错，贫道正有很多事，奉告两位。”

缓缓坐了下去，目光转动，望了守在门口的武当弟子一眼，道：“你们退回去。”

两个守在门口的武当弟子，应了一声，转身而去。云阳子、展叶青互望一眼，自动退了出去。

无为道长神色严肃，缓缓说道：“包老前辈呢？”

宇文寒涛道：“现在静室休息。”

无为道长道：“长眉大师完了他最后心愿，已然圆寂归天这句话，字字如铁锤一般，击打在萧翎和宇文寒涛的心上，两人同时呆在当地，望着无为道长出神，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无为道长轻轻叹息一声，道：“那长眉大师圆寂之前，告诉了贫道几件事……”

声音突然放得更低，接道：“第一桩事，他要萧大侠和贫道代他做一件事。”

萧翎道：“什么事？”

无为道长道：“他要萧大侠和贫道监视着那包一天，如若他杀了那沈木风和金光和尚之后，还不肯自绝而死，那就由萧大侠和贫道一齐出手，取他之命。”

萧翎又是一怔，道：“如若他能搏杀沈木风和金光和尚，咱们如何能是他之敌。”

无为道长道：“所以，那长眉大师要咱们突起发难，并起施袭。”

萧翎道：“暗施算计？”

无为道长道：“长眉大师这么交代贫道，贫道只好据实转告了！”

萧翎皱皱眉头道：“贫道已想到此事使萧大侠为难，不过，那长眉大师告诉贫道，如若那包一天知晓了他死去的事，决然不会自杀，就算杀了沈木风和金光和尚，也同样为江湖留下了一大祸害……”

萧翎道：“怎么，包一天为人很坏吗？”

无为道长道：“照长眉老前辈之言，那包一天并非是无恶不作的坏人，如若他真的是坏人，数十年前，就死在长眉大师的手中了……”

宇文寒涛突然插口说道：“我瞧咱们不用再谈此事了。”

萧翎心中了然，那包一天在别室休息，以他深厚莫测的功力，几人谈话的声音虽小，也有被他听到的可能，当下说道：“道长，咱们以后再谈这件事！”

用手蘸茶，在桌上写道：“果真如此，只有遵照长眉大师遗言行事。”

但闻展叶青的声音，传了进来，道：“老前辈，请入室中坐吧！”

但闻包一天的笑声，传了进来，道：“看来令师兄似是正在商讨什么大事，老夫进去，只怕不太方便吧！”

萧翎心中暗道：这人果然是多疑得很。

展叶青似是早已想好了回答之言，急急说道：“敝师兄正要请老前辈，但又恐惊扰老前辈，故而犹豫不决。”

包一天道：“是这样吗？”

说话之间，人已行入室中。

无为道长、萧翎、宇文寒涛齐齐站起身子，抱拳说道：“见过老前辈。”

包一天微微颌首，道：“诸位请坐。”

当先在首位坐下来。目光转到无为道长的脸上，接道：“老夫在江湖上走动之时，你还没有接武当掌门之位。”

无为道长道：“那时贫道还在学艺之时。”

包一天哈哈一笑，道：“放眼当今之世，和老夫同在江湖走动的人，实是屈指可数了。”

无为道长道：“老前辈德高望重，晚辈们敬慕万分，今日有幸得能会晤。”

包一天微微一笑，道：“但望你是由衷之言。”

萧翎心中暗道：这人果然是好大喜功。

但见包一天举手一持长髯，接道：“长眉和尚支派要老夫先行一步，想来，定然有事和道长等商讨了。”

无为道长智谋过人，微微一笑，随口应道：“长眉老前辈指示晚辈说，万流同宗，如若想要今后江湖再无事端，必得设法消除门派之见。”

包一天叹道：“长眉和尚心存济世之愿，比老夫自然是高明得多了……”

无为道长接道：“长眉大师对老前辈十分推崇。”

包一天道：“他如何谈说老夫？”

无为道长道：“大师说老前辈侠胆仁心，既然答应了他，定可搏杀沈木风和金光和尚。”

包一天道：“这个老夫已经答应了，自然是义无反顾，不过，老夫心中却有一点想不明白。”

无为道长道：“什么事？”

包一天道：“长眉武功，比老夫高明甚多，不知何以不肯出手去搏杀那沈木风和金光和尚，却千里迢迢，把老夫召来此地。”

无为道长道：“长眉老前辈胸怀禅机，不是晚辈等能够预测萧翎突然接道：“老前辈和长眉大师相识数十年，对长眉老前辈的了解，定然比我要深刻，个中原因，想必不难猜中了。”

包一天哈哈一笑，道：“昔年十大高手，老夫都对他们性格十分了解，

唯独对长眉和尚，有些猜测不透，他身怀世无匹敌的武功，击败十大高手，并非难事，不知何故，他不肯下手。”

萧翎道：“既然老前辈都无法猜透那长眉大师的用心，晚辈等自是无能知晓了。”

包一天两道目光转注到萧翎的脸上，瞧看了良久，道：“就老夫此番出山在江湖上听闻所得，你是目下武林最受人敬重的人物，照老夫的想法，你至少该有五十岁的年纪才是，想不到你竟然是不及弱冠的童子。”

口气中一派老气横秋。

萧翎淡淡一笑，道：“老前辈过奖了。”

这时，展叶青平托木盘，缓步而入，送上了一杯香茗。包一天取过茶杯，喝了一口，放下茶杯后，道：“据说，你是目下唯一敢和那沈木风动手之人，是吗？”

萧翎道：“晚辈只凭一股豪壮之气，其实，并非那沈木风的敌手！”

包一天嗯了一声，道：“你和他相搏过几次？”

萧翎略一沉吟，道：“大约是四五次吧！”

包一天道：“这就奇怪了。”

萧翎道：“什么事？”

包一天道：“你既非他敌手，又和他动手数次，怎的还活在人间？”

萧翎道：“晚辈的运气好，每次都死里逃生。”

包一天道：“运气一事，岂可常恃。”

萧翎道：“所以，长眉老前辈才请包老前辈搏杀沈木风和金光和尚，因他知晓晚辈无此能耐了。”

包一天点头道：“说得有理。”

目光又转至无为道长的脸上，接道：“那沈木风现在何处。老夫不能等得太久！”

无为道长道：“晚辈已派人追觅沈木风的下落，也许三五日就有消息。”

包一天道：“好，咱们以一月为限，过了限期，老夫就不再等待了。”

无为道长道：“好！就照老前辈的吩咐，咱们以一月为限，如是我等无法在一月之内，查出那沈木风的下落，任凭老前辈的去留，晚辈等绝不敢挽留。”

包一天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道：“这一月时光之中，老夫就住在这茅舍等候消息吗？”

无为道长道：“此地过于简陋，贫道等已和萧大侠商量好了，准备移住长沙近郊马家堡。”

包一天略一沉吟，道：“好！咱们几时动身？”

无为道长道：“宇文先生已遣人备置几味佳肴、美酒，等他们送到之后，老前辈进过饮食，咱们就立时动身。”

包一天点头笑道：“安排得很好，老夫也不想多在此地停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无为道长道：“老前辈意欲何往？”

包一天道：“老夫想游赏一下七星潭的风光。”

无为道长道：“贫道想遣云阳师弟，奉陪前辈。”

云阳子应声行了过来，道：“贫道为老前辈带路。”

举步向前行去。

包一天只好举步随在云阳子身后而行。

无为道长目睹二人去远，低声对展叶青道：“你守在门口处，见你二师兄和包前辈回来时，尽快告诉我等。”

展叶青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无为道长接道：“小心一些，包老前辈很多疑，不可让他瞧出痕迹。”

展叶青道：“小弟记下了。”

无为道长回顾萧翎、百里冰和宇文寒涛一眼，道：“我们回房里谈吧！”

宇文寒涛道：“道长说在下遣人去办酒席……”无为道长接道：“这个，贫道已然着人去办了，用不着宇文兄费心。”

缓步行到木椅旁，坐了下去。

宇文寒涛低声说道：“道兄似是有着很沉重的心事。”

无为道长道：“三位情坐，贫道三思之后，决定把心中一点隐秘，提早说出，虽然那长眉大师已然事先告诉过贫道，要贫道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说出，而此时，并非适当时机。”

宇文寒涛道：“先说出来，不妨事吗？”

无为道长道：“贫道觉得，以萧大侠和宇文先生的才慧，也许有助于早日解决此事。”

宇文寒涛道：“什么事，这等严重？”

无为道长道：“贫道想先简明他说出经过，或有助三位了解全盘内情。”

萧翎道：“我等洗耳恭听。”

无为道长道：“贫道离开马家庄，到七星潭来，就是奉了长眉大师谕召……”

宇文寒涛道：“道长在我等之前，可曾见过长眉大师吗？”

无为道长道：“没有。我到此之后，长眉大师一直未召见我等师兄弟，贫道为了表示对他的敬重，也就一直居此等候。其间，自然也有等得不耐之处，但我们终于还是忍了下来，直到今日，见到长眉大师，才得他说明内情。”

宇文寒涛道：“那长眉大师为什么迟至今日，才和诸位相见呢？”

无为道长道：“唉，说起来，倒是一桩十分悲痛的事，那长眉大师受了很重的内伤，但他凭借着数十年精深的内功，勉强压着伤势，不使它发作，等到今日这场心愿得偿，才撒手而去。”

宇文寒涛道：“他从禁宫受伤，到现在，相隔了数十年，伤势才发作吗？”

无为道长摇头说道：“不是，就是他召请我等来此的第二个晚上，和人动手受伤。”

宇文寒涛吃了一惊，道：“这是近日中的事了？”

无为道长道：“不错，不足半月时光。”

萧翎道：“什么人知晓他在此地，又有什么人能和他对手呢？”

无为道长道：“听那长眉大师说，似是一位天竺高僧，在两人一场动手相搏中，对方被长眉大师击毙，但长眉大师也受了伤，而且伤得很重，他原准备召贫道等师兄弟在此，利用和包一天会面前的一段时日，指点我们剑术的计划，不得不改变了，因为，他要保留所有的精力，来设法延长自己的性命，以践今日之约。”

萧翎道：“原来如此。”

无为道长缓缓从衣袖中，取出一轴白绢，道：“萧大侠拿去瞧过。”

萧翎接在手中，却未即时打开，问道：“这是什么？”

无为道长道：“长眉大师留下的剑招，也就是准备传我们师兄弟的剑法！”

萧翎道：“这个在下如何能够瞧看。”

无为道长道：“萧大侠剑法精绝，也许能为我等讲解出不解之处。”

萧翎略一沉吟，打开绢轴，瞧了两眼，道：“只有三招剑法？”

无为道长道：“那就不错，长眉大师告诉贫道说，这上面记载的剑法，乃是武当太极慧剑中的三记绝学，他只是把我们的武当剑法，还于我们门下。”

萧翎道：“这位长眉大师，果然是一位有心人了，不知他在何处找到贵门中的三剑绝学。”

无为道长道：“来自禁宫中，贫道师长之手。”

萧翎道：“这就是了。”

缓缓把白绢交还无为道长，道：“这个道长保存着吧！日后，追长如有不解之处，在下极愿和贵兄弟一同研究。”

无为道长接过白绢，藏入怀中，道：“据那长眉大师道，这三招剑法归入太极慧剑之后，当使那太极慧剑的威力增长数倍，因为这三剑，才是那套剑法中的精华。”

萧翎道：“在下向道长恭喜了。”

## 第五十八回 烟消云散

无为道长淡淡一笑，道：“但是，这就是和萧大侠有关的事萧翎吃了一惊，道：“和在下有关？”

无为道长道：“长眉大师提到了岳小钗，那不是和萧大侠有关吗？”

萧翎道：“岳小钗怎样了？”

无为道长道：“长眉大师虽然很少在江湖走动，却经常遣人打听江湖中事，所以，他知晓的事情不少……”

萧翎心中惦念岳姊姊，忍不注接道：“我那岳姊姊怎样了？她在何处？”

无为道长道：“那长眉大师提到岳小钗时，又提到洗心茅舍，但贫道费尽心智，想不出那洗心茅舍是一处什么听在。”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那长眉大师可是说我那岳妹妹在洗心茅舍？”

无为道长道：“是的，岳姑娘暂时寄居于洗心茅舍，那长眉大师并来说得很清楚，但贫道的推断所得，那长眉大师告诉我等的用心，似是说，如若咱们无法对付那包一大时、去求那洗心茅舍主人，长眉大师并赐我半截玉簪，告诉我说。如是那洗心茅舍主人，不肯答允时，就要贫道拿出这半截玉簪……”

宇文寒涛道：“拿出这半截玉簪，那洗心茅舍主人就一定会答应了？”

无为道长道：“大概如此吧！那长眉大师说得恨清楚，贫道自然也不便追问。”

宇文寒涛道：“洗心茅舍，这地方倒是从未听人说过。”

萧翎口中喃喃自语道：“洗心茅舍，一点不会错了……”抬头望了无为道长和宇文寒涛等一眼，道：“我知道。”

无为道长道：“萧大侠知道就好了，如若情势必要时，咱们只好去找那洗心茅舍的主人。”

萧翎脑际间浮现出，寄存岳云姑遗体时所见的老妪，心中暗道：难道那白发萧萧的老妪，也是一位息隐江湖中的奇人不成。但闻无为道长接道：“那长眉大师告诉贫道，如若咱们能够对付了包一天，那就不用不着去惊动洗心茅舍的主人。”

宇文寒涛道：“那半截断去的玉簪呢？”

无为道长道：“找一处隐秘之地，把它埋起来，或则弃投于水潭江河之中。”

宇文寒涛道：“这半截玉簪，能使那洗心茅舍的主人，答允出战强敌，自非平常之物了，岂可随意把它弃去。”

无为道长道：“贫道亦作此想，而且问过那长眉大师。”

宇文寒涛道：“大师如何解说？”

无为道长道：“他说这半截玉簪，本是普通之物，其价值在人，而且也只是局限于一二人身上，岁月逐云，年华似水，甚至对一二人的价值，也将干若干年后消失。”

宇文寒涛道：“这是一件信物，而且和长眉大师及那洗心茅舍的主人有关。”

无为道长道：“大概是如此了。”

萧翎道：“道长，那沈木风的行踪，是否还在道长监视之下。”

无为道长摇头道：“那沈木风魔影一现之后，就未再露面。”

萧翎道：“那是说他已经离开此地了。”

无为道长道：“照贫道的看法，他可能还在附近，并未离开。”

萧翎道：“这附近山高林密，如若咱们没有线索，总不能勘过所有的山林幽谷。”

无为道长道：“贫道推断，那沈木风在此经营有一处分舵，人数不会太少，长沙他们已不敢去，食用之物，大都在此采办，除非他们已发现贫道等行踪，但贫道相情他没有发现。”

萧翎接道：“沈木风乃是最擅布置暗桩的能手，道长怎知他在这七星潭附近未设暗桩，也许道长的行踪，早已落入那沈木风的眼中了。”

宇文寒涛默不作声，静静地看两人论辩。

萧翎道：“愿闻高见。”

无为道长道：“这七星潭，只不过是大大山中，一处风景区，武林人物极少来此，沈木风虽然智计过人，但贫道也料他谋不及此，在此等之地，布上暗桩……”

语声微顿，接着道：“何况，贫道到此之后，已命我十名武当弟子，化装作行商、渔樵，分布在七星潭四周，监视着行迹可疑之人，据他们回报，一直未发现可疑的人物。”

萧翎沉思良久，道：“道长如此说，想必甚有把握了，但不知道长准备在几日时光中，找出那沈木风的下落。”

无为道长道：“很难说，贫道计算他们上次采办之物，已该用尽，三五日内，应该有迹象可寻，至迟不会超过十日。”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欲言又止。

无为道长道：“萧大侠似是有很多心事？”

宇文寒涛接道：“萧大侠可是希望赶往那洗心茅舍一行？”

萧翎道：“是的，在下希望赶往洗心茅舍，一则会晤岳姊姊，二则拜拜云姨的遗体。”

无为道长道：“萧大侠是否计算过，由此赶往洗心茅舍，往返需得几日？”

萧翎道：“如若没有什么变故，七至十日，足可往返，但如遇上变故，时间就无法控制了。”

无为道长心中大感为难，目光转注到宇文寒涛的脸上，道：“宇文先生，对此事有何高见？”

宇文寒涛道：“在下心中有两事不明，故而无法作出主意。”

无为道长道：“什么事？”

宇文寒涛道：“一是那包一天是否真的会遵从长眉大师之言，和沈木风、金光和尚动手，二是那包一天的武功，是否能和沈木风及金光和尚抗拒，这两件问题解决之后，就可决定那萧大侠的去留了。”

无为道长道：“如论那包一天的武功，乃数十年前武林中出类拔萃的高手之一，沈木风和那金光和尚，都受创不久，照贫道的看法，胜得两人，并非难事。”

宇文寒涛道：“如若那金光和尚和沈木风联手而攻呢？”

无为道长道：“这个贫道也曾想到，果真如此，贫道准备和两位师弟，合力出手接斗一人，待那包一天杀死一人之后，再回头对付另一人。”

宇文寒涛道：“包一天肯听从道长的安排吗？”

无为道长道：“贫道自然不会先行说明，临敌之际，有备无患，自然促

成水到渠成之局。”

宇文寒涛道：“道长有此计略，如若那包一天再肯合作，萧大侠留此与否，似已无关紧要了。”

无为道长道：“照那长眉老前辈的说法，只要包一天不知他已圆寂归天，他答应的事，决然不致有变，但如他知晓了长眉大师已归西天，那就很难说了……”

手拂长髯，接道：“不过，长眉老前辈的圆寂，出人意外，量那包一天，在一月之内，也无法察觉。”

宇文寒涛道：“包一天多疑善嫉，又喜爱受人奉承，因此，他随时很可能因一个极微小的变化，一言一行而改变主意，这一点道长要特别小心才是，长眉大师说他不是坏人，那是实言，但一个善嫉多变的人，比坏人更为可怕，唉，如是那包一天是一位很坏的人，也未必能制造出禁宫惨局了。”

萧翎道：“宇文先生说得不错，如是那包一天恶迹卓著，在未入禁宫之前，人人都对他有了戒备，他千辛万苦筑造的禁宫，就未必能诱人上当。”

无为道长道：“贫道担心那包一天在搏杀沈木风和金光和尚之后，贫道一人之力，无法降服他。”

萧翎道：“为什么定要取他之命，何不劝他回归故居，终老林泉。”

宇文寒涛道：“如若长眉大师未死，他或可安分守己，重归林泉，但如知晓长眉大师已死，这位包老前辈就像脱疆野马，出柵猛虎，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怪事来，这种人，如果一步失措，将会误尽天下苍生。”

无为道长道：“长眉老前辈慎重交代，必是三思之后的决定，因此，不容贫道不信。”

宇文寒涛目光转注到萧翎的身上，道：“萧大侠心急似箭，必也急欲赶往那洗心茅舍一行了。”

萧翎道：“在下权衡了一下轻重，觉得应该赶往洗心茅舍一行才是。”

宇文寒涛道：“就目下情形而言，搏杀沈木风，似已暂不用萧大侠出手，对待包一天，斗智重过斗力，在下留此，萧大侠和百里姑娘，赶往洗心茅舍一行，不知道长的意下如何了？”

无为道长道：“宇文兄智略绝世，留此必有大助，萧大侠去意已决，贫道也不便强留了。”

萧翎起身一抱拳，道：“在下等就此别过，如是洗心茅舍没有变化，区区当尽快赶回此地。”

宇文寒涛道：“萧大侠不用重回此地了，不论此间有何变化，在下都将把消息送回马家庄去。”

萧翎道：“诸位珍重。”

带着百里冰转身而去。

无为道长、宇文寒涛，快步追出门外，萧翎和百里冰，已然行到两丈开外了。

无为道长望着萧翎的背影，低声对宇文寒涛道：“希望那虬结的情网、不至于把一个武林中杰出的人才侠士毁去。”

宇文寒涛略一沉吟，道：“毁去倒还不会，但那等颠簸的情海风波，已经够他受了。”

且说萧翎和百里冰，兼程赶路，第二天日落时分，已到了洗心茅舍。

原来，那洗心茅舍也在湖南境内，距离七星潭不过二百余里。

这是一片很少人迹的荒凉所在，远山凝翠，峰岭起伏，不远处一丛修竹中，露出来一间茅舍。

萧翎六年前随着岳小钗来过此地，但那茅舍老妪的冷漠神态，却深印在他的脑际。

旧地重游，勾起了沉淀于脑际间的回忆，记得那老妪说过的一句话，洗心茅舍中，从没有三尺童子涉足。

心中念转，回头望了百里冰一眼，道：“冰儿，那洗心茅舍的女主人，不允男子入内，等一会，你进去替我办事。”

百里冰点点头，道：“什么事？”

萧翎道：“到了那洗心茅舍再说，如是那女主人想法变了，也许会答应我进去瞧瞧。”

百里冰道：“那茅舍女主人，是老妇，还是年轻的人？”

萧翎道：“又老又怪，而且对人冷漠，等会儿你要多忍耐。”

百里冰嫣然一笑，道：“和大哥在一起，我几时不忍耐了。”

萧翎不再多言，举步向前行去，绕过翠竹，至了那茅舍前面。

只见柴扉关闭、一片寂然，依旧是六年前一般模样。落日余辉透过丛竹照射在柴扉之上，更增加不少荒凉之感。萧翎举手在柴扉上叩了三下，肃然而立。

足足过了盏茶工夫，才闻那茅舍中传出一个苍老低沉的声音，道：“什么人？”

萧翎轻轻咳了一声，道：“晚辈萧翎。”

茅舍中又传出那低沉苍老的声音，道：“洗心茅舍不见外客，阁下请去吧！”

萧翎回顾了百里冰一眼，苦笑一下，说道：“晚辈来此寻人，万望老前辈破例延见。”

只见紫扉呀然而开，一个白发萧萧，手握着竹杖，枯瘦如柴，一脸皱纹，紧闭双目的老妪，当门而立。

百里冰抬头瞧了那老妪一眼，不觉间，由心底泛起了一股寒意。

但闻那老妪冷冷地说道：“找什么人？”

百里冰道：“找岳小钗姑娘。”

那老妪紧闭的双目，霍然睁开，两道冷电一般的目光，逼注在那百里冰的脸上，冷冷地道：“你是什么人？”

百里冰打了一个冷颤，道：“晚辈百里冰！”

那老妪又缓缓闭上双目，道：“不在这里。”

砰的一声，关上了柴扉。

百里冰道：“在下知晓她在此地，老前辈为何要这般拒人于千里外……”

柴扉又开，那老妪仍站在原处，冷冷说道：“老身说不在，就是不在。”

萧翎道：“我那云姨的遗体呢？”

白发老妪道：“岳云姑的尸体？倒是在此。”

萧翎道：“可否让晚辈进去拜拜我云姨的遗体？”

白发老妪道：“洗心茅舍，从无男子涉足，你想要老身破例。”

萧翎一抱拳道：“云姨恩义深重，晚辈已近七年未能一睹遗容，但得老前辈破例赐允，晚辈是终生感激不尽。”

白发老妪道：“老身不能破例。”

萧翎怔了一怔，道：“除了获得赐允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法子，进入茅舍。”

言下之意，那无疑摆明了，纵然不得赐允，也要进入茅舍。白发老姬道：“方法倒有一个，但不知你是否有此能耐？”

萧翎道：“请教高见。”

白发老姬道：“凭仗武功，闯入老身自划的禁地。”

萧翎道：“晚辈怎敢……”

白发老姬道：“知难而退，不失上策。”

“砰”的一声，又把柴扉关上。

萧翎一提真气，道：“如是只此一途，晚辈就放肆了。”

右手一抬，劈在柴扉之上。

但闻砰的一声，柴扉碎裂，散落一地。

只听一夷阴森的冷笑，道：“好大的胆子。”

随着冷笑声，一股强猛绝伦的暗劲潜力，直逼了过来。萧翎右手抬起推出，硬接下一掌。

只觉那涌来的暗劲，有如排山倒海一般，身不由己地被撞向后退了两步，心中暗暗震惊道：瞧不出这老姬竟有着如此内功。这时，落日余辉已尽，四周的景物沉落暗夜中，隐隐约约无法看得清楚。

萧翎接下一掌，并未还击，运足目力，向前看去。只见那老姬紧傍丛树而立，右手中仍然握着竹杖，显然那一掌威猛绝世的掌力，是由左手发出。

那老姬发出一掌之后，也未出手攻击，静静地依树而立。

萧翎一抱拳，道：“老前辈掌力雄厚，晚辈心中十分敬服。”

白发老姬淡淡一笑，道：“你这点年纪，竟然能接下我一记掌力，倒是大出老身意料之外。”

萧翎原想免不了了一场凶恶的搏斗，想不到竟有如此之变。心中甚喜，恭恭敬敬行了一礼，道：“晚辈能有今日，皆为云姨所赐，晚辈已数年未拜过云姨的遗容了，还望老前辈破格赐准，允许晚辈一拜云姨遗容。”

白发老姬轻轻叹息一声，道：“好吧！你能接下老身一掌，已有能闯入洗心茅舍，老身允许你停留半个时辰，到了时限，要立刻离此，如是借故拖延，那就别怪老身手下无情了。”

萧翎心中所想，只希望拜了云姨遗容之后，回头就走，却不料竟然能得半个时辰的停留机会，心中大喜，欠身说道：“多谢老前辈恩允、但晚辈还有一个不情之求。”

白发老姬冷哼一声，道：“小娃儿，不可得寸进尺。”

萧翎道：“晚辈不敢，但晚辈有一个同伴随来，她是女儿之身，不知是否可随晚辈一同入内，一拜云姨遗容。”

白发老姬道：“女娃儿？”

萧翎道：“是的，她是女儿之身，否则，晚辈也不敢强求了。”

白发老姬皱皱眉头，道：“萧翎，你认识很多女孩子，是吗？”

萧翎怔了一怔，道：“不多啊！”

白发老姬冷冷说道：“跟你来的女娃儿，是你什么人？”

萧翎道：“她是北天尊者之女。”

白发老姬怒道：“我问她是你什么人，谁管她是什么人的女儿了。”

萧翎道：“是晚辈生死相共的一个同伴。”

白发老嫗道：“你们很好吗？”

萧翎道：“情同兄妹。”

白发老嫗道：“你对岳小钗好吗？”

萧翎道：“好！”

白发老嫗道：“怎么一个好法？”

萧翎道：“视她如姊，敬重万分。”

白发老嫗点点头，道：“好吧！也准那女娃儿进来，不过，你们两人同入老身这洗心茅舍，我要扣除你留此的时间，两个人同时留此，不得超过一顿饭时光，到时老身自会告诉你们。”

语声微微一顿，道：“岳云姑的遗体，就在西厢之中。”

言罢，转身直向正厅行去。

萧翎道：“多谢老前辈的恩典。”

白发老嫗不再理萧翎之言，快步行入正厅不见。

萧翎回身举手一招，道：“冰儿，快进来。”

百里冰急步行了进来，道：“我在外面等你也是一样，减少了你留此的时间。”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我要你跟我一起拜拜云姨的遗容，小兄能有今日，全是云姨的恩赐，咱们时间不多，要快些行动，你带有火折子吗？”

百里冰点头一笑，道：“有，宇文先生告诉我，出门时多带应用之物。”

萧翎道：“那很好。”

举步行近西厢，举手推开木门。

百里冰随着晃燃了火折子，凝目望去，只见一个松木灵台，紧靠后壁而放，两边是黄色的垂帘。

百里冰道：“这里有灯。”

伸出火折子，燃起了木案旁测的油灯。

萧翎道：“这垂帘之后，定是云姨的遗体了，唉！我已经数年没有拜见了。”

伸手掀起垂帘。

只见岳小钗一身白衣，缓缓行了出来。

萧翎呆了一呆，道：“岳姊姊？”

岳小钗点头一笑，道：“是我，你好吗？”

萧翎道：“小弟还好。”

百里冰急急奔了过来，道：“姊姊，想煞小妹了。”

盈盈拜了下去。

岳小钗伸手扶住百里冰，道：“冰姑娘，快起来，我如何敢当这等大礼。”

萧翎凝目望去，只见岳小钗白衫白裙，头上也用白绫包起，形貌似有改变，但萧翎又说不出哪里改变了。

百里冰站起身子，道：“姊姊，大哥和我，都很想念你。”

岳小钗道：“多谢你们了。”

话说的十分客气，但萧翎听入耳中却似被人在胸上打了一拳。

但闻岳小钗接道：“咱们已经见过了，你们可以走啦！”萧翎心中暗道：好啊！见面仅交谈一语，就下起逐客令了，不知她是何用心。

心中念转，口中却问道：“那灵台之内，可是放着云姨的法体吗？”

岳小钗摇摇头，道：“不是，我已把你云姨的遗体移走，你心已到，不

用真的拜见了。”

萧翎只听得大感奇怪，道：“姊妹，此地主人告诉我云姨法体放在此室，我不信她会骗我。”

岳小钗道：“她没有骗你……”

萧翎道：“那是姊姊骗我。”

岳小钗道：“我也没有骗你。”

萧翎道：“这就奇怪了，此地主人和岳姊姊都讲的实话，那云姨的法体，会自行登天不成？”

岳小钗道：“我把你云姨遗体移离西厢，而洪老前辈并不知道。”

萧翎啊了一声，道：“原来如此。”

轻轻叹息一声，道：“姊姊把云姨的遗体移向何处？可否带小弟去一拜遗容。”

岳小钗道：“你心香早燃，又何用面拜你云姨遗体，你们该走了，走！姊姊送你们出门。”

萧翎听她三番两次下达逐客令，心中又气又怒，忍不住冷笑一声，道：“姊姊三番五次地下令小弟离此，不知用意何在？”

熊熊的灯火下，岳小钗第一次看到了萧翎脸上为自己泛起怒意。

以往，萧翎对待岳姊姊，简直是百依百顺，从不似今夜，脸上泛出怒气。

岳小钗望着萧翎眉宇间升起的怒意，先是一怔，继而淡淡一笑，道：“你已经成人长大了，姊姊一直还把你看成昔年的孩子，我该给你说明白内情才是。”

萧翎缓缓垂下头，道：“姊姊请说，小弟洗耳恭听！”

岳小钗道：“我已蒙洪老前辈答允收留，承她衣钵，此后要长住于这洗心茅舍。”

萧翎听得怔了一怔，道：“姊姊不是要为云姨报仇吗？”

岳小钗道：“我已从洪老前辈口中知晓了内情，昔年害死我爹爹的仇人，都已死在你云姨手下，她虽然受了重伤，但却报了大仇。”

萧翎道：“那长碧湖中的血舟，是云姨报仇诛杀的仇人了。”

岳小钗点点头，道：“姊姊得洪老前辈说明内情，才知道那是母亲一番有计划的安排。她故意把身怀禁宫之钥的事，传扬出去，召来了仇家，然后，诱他们集中于一只巨舟之上，母亲又故意把我遣开，孤身登舟，血战群凶。她虽然受了重伤，但她心愿全偿，替先父报了仇。”

萧翎道：“这位洪老前辈，怎知晓得如此清楚呢？”

岳小钗道：“她是当今之世中，唯一知晓内情的人，因为，那天晚上她也在场，如非她暗助一臂之力，你云姨只怕很难尽歼群敌，唉！你云姨焚舟以沉，用心也就在毁去痕迹。”

萧翎点点头，道：“原来如此，姊姊此后，也不用再存为云姨报仇之愿了。”

岳小钗道：“是的，我早该来洗心茅舍、求问内情，如是早知内情，姊姊也不用奔波江湖，招惹来重重烦恼，早就在这洗心茅舍中安居下来了。”

萧翎道：“恭喜姊姊心中愁锁已开，从今不再为此烦恼了。”

岳小钗道：“江湖上恩恩怨怨，报复不息，姊姊清白女儿身，既不存争霸江湖之心，亦不愿再混迹江湖之中。你云姨遗书，要我全心待你，如今，你已经成人长大了，而且是天下知名的英雄人物，上一代的恩怨，也已在你

云姨手中清结，姊姊我心愿已了，再无牵挂之事。红尘十丈，烦恼万千，从今之后，姊姊再也不愿意离这洗心茅舍一步；洗心革面，重新为人，我要常伴你云姨法体，了此一生。兄弟青云有路，侠名已著，今日见后，姊姊此心已死，从此古并无波，望兄弟善诗百里妹妹，不用再来探望姊姊了……”

百里冰急急叫道：“岳姊姊，让小妹说几句肺腑之言好吗？”

岳小钗微微一笑，道：“相聚无多，分手在即，你有什么话，快些说吧！”

百里冰道：“萧大哥视姊姊有如天人，我知他心中爱慕姊姊很深，却不敢形诸口舌……”

岳小钗接道：“兄弟，有冰妹妹这般可爱的玉人陪着你，你应该心满意足了。”

萧翎道：“小弟……”

百里冰接道：“姊姊听我说，十个百里冰，也无法代替姊姊，你既知上一代恩怨已结，胸中再无牵挂，为什么又要避世独居，弃去萧大哥和小妹不再置理？姊姊在长沙灵堂前，已表明心中之愿，天下英雄，都已知姊姊是萧大哥的情侣，小妹是亲耳听闻，言犹在耳，姊姊难道已不认帐了吗？”

岳小钗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萧兄弟如是真的死去，姊姊当遵照家母遗命，以萧夫人的身份出面，替他料理未完和身后之事。既然他还活着，那就只好委屈百里妹妹，代我照顾他百里冰道：“不行，就算萧大哥肯答应，我也不肯答应。”

岳小钗道：“你要怎样？”

百里冰道：“我要姊姊答应嫁给萧大哥，你们早已有婚约，而且是姊姊的母亲遗命，铁案如山，岂容反悔。”

岳小钗道：“你自己呢？准备如何自了？”

百里冰垂首说道：“在姊姊面前，小妹也不用说假话了，我对大哥，情深万斛，要我离开大哥，那还不如要我死去的好，但并不妨碍姊姊和大哥的婚约，姊姊能容得我，小妹甘居妾位，姊姊不能容我，小妹为婢亦成，只要常和姊姊、大哥相见，小妹此生心愿已足了。”

岳小钗叹道：“冰妹多情如斯，我亦代萧兄弟庆幸，姊姊我已立志继承洪老前辈的衣钵，不能再为人妇，但我心田脑际，当永远留有你们两人的影子，这么吧！洗心茅舍，原本是不准男子涉足，但如姊姊继承了洪老前辈衣钵，我就为你们一年开放一日，那时，你们丽影双双，来此尽一日之欢，咱们细语一年中事，那也是人生一大乐事了。”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姊姊执意如此、小弟也不敢勉强了，不过，天下安定之前，还有一阵大乱，姊姊避居于此，只怕也无法逃过这场纷争，置身世外。”

岳小钗道：“这个我知道，洪老前辈伤了玉箫郎君，只怕又要引出老夫人……”

脸色黯然，长叹一声，道：“说不定连我那师父，也要被引出来了。”

萧翎怔了一怔，道：“洪老前辈知晓此事吗？”

岳小钗道：“知道。”

萧翎道：“洪老前辈对此事看法如何？”

岳小钗道：“她立过誓言，绝不离开这洗心茅舍周围百丈，所以，不论江湖上发生多大的变化，多么严重的纷争，只要离开这洗心茅舍百丈以外，那都和她无关，但如进入她百丈范围之内，她就可能出手干预。”

萧翎低声说道：“洪老前辈对引起这番争执，没有责备姊姊吗？”

岳小钗沉吟了一阵，道：“没有。”

萧翎道：“如若张夫人率领高手来犯，可要小弟相助一臂之力？”

岳小钗道：“我看不用了，那洪老前辈大约有应付之能。”

但闻一个苍老的声音，遥遥传来，道：“你们限留时间已到，可以走了。”

萧翎高声地说道：“在下还有几句话未曾说完，老前辈可否宽限一点时间？”

只听那冷漠声音道：“不行，老身一向说一不二，两位如不即刻退出，不要怪老身翻脸无情了。”

萧翎苦笑一下，抱拳对岳小钗道：“姊姊保重，小弟就此告别了。”

岳小钗道：“你们不要再卷入这场是非中了，快些离开此地吧！”

萧翎道：“小弟自有主意，不劳姊姊费心。”

转身向前行去。岳小钗望着萧翎向外行去的背影，忽觉一股莫名的伤感，自心底泛了上来，热泪涌出，赶快转过身去，不敢再看萧翎。就在她转过身子的同时，萧翎正好回头望去，眼看岳小钗行入灵后，望也不望自己一眼，心中亦不禁泛现出无比的感伤，长长叹息一声，快步行出了洗心茅舍。

百里冰紧追萧翎身后而出，低声说道：“大哥，你生气了？”

萧翎苦笑一下，道：“没有，我很好。”

百里冰叹息一声，道：“大哥，你不用骗我，我看得出来，你心里很难过。”

萧翎道：“其实也没有什么难过，岳姊姊就是这种性格。”

百里冰道：“你可是觉得那岳姊姊对你太过无情吗？”

萧翎叹息一声，道：“岳姊姊待我们不能算错，但我觉得她神态太过冷漠。”

百里冰道：“会不会和我有关？”

萧翎奇道：“和你有何关系？”

百里冰道：“她觉得你已经有了我，所以就不再理你。”

萧翎摇摇头道：“岳妹妹是个孝女，她不愿违背母亲的遗命，所以，她在别人面前，和我那灵位之前，当众说出是我的妻子，事实上，她从未对我说过什么，她心中，早已想好了要走的路，不论我是生是死，都无法阻拦于她。”

百里冰道：“但你要谅解岳姊姊，以她处境，实难免有些失常。”

两人谈话之间，已然行出了环绕茅舍的竹丛。

只听一阵铜锣之声，传入耳际。

萧翎脸色一变，道：“神风帮。”

百里冰道：“他们到此作甚？”

谈话之间，瞥见一个高大的人影，遥遥行了过来。萧翎剑眉一耸，肃立在路中不动。

百里冰看萧翎满脸肃容，心中大为奇怪，低声说道：“大哥，你要干什么？”

萧翎道：“神风帮在江湖之上，装神弄鬼，自非什么好路道，今天我要设法找出真相，拆穿他们的真正内情。”

这时，那锣声已经停了下来，两条人影，当先而至。萧翎凝目望去，隐隐识得那当先两人，正是神风帮坛前开道二鬼，铁判左飞，冤魂方横。

左飞手执狼牙棒，方横双手握住丧门杖。

八个大汉抬着恐怖高大的神像，就在两人身后两丈左右处跟进。

那高大神像的前后左右，大约有七八个护从的黑衣人。萧翎回顾百里冰一眼，道：“冰儿，这地方离那洗心茅舍，是否有百丈距离？”

百里冰道：“百丈以外。”

萧翎道：“那很好，咱们就在此处对付神风帮。”

百里冰看他满脸肃杀之色，心中虽然疑惑重重，确也不敢多问。

这时，开道二鬼，已然行到萧翎身前，看萧翎当路而立，有如泰山之石，不禁一愕，停下脚步。

萧翎不待二鬼开口，抢先说道：“两位如若想多活几日，快请通报贵帮主一声，告诉他不要装神弄鬼的骇人，要他出来和我相见。”

左飞呆了一呆，道：“阁下口气很大。”

方横接道：“如此口气，定非无名之辈了，阁下请报个姓名上来。”

萧翎冷笑一声，道：“咱们见过几面，想不到两位竟是如此的健忘。”

左飞道：“咱们见过的武林同道很多，如何能都记在心中。”

萧翎哼一声，道：“好！告诉你们帮主，就说萧翎要他行出神像相见。”

方横怔了一怔，道：“阁下是萧翎，萧大侠？”

萧翎道：“不错。”

左飞道：“萧大侠可是由洗心茅舍出来？”

萧翎心中满是忧忿，哪里有耐心和他多言，怒声喝道：“两位既是不肯通报，在下只有自己闯过去了。”

大步向前行去。

左飞一挥手中狼牙棒，道：“萧大侠。”

萧翎右手疾出，快速绝伦地抓住了左飞手中的狼牙棒，抬起一脚，踢中左飞的小腹。

但闻左飞“妈呀”一声，滚出了七八尺远，半晌爬不起来。方横眼看萧翎出手投足，一举间就把左飞打出七八尺外，心中又惊又急，猛挥手中哭丧杖，扫出一招。

萧翎纵身闪避，正待回手还击。

却不料百里冰欺身而上，出手一掌，拍中了方横的背心。这一掌落势甚重，打得方横一个嘴啃泥，摔倒地上。萧翎低声说道：“你守在这里，不要跟那神风帮主接近，也免得有什么变化时，措手不及。”

百里冰道：“大哥也要小心。”

萧翎大步直行到那神风帮主面前，望了那高大狰狞的神像一眼，冷冷说道：“阁下也不用这般的装神扮鬼了，需知这等行径，骇不倒人。”

神风帮主那高大的恐怖形象之下，站了不少黑衣佩刀人，不知是震于萧翎的威名呢，还是未得神风帮主之命，刀虽出鞘，但却肃立不动。

只听那狰狞的高大神像之内，传出一个娇柔银铃似的声音，道：“你是萧翎？”

萧翎道：“不错，咱们见过几次了。”

神风帮主道：“阁下已是目下江湖上人人敬重的英雄了。”

萧翎道：“好说，好说，帮主躲在那高大的神像之内，不觉气闷吗？”

但见那狰狞神像的双目中，红光一闪，两道明亮的光线，直对萧翎照射过来。

萧翎一纵身闪避过去。

神风帮主咯咯一阵大笑，道：“你不要怕，我只是想瞧清楚你。”

萧翎冷冷说道：“帮主为什么不肯以真面目和在下相见。”

神像中又传出那女子声音，道：“我长于此，将来也要死于此。”

萧翎一皱眉头，道：“难道你也是生在那神像之中吗？”

神风帮主道：“我十四岁继承帮主衣钵，已在这神像之中，住了十二年了。”

萧翎呆了一呆，道：“你吃不吃饭？”

神风帮主道：“我是人啊，为什么不吃饭呢？”

萧翎道：“你住在神像之中，如何进食？”

神风帮主道：“你看到了那大口吗？他们队口中送下饭菜，我就可以取用了。”

萧翎本还想问，你拉屎拉尿也在那神像之中不成。但忽想到对方声音娇脆，分明是女子口音，是以忍下未言，改口说道：“帮主是不愿出来呢？还是不能出来？”

神风帮主笑道：“你问得那么清楚干吗？”

不待萧翎答话，接道：“一个人在这神像中一住十几年，谁又不愿出来瞧瞧呢？”

萧翎道：“那是说你不能出来了？”

只听一个粗豪的声音说道：“帮主不能泄露咱们帮中之秘。”

萧翎目光一转，只见说话之人，正是神风帮坛前护法招魂手常明。

立时冷笑一声，道：“只看你们神风帮这种排场，这等装束，帮中弟子，都非好人。帮主被困于神像之中，不能出来，想必都是这些人物作祟，让在下先代贵帮主清除障碍。”

也不待那神风帮主答话，立时欺身抢攻。

萧翎早已有备，戴上了蛟皮手套，不畏刀剑，出手一掌已击倒了一个黑衣人。

但见刀光闪动，六七个黑衣人，一起围击而来。

萧翎掌指齐施，绝招连绵而出。

他此刻武功，何等高强，出手快速无比，再加上他手中戴了蛟皮手套，不畏刀剑刺伤，放手而攻，凌厉无匹。

片刻工夫，七八个黑衣人，不是身受重创而逃，就是被点中穴道，倒摔在地上。

几个抬轿的大汉，也被萧翎掌指所伤。

萧翎一口气清除了那神风帮主从人，目光转到那神像身上，冷冷说道：“帮主从人，都已为在下清除，目下区区一走，帮主就要被弃置于此，活活饿毙了。”

神风帮主道：“本帮中人手很多，他们逃走的也可以去而复返，绝不会弃我而去。”

萧翎道：“但此刻已经无人保护帮主，在下相信，在你的援手赶到之前，在下可以取你之命。”

神风帮主道：“我存身的神像，坚硬无比，你如何一个伤我之法，何况，你根本无法近我一丈范围之内。”

萧翎道：“为什么？”

神风帮主道：“这巨大神像，四面都可以放射暗器，而且所有的暗器，都是极为细小的淬毒之物，中人必死，而且一发数十支，防不胜防。”

萧翎心中暗暗忖道：她这般先行说给我听，不知是何用心。心中念转，口中说道：“帮主先行示警，心在威吓在下了。”

神风帮主道：“不信你行近身侧试试？”

萧翎冷冷说：“那些毒针未必能伤得了我。”

暗中运气，罡气满布全身，缓缓向神风帮主行了过去。只听一阵细微的破空之声，星空下一蓬银芒，由那神像口中激射而出。

萧翎一伏身，不退反进，直向神像冲了过去。

他动作迅快，一蓬银芒，尽皆落空。

就这一眨眼间，萧翎已然冲到那神像之下，砰的一掌，拍在那神像之上。

那巨大的神像被萧翎一掌震倒，砰的一击，摔在地上。只听一阵卜卜之声，那巨大神像四周，突然放射出很多暗器，毒针、毒烟，分向四面八方射出。

星光下，只见尘土飞扬，有很多暗器，射入地下。萧翎一仰身，退开了两丈多远，心中暗道：这巨大的神像构造如此之巧，如若没有防备，不论武功如何高强，只怕要伤在神像发出暗器的袭击之下。

足足过了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那神像中射出的暗器，才自动停了下来。

百里冰悄然行到萧翎身侧，低声说道：“那神风帮主，躲在神像之中，自己不能出来，如是她的属下生了背叛之心，弃她不顾而去，她岂不是要活活饿死在神像之中吗？”

萧翎道：“咱们如何能够完全相信她说的话。”

百里冰微微一笑，道：“大哥说的是，现在，咱们要如何对付她。”

萧翎道：“我去告诉她，要她自己出来，如若她还要装模作样，只好设法对付她了。”

百里冰道：“大哥要如何对付她？”

萧翎道：“很容易，她如若再不出来，我就告诉她，架起大火，烧那座神像。”

百里冰道：“这办法很厉害，她如能够出来，非被你吓出来不可了！”

萧翎直：“唉！那高大神像里面，既然能藏有很多暗器，必也可能藏有他物，咱们还是小心一些的好，你站在远处接应我！”

百里冰知他用心，怕自己涉险，点头一笑，道：“大哥小心。”

萧翎应了一声，大步行近神像，高声说道：“在下没有时间和帮主多费口舌，你的属下除了死伤之外，都已弃你而去，如是你能够自启门户出来，让在下一见你庐山真面，从此解散神风帮，在下或可饶你一命，如若还再故作神秘，不肯离那座神像，那就别怪在下下手毒辣了。”

神像中，传出一个娇脆的声音，道：“你要施下什么辣手？”

萧翎道：“我要在这巨大神像的四周，架起干柴，生生把你烧死。”

大约萧翎这方法，已把神风帮主唬住，神像中传出柔柔细音，道：“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不是不愿出去，而是无法出去。”

萧翎道：“我不信。”

神风帮主道：“那我没有法子，你把我烧死吧！”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如若助你破去神像外壳，你可愿出来？”

神风帮主道：“这神像外壳，坚逾精钢，除了本帮中一位长老之外，谁

也无法开它。”

萧翎道：“我能。”

探手从怀中摸出短剑，缓步行近神像，暗运内力，悄然把短剑插进神像之中，由神像头上直划及小腹。

这短剑本有削铁之利，加上萧翎深厚的内力，悄无声息中，划开了神像坚硬的外壳。

萧翎划开神像之后，向后跃退两丈，高声说道：“我已用利剑划开了神像外壳，帮主只要用力震开神像外壳，就可脱身而出了。”

神风帮主道：“这话当真吗？”

萧翎道：“帮主不信，何妨一试？”

但闻轰然一声，那高大、狰狞神像的外壳，突然一震而开。

一个身着青衣，长发及腹的少女，缓缓由那破开的神像行了出来。

夜色幽暗，萧翎无法看清那少女脸色，约略所见，那是一位很美的姑娘。

只见那神风帮主长吁一口气，望着萧翎停身之处，缓步行了过来。

萧翎暗中运气戒备，肃立不动。

那长发少女行近萧翎五尺时，停下脚步，一欠身，道：“多谢萧大侠。”

萧翎双目盯注那长发少女，打量了一阵，道：“姑娘就是神风帮的帮主了？”

长发少女长长叹息一声，道：“这一帮之主的尊宠，被囚于神像之中，这帮主干与不干，也不大要紧了。”

萧翎一皱眉头，道：“姑娘这神风帮充满着一种恐怖与神秘，不知姑娘如何登上这帮主之位？”

长发少女道：“可是觉得我这帮主之位，得来的很奇怪吗？”

萧翎道：“不错，贵帮中人才不少，为何要姑娘出任这帮主之位呢？”

长发少女道：“我爹爹首创神风帮，但因他是一个残废之人，想出这样一个奇怪的方法，以后，传位于我，就把我囚入神像之中……”

百里冰突然接口说道：“你这等作法，不是太过冒险吗？万一帮中人生了背叛之心，他们把你弃置大山之中，不是要被活活饿死吗？”

长发少女道：“帮中几位高手生死都在我的控制之下，所以，他们不敢背叛。”

萧翎道：“姑娘用的什么法子控制他们？”

长发少女道：“他们身上，都贴有一张膏药，每隔七日，都要换一张新的，如是超过了七日不换，那贴膏药处就自行开始溃烂，而那配方只有我一人知晓，可以在旬日之中炼制。”

萧翎啊了一声，笑道：“那是一种毒膏了，姑娘那神像一毁，此后作何打算？”

长发少女道：“我本无意做帮主，但我被囚其间，身难自主，只有过一天算一天了，我发号施令，一呼百诺，实在我内心的痛苦，非人能知。今承相救，我感激不尽，当避居深山，不再在江湖上涉足，神风帮也从此星散江湖。”

萧翎点点头，道：“那很好，姑娘有此用心，在下十分敬佩，我知你们帮中定然还有很多隐秘，在下也不想多问了，姑娘请去吧！”

长发少女一欠身道：“萧大侠放心，我当尽我之能散去神风帮。”

欠身一礼，疾奔而去。

百里冰望着那长发少女远去的背影，轻轻叹息一声，道：“大哥在一个时辰之内，竟使神风帮星散，从此不再为害江湖，单靠武功，决是无法完成的！”

萧翎突然一跺脚，道：“糟了！”

百里冰道：“什么事？”

萧翎道：“我忘记问她来此的用心何在了。”

突闻一声尖锐的号角声，传入耳际，打断了萧翎未完之言。百里冰怔了一怔，道：“深夜荒郊，怎来的号角声？”

萧翎道：“这洗心茅舍，今晚只怕要有大变，咱们藏起来瞧瞧。”

牵着百里冰，一同跃登上一棵大树。

两人不过刚刚藏好身子，几条人影，已然疾奔而来。萧翎凝目望去，只见当先一人，白发萧萧，手执竹杖，正是白云山庄的张夫人。

张夫人身后，紧随着一个灰衣老人，和一个蓝衫金面铁手之人。

萧翎心中暗道：这老太婆护短，只要玉箫郎君吃了亏，她就要找人报复。

忖思之间，又是一群人影，疾奔而来。

这群人很奇怪，都是廿几岁的年轻人，身着青衫，背插长剑。

萧翎暗中一数，竟有七人之多，大感奇怪。这些人，不像张夫人邀来的助拳高手，不知到此何意？

## 第五十九回 生死之斗

只见灰衣老人疾快地查看了一下那破裂的神像，和地下伤亡的人，行回到张夫人的身侧，道：“是神风帮中人。”

张夫人咬牙切齿地说道：“那老乞丐立过誓，不管洗心茅舍百丈以外的事，神风帮中的人，定然是岳小钗那丫头杀的了。”

灰衣老人长长吁一口气，道：“夫人，若洗心茅舍主人肯把岳小钗交出来，夫人准备如何？”

张夫人冷哼一声，道：“果真如此，咱们就一把火烧了她的洗心茅舍。”

灰衣老人轻轻叹息一声，道：“夫人，不是老奴多言，如若真的和那洗心茅舍的主人冲突起来，咱们的胜算……”张夫人冷冷接道：“张成，你今年几岁了？”

张成道：“老奴已过古稀之年。”

张夫人道：“你已过古稀，死了也不算夭寿了。”

张成一呆，道：“夫人说的是，老奴死而何惜，不过……”张夫人道：“不过什么？”

张成道：“自从老主人陷身禁宫之后，白云山庄日渐式微，目下咱们集于此地的人手，可算得庄中仅有的精锐，如若在一战之中，咱们不幸再要落败，只怕江湖上再无白云山庄了。”

张夫人道：“你怎知咱们一定要败？”

张成道：“神风帮中高手不少，但在不足一个时辰内，被对方杀得片甲不留，足以证明对方的武功不弱。”

张夫人一顿手中竹杖，怒声喝道：“你如害怕，你就逃命去吧！”

张成叹息一声，道：“老奴怎敢有偷生之心，我是替白云山庄着想。”

张夫人道：“我心意已决，你不用再多说了。”

张成长长吁一口气，道：“希望大姑娘能够想到老主人对她的爱护，及时赶来。”

张夫人道：“你不用想了，大姑娘目下已是世外高人，自不会来参与此事。”

张成道：“大姑娘虽然遁入空门，但她外表冷漠，内心却很疼爱俊少爷，老主人生前，待她很好，兄妹情深，我不信她真的不管。”

张夫人冷笑一声，道：“她如肯来，早已赶到了。”

不再理张成，大步向洗心茅舍行去。

张成低声对七个佩剑少年嘱咐数语，紧追张夫人身后而去。

七个佩剑少年并肩追在张成的身后。

百里冰低声说道：“大哥，他们可是要找那洗心茅舍主人麻烦吗？”

萧翎道：“不错，起因都为了岳姊姊，既然被咱们撞上了，那是不能不管了，何况，那神风帮毁在了我的手中，这笔帐，他们也记在了岳姊姊的头上。”

百里冰道：“那七个佩剑的少年，不知是何来路？不像是白云山庄中人。”

萧翎道：“七人衣着相同，都佩着一样的长剑，定然是一种合力对敌的剑阵。”

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指指另一株大树，道：“冰儿，咱们到那棵树上，小心些，不要弄出声音。”

一提气，飘落实地，轻步行到另一株大树之下，纵身而上。

百里冰小心翼翼地追在萧翎身后，爬上大树。

暗淡星光之下，只见那七个佩剑少年，一排并列在张夫人的身侧。张夫人举起手中竹杖，在环绕洗心茅舍的竹篱之上，重重地敲了两下，道：“有人在吗？”

但闻柴扉呀然而开，洗心茅舍的主人，执杖当门而立，冷冷道：“什么人？”

张夫人冷笑道：“洪大姊，连我也不认识了？”

白发老妪冷冷道：“白云山庄的张夫人？”

张夫人道：“洪婆婆，我称你一声大姊，是尊重，你既然不识故人，我也不必和你攀关系了。”

洪婆婆冷哼一声，道：“我虽已久年不同江湖中事，但也不准许别人轻易踏入我划下的禁地，如是我一点不为故人留余地，只怕早已有人死亡了。”

张夫人道：“很难说死的是谁！”

洪婆婆头上白发，无风自动，很显然，心中甚为激动，但她却强自忍了下来，道：“你找我有什么事？”

张夫人道：“无事不登三宝殿，我那孙儿可是你打伤的吗？”

洪婆婆道：“死了没有？”

张夫人道：“白云山庄还有疗伤之药，只要他不绝气，还可救得！”

洪婆婆道：“他能活着回去，老身已是手下留情了。”

张夫人道：“这么说来，我还要谢你了。”

洪婆婆道：“那倒不用！”

语音一顿，接着道：“老身划下的禁地，不过百丈，令孙不但擅入禁地，而且直入我洗心茅舍……”

张夫人接着道：“你如不收留岳小钗，小孙绝不会登门相犯。”

洪婆婆道：“你别忘了这是我的家，老身收留别人，谁也无法干涉。”

张夫人长长吁一口气，道：“代小孙复仇，不算无礼取闹吧？”

洪婆婆干笑两声，道：“张夫人，令孙就是对我说话无礼，才伤在我的掌下。”

张成突然接着道：“洪婆婆……”

洪婆婆道：“你有话说？”

张成道：“是的，老奴斗胆接言数语，还望洪婆婆不要见怪。”

洪婆婆道：“好！你说吧。”

张成道：“你和我家老夫人，都是相识数十年的老姊妹……”洪婆婆接着道：“哼！老身不敢高攀。”

张成叹息一声，道：“你是长辈，就算打伤了我们小主人，那也不算什么，我家夫人此番前来，用心是找那岳小钗……”洪婆婆道：“老身伤了人，和那岳小钗何干？”

张成道：“那位岳姑娘和我家小主人已有婚约，想不到她竟中途变卦，才引起这场纠纷，还望洪婆婆，看在和我家主人数十年姊妹情意份上，把岳小钗交由我家夫人带走……”

洪婆婆冷漠一笑，道：“你说的很轻松啊！”

张成道：“本来也没什么大事，两位何苦翻脸成仇？”

洪婆婆道：“你说完了吗？”

张成道：“说完了，还望能赏给我们白云山庄一个面子。”

张夫人道：“咱们就算挣不回面子，那也不用别人赏给咱们。”

洪婆婆道：“看在咱们相识的份上，老身不追究你闯入禁地之事。”

砰的一声，关上柴扉。

张夫人一挥手中竹杖，击开柴扉，道：“站住！”

洪婆婆回身说道：“老身耐性有限，张夫人不可逼人过甚。”

张夫人道：“张家唯一的传宗人，被你打成重伤，几乎死去，老身如若不为他报仇，如何对得起他那死去的祖父。”

洪婆婆道：“那要怪你家教不严，纵成他的骄性，老身不取他命已替你留了情面，事情既然已经过去，看在咱们昔年的情意份上，老身再忍耐最后一次，不究你破坏我的柴扉的事。”

言罢，转身向里行去。

张夫人怒声喝道：“站住！老身既然来了，岂能空手而回。”

洪婆婆回过头，道：“你要怎样？”

张夫人道：“两条路，任你选择一条。”

洪婆婆道：“哪两条路？”

张夫人道：“一条是你交出岳小钗，另一条，咱们拼个胜负出来。”

洪婆婆缓缓说道：“云姑是我的养女，岳小钗目下又是继承我衣钵的弟子，老身和她双重关系，要老身交出她那是不用谈了。”

张夫人道：“那你是选择第二条路了？”

洪婆婆缓缓说道：“你可是自信一定能够胜我？”

张夫人道：“正困我无把握一定胜你，所以才请有助拳之人。”

洪婆婆突然一瞪双目，冷冷地扫掠了张成和那七个穿青衣佩剑的少年一眼，道：“就是他们这七个年轻人吗？”

张成道：“还有老奴张成。”

那铁手金面人高声接道：“在下也有一份。”

洪婆婆冷漠地说道：“一共十位。”

张夫人道：“你洪婆婆、岳小钗，加上她两个婢女，一共四个人，我们二对一还有余数。”

洪婆婆突然放声大笑一阵，道：“不，只有老身一个人对付你们！”

张夫人道：“不觉得太过夸口吗？”

洪婆婆缓步行出室外道：“夫人可以下令他们动手了。”

张夫人右手一挥，道：“既是非打不可，那也不用客气了。”

七个佩剑少年，刷的一声，齐齐抽出长剑，合围而上。百里冰低声说道：“大哥，他们十个打一个，咱们可要下去助那洪婆婆一臂之力？”

萧翎道：“咱们先瞧瞧情势再说。”

就在两人谈话之间，场中形势，已有了剧烈的变化。

只见洪婆婆纵身而起，手中竹杖疾击而出。

但闻波波两声，挟带着两声尖叫，两个执剑人还未行近洪婆婆，已然摔倒在地上。

萧翎低声说道：“洪婆婆的武功已到超凡入圣之境，如是张家再无援手赶来，那就用不着咱们出手了。”

七个佩剑少年，创成一种围击的剑阵，但还未出手就被洪婆婆伤了两人，

章法自乱。

洪婆婆竹杖再舞。眨眼之间，又点伤了两人。

张夫人似是也未料到洪婆婆的武功如此之高，不禁为之一呆。就在她一呆之间，洪婆婆又点倒了余下之人。

七个佩剑少年，剑阵还未布成，已然全伤在了洪婆婆的竹杖之下。

张夫人望了横卧在地的七个佩剑少年一眼，轻轻叹息一声，道：“老身错了，把他们移开吧！”

洪婆婆点倒了七个佩剑少年之后，就停手未再抢攻。

张成和那铁手金面人，眼看那洪婆婆武功如此高强，亦不禁呆在当地。

直待听到张夫人的吩咐，才缓缓把倒卧在地上之人，移到一侧。

张夫人缓缓行到洪婆婆的身前，接道：“我应该先行和你动手，让他们剑阵布成之后，再把你诱入剑阵之中，唉！我忘了你流星飞云剑法，是武林中最快的剑法。”

洪婆婆道：“可惜你发觉得晚了一些。”

张夫人道：“你把手中竹杖，当作剑用，施出流星飞云剑法的招数，伤了他们七人。”

洪婆婆冷冷说道：“一着失错，满盘皆输，你准备用来对付我的七人剑阵，已为我所伤，未动手，你已失去一大凭仗，兆头不好，不如回去吧！”

张夫人厉声喝道：“除非你交出岳小钗，伤我属下和孙儿的事，一笔勾销不提，否则，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洪婆婆双目眨动，冷芒连闪，冷冷说道：“夫人不要误会，我不是怕你。”

张夫人扔去竹杖，右手取出一柄玉尺，左手取出一柄短剑，道：“咱们动手了。”

呼的一尺，迎头劈去。

洪婆婆一闪避开。

张夫人一尺未中，左手短剑，快速绝伦连续刺出。

洪婆婆一仰身，退后三尺，又避开一击。

张夫人玉尺一挥，又击出一尺。

洪婆婆又闪身避开，说道：“我已让你三招，彼此情意已绝，我要还击了。”

张成刷的一声，抽出长剑，接道：“数十年前老奴追随老主人曾见洪大姑娘……”

洪婆婆接道：“我已经白发如霜，不要称我姑娘了。”

张成道：“老奴叫顺口了，一时改不过来，洪大姑娘请多多原谅。”

洪婆婆道：“你有什么事，快些说吧！”

张成道：“我家老主人身陷禁宫，大姑娘看破红尘，皈依我佛，白云山庄全靠老夫人一手支撑，我家小主人，若有不是，但他是张家唯一的传人，洪大姑娘打伤了他，难怪我家老夫人情绪激动，难以自禁，老奴生是张家奴，死为张家鬼，还要请你洪大姑娘多多担待了。”

他久年追随箫王张放在江湖之上走动，这江湖礼数一点不失。洪婆婆道：“你要我担待什么？”

张成道：“老奴要和我家夫人联手而攻了。”

洪婆婆叹息一声，道：“好，你尽管出手。”

张夫人早已听得不耐，大喊一声，玉尺和短剑连连攻出。张成目睹老夫

人的攻势，已知她心存拼命之意，也只好全力运剑，助长张夫人的攻势。

洪婆婆挥动竹杖还击，但是在张成全力相助之下，那张夫人的攻势，显得十分凌厉，洪婆婆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萧翎和百里冰藏身树上，看的明白，百里冰向萧翎问道：“他们以二攻一，洪婆婆已在劣势，咱们可要助他一臂之力？”

萧翎道：“不要紧，那洪婆婆虽处劣势，但她杖法不乱，还有反击之力。”

果然，萧翎话刚落口，洪婆婆已然展开反击，但见杖影纵横，反守为攻。恶斗中突然闻得一声闷哼，张成弃剑倒退五步。

原来，他被洪婆婆一杖击中了右臂，骨折筋伤，执不稳手中长剑，弃剑而退。

张夫人失去了张成相助之势，处境立见危恶，洪婆婆杖影山涌，把张夫人困在一片杖影之中。

忽听洪婆婆喝道：“撒手。”

呼的一杖，击中了张夫人的右手，张夫人右手玉尺应声落地。洪婆婆一招得手，未再进逼，反而收杖而退。

却不料张夫人忍痛进袭，手中短剑一招穿云射月，疾急攻至。洪婆婆料不到她受伤之后，还能拼命抢攻。

一个失神，剑招已到前胸。

急促间一侧身，短剑掠臂而过。

寒芒过处，划破了洪婆婆衣袖，锋芒伤到肌肤，鲜血泉涌而出。这一剑伤得很重，片刻间，鲜血已然湿透了整个衣袖。洪婆婆中剑后未再反击，仰身退出五步，冷冷说道：“够了，我忘情师太似是大感震骇，回头望了张夫人一眼，叹道：“嫂嫂，你真用的淬毒之剑？”

她一连呼叫数声，不闻张夫人回答之言，不禁一皱眉头，缓缓蹲下身子，伸手在张夫人前胸一探，回顾三绝师太一眼，道：“她气血涌心，晕了过去，喂她一粒灵丹。”

三绝师太应了一声，抱起张夫人而退到一侧。

忘情师太随手捡起短剑，迎着星光一看，脸色大变，一抖手，短剑挟着一缕尖风，直飞出数十丈，消失于夜色之中不见。

洪婆婆道：“弃去毒剑，无物可证了。”

忘情师太叹道：“洪施主不要误会、张夫人用此等毒物，实有辱张家门风，老尼一时间情难自禁，借剑一泄胸中怒火。”

洪婆婆道：“看来，张大姑娘不但未能忘情，而且这情意深长，尤过常人了。”

忘情师太肃然说道：“洪施主责备的不错，我如真能忘情，也不会赶来此地了。”

洪婆婆道：“你来了，总不能无为而去吧？”

忘情师太道：“老尼不愿生事，只要洪施主能够放手不加追究，允许那岳小钗见我一面，老尼回头就去。”

洪婆婆道：“够了，这条件还不算苛刻吗？”

三绝师太喂过张夫人吞下灵丹后，起身接道：“我师父对那岳小钗有传艺之恩，见她一面如何不可呢？”

洪婆婆道：“但那岳小钗已然投在我门下，贵师徒不用费心了。”

三绝师太怒道：“这洗心茅舍是刀山油锅？还是铜墙铁壁？”

洪婆婆道：“一扇柴扉，几间茅舍，来得老身允准，当今武林之世，大约还没有人能够进去。”

三绝师太冷笑一声，道：“我就不信。”

忘情师太拦住了三绝师太，缓缓说：“老尼无意和你冲突，我只打你一杖，你刺我一剑，可以回去了。”

张夫人长长吁一口气，道：“不是你命丧当场，就是我埋骨于斯。”

短剑一挥，直冲而上。

张成急急叫道：“夫人不可。”

语声未落，突闻一声尖叫。

张夫人直飞而起，跌摔在六七尺外。

洪婆婆如影随形一般，一晃而至，手中竹杖一扬，冷漠地说道：“你既有埋骨于此之心，我就成全你了。”

只听一声佛号道：“杖下留情。”

凝目望去，暗淡的夜色中，陡然出现了两个尼姑。

当先一人，月白僧袍，腰系白僧带，手中执一马尾拂尘。第二人青袍背剑，正是三绝师太。

萧翎心中暗道：这当先老尼，想来定是张放之妹，岳姊姊的恩师了。

洪婆婆抬头望了两人一眼，缓缓收回手中竹杖，道：“张大姑娘。”

那当先老尼叹道：“老尼已皈依我佛数十年，法名忘情。”

洪婆婆道：“忘情却有情，大师已数十年未离过禅院，此番佛驾突然赶来我洗心茅舍，不知为了何故？”

忘情师太道：“忘情并未断亲，特来向洪施主拜求一事，放了张夫人吧！”

洪婆婆道：“师太来得很巧，你如早来片刻，老身也不致于中此一剑了……”

语声突然严厉道：“最是可恶处，短剑上竟淬奇毒，老身非要自断一臂不可了。”

萧翎听得一呆，暗道：张夫人何等身份，竟然使用淬毒之剑，当真是胡作非为了。

要见岳小钗一面就走。”

张成突然接道：“洪大姑娘，适才对我家夫人和老奴再三相让，态度是何等谦和，怎的此刻竟不肯对我家大姑娘稍假词色？”

洪婆婆沉吟了一阵，道：“好吧！我要她出来，但只许见此一面，下不为例。”

缓步行入茅舍之中。

忘情师太回顾了张成一眼，道：“你也受了伤？”

张成道：“老奴被打断了右臂。”

忘情师太道：“你退下休息吧！”

张成应了一声，道：“多谢大姑娘。”

口中答应，人却不肯离开。

忘情师太回顾躺在地上的张夫人一眼，低声说道：“张成，你怎么不去休息？”

张成道：“老奴还支持得住。”

忘情师太黯然叹息一声，道：“俊儿怎样了？”

张成摇摇头，道：“少主人身受重伤，内怀心疾，只怕很难撑下去。”

忘情师太道：“伤在何人之手？”

张成道：“洪大姑娘手下。”

忘情师太道：“心疾为何？”

张成道：“怀念岳小钗，郁郁寡欢。”

忘情师太道：“天下尽多美貌淑女，你们为什么不给他另作安排？”

张成道：“少主人用情极深，思念岳小钗如中病魔。”

忘情师太叹道：“情字误人，尤过名利百倍了。”

张成道：“还望大姑娘体念张家这一脉单传，设法救救少主人。”

忘情师太挥挥手，道：“你退下去，照顾夫人。”

张成应了一声，欠身而退。

抬头看去，只见岳小钗赤手空拳，缓步由茅舍行了出来。三绝师太冷冷说道：“岳小钗，你的架子是越来越大了，师父到此，你也敢拒不拜见。”

岳小钗道：“小妹怎敢有此用心。”

三绝师太道：“还不拜见师父，站在那里等什么？”

岳小钗抬头望了忘情师太一眼，缓缓拜了下去，道：“寄名弟子岳小钗，拜见师父。”

忘情师太一挥手道：“你起来。”

岳小钗缓缓站起身子，道：“谢师父。”

忘情师太冷冷说道：“我不是你师父，不用这样叫我。”

岳小钗望了忘情师太一眼，欲言又止。

忘情师太冷冷道：“不论你是谁的门下，我只问你一件事。”

岳小钗道：“弟子洗耳恭听。”

忘情师太道：“俊儿把你引荐我处，救过你数次之命，咱们不谈相处的情意，这救命之恩，你该不该报？”

岳小钗道：“该报。”

忘情师太道：“很好，他现在为你，奄奄一息，你准备如何报答他？”

岳小钗道：“我为他求取灵药，疗治重疾。”

忘情师太道：“救不了，他害的是心病，心病需要心药医。”

岳小钗道：“弟子尽我心力，如是医不好张兄的病，我甘愿白刃吻血，以死相谢。”

忘情师太叹息一声，道：“你可以不死啊！”

岳小钗道：“恩情重如山，弟子活得很辛苦，生与死，弟子看得很淡。”

忘情师太正待接言，洪婆婆却快步行了出来，道：“你已继承了我的衣钵，如何能轻易言死。”

岳小钗回头望了洪婆婆一眼，道：“师父，弟子很为难。”

洪婆婆道：“我知道，但你已经投入我的门下，生死难凭自主了。”

忘情师太道：“洪施主，老尼想和洪施主约法互重，免得伤了和气，闹出悲剧。”

洪婆婆道：“好！你说说看。”

忘情师太道：“咱们都不从中干涉，由那岳小钗自决行止。”

洪婆婆道：“很好！但师太要保证白云山庄日后不再来此寻仇。”

忘情师太道：“这个自然，岳小钗决定之前，咱们每人可以问她三句话，此后，就不许再言，由她自作主意，强宾不压主，洪施主先说吧！”

洪婆婆沉吟一阵，道：“老身说什么呢？”

忘情师太道：“增强她忠于你的信念，说些什么，老尼不便代作主意吧！”  
洪婆婆心中暗道：就算你事先有备，但岳小钗心志素坚，我不信三言两语，能使她改变心意。

主意暗定，点头说道：“只许问她三句话，任她自愿回答？”

忘情师太道：“正是如此！”

洪婆婆目光转到岳小钗的身上道：“小钗，你苦苦求我把你收归门下，是吗？”

岳小钗点点头，道：“是的。”

洪婆婆道：“我已答应了你，而且要你继承我的衣钵。”

岳小钗道：“弟子知道。”

洪婆婆道：“那很好，不论别人用什么法子，你都不能离开此地了。”

岳小钗又点点头，道：“弟子知道。”

洪婆婆微微一笑道：“师太，老身已经说完了，师太可以问她忘情师太神情肃然地缓行三步，逼近岳小钗道：“师父武功如何？”

岳小钗怔了一怔，道：“很高强。”

忘情师太道：“我不愿和洪施主冲突，但这股气怒要发在萧翎头上……”

岳小钗吃了一惊，接道：“萧翎，他和此事无关啊！”忘情师太道：“你知恩不报反作仇，都和他有关，这笔帐自然要记在他的头上了，你们不能离开洗心茅舍……”

洪婆婆大声接道：“你问够了三句话。”

忘情师太倒是守约，立时住口不言。

岳小钗突然大声叫道：“不能啊！不能啊！”

三绝师太突然接口道：“师父，那萧翎的父母还活在世上，咱们要报仇，就下次毒手，就算日后难登极乐，那也是没法子的事了，洪施主发过誓言，不离洗心茅舍，咱们不用顾虑洪施主了。”

岳小钗突然行前两步，道：“师父、师姊，这和萧翎无关，更和他父母无关，你们怎么对这些不相干的人下手呢？何况，萧翎的父母，又非武林中人。”

三绝师太道：“这件事，本也和洪老前辈无关，但洪老前辈却涉足其间。”

岳小钗道：“那是因为我继承了她的衣钵，入她门下。”

三绝师太道：“师父虽然皈依了佛门，但她究竟是张俊的姑奶奶啊！”

岳小钗道：“师姊一向爱护小妹……”

三绝师太接道：“我三思之后，觉得这诸多事故，都是你闹出的毛病，只因你反反复复，所以，才闹出这等悲惨的结果，我纵然爱护你，也是无能为力了。”

洪婆婆怒道：“忘情师太，你们不觉着讲话太多吗？”

忘情师太道：“老尼没有讲一句话啊！”

三绝师太接道：“贫尼并未和老前辈打赌，这讲话多少，那也无关紧要了。”

岳小钗回目望着洪婆婆，道：“师父，请原谅弟子，我要和她们讲清楚。”

洪婆婆长叹一声，道：“想不到师父活了这把年纪，还上了人家的圈套。”

岳小钗目光转到三绝师太的脸上，道：“看起来师姊心中是恨我了？”

三绝师太道：“你靠山很硬，由洪老前辈为你做主，就算我心中恨你，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岳小钗正容说道：“师姊、听小妹几句话如何？”

三绝师太道：“好！你说吧！”

岳小钗伸手取下头上包的白绢，道：“姊姊请看。”

三绝师太转头看去，不禁微微一怔。

原来岳小钗满头青丝，已尽皆剪去。

三绝师太叹道：“师妹你……”

岳小钗摇手拦住三绝师太，道：“记得师父曾经说过，小妹不是空门中人，不许落发为尼，但小妹是祸水，行踪所至，必引起很多无端的争端，因此，小妹思之再三，觉得剪去三千烦恼丝，也许会对我好些……”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关于张兄的事，别人不知内情，师姊最清楚了。我送还张家箫法，恩怨一次清结；如说我应该嫁人，那我应该嫁给萧翎，我母亲遗书定盟，安排了我的终身，何况，我和张兄相识之初，已和他说明了内情，他当时答应过我；说我岳小钗忘恩负义，叫小妹十分为难，不知是否应该承认。姊姊感师父授艺深情，师父念亲情，不忍坐视，谁都没有错，错的是小妹我不该受人恩情。”

三绝师太回顾了忘情师太一眼，道：“师父，岳师妹讲的也有道理。”

忘情师太长眉耸动，默然不语。

岳小钗接道：“师姊如若动我以情，小妹已断发明心，我不能遵从母亲遗言，嫁作萧翎妻，也不能奉侍张兄，师姊如迫我以武，小妹愿伸头就戮，以平你们心中的怒火。”

三绝师太轻轻叹息一声，道：“师父，咱们该当如何？”

忘情师太脸色连变，仍然是默不作声。

岳小钗缓缓由怀中取出一把匕首，道：“小妹如若罪，那是因上苍赐我这张脸，如若我变得丑一些，我相信张兄，再不会以我为念，小妹毁容代罪，诸位心中的怒火，总可以平熄了。”

举手向脸上划去。

只见洪婆婆手中竹杖挥动，啪的一声，击落了岳小钗手中的匕首。

同时，一条人影，疾如流星一般，直射入场中。

忘情师太、洪婆婆一齐转眼望去，只见来人青衣佩剑，正是萧翎。

岳小钗一皱眉头，道：“你没有走？”

萧翎道：“没有……”

目光转到洪婆婆的脸上，道：“晚辈先向老前辈请罪。”

抱拳一揖。

洪婆婆礼也不还。冷漠地说道：“什么事？”

萧翎道：“晚辈放肆，在洗心茅舍之外，和人动手相搏。”

洪婆婆道：“洗心茅舍百丈外发生的任何事故，都和我无关。”

萧翎道：“我知道，但他们却是冲着您老前辈而来。”

洪婆婆道：“什么人？”

萧翎道：“神风帮。”

洪婆婆道：“人呢？”

萧翎道：“被晚辈伤其护法，毁其神像，余下的都已逃窜而去。”

洪婆婆道：“神风帮和老身素无过节，为何要侵犯洗心茅舍？”

萧翎不答洪婆婆的问话，目光却转到忘情师太的脸上，道：“老前辈，区区萧翎叩见。”

忘情师太一闪身，道：“不敢当萧大侠之礼。”

萧翎仰天打个哈哈，道：“师太之言，在下已经听得，不劳师太千里跋涉，找我萧翎，区区只好献身相见了。”

忘情师太双目盯注在萧翎脸上，瞧了一阵，道：“你想和老尼动手？”

萧翎道：“师太要取我萧翎之命，是吗？”

忘情师太道：“不错，我说过。”

萧翎道：“萧翎在此，师太准备如何，但请吩咐。”

忘情师太道：“你很狂妄。”

萧翎道：“师太言重了……”

神情肃地接着道：“我知道师太是有道高尼，困于亲情，欲罢不能，但你既然已出面，必欲找个结果，区区却是其中最碍事的一个，师太杀了我，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如是不幸让区区胜了，师太也算尽了心意。”

忘情师太道：“你当真要逼老尼出手？”

萧翎道：“师太如不和在下一战，只怕是不甘重回庵中了？”

岳小钗大声喝道：“萧兄弟不许无礼！”

萧翎呆了一呆，果然不敢再言。

忘情师太神色冷漠，叫别人瞧不出她心中想些什么。

只见她缓缓转过脸去，望了三绝师太一眼，一字一句地问道：“那萧翎武功如何？”

三绝师太道：“很高强。”

忘情师太道：“和他目下的英名相比呢？”

三绝师太道：“并非幸得。”

忘情师太道：“那是说他可以和我动手了？”

三绝师太低声说道：“师父想出手吗？”

忘情师太道：“如若他真如传言，为师倒想领教他几招绝技。”

三绝师太黯然叹息一声，道：“师父，萧翎的武功很博杂，弟子和他动手时，他似乎胸中有很多所学无法施展，如今分别甚久，不知他是否又有了进境。”

忘情师太点点头，道：“我明白了……”

目光转到岳小钗的脸上，道：“你退开会，不关你的事了。”

岳小钗道：“师父，您不能和他动手！”

忘情师太脸色平静异常，淡淡一笑，道：“为什么，怕他伤了我？还是怕我伤了他？”

岳小钗道：“不论你们谁胜谁败，都将叫弟子心碎。”

忘情师太道：“看来你对他用情很深了。”

岳小钗道：“他很小时，弟子带他离家，呵护爱惜，焉能无情，但弟子为了不伤张兄之心，决心继承洪老前辈的衣钵，终老洗心茅舍。”

忘情师太道：“我都知道，你下去吧！”

岳小钗知道自己已然说眼了忘情师太，依言向后退了三步。忘情师太举手对萧翎一招，道：“你过来。”

萧翎挺胸昂首，大行四步，到了忘情师太身前，道：“师太有何吩咐？”

忘情师太道：“就事而论，张俊确有不对之处，但忘情并非全无情，张家只此一条根，我虽身入佛门，但仍是他的姑奶奶啊！”

萧翎道：“亲情难抛，晚辈心中明白。”

忘情师太道：“岳小钗虽属无心，但她玩情自伤，论罪比张俊还深……”

长长吁一口气道：“就你们三人而论，你该算是个无辜的人。”

萧翎道：“岳姊姊伤情，我应该为她代罪。”

忘情师太道：“很英雄。论是非，老尼似不应该和你动手，但我已数十年未出庵门一步，既然难割断亲情之累，总该找个结果出来，是吗？”

萧翎道：“晚辈心中了然，死而无恨。”

忘情师太摇摇头，道：“你不会死，老尼想和你谈个条件。”

萧翎一怔，道：“什么条件？”

忘情师太道：“咱们动手，定会有胜败之分，如是老尼败了，我已尽了心力，无愧对张家祖宗，如是老尼胜了呢？”

萧翎道：“师太准备如何？”

忘情师太道：“你如败了，那就要委屈岳小钗做我们张家媳妇。”

萧翎道：“这个在下如何能够做主？”

忘情师太道：“你如有信心能胜老尼，为何不敢答允？”

但闻洪婆婆冷冷说道：“岳小钗已继承了我的衣钵，就是萧翎和岳小钗都答应了，还有我老婆子不肯。”

忘情师太道：“你可是觉得一定能够胜过老尼吗？”

洪婆婆道：“我老婆子虽然伤了一臂，但自信还可和你一战。”

忘情师太道：“慢慢来，我胜了萧翎之后，再和你动手不迟。”

洪婆婆道：“老身为什么不可在萧翎前面和你动手？”

忘情师太道：“你如一定坚持，老尼只好从命了。”

洪婆婆道：“好！咱们先打，老身如胜了你，自是用不着萧翎再出手了。”

忘情师太道：“如是老尼败了，我回身就走，今生一世，再不出尼庵，也不再管张家的事，自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如是我胜了你，你要交出岳小钗。”

洪婆婆道：“老身如败了，自然是无能再顾到她了。”

忘情师太道：“好！那你出手吧！”

岳小钗满脸痛苦之色，想从中阻拦，又似心有所忌，踟躇不前。

忘情师太缓缓说道：“岳小钗，老尼想先对你说明几件事。第一，你无能阻止这场搏斗，你心里大概也明白。第二是你如想自绝一死，那只有使事情更复杂，促成流血惨剧，所以你死不得。第三是你既自知是祸水，只有一条路走，那就是要赶快嫁人，从此相夫深闺，不要再在江湖上行走，免得招来无谓的烦恼。由来红颜多薄命，更何况你天生媚骨，那该是红颜中的红颜，人生都比黄连苦，你苦过黄连十分。”

岳小钗双手掩面，泪水滂沱，道：“弟子早知今日事，应早毁容作丑妇。”

忘情师太淡淡一笑，道：“老尼参禅数十年，仍难解去这亲情之累，岳小钗，我还要告诉你一事，我想此事你自己还不知晓。”

岳小钗拭去脸上泪痕，愕然说道，“也和弟子有关吗？”

忘情师太道：“不错。”

岳小钗道：“弟子洗耳恭听了。”

忘情师太道：“你认为萧翎对你如何？”

岳小钗道：“视我如姊，敬重异常。”

忘情师太道：“好是他儿时心情，但此刻他已是英俊少年了。”

岳小钗道：“他对弟子，并无异样，依然是旧时情意儿时心。”

## 第六十回 歼魔武林太平

忘情师太道：“老尼参悟禅功，虽未通神，但自信对星卜相人之术，成就很大，我为私情离庵，不计成败一掷，以求无愧张家祖先，但也希望能稍尽绵薄，解你们六情之网，老尼愿畅所欲言，信不信由你们自决了。”

目光转到萧翎的脸上，瞧了一阵，道：“老尼奉赠一句话，宁为多情苦，莫作负心人。”

目光又转到岳小钗的脸上，接道：“萧翎并非超人，你觉得他对你的敬重，那只是幼时对你崇敬之心，十分强烈，一时间，无法把男女间那一种强烈的情爱，形诸于外罢了，其实，他内心对你迷恋之深，不在俊儿之下。”

岳小钗望了萧翎一眼，黯然一叹。

忘情师太道：“老尼不愿再说了，言尽于此，你们自做主意。”

洪婆婆一抖竹杖，道：“咱们该动手了。”

忘情师太道：“洪施主就用手中竹杖，和我过招？”

洪婆婆道：“老身用的习惯了，和兵刃一样顺手。”

忘情师太一挥手中白尾拂尘，道：“好！老尼用拂尘接你竹杖。”

洪婆婆欺上两步，扬起手中竹杖，正待击下，心中突然一动，道：“一动上手，咱们定要有一人受伤，老身想起一事，想先问个明白！”

忘情师太道：“什么事？”

洪婆婆道：“神风帮和我老婆子素无过节，他们为什么要侵犯我洗心茅舍？”

忘情师太道：“这个老尼不知。”

洪婆婆道：“就算你知道了，也不肯讲出口来，是吗？”

忘情师太道：“老尼代你查问……”

回头喝道：“张成，你过来。”

张成大步行了过来，道：“大姑娘有何吩咐？”

忘情师太道：“你们邀了神风帮？”

张成结结巴巴道：“老夫人不知大姑娘肯来帮忙，因而邀请了神风帮，早知大姑娘肯来，自然不会邀他们了。”

萧翎接道：“既能邀请了神风帮，想必还有别的人了。”

忘情师太道：“张成，还邀请了什么人？”

张成道：“这个老奴不知。”

忘情师太道：“讲实话。”

张成道：“老奴，老奴的确是……”

只听一个尖厉的声音接道：“不要逼他，要问就请问我。”

张成突然挺身而出，举步行了过来。

张成道：“老夫人，您伤得很重，虽然服下了大姑娘的灵丹，也不能太大意啊！”

张夫人冷笑一声，道：“我这大年纪，死而何憾，办不好俊儿的事，我也羞对张家祖宗，死了倒还安心些。”

忘情师太叹道：“嫂嫂……”

张夫人道：“难得啊！我几十年没有听到这称呼了。”

忘情师太一皱眉道：“我的修为不够，仍然无法袖手不管。”

张夫人冷冷说道：“大妹子，听嫂嫂几句话，俗话说：一人成佛，九祖

升天。可见成了佛的人，也无法弃兄置嫂，不闻不问。大妹子，你是有道的人，也许看不惯嫂嫂的胡作非为，但你不能看着张家这一条根，也撒手不管。俊儿的妹妹，为了她表兄蓝玉棠移情岳小钗已伤心成疯，医药罔效，起因是为了岳小钗，被我囚了起来。如今俊儿又重伤奄奄，也是为了岳小钗。一对金童玉女的小孙儿，都为了一个岳小钗闹得疯的疯，伤的伤。唉！大妹子你说吧，叫我这做嫂嫂的如何能安静下来，你叫我如何能不胡作非为，病急乱拉医，人急了，难免做事欠考虑了。”

目光转到洪婆婆的身上，接道：“奇怪的是，水性杨花见异思迁的岳小钗，竟是到处都有人肯维护她，连我们洪大姊，也全不念昔日交情，一心袒护那丫头，硬说已把她收列门墙，继承衣钵，非为她出头不可。”

洪婆婆道：“有什么好奇怪，她母亲是我的义女，算起来岳小钗也算是我的义孙女，你孙儿情有所钟，那是他的事，但他追到我洗心茅舍来，苦缠不休，难道老身不能管？孙儿追不上小媳妇，你做奶奶的竟带着人来此抢亲。”

张夫人道：“抢又怎么样，硬扯上一个干孙女，分明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洪婆婆冷笑一声，道：“我已对你礼让很多，再要出言不逊，难道我老婆子不会杀人？”

张夫人冷笑一声，道：“你认为你胜定了，就算大妹子不插手，今宵里也有你的好看，我要把你这洗心茅舍，踏成平地。”

洪婆婆道：“就凭你们白云山庄几个人？”

张夫人道：“咱们等着瞧……”

目光突然转到萧翎的身上，道：“你也来了，那很好，这叫做冤家路窄，大小恩怨一起结。”

忘情师太已听出弦外之音，接道：“嫂嫂，你说的什么话，难道你还请的有人？”

张夫人道：“有！嫂嫂不是说过了吗？我要胡作非为一次，是情势逼着我，也不能怪我任性。”

忘情师太道：“你约的什么人？”

张夫人哈哈一笑，道：“大妹子，自然不是好人，好人如你大妹子，也不会帮嫂嫂的忙。”

忘情师太道：“神风帮是吗？但那神风帮已毁在萧翎手中！”

张夫人道：“我知道，不过，我不知萧翎所为，我还道是洗心茅舍的主人呢！”

忘情师太道：“那是说嫂嫂还约了很多人？”

张夫人道：“不错，很多人，嫂嫂的用心，是要踏平这洗心茅舍。”

忘情师太道：“能告诉小妹吗？你都是约些什么人？”

张夫人道：“嫂嫂现在不便讲，大妹子，只好请闷一会了。”

忘情师太摇摇头，道：“嫂嫂，你不能倒行逆施啊！”

张夫人接道：“好人能如何？孙女伤心成疯，孙儿又重伤难医，大妹子，你是好人，但却眼看着张家香火永绝，白云山庄一败涂地。”

忘情师太道：“哥哥做过几桩内疚事，报应在儿女身上，他跟我谈过，不许我日后插手白云山庄中事，但我忍不住……”

张夫人大笑道：“但你哥哥也做过好事啊，难道好与坏，不能抵消？”

忘情师太叹道：“嫂嫂，因果报应，不能如此推断，何况，俊儿重伤未死，或可有救……”

张夫人接道：“就算医好了他的伤，也无法医好他的心啊！”

忘情师太道：“嫂嫂，咱们就算能够迫服岳小钗，也只是征服了她的躯体，无法征服她的心！”

张夫人冷冷地说道：“如是俊儿和岳小钗之间，非得有一个要受委屈，为什么那人该是俊儿呢？”

忘情师太神情肃然地说道：“嫂嫂，我已和洪施主、萧大侠订下了赌约，这一次妄动无名之火，虽使我数十年清修尽付东流，但为了俊儿，小妹也只好认了。但我既然插手了，就不愿再有别人过问，请嫂嫂遣人，把今宵约来助拳人，挡回去吧！”张夫人先是一怔，继而冷然一笑，道：“这么说来，大妹子尾有把握胜得洪婆婆和萧翎了？”

忘情师太道：“动手相搏，很难说有把握二字。”

张夫人道：“你既无把握胜得两人，要嫂嫂我把约请之人，全部挡了回去，大妹子再败了，这结局如何收拾。”

忘情师太道：“为张家私人事，似是用不着劳动别人出手。”

张夫人道：“大妹子心底仁慈，这一战不论胜败，回头就走，绝不会闹出流血惨剧……”

忘情师太微现愠色，接道：“难道嫂嫂非要闹出流血不可。”

张夫人道：“不杀洪婆婆和萧翎，俊儿永远无法得到岳小钗，得到了也无法能保她不借机奔逃，釜底抽薪，永绝后患的办法，只有杀死洪婆婆和萧翎。”

忘情师太道：“嫂嫂这等固执，小妹只有放手不管了。”

张夫人心知自己重伤之躯，只要忘情师太一走，不论是洪婆婆或萧翎，甚至岳小钗，只要一出手，就可把自己置于死地，不禁一慌，沉吟不语。

忘情师太庄严地说道：“嫂嫂去拦住他们吧！”

张夫人忽然长长叹息一声，道：“晚了，只怕嫂嫂我也无法拦住他们了。”

忘情师太奇道：“为什么？”

张夫人道：“因为我已经答应和他们合作了。”

忘情师太道：“都是些什么人？”

张夫人道：“沈木风、巫公子……”

忘情师太道：“巫公子？”

张夫人道：“巫山五毒门的传人，岳云姑和他父母本有过指腹之约，岳小钗该是他的妻子，但却被萧翎抢去，还有一位红衣大和尚，听说他身份很高，和萧翎师父庄山贝结过梁子。”

忽然间三绝师太全身微微抖动，接道：“庄山贝还活着？”

萧翎道：“还活着，是我的授业恩师。”

三绝师太突然一整脸色，道：“我知道。”

这三字说得斩钉截铁，冰冷异常。

三绝师太是那庄山贝昔年的情人，是以，听到那张夫人提到庄山贝，竟忍不住心情大为激动，但她削发修行已久，禅功深厚，一阵激动之后，重又恢复了平静。

忘情师太回顾了三绝师太一眼，又望望萧翎，才叹息一声，对张夫人道：“嫂嫂，这些人是万恶不赦之徒，你怎么会和他们认识。”

张夫人道：“为了俊儿。”

忘情师太正想再问，瞥见几条人影，疾奔而来。

当先一人高大驼背，正是沈木风。

依序是红衣和尚、巫公子、金花夫人、毒手药王。萧翎看到毒手药王也在其中，心中大是诧异，呆了一呆，道：“南宫老前辈。”

毒手药王哈哈一笑，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老夫和你们侠义之中人物合不来，还是和沈大庄主合作了。”

萧翎冷哼一声，想出言喝骂，话到口边又忍下去没说出来。沈木风望望张夫人，道：“夫人受了伤？”

张夫人道：“伤在洪婆婆的手中。”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等会儿就替夫人报仇。”

目光转到忘情师太身上，道：“这一位想来是忘情神尼了。”

忘情师太道：“不敢当。”

只见那红衣和尚哈哈一笑，道：“张姑娘还记得贫僧吗？昔年萧王张放兄，曾带着姑娘和贫僧见过一面，那时，贫僧还不足二十，姑娘还不到十岁吧！”

忘情师太道：“老尼记不得了。”

那红衣和尚笑道：“都几十年了，咱们都老啦，贫僧如是不知你来历，也就无法认出你就是张姑娘了。”

忘情师太道：“老尼法号忘情，昔年旧识，都已忘得干干净净了。”

那红衣和尚脸色一变，似要发作，但却被沈木风以目示意拦住。

忘情师太冷冷地忘了张夫人一眼，道：“你要如何处理此事？”

张夫人答非所问地接道：“你们可以走了。”

忘情师太道：“到哪里去？”

张夫人道：“回你忘情庵，不用再管此地的事了。”

忘情师太道：“小妹如是早知你约了这些助手，绝不会管你闹事……”

张夫人道：“现在也不晚啊！你既未出手，也没有毫发之损。”

沈木风眼看着两人争论，也不出言阻拦。

萧翎对那沈木风特别留心，想到那挥剑一举，斩了他一条右臂，此刻，只余有一臂才是，但沈木风，却不见少去手臂。

想仔细看他的手，但那沈木风两只宽大的袍袖，一直垂掩掌指，无法看到，但他两只袖管中，都有物撑着，不似少去手臂的人。

最使萧翎奇怪的，这红衣和尚应该对自己充满着怨恨才是，但他除了看自己一眼外，就未再多瞧一下。

金花夫人，巫公子，都冷冷地站在那里，不发一言。

萧翎这些时日之中，经历了无数的凶险、怪异之事，虽然心中疑窦重重，但却不问一言，镇静、沉着，坐以观变。

但闻忘情师太冷肃地说道：“白云山庄，可以星散江湖，但不能遗臭万年，嫂嫂这等作法，那是诚心要毁去白云山庄的清名了？”

张夫人淡淡一笑，道：“清名？清名对白云山庄有何帮助，我要替张家保下一脉香烟，那就算对得起你们张家祖宗了。”

禅功深厚的忘情师太，此刻似是也无法再控制自己的激动心情、脸上的神色，变幻不定。

张夫人似是也瞧出了忘情师太难看的神色，口气一变，道：“大妹子，

你是世外高手，我这做嫂嫂的非不得已，实也不愿拖你下水，现在，嫂嫂的帮手已到，大妹子实也用不着再多管此间的闲事了。”

忘情师太不理张夫人，目光却转到沈木风的脸上，缓缓说道：“我们张家的事，不敢劳动费心。”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神尼说的什么？区区听不明白。”

忘情师太道：“我们张家的事，不敢劳阁下和贵友费心，我们自会处理。”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在下不记得和神尼有约？”

忘情师太怔了一怔，道：“这个，这个……”

沈木风接着道：“在下记得是和张夫人有约，只要张夫人讲一句话，我们回头就走。”

忘情师太道：“这话当真吗？”

沈木风道：“沈某向不打诳语。”

忘情师太目光转到张夫人的脸上，道：“嫂嫂，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只要你说一句话，他们就可以走了。”

张夫人沉吟了一阵，道：“大妹子，听我劝，你们回去吧！”

忘情师太长叹一声，不再多言。

张夫人目光转到沈木风的脸上，缓缓说道：“沈大庄主，一切都准备好了？”

沈木风道：“都好了，夫人准备如何？”

张夫人道：“可以动手了。”

沈木风望了萧翎一眼，缓缓说道：“张夫人，在下有一句话，想问问夫人。”

张夫人道：“什么事？”

沈木风道：“夫人约在下时，似乎是没有提到过萧大侠也在此地？”

萧翎本想接言，说明在下赶巧碰到，但转念又想到如此接口，岂不是替那张夫人解了围，当下不再多言。

张夫人望了萧翎一眼，缓缓说道：“这个，老身也不知道。”

沈木风又道：“想是岳姑娘早已知夫人来此寻仇，而约了萧翎到此。”

萧翎听到他们扯到岳小钗的身上，忍不住接道：“这和岳姑娘无关。”

沈木风道：“那是说，阁下碰巧赶来了。”

萧翎道：“有一句俗话说，冤家路窄。”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看来，萧大侠是很有把握了。”

萧翎冷冷说道：“在下希望今宵是我们最后一战！”沈木风道：“此话怎么说？”

萧翎道：“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沈木风缓缓说道：“好！今宵咱们既然碰上了，在下也希望能够分个生死出来。”

萧翎道：“好！在下希望沈大庄主言出必践，今日分个生死出来！”

沈木风点点头，道：“可以。不过，在下不会和你萧大侠单打独斗。”

萧翎道：“那是说，沈大庄主准备群攻萧某了。”

沈木风冷然一笑，道：“在下不会先行告诉你，如何对付你。”

张夫人突然接口说道：“咱们谈好的，你们先行对付洪婆婆，抢到岳小钗，然后，你们再去对付萧翎。”

沈木风道：“张夫人，不杀萧翎，就想抢到岳小钗吗？”

张夫人呆了一呆，道：“沈大庄主说的是。”

洪婆婆忍不住接口说道：“你们说来说去，只说萧翎，难道就不把老身放在眼中吗？”

沈木风道：“你放心，咱们怎会把你洪婆婆这等高手，不算在内。”

洪婆婆道：“那很好，你们大举侵犯洗心茅舍，那是冲着老身来了，你们先把老身打败了，再对付萧翎不迟。”

沈木风冷然一笑，道：“洪婆婆既然很想动手，在下不得不把话先说明白了。”

洪婆婆道：“老身洗耳恭听。”

沈木风道：“咱们今日之战，不是一般的武林争名，而是一场生死之搏，用不着讲什么江湖上的道义规矩，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谁有什么本领，就施展什么手段。”

洪婆婆道：“你们要群攻了？”

沈木风道：“不错，除了施展群攻之外，这位苗疆金花夫人，和五毒门巫公子，还带有很多毒物，及金光大师的九环飞钹。”

萧翎心中暗道：原来这红衣和尚，法名金光。

但闻忘情师太冷冷说道：“你们全然不遵守江湖规戒？”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令嫂约我们助她之时，曾经先行说明，不用按江湖规戒行事，不择手段，只要能够抢到岳小钗。”

忘情师太脸色一变，回顾了张夫人一眼，道：“嫂嫂，你说过这句话吗？”

张夫人点点头，道：“我说过。”

忘情师太长叹一声，道：“先兄在江湖中建立的一点清誉，看来要葬送在你的手上了。”

目光转到洪婆婆的脸上，道：“洪施主，咱们的比武之约，就此作罢了！”

洪婆婆道：“好！看在你的份上，老身和白云山庄之恨，就此一笔勾销……”

张夫人冷冷接道：“太晚了！除非你肯献出岳小钗。”

沈木风摇摇头，道：“不成，咱们和张夫人有过约言，就算洪婆婆答允献上岳小钗，夫人也不能中途撤退。”

张夫人呆了一呆，半晌答不上话。

沈木风道：“令妹忘情师太，武功高强，足可以对付洪婆婆，夫人下令她出手吧！”

张夫人苦笑一下，道：“只怕她不肯听我之言。”

洪婆婆也未再出手抢攻，似是存心要先看看那忘情师太的态度。

只听沈木风说道：“这本是你们张家的事，我们是应邀助拳，难道要我们拼命，你们袖手旁观。”

张夫人道：“老身已和洪婆婆打过一阵，我虽然被她震伤内腑，但我也用淬毒之剑，刺了她一剑，此刻毒性已快发作，沈大庄主不难胜她。”

沈木风道：“那是说令妹忘情师太不会助我们了。”

忘情师太冷冷接道：“不会。我不但不助，反将为你们之敌。”

沈木风一怔，道：“什么？你连玉箫郎君的生死，也不管了。”

忘情师太道：“张家的人可以死绝，但清名不能坏去。”

沈木风气极而笑道：“好啦！张夫人请来的好帮手啊！”

张夫人高声说道：“大妹子，你不帮我们，也不能和我们为敌，你请走

吧！”

忘情师太道：“咱们张家的事，自有小妹解决，嫂嫂为什么不劝他们撤走。”

沈木风道：“在下既然来了，怎能轻易撤走。”

忘情师太道：“那就证明了一件事。”

沈木风道：“什么事？”

忘情师太道：“证明了你并非全为我们张家而来。”

洪婆婆已看出忘情师太不会再为沈木风等助拳，去一强敌，心中稍安，欺身而上，道：“沈木风，老身久闻你的恶行，但因老身立有誓言，不便去找你为武林除恶，难得你今宵送上门来，老身要为武林同道作件好事了。”

竹杖疾起，兜头劈下。

沈木风这次不再避让，挥动磁尺还击。

立时，展开了一场恶斗。

岳小钗突然举手互击两掌，素文、小虹，由茅舍中疾奔而出，探手把一柄软剑，交到岳小钗手中，同时，也拔出背上的长剑。

萧翎也缓缓从怀中摸出一尺八寸的伏魔金剑，蓄势待敌。心中却暗自忖量敌我形势，只要洪婆婆能够对付沈木风，自己对金光和尚，岳小钗和二婢全力对金花夫人、毒手药王，再招下百里冰对付巫公子，勉可打成一个平手，只要忘情师太不出手助敌，胜败关键就在自己和洪婆婆对敌的胜负上了……忖思之间，突听忘情师太说道：“沈木风，你如下令群攻，老尼师徒也要出手。”

沈木风一面和洪婆婆动手，一面高声叫道：“张夫人，要拦住忘情师太，咱们就有八成胜机。”

张夫人长长叹息一声，道：“大妹子，尔要出手助那洪婆婆，那需要把嫂嫂杀了。”

喝声中，扑向忘情师太。

忘情师太一闪身避了开去。

张夫人大伤未愈，强提真气支撑，说了许多话，早感不支，一撞未中，再也立足不稳，直向地上栽去。

忘情师太头不回，目不斜视，左手一抄，抓住了张夫人，随手点了张夫人一处穴道，说道：“张成，好好保护夫人。”

张成应了一声，行了过来，接过张夫人。

只听呵唷一声惨叫，那金面铁手人突然倒摔在地上。紧接着一股腥气，扑鼻而来。

忘情师太手中拂尘一挥，刷的一声，打死近身的毒物，忙道：“快往前走，他们业已暗中施放毒物了。”

岳小钗道：“师父，请入茅舍中躲躲吧！”

其实，这一阵工夫，四面八方，都已有毒物攻来，有奇毒的怪蛇、蜈蚣、蝎子等，奔拥而来。

三绝师太手中长剑挥动，护住张夫人，道：“师父，咱们可要进洗心茅舍？”

忘情师太道：“那是唯一可退之路。”

张成抱着张夫人，大步向前行去。

三绝师太执剑随后相护。

岳小钗低声说道：“素文、小虹，保护张夫人。”

张成随手把张夫人交给了素文，翻身挡在正面方位。这时，各种毒物，齐向茅舍迫进。

忘情师太、岳小钗、三绝师太，加上张成，各挥兵刃，击打毒物。

这几人个个身手非凡，那毒物虽众，却也无法逼近几人。萧翎右手执着伏魔金剑，横移两步，道：“洪老前辈，毒物环围，不可恋战，咱们快先退入茅舍中再说。”

说话间，金剑一挥，斩断了数条毒蛇。

洪婆婆道：“你退开去，不用管我。”

竹杖一紧，攻势更是猛锐。

萧翎心中暗道：这位老太太，脾气倒是老而弥暴。

挥动金剑，帮她击杀近身毒物。

突闻金光大师冷笑一声，道：“萧翎，你刺老衲一剑，老衲要还你一阵九环飞钹。”

突然双手扬动，两串金芒，滚滚而来。

萧翎挥剑拨打，响起了一片金铁交触的脆鸣之声。但那飞钹有如生翼之物，被萧翎剑势挡开之后，立时又旋转而上。

原来，金光大师这九环飞钹，由九钹组成的钹阵，用手发出之后，又运内力催动，掌推指点，连环击敌，的确是武林一绝。萧翎困于连环飞钹之中，一时间，竟是无法脱身而出。这时，突闻毒手药王说道：“大师，在下助你一臂之力。”

金光大师道：“好！你自左面攻取萧翎……”

话还未完，突觉一阵目眩，身子陡然向前冲进了数步，吐出一口鲜血。

原来，毒手药王口中说话之时，暗中却运集功力，一掌击在金光大师的背心之上。

这一掌，乃毒手药王生平功力所聚，金光大师虽有绝世功力，也是承受不起，只觉五腑翻动，鲜血冲口而出。但此人功力确有过人之处，强忍重创，陡然翻身，扑向毒手药王，推出一掌。

毒手药王料不到他中掌之后，还能如此反击，闪避不及，挥手接下一掌。

双掌接实，响起了一声大震，毒手药王闷哼一声，倒退五步，仰面摔倒。

这时，飞钹失去驾驭，被萧翎金剑击落，腾跃而起，连人举剑，扑向金光和尚。

寒芒过处，鲜血飞溅，金光和尚一颗人头，直飞一丈多远。萧翎一剑斩去金光和尚人头，急急奔向毒手药王，道：“老前辈……”

只见数条毒蛇，分咬着毒手药王的双耳、鼻子。

萧翎金剑一挥，斩去毒蛇，抱起了毒手药王。

这时，一条人影，由大树疾射而下，落在萧翎身侧。

原来，百里冰藏在大树上，监视敌情，闻得毒手药王闷哼之声，跃上相救，已是晚了一步。

毒手药王发掌暗袭金光和尚，到对掌受伤，不过一瞬工夫，场中已奇变横生。

只听巫公子尖叫一声，摔倒地上。

回目望去，只见金花夫人理一下鬓边散发，说道：“只余下沈木风一个人了。”

原来，毒手药王暗对金光和尚下手之时，金花夫人也同时对巫公子施毒，暗放白线儿，咬中了巫公子的左腕，然后，挥掌抢攻，两人对拼五招，白线儿奇毒，巫公子又被金花夫人一掌击中前胸，倒地而逝。

巫公子一死，毒物失去控制，逐渐向后退去。

萧翎黯然对毒手药王说道：“老前辈请安心养息，看我杀沈木风为你解恨。”

仗剑回身，高声说道：“洪老前辈请让我一次，在下要搏杀沈木风。”

这几句话，豪气干云，掷地有声。

洪婆婆疾攻两杖，抽身退开。

萧翎金剑已指向沈木风道：“我要在百招之内，取你之命。”

也不待沈木风答话，挥剑而攻。

两人一接上手，形势又自不同，但见金芒闪闪，沈木风被圈在一片剑影之中。

洪婆婆不停地喘气，回顾了忘情师太一眼，道：“萧翎武功不在老身之下。”

忘情师太道：“能人代出，咱们都已老朽了。”

洪婆婆苦笑，突然从小虹手中抢过长剑，刷的一声，斩下一条左臂。

岳小钗道：“师父，您……”

洪婆婆淡淡一笑，道：“师父还想多活几日，只好断下这条左臂，这番苦战，我已无能运气闭穴，止毒攻心了，快用药物替师父包起来。”

忘情师太取出一粒丹丸，放入洪婆婆的口中，道：“吃下去。”

岳小钗奔入室中，取来药物，包起洪婆婆的伤臂。刚刚包好洪婆婆的伤臂，突闻大喝一声，寒芒陡敛，搏个终止，沈木风高大的身躯，缓缓分成两半，倒在地上。萧翎倒退三步，弃去金剑，奔向毒手药王，道：“南宫老前辈，你好些吗？”

这时，金花夫人已喂毒手药王两粒祛除蛇毒之药。岳小钗、忘情师太、洪婆婆等全都围了上来。

只见毒手药王脸上挤出一个痛苦的微笑，道：“我被震断心脉，天下无药可救，我一辈子恶行甚多，死有余辜……”忘情师太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施主……”毒手药王接道：“我有几句话必需早些说完，我这最后一口护命元气，随时都会散去。”

果然大家都不敢再多接口，倾神静听。

但闻毒手药王说道：“岳小钗姑娘！”

岳小钗微微一怔，伏下身，道：“老前辈有何吩咐？”

毒手药王道：“我袋中有一封信，你拿去看看，希望能答复我。”

岳小钗道：“只要晚辈能够办到，一定答允。”

伸手摸去，袋中果有一封书信，写道：“岳小钗姑娘密阅。”

毒手药王道：“我要求并不苛，我相信姑娘会答应……”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萧大侠……沈木风带了三十余位属下，都已被我暗下奇毒，他们活不过天亮，你们不用再担心了。”

忘情师太听说他一下毒死三十余人，不禁暗自吟了一声佛号。

这时，毒手药王鼻孔、嘴角中，都已流出血来，但仍然强行说道：“我已遣人通知宇文寒涛，他们大约中午时分，可以赶到，还有北天尊者，也到了中原……”

百里冰接道：“我爸爸知道我在此吗？”

毒手药王道：“知道，也许他日落前可以赶到。”

目光转到萧翎的脸上，接道：“还有一件事，我也替你办了！”

萧翎道：“什么事？”

毒手药王道：“包一天，我在他身上下了毒，至少还可再活半个月，他一计坑死九大高手，我毒死他不足为过。”

萧翎点点头，道：“他的为人，的确太阴森了。”

毒手药王道：“我这次成功，重获沈木风的信任，全是金花夫人之功，她为你舍身于沈木风……”

突然身子一颤，闭目逝去。

萧翎转头看时，早已不见金花夫人行踪何处。

原来，那金花夫人趁群豪静听毒手药王讲话时，悄然而去。

萧翎抱起毒手药王的尸体，道：“老前辈一生功过，留待他人评论，但我萧翎，却是恩义极厚，你嘉惠这一代武林同道，定然有一番身后哀荣，晚辈绝不敢草殓你的尸体。”

转脸对洪婆婆抱拳一揖，说道：“打扰老前辈，晚辈就此告别了。”

洪婆婆道：“天下英雄，中午即将到此，你不和他们见面吗？”

萧翎道：“巨凶已除，天下至少会有一段太平日子，晚辈不用和他们相见了，一切有劳老前辈转达，把毒手药王尸体交给宇文寒涛，他自会把南宫老前辈的事迹，昭告天下。”

言罢，转身而去。

百里冰道：“大哥，你金剑也不要了吗？”

萧翎道：“巨魔伏诛，金剑，交给洪婆婆保管吧！”

百里冰道：“难道连我也不要了？”

萧翎回头说道：“你留此地，见你爹爹，禀明内情；你父母如若同意咱们往来，明年中秋之夜，我在华山绝峰等你，五更为限，过时，小兄就不候了。”

百里冰点点头，道：“我相信爹娘会同意，也相信大哥的话，咱们明年中秋见。”

岳小钗突然想到毒手药王留下之函，不知写些什么？急急闪到一侧，晃燃一枚火折子看去。

只见信笺上聊聊数语，写的是：“小女已然身怀萧翎的骨肉，小女不愿说，萧翎不自知，还望姑娘从中成全。则小老儿感激不尽矣！”

岳小钗阅毕，急急转过身子看去，但见夜色凄迷，萧翎早已走的不知去向。

火光下，只见百里冰微笑如花，仍然望着萧翎行去的方向出神。

岳小钗暗暗叹息一声，燃起了手中的信笺，忖道：再完美的人，也难免有错，萧兄弟是好人，但他年纪太轻，却有了超人的成就，只怕他日后会变的好大喜功。善恶一念，英雄可变枭雄，冰妹和南宫姑娘都对他百依百顺，只是太过软弱，看来，真得要我去管他了……

